

第二十一回 死亡谷禅师布阵

伍宗汉所发凌厉的劲风，应手而出，直向石台上的黑衣人撞击过去。

他在接口说话之时，早，暗中运气，这一记劈空掌风，用尽了全身功力，劲道级是威猛，掌风远达寻丈，力道仍是不减。

掠空，挟着无比的威势，猛击过来。

他手中的长幡足足一丈三尺长短，举手扫击过来，刚好可及伍宗汉停身之处。

伍宗汉打出的劈空掌力。吃那黑衣人长幡上带起的劲力二挡，化解于无形之间，长幡挟着劲风，已然近身。

伍宗汉吃了一惊，迅疾向后退了三步，避开一击。

这黑衣人惊人的臂力，不但使得伍宗汉大骇而退，就是大方禅师和萧遥子他们也为之吃了一惊。

大方禅师探手从随行弟子手中取过了一支禅杖，暗中运集全身功力，满脸庄严的缓步走出，低声对伍宗汉道：“伍兄，请让老衲接他一招试试。”

石台上黑衣人仍然是原坐的姿势不变，除了两只手臂活动以儿下半身从未动过，一丈三尺的长幡在他手中运用起来，挥舞自如，轻若无物。

大方禅师向前走了四五步，停下了身天横举禅杖冷冷说道：“老衲想领教一下，施主的……”那黑衣人不等大方禅师把话说完，大喝一声，举幡扫击过来，劲风若啸，声势异常的骇人。

大方禅师双手握杖，横抡而出，硬接一击。

但闻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石台上黑衣人端坐的身子忽然一阵颤动，而大方禅师肩也摇了两摇。

但闻大方禅师高喧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一招“力扫五岳”铁禅杖疾向黑衣人手中长幡击去。

耳际间金铁大鸣，历久不绝，刹那间铁仗，长幡已硬拼五招。

这五招招招如排山倒海般，群豪虽都是久走江湖之人，见过无数惊心动魄的阵仗，但这等打法，也是初次相见，都看的目瞪口呆。

那白绢作成的长幡，早已被两人几招硬拼之下，震的片片碎裂，随风飘去，黑衣人手中的长幡，已成一支铁件。

德高望重的大方禅师，接连着几招硬接之后，似乎已经动了怒火，略一停息，举手又是一杖击去。

石台上黑衣人举幡又硬接下一击后，忽然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大方禅师慈眉微耸，凝目望去，只见那黑衣人身躯微向后仰，靠在身后石壁间，显然这几杖硬拼硬打之下，已使他筋疲力尽。

大方禅师不禁暗自一叹，缓步向石台走去。

忽见那黑衣人一睁双目，满脸泛出痛苦之情，怪叫一声，举起铁件，当头劈下。

大方禅师似是未料到，他还有再战之力，而且陡然间发难出手，看来势又急又快，不觉心中大怒。

他心中暗道：“此人臂力如此强猛，留着终是祸害。”

心念转动之际，铁禅杖横顶举起，接过黑衣人下击的一柠之后，反臂

一杖，猛然击了过去。

这一杖用尽他全身功力，威势非同小可，只见那黑衣人，连连张口喷出鲜血，手中铁掙也应手飞出。

大方禅师瞧了两；良，暗自奇道：“此人分明已被我内家反震之力震死，何以尸体不会跌下石台”待他仔细看去，只见那黑衣人上半身虽然由石台上倒垂而下，但下半身却仍然保持端坐的姿态不变。

此等情势，看的人大惑不解，大方禅师还想纵身跃上石台，去看个究竟，萧遥子已抢先行动，纵身一跃，凌空而起，飞落在石台之上。

仔细瞧去，不禁心头一震。

原来黑衣人的双腿被一条黑索捆在石台之上，两面辟骨处，被铁练洞穿，反扣在石台上面，是以，他虽有千斤神力，但去难以移动身躯。

他缓缓举手撩起黑衣人长衫，让台下群豪尽见其情，然后一个倒翻，飞下石台。

大方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看来这冥岳岳主，八成就是男；昔年施用‘七巧梭’的妖妇了，普天之下除了她之外，只怕再也找不出这等心狠手辣之人了。”

抬头望去，只见前面耸立着各式各样的鬼形，大都是巨石雕刻而成。

陈玄霜望了那被锁在石台上的黑衣人一眼，忽然叹息一声，说道：“这人不知被锁在这石台上好久时间了，唉！他每日和这石雕的鬼形为伍，难道心中一点都不害怕么？”

方兆南道：“他害怕也没法子啊！”

陈玄霜忽然想到，自己曾经说过，要把方兆南锁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幽谷之事，不禁莞尔一笑问道：“南哥哥，要是你被人锁到这里，你心里怕是不怕？”

方兆南摇头笑道：“真要有这一天，怕也没有用了！”

陈玄霜虽然深情款款的说道：“不论你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和你守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自然就不用怕啦！”

这时方兆南抬眼望去，只见群豪都已大步向前走去，于是轻轻一拉陈玄霜的衣袖，说道：“赶路！”

大方禅师在四个少林和尚前后护拥之下，走在最前，每走上两三丈远，就有一个石头雕刻成的鬼形。

这些奇形怪状的石人，脸上都涂着各种色彩，拿着奇奇怪怪的兵刃，远远望去，栩栩如生，使人有不辨真假之感。

虽然是光天化日，但太阳光芒，在这里也似乎减弱了不少。

眼下群豪，虽然是久走江湖之人，但也没人遇到过这样怪异之处，除了那手执长幡的黑衣人外，深入了四里之遥，竟然未再见看一个活人。

除了沙沙的步履之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即使一声咳嗽，也听不到。

大方禅师逐渐加快了脚步，片刻之间，又深入了三四里路：

一阵山风吹来，花气扑面，浓郁幽香，醉人如酒。

萧遥子忽然停下脚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花香，老夫怎的从未闻过？”

经他这么一说，群豪全部感觉到这花香之味十分怪异，香味之强，生平之中，从未闻过。

举目看去，只见前面有一座茂密的松林，拦住了去路，浓烈的花气，就从那松林中传了出来。

大方禅师目光转动，仔细打量了那松林一阵，但见躯干笔挺，枝叶随风摆动，这片松林虽然密茂，但却毫无怪异之处。

他仍不放心的回头问道：“萧兄请看这片松林，可有什么埋伏么？”

萧遥子道：“林中纵然暗设强弩毒器，外面很难看出。”

大方禅师接道：“老衲之意，是指这片松林，是否布有八卦、九宫等奇门阵式？”

逍遥子道：“单依外面看来，这林中之树，大都是数百年以上之物，而且林形天然，似非人工移植而成，那妖妇不过利用这片天然松林，周围加以人工布置罢了。”

他久在深山大泽之中行走，对于森林形势，一望即知其年代多久。

大方禅师一挥手中禅杖，道：“这松林既非奇门阵式，咱们进去瞧瞧吧！”

群豪一齐举步，紧随大方禅师身后而行。

这片松林看去茂密，但并不深长，不大工夫，已出松林。

放眼看去，满地红花，浓香都从那花上放射出来，人近花海，香味更烈。

奇怪的是这片花海，一色艳红，不见一朵杂色显然是由人工植成。

这片红花，占地足足五十亩大小，依着两侧的山势形态，形成一道狭长花道，红花中间，有一条白石铺成，仅可容一人通行的小径。

阴风森森的鬼域，到此突然一变为艳红夺目的绚丽景色。

陈玄霜一路行来，尽见些巨石刻的鬼形，此刻骤然见此一片花海，不禁四下张望起来，低声问方兆南道：“南哥哥，这是什么花，我怎么从未见过？”

方兆南摇摇头，道：“这花瓣式样，形状甚怪，我也没有见过。”

大方禅师突然纵身一跃，飞跃在那白石头小径上，大步向前走去。

群豪鱼贯而行，沿小径穿行在红花丛中。

一路行去，毫无阻挡，转过了几个山弯，红花突然中断，眼前是一片广大的空地。

绿草如茵，松竹摇风，又是一番悦目景色。

遥见一座孤峰，矗立在绿草地中，茫茫白雾，沿山四起，形成一片烟云，把那座孤立之峰，笼罩在烟云之下。

大方禅师虽有甚好的目力，也难辨那峰上景物。

萧遥子举手指着那孤立山峰，道：“那座罩满白雾之峰，大概就是冥岳了吧？”

大方禅师仰首思索了一阵：“不错，晴空万里，艳阳照射下，仍是烟雾缭绕，阴气沉沉，仅从这外形看来，就不致有错了。”

萧遥子仰脸长啸一声，道：“咱们完到那峰下瞧瞧再说。”

说完当先放开脚步，向前奔去。

群豪跟着一齐施展轻身飞行功夫，疾如星飞走丸般，紧随着萧遥子身后，奔向那坐烟雾缭绕的孤峰。

片刻工夫，已奔行了三四里路，到了那孤峰之下。

举目瞧去，只见蔽山白雾腾腾，浓如云气，群豪虽然只相距那孤峰三

四丈远，但仍然看不出峰上景物。

大方禅师轻轻一皱眉头，道：“那来的这层云气，笼罩全山袖手樵隐史谋遁突然插口接道：“大师可觉出此地天气有什么不对么？”

他一提群豪立时警觉，只感到接近孤峰之后，天气突然热了许多。

只听一声冷笑，道：“老夫生平之中，从不信邪，我就不信中原的武林道上，有会妖法之人。”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那身怀“无影神拳”绝技的矮胖老人，正放步向前走去。

袖手樵隐冷冷说道：“西域大漠，冰天雪地，自是甚少见过火山……”那矮胖老人突然回过头来，道：“什么？”

大方禅师怕两人言语不合，引起冲突，赶忙接口说道：“东南半壁山河，常传火山爆发之事，不知兄台是否听人说过”萧遥子接口说道：“史兄一提老朽茅塞顿开，这等群山绝峰之中，何来这一块肥沃之地，想此地千百年前，定然是一座火山，爆发之后，留下那座孤峰，岩浆泛滥，山倒壑平，留下这块平地，那坐孤峰，只怕仍然是座火山，才会泛起烟雾……”忽听大方禅师沉声说道：“那是什么？”

群豪定神看去，只见那浓重的白雾之中，缓缓伸出一面巨大的横牌，上面写着几个血红的大字，道：“绕山烟雾之中，含有毒瘴，非经相邀，且莫登山尝试！”

那矮胖老人看了那探出的横牌一眼，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他正待向大方禅师询问，那张横牌之后，慢步转出来三个人。

三人一字排开后，举步走了过来。

但见一片夺目艳光，看的在场群豪，无不心头一动。

原来并肩而来的三人，乃是三位绝世美人。

正中一人，年龄较长，头挽宫髻，背插宝剑，怀中抱着一柄形：口鹿角，赤红。口火的怪形之物，蓝衣蓝裙，美丽的粉靛上一片漠然。

右面之人，一身红衣，长发披垂肩后，手执拂尘，身上也背着一柄宝剑。

左面一个，一身白衣如雪，长发披肩，怀中抱着一对玉尺。

大方禅师目光锐利，一望之下，已然认出那白衣少女，正是在明月蟑上，自伤左肩的梅绛雪。

此刻，她那娇丽无伦的脸上，冷若冰霜，见不到一点笑容。

三人并肩而来，衣袂随风飘动，走近群豪六尺左右之时，一齐停下脚步。

那块巨大的横牌，并未随同三女而行，由两个全身黑衣的大汉抬着，停在山脚峰壁之下。

只见那正中的蓝衣少女，微微一欠娇躯，樱唇启动，一缕清音，婉转而出，脆如银铃一般，说道：“你们可是来赴那招魂宴的人么？”

她声音虽然娇脆好听，但词意之间，却是冷做异常。

大方禅师合掌低喧了一声佛号，道：“不错，在下等都是履约赴宴而来。”

蓝衣少女仰脸望着无际的苍穹，说道：“家师传梭递筒，邀请诸位赴宴绝命谷中，好像是端五之日，此刻距相约日，还有一月之久，诸位不觉来的太早些么？”

大方禅师满脸肃穆的答道：“不知令师和什么人订下端五之约？”

蓝衣少女道：“家师传梭作简附函之中，曾经提过此事，老禅师就记得吗？”

大方禅师冷笑一声，道：“令师自说自话，片面定下端五之约，老衲等难道就一定要遵守不成”蓝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道：“这么说将起来，诸位是定要提前赴宴了？”

大方禅师道：“既然来了此地，难道就这样退走不成？”

蓝衣少女略一沉吟，道：“好吧！诸位既然这样坚决，那就请随我来吧！”缓缓转过娇躯，率先向前走去。

大方禅师在四个红衣弟子护拥下，当先而行，群豪鱼贯相随。

片刻工夫，已到了那烟雾环绕的山峰之下。

这时那蓝衣少女忽然一转身，向左面走去。

大方禅师微微一皱眉头，只好随在身后而行，心中暗暗忖道：“我始终和你”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纵然有什么暗算诡谋，也让那么你施展不及。”

忽闻衣袂飘风之声，袖手樵隐史谋遁和萧遥子并肩追了上来，超越大方禅师，紧随三女身后，相距不过五六尺远。

那蓝衣少女回头望了两人一眠笑道：“两位如果不放心，咱们走在一起好么？”

这两句话，言词异常犀利，萧遥子和袖手樵隐史谋遁相互瞧了一眼，微微一笑，大步追了上去。

原来两人老谋深算，两目交投之下，已然交换了心意，都觉得此时此地，不是争名斗气的时间，她既然出言讽刺，那就干脆来个将计就计的和她们走在一起。

蓝衣少女举止大胆无比，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敢和萧遥子并肩而行，而且言笑风生，毫无拘束之感。

淡淡的幽香，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如兰如麝，醉人似酒。

但见她美目流盼，先打量了袖手樵隐一阵，又回头望着萧遥子，娇声笑道：“你那只眼睛，可是从小就瞎了么？”

萧遥子独目中神光闪了两闪，道：“老朽年纪老了，瞎了一只眼，也不放在心上。”

那蓝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世上也没有十全十美之人，你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但武功定然不弱。”

萧遥子冷冷答道：“姑娘这几句颂赞之词，不觉说得太唐突么？”

蓝衣少女笑道：“我说话素来有根有据，决不凭空预测。”

萧遥子道：“愿闻其详。”

蓝衣少女侧目凝涕，娇声说道：“我如说出来，只怕你听了心中不快！”

她故意把两句话声音提的很高，使身后群豪全都听到。

萧遥子暗暗骂道，“好个刁恶的丫头！”口中却不得不故作大方的笑道：“老朽年近古稀，心若止水，不论什么难听之言，也能听得入耳，姑娘但请放心吧！”

蓝衣少女道：“一个身有缺憾之人，大都是心有自卑自贱之感，正如你刚才所说，心若止水，不易为声色犬马所惑，那正合了练武之人的要诀，神意容易集中。

你瞎了一只眼睛，心中自然有着极深厚的自卑自贱之感，对那最难堪

破的色情之关，定是敬而远之之人，学起武来，一心一意，旁无杂念，武功的进境，自是要比常人来得迅速，如果我臆断不错，你恐怕还是孤身一人！”此等之言，在她年轻少女口中说出，竟然是面不改色。

萧遥子纵声大笑，道：“姑娘高论，老朽甚是佩服，可是老朽是个不解风情之人有负雅意了。”

那蓝衣少女微笑答道：“如你解得风情，也不会这样孤孤单单了。”

两人的对答之言愈来愈高，身后群豪大部听到，白发红颜，这般相互讥讽，听得群豪个个心中暗笑。

那蓝衣少女和萧遥子相互讽刺了几句之后，突然又转脸望着袖手樵隐史谋遁，问道：“你贵姓啊？”

袖手樵隐冷冷答道：“老夫素来不愿和人斗口说笑。”

蓝衣少女笑道，“无怪你一脸冷若冰霜神情，一眼看去，就知是位呆头傻脑之人，和你这一身装着，真是表里如一，比起你那独眼同伴，可算无独有偶了。”

袖手樵隐怒道：“老夫是何等人物，岂肯和你一个女娃儿说笑！”

蓝衣少女娇笑道：“我生来就爱说笑，你不爱听，我就偏要说给你听！”

袖手樵隐冷笑一声，道：“需知老夫手下素不知怜香惜玉，你如想试试老夫手段，那就不妨胡说八道几句！”

那一直未开口的红衣少女，此刻突然插口笑道：“大师姐，和这种泥塑木雕的人谈笑，你也不觉得乏味么？咱们身后现有三师妹的情郎，大师姐想寻开心，何不叫他来呢？”

那白衣少女秀眉微蹙，冷冷接道：“二师姐又要和小妹过不去了。”

蓝衣少女突然一敛笑容，冷冷说道：“谁要你们接口啦，当真就不把我这大师姐放在眼中了？”

红衣少女急道：“小妹不敢。”

白衣少女却默然垂头，不发一言。

蓝衣少女眼珠儿转了一转，登时又恢复了一脸柳媚花脸的笑容，侧脸儿望着袖手樵隐，道：“你不知借玉怜香，定然也是个绝子绝孙的老光棍了？”

袖手樵隐脸色大变，右手一扬，疾拂过去，口中怒喝道：

“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也敢取笑老夫？”

拂出掌势劲风如剪，疾如电奔。

蓝衣少女娇躯微侧，罗袖疾摆，迎向袖手樵隐的右腕击去，口中仍然娇笑道：“果然是莽撞之人。”

袖手樵隐心头微凛，暗道：“此女年不过二十上下，竟然能把内家真力贯注罗袖之上击出，冥岳中人，果是不可轻视。”

心念之间，右腕已疾沉收回，左手食中二指一并，点向蓝衣少女“曲池穴”。

蓝衣少女娇声说道：“啊哟！当真是郎心似铁，出手无情。”

说话之间，人却猛然向后退了一步，让开袖手樵隐一击，罗袖一挥，当头击去。

袖手樵隐听那拂来罗袖，暗劲激荡起轻微的啸风之声，和一股淡淡幽香，心知这一击，蓄藏了极强的阴柔之力，左臂横举一架。

蓝衣少女拂来罗袖击中袖手樵隐之民立、觉得一股暗劲，反弹而出，

心头微微一动，暗道：“这老樵子好强的内劲。”

当下运力”几分真力，罗袖搭在他臂上不动。

袖手樵隐虽把一击接下，但感觉到左臂一麻，几乎承受不住，心中亦暗生惊服。

两人暗中相较内力，但表面上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撩人风情。

那蓝衣少女罗袖搭在史谋遁左小臂不动，甚像扶注他手臂借力而行，又故意走的春风俏步，柳腰摆动，风情万种。

但随行在身后的武林群豪，大都能看得出来，两人看似香艳并肩而行，实则正各运内家功力相拼。

那蓝衣少女搭在袖手樵隐身上的罗袖，早已贯注内力，毕直的放在臂上。

两人这样行出了七八丈远，蓝衣少女突然收回搭在袖手樵隐臂上的罗袖，娇声笑道：“你这样大年纪了，怎么还没有死啊？”

袖手樵隐经这一阵耗拼内力，已知强敌不可轻视，左臂上筋骨麻木，微感酸疼，，如若那蓝衣少女再不收回罗袖，百步之内，自己决难再这样耗拼下去。

他一面暗中运气，活动气血，一面冷冷答道：“老樵子无儿无女，死了也没人替我扫墓，急个什么劲呢”说话之间，已到一处山壁的转角之处。

蓝衣少女突然停下身子，回头望着大方禅师说道：“老和尚，绝命谷已经到啦！”

大方禅师满脸庄肃的走了过来，说道：“请姑娘带路入谷。”

他气度威严，不苟言笑，那蓝衣少女竟然不敢取笑才他，娇躯一侧，当先向一道仅可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狭谷之中走去。

萧遥子横身拦住习。红衣少女，紧随蓝衣少女身后而行。

红衣少女在萧遥子身后，袖手樵隐却抢在红衣少女身后而行，白衣少女紧随袖手樵隐身后，大方禅师带群豪鱼贯而入。

走完狭谷，景色忽然一变。

但见横宽十丈，纵长无际的山谷中，植满了花树，树上开满了各色花朵，但那花朵的形状，却是从未见过，正和那白衣少女绘制的一般模样。

绚烂夺目的花海中，有一道四尺宽窄的黄沙小径，蓝衣少女回头笑道：“黄沙路短，诸位最好是走慢一点。”

萧遥子大声笑道：“葬身花海，死亦无憾。”

蓝衣少女微微一笑道：“独眼鬼，你可认识这片花树名称么？”

萧遥子冷笑道：“死谷野花，那还会有什么高雅的名字？”

蓝衣少女道：“我料你也不认识，这花名叫‘销魂兰’，凡睹此花之人，非死不可，而且死的黯然销魂，凄凉无比。”

萧遥子呵呵大笑道：“姑娘这么一说，倒教老朽想起一句话来，有道是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像老朽这等行将就木之年，能死在这五色缤纷的花树丛中，不知是几世修来之福，只是姑娘这等双十年华，貌美绝伦的人，死在这花树阵中，未免有些可惜了！”

蓝衣少女娇声笑道：“你年近古稀，才似初解风情，幸得花树无知，不辨者丑，不致拒绝你一番殉花美意了。”

此女言词尖酸刻薄，骂起人来，真是入骨三分。

萧遥子本想反唇相讥，但转念忖道：“我是何等身份之人，再和她斗口下去，被她骂出更难入耳之言，那可是大不划算之事。”

走完那黄沙径，到一处草坪之上，绿茵如毯，大约有四五亩地大小，四周群花环绕，景色极美。

蓝衣少女突然停了下来，高声说道：“诸位请委屈一下，坐在草地上养养精神，等待召魂宴开之时，我们再来相陪。”

她说完话，一挥玉手，对两个师妹说道：“咱们走啦！”举步欲去。

大方禅师沉声喝道：“姑娘请慢走一步，老衲有事请教。”

蓝衣少女秀目转动，瞟了大方禅师一眼，笑道：“什么话？

尽管说吧！”

大方禅师满脸庄肃之色，说道：“蓝衲虽是应邀赴约而来，但事先并未答允令师端五限期，眼下之人，都是武林中薄有小誉之人，个个事务繁忆势难久等，烦请早行禀报令师，要她快些出来相见，既是诚心邀约我们，那就早些分个生死存亡出来。”

蓝衣少女望望天色笑道：“此时已然快到午时，家师待客盛宴，至迟不会超过子夜，诸位远道跋涉，也该休息一下，免得死难瞑目。”

忽听一个粗厉冷漠的声音，说道：“什么盛宴不盛宴的，老夫又不是为了馋嘴跑你们这里赏花饮酒来的，快去告诉你那师父，要她立刻出来相见，烦得我心头火起，一把火烧光你这片花树。”

蓝衣少女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老人，大步由群豪中走了出来，不禁一皱眉头，道：“你是什么人，说话这等放肆？”

矮胖老人纵声大笑，道：“老夫甚少东来，纵然说出我的名号，谅你这个黄毛丫头，也难知道。”

蓝衣少女脸色突然一变，那经常泛现嘴角上的笑容，也随之隐失不见，冷冷答道：“既然甚少东来，想必是西域中的人物了？”

那矮胖老人听得微微一怔，暗道：“这丫头聪明，竟然猜出我来自西域。”

略一沉思，矮胖老人答道：“不错，老夫正是由西域而来天山神拳白作义，便是老夫！”

蓝衣少女冷笑道：“你万里迢迢由西域赶来送死，当真是在劫难逃，作法自毙。”

白作义怒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再要出口伤人，可别怪老夫动手教训你了！”

蓝衣少女神色冷漠，淡然说道：“边荒之区，还会有什么惊人技艺不成”白作义大声喝道：“一个小毛丫头，也敢藐视老夫，不给你一点教训，那还得了？”

右手一扬，遥遥击去。

蓝衣少女看他举手作势，遥遥击来，心中已知对方定然要打出劈空掌风，赶忙暗中提气戒备。

那知对方拳势遥遥一击，立时收回，丝毫不见动静，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糟老头儿，莫不是虚张声势，自找下台之阶吧！……”心念至此，忽觉一股暗劲，无声无息的撞了上来，而且力道奇大，只感心头一震，不自主的退后三步，如非早已运气戒备，这一击势必当场重伤不可。

要知无影神拳，乃天山门中绝技，中原武林道上，无人会此武功，蓝

衣少女虽然身负绝技，但也不知白作义何能在一挥手間，无声无息的发出暗劲。

白作义打出一记无影神拳之后，笑道：“这不过是薄施小惩，再要口出不逊之言，可别怪老夫出手伤人了！”

蓝衣少女容色苍白，默然不言，凝神静站了片刻，突然一晃双肩，疾如电奔，直抢过来，右手一挥，手中那形如鹿角，赤红似血的怪兵刃，猛向白作义点去。

原来她被白作义一记无影神拳震伤了内腑，运气调息，无法接口，但她功力深厚，调息一阵，立时复元，出其不意的欺身而上。

白作义左袖一拂，疾向那形如鹿角的兵刃上面扫去。

蓝衣少女兵刃出手极快，但收回之势更快，不待白作义腕袖拂中，突然自行撤回，玉腕翻转之间，舞出一片红光。

白作义只觉眼睛一花，四面八方，都是那耀目，红光攻攻到，心头微凛，疾向后面退去，却不料蓝衣少女左手一指点来。

这一指来的出其不意，诡异至极，白作义一时避让不及，只好挥手硬接一击，但觉被她指力点中之处一阵剧疼，赶忙收回手臂。

蓝衣少女一指得手，纵身跃退出一丈多远，笑道：“这叫‘千夫一指’，还你点颜色瞧瞧，如果心中不服待会咱们两人再好好的打一架试试。”

群豪目睹那蓝衣少女诡异手法，个个心头一办暗道：“此女武功路数，变化难测，实是不可轻敌。”

白作义仔细一瞧伤手之上，青了制钱大小一块，这一指如被点在要害穴道之上，势非重伤当场不可，暗自叹道：“中原武林人物，当真是高手如云，不可轻视。”

大方禅师一挥左掌，四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迅快的移动身躯，手横戒刀，拦住那蓝衣少女的去路。

蓝衣少女柳眉一扫，冷笑道：“你们可是想找死么？”

四个和尚只管挺胸举刀，拦住去路，对蓝衣少女喝问之言恍如未闻。

大方禅师高喧一声佛号，接道：“姑娘暂请止步，老衲话还未完，眼下高手如云，姑娘等三人自信能闯得过么”蓝衣少女秀眉转动，扫掠了群豪一眼，心中暗暗想道：“老和尚此话说的倒是不错，但凭我们三人想闯过他们拦截，只怕不是容易之事，我们布置尚未就绪，师父一也难赶来相援，真要动起手来，只怕要吃大亏。”

她刚才挡受白作义无影神拳一周，已知眼下之人，个个都是有着独擅绝技，轻敌之念，已然消去甚多。

当下，她故作镇静的笑道：“怎么？难道还要我们姐妹留在这里陪你们玩吗？”

大方禅师乃一派宗师之尊，为人十分庄严，此女这样放荡之言，把他们问得顿了一顿，一时间难想出适当的措辞回答。

沉吟半晌，大方禅师才肃然答道：“老衲乃佛门中人，生平不喜言笑。”

蓝衣少女微一沉吟，道：“看来你好像是这次赴会冥岳来的首脑人物了？”

大方禅师道：“承蒙他们抬举老袖，暂由老衲出面和令师洽商诸般细节。”

蓝衣少女道：“不到盛宴大开之时，家师只怕不会现身。”

大方禅师道：“令师也未免太爱故弄玄虚了，天下英雄受她邀约，大都赶来此地，她还不肯出面相见？”

蓝衣少女冷冷说道：“你们不按函上指定约期而来，怪得那个。”

大方禅师道：“凡来履约之人，都已事先备了干粮，用不到令师再尽地主之谊了。”

蓝衣少女暗暗想道：“看来这者和尚是想把我们留此以作人质，此刻师父布署尚未就绪，我如和他们冲突起来，不但援手难以及时赶来，而且还将牵动全局，衡量轻重，只有暂时拖延时间。”

心念电转，当下娇声笑道：“家师坐息未醒，势难立刻出见。”

大方禅师接道：“那只有委屈几位暂时留在这里，待令师现身之后，再走不迟。”

蓝衣少女回头望望那红衣少女，和白衣少女，笑道：“这么说来，你要留我们三姐妹作人质了？”

袖手樵隐冷笑一声，插口接道：“何至留作人质，拖延时刻，不出面相见，先杀你们三人，然后一把火烧光你们这臭花臭树。”

蓝衣少女道：“你好大的口气，你自信能够烧得了么？哼！”

大方禅师接道：“这个很难说了，江湖之上，虽有规戒，但令师做事，太嫌过分，群情愤动，难免越规，届时老衲亦无劝阻之能。”

蓝衣少女心中暗暗急道：“师父尚不知敌势如何，待我回禀，如若这老和尚持强留住，不让我离开，那倒是一件麻烦之事。”

原来大方禅师担心那冥岳岳主，在这花树林暗设埋伏，故而坚留三女，不放她离开。

蓝衣少女沉吟了一阵，笑道：“你们既然要见家师，我就去请她来此。”

大方禅师略一沉思道：“你们三位之中，难道定要你去不成？”

蓝衣少女笑道：“随便你们指定谁去吧！”心中却暗暗忖道：

“他们不肯放我，原来把我看成三人中首要人物了。”

大方禅师目光缓缓由那红衣少女掠过，投注梅绛雪身上，正想开口，指定梅绛雪去，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如指定她去，万一引起她师父怀疑，岂不弄巧成拙，陷害了她？”

心念一转，伸手指刀；红衣少女道：“那就请这位红衣姑娘去吧！”

蓝衣少女瞧了那红衣少女一眼，笑道：“二师妹，老和尚看上你了。”

红衣少女听得蓝衣少女喝叫之言，才缓缓站起身子，笑道：

“可是要我去请师父么？”

大方禅师冷笑一声，道：“子夜之前，如果令师还不现身，那就别怪我们下手毒辣了……”他目光一掠那蓝衣少女和梅绛雪，接道：“这两位姑娘就别想生离此地。”

九星追魂侯振方紧接了一句，道：“还有这一片花树，也将尽化火灰。”

红衣少女举手理理鬓前散发，娇声笑道：“可别吹的太大，我们如没有布置，也不会请各位来啦！”

说罢，轻摆柳腰，款步向前走去。

大方禅师一挥手，几个拦路的和尚立时撤向一侧，让开一条去路。

红衣少女神态从容的由几个和尚之间走过，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笑道：“这花树阵外有一种日夜弥漫的毒瘴，无色无味，诸位最好守在此地，别乱走动，如果擅闯这花树阵中一步，中了毒可是咎由自取。”

也不待大方禅师等回答，纵身一跃，人已到两丈开外。

但见那娇小玲玫的背影，在花丛中闪了几闪，隐逸不见。

大方禅师举起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三十六个随来弟子，突然迅快的交叉移动，片刻间，布成一座阵式。

萧遥子微微一笑，问道：“这阵式可是贵派扬名天下的罗汉阵么？”

大方禅师笑道：“不错，这罗汉阵，敝寺向不轻用，共分大阵、小阵两种，大阵需要一百零八弟子布成，小阵三十六人，可惜贵派中弟子，尚未赶来，要不然老袖也可睹贵派名扬天下的五行剑阵了。”

萧遥子道：“大师尽管放心，我在入山之时，沿途早已留下敝派暗记，由明月蟑起，直到此地……”袖手樵隐史谋遁插口接道：“咱们是提前赶来赴约，只怕贵派中人不知此事，时间难以赶上……”那蓝衣少女忽然娇笑一声，接道：“最好他们能及时赶来，在子夜之前，进入这绝命谷中，也免得我们多费一次手脚。”

萧遥子不理那蓝衣少女，敞声大笑一阵，接道：“咱们决定提前履约那天，老朽已派了守在明月蟑外的门下弟子，赶往武当山去，要他们兼程赶来，计算时日，大概这两天就可赶来，今日不来，明天定可寻来此处。”

大方禅师仰望天色，道：“老衲甚望贵派掌门人神钟道长，能亲率门下弟子赶来，贵我两派中昔年一点误会，也可借此会面之机化解。”

萧遥子道：“大师放心，老朽掌门师侄，对你我两派昔年一点嫌怨，早不放在心上了，少林，武当，渊源甚深，昔年一点误会，又从老朽身上所起，我早已对神钟试侄解说清楚了。”

大方禅师微微一笑，道：“现下相距子夜时间尚早，咱们倒真该藉这段时间养息一下精神了。”

说着当先盘膝而坐，闭目养息，群豪纷纷坐下，重重把那蓝衣少女和梅绛雪，围在中间。

梅绛雪目光环扫了围在身外的群豪一眼，也随着坐下娇躯，把抱在怀中的一对玉尺，放在身前，她自从进入花树丛中之后，从未讲一句话，一直寒着脸，似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不足博她一笑。

第二十二回 招魂宴上招魂酒

冥岳三女中，虽然个个风姿撩人，容色端丽，但三女相较，属梅绛雪最美。

不同的是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不时巧盼情笑，风韵万千，梅绛雪却永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像冰雪铸成的一位绝世美人。

蓝衣少女伸手摘下一朵红花，笑道：“三师妹快起来。”

梅绛雪缓缓仰起脸来，问道：“什么事？”

蓝衣少女笑道：“看那两人并肩而坐，情话喝唱，似是谈的十分快乐一般。”

只听她淡淡说道：“有什么好瞧的，别瞧啦！大师姐还是坐下来调息一下吧，这场大战，如若打了起来，定是激烈绝伦。”

蓝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师妹不必担心，师父早已成竹在胸，咱们难道真还要和他们一枪一刀的相搏不成？”

两人谈话声音虽不太大，但群豪都静坐调息，花树林中鸦雀无声，二女对答之言，群豪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方禅师微微一启双目，瞧了二女一眼，又缓缓闭上。

蓝衣少女看师妹不肯站起，也缓缓坐了下去，说道：“等那招魂宴开之时，这般人都将身应劫难，你那位情郎哥哥，也是难免一死，难道你真的袖手不管么？”

梅绛雪突然回头望了师姐一眼，说道：“天下男人，目不暇给，伏仰皆是，他死了有什么要紧。”

蓝衣少女娇声笑道：“无怪师父常常夸赞你，说你七情六欲，最是淡漠，看来日后继承师父衣钵的，非你莫属了。”

梅绛雪道：“长幼有序，大师姐武功、智计、毒辣，都超过小妹甚多，我怎么敢动此妄念呢？”

蓝衣少女脸色突然变的庄肃起来，说道：“如若师父选了师妹呢？”

梅绛雪道：“别说师父不会选我，当真是选了我，我也要奉让师姐。”

蓝衣少女默然不言，仰脸望着天上一片浮动的白云，良久之后，才微微一笑说道：“但愿师妹心口如一，师姐定当有以相报。”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甚低，除了坐得较近的几人之外，大都没有听到。

山风吹播着幽幽花香，高高低低，肥瘦不同的大汉，环围着两个绝世容色的少女而坐，山花缤纷中，构成了一幅悦目的画面。

忽然间，遥遥传来了一声龙吟般的长啸，划破了静寂。

萧遥子霍然站起身来，说道：“来了。”

大方禅师道：“可是神钟道人么？”

萧遥子道：“不错，那啸声虽然非他所发，但他定会亲率敝派中精锐而来。”

大方禅师站起身来，说道：“老衲该率领本门弟子去迎接神钟道兄一程。”

萧遥子道：“大师不必多礼了，他们就要到了。”

谈话之间，遥见丛花之中，疾奔来几条人影，疾如流矢而来。

群豪纷纷站起身来，转头望去，但见那奔来人影，穿行花树之中，片刻之间，已到了群豪停身之后。

当先一人，胸垂花白长髯，身着青布道袍，卧蚕眉，丹凤眼，方面大耳，相貌威武，正是武当派掌门神钟道人。

大方禅师急急向前奔行几步，合掌当胸，笑道：“不知道兄驾到，老衲未能率门下远迎，失敬失敬！”

神钟道人立掌当胸，笑道：“不敢，不敢，贫道因督促门下弟子熟练五行剑阵，未能早日赶来，有劳大师和诸位久等了。”

他微一顿后，接道：“贫道虽然晚来了一步，但却邀请了昆仑、青城两派中四位高手同来，也可抵偿贫道迟来之罪了。”

大方禅师凝目望去，只见神钟道人身后，一排站着四人，全着道袍，背插长剑，年龄都在五旬之上，个个精神充沛，眼中神光逼人，一望之下，即知是内家高手。

神钟道人，侧身向后退了一步，指着左面两人笑道：“这两位是青城派

中松风。松月两位道兄。”

神钟道人说此，转身又望着右面的两个道人，说道：“这两位乃是昆仑派的天行。天象两位道兄。”

大方禅师还未来得及开口，天行道长已抢先说道：“敝门掌门应天山一位道友相邀，寻药未归，我们兄弟接得神钟道人函示之后，当天就束装就道，赶来应约。”

神钟道人接道：“大师不要再行谦谢，眼下群豪毕集，势必要有一个发号施令之人，主舵大局，此等运筹帷幄，主盟全局之人，自非老禅师莫属了。

至于贫道和松风，松月。天行。天象四位道兄，都是多年好友，足可代他们擅作主张，恭请主盟大局，我们静候差遣。”

大方禅师暗暗忖道：“眼下处境，十分凶险，倒不宜多作客套。”当下说道：“承诸位这般抬爱，老袖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时神钟道人举手向后一招，远远站在丈余外的七个佩剑道人，急急奔了上来，齐齐躬身作礼。

大方禅师看七人年龄，都在三旬以上，四旬以下，每人身上都交叉背着两支长剑。

神钟道人一指七人笑道：“这七人都是本门中精选出武功最好的弟子，精熟本门‘五行剑阵’对敌之法，五名正选，两名备补，大师如有需用他们之处，只管指派。”

大方禅师道：“道兄筹谋周详，老袖感激不尽。”

神钟道人微微一笑，道：“彼此敌汽同仇，那还有你我之分。”

说完，他转身对着萧遥子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弟子无能，虽当大任，还要劳动师叔大驾相助，弟子甚感不安。”

萧遥子道：“这次武林大变，可算数百年来，最大一次劫难，如能躲过此危，我倒真该息隐山林，终老天年，此生之中，不再出入江湖了。”

神钟人道：“武当后山，有几处风景绝佳听在，师叔不妨选择一处，结茅静修，一则可指点弟子们的武功，二则也好使弟子们略尽一点孝心。”

萧遥子笑道：“这件事，以后再说吧，眼下筹谋对付强敌之策要紧。”

神钟道人目光投注那静坐在花丛中蓝衣少女和梅绛雪身上，低声对大方禅师问道：“大师，那两位姑娘是什么人？”

大方禅师道：“这两位姑娘都是冥岳岳主的亲传弟子。”

神钟道人笑道：“大师尚未会得冥岳岳主之面么？”

大方禅师笑道：“没有，其人故作神秘，要到天色入夜之后，才肯出面相见。”

神钟道人微一付思，笑道：“眼下二女虽被咱们重重包围着，但强敌一旦现身之后，咱们即将背腹受敌，贫道之意，不如先把两人生擒押作人质，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大方禅师沉吟良久，答不出话。

袖手樵隐突然插口说道：“老朽甚为赞成神钟道兄的高见，这两个女娃娃武功不弱，先擒两人，也可减去强敌几分实力。”

九星追魂侯振方道：“彼此既成敌对之态，那里还有道义可讲，兄弟之意，也觉得先把二女擒作人质为宜。”

群豪随声附和，尽都主张先擒二女，既可免除内应之忧，亦可减少强敌实力。

二女相距群豪甚近，对那纷纷议论之言，早已听得清清楚楚。

蓝衣少女忽然睁开双目，低声对梅绛雪道：“眼下情势，决难久持，看来他们非要对咱们两人下手不可了，师父不知是否已经开关……”话还未完，遥闻几声悠长的钟声，飘传而来。

蓝衣少女突然精神一振，道：“那不是师父开关的惊神钟声么？”

梅绛雪抬头望望天色，道：“不错，但咱们还得等上几个时辰，天色才能入夜。”

蓝衣少女笑道：“二师妹见到师父之后，定然会把咱们被困留作人质之事，告诉师父，她老人家纵然不能亲来，亦必会派遣援手赶来相助咱们。”

梅绛雪道：“眼前之敌，个个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如若师父不能亲来，派人赶来相助，也是无济于事。”

蓝衣少女俏目流转，打量了四周一眼，道：“师妹准备对敌啦，看来他们非要出手不可了。”

原来大方禅师在群豪纷纷议论之下，不便坚持，只好点头说道：“既是诸位都主张出手先擒二女，老衲也不便再坚持己见。”

要知群豪大都眼看梅绛雪在明月嶂上和无影神拳动手情形，又目睹那蓝衣少女和袖手樵隐相较内功情形，心中没有致胜把握，不愿随便出手，故而一时间竟无人挺身出战。

昆仑派天行。天象两人，目睹群豪争论陈言，大有非得先擒二女不可之情，那知大方禅师答允之后，竟然无人出手，心中甚感奇怪，相互望了一眼，缓步而出。

天行道长左掌立胸，微笑说道：“敝师兄弟愿先行出手，领教一下冥岳中人的武功。”

大方禅师看两人太阳穴高高突起，行动之间，步履稳健，心知两人剑术，造诣甚深，而且昆仑。武当，青城三派，在武林中，素有剑法各擅胜绝之称。

他当下笑道：“两位道兄长途跋涉而来，片刻未息，怎能就要出手，还是由老袖选派门下弟子出手吧！”

天行道长笑说道：“贫道等万里迢迢赶来，寸功未立，这第一阵的功劳，还请让于贫道兄弟吧！”

大方禅师低喧了一声佛号说道：“冥岳武功，博杂诡异，中原各大门派，均难与之抗衡，两位道兄不可轻敌。”

他心地厚道，不借自贬少林武功，替两个道人预留台阶。

天行道长右腕一抬，拔出背上长剑，说道，“多谢大师稻点。”大步直向二女走去。

天象见师兄已然拔剑而上，也纵身一跃，疾追上去，右腕一翻，长剑出鞘，追上师兄，并肩而立。

那蓝衣少女对天行。天象两位道长略一打量，又缓缓闭上双目，神态之间，冷静沉着，恍如未见。

天行道长目光一掠那蓝衣少女怀抱奇形兵刃，心中微微一怔，暗道：“这是什么兵刃，形状怪异，且不管它，但看去光华灿烂，非铁非钢，不知何物造成？”

目光转动，又投注那白衣少女怀中玉尺之上，心头又是一动，暗自奇道：“怎么这两个少女所用的兵刃，都是些石玉珊瑚之类的东西？”

心中疑念重重，口中却立掌说道：“昆仑派天行，天象，领教两位姑娘武功。”

那蓝衣少女微睁双目，缓缓站起娇躯，对那白衣少女说道：

“师妹，快起来呀！”

那白衣少女虽然依言站起了身子，但仍然是一脸冷冰冰的神情，说道：“大姐有何吩咐？”

蓝衣少女道：“昆仑派的剑法，在武林中素有高誉，你先过去和他们动手打几招，给我瞧瞧。”

梅绛雪不言不语，缓步对两个道人走了过来，手中玉尺一分，说道：“你们两人一齐上吧！”

天行道长脸色一变，怒道：“姑娘好大的口气，贫道一人先领教几招再说。”一摆手中长剑，正待出手。

天象道人已仗剑急步奔出，说道：“师兄，请替小弟掠阵。”

长剑划出一道银虹，拦住了天行人。

梅绛雪冷冷的瞧了天象一眼，道：“哪个出手都是一样，不过最好两人一齐上。”

天象冷哼一声，长剑一招“天女散花”，洒出一片剑花，把梅绛雪攻向天行道长的玉尺，接了过来。

他怒道：“姑娘且莫口气过大，如能胜得贫道，再和我师兄动手不迟。”

说话之间，剑势已变，绵连出手，一口气攻出六剑。

方兆南看的低声赞道：“昆仑派的剑法，果不虚传，当真是静如山岳，动如流水行云，如是我未得陈老前辈传授武功之前，单是这出手几剑，我就要伤败在剑下了。”

陈玄霜和他联袂而立，听得他称赞天象道人的昆仑剑法，忽然展颜一笑，道：“最好让那者道士把她杀了。”

方兆南先是微微一怔，继而若有所悟，轻轻的咳了一声，默然不言。

但见梅绛雪手中玉尺挥动，一片叮叮咚咚之声，寸步未退的把天象道人洒出的一片剑花，尽数封架开去。

天象道人突然断喝一声，不待梅绛雪还攻之势出手，手中长剑又迅速的抢了先机，左挥右舞，瞬息之间，又连续攻出了四剑。

这四招迅快辛辣，兼具并有，凌厉异常，但梅绛雪却始终不慌不忙的挥动手中玉尺，封架开去。

天行人年纪较长，经常在江湖上走动，阅历甚丰，一见那一欠少女神情，心知逢上劲敌，赶忙重重的咳了一声，低声说：“师弟不可急躁。”

天象道人亦觉出梅绛雪，随手挥动的玉尺，看似轻描淡写，艾则每一招均已含蕴了甚强的阴柔之力，每一尺剑相触，自己长剑必被弹震开去。

这时一听师兄警告之言，立时收敛了骄敌之气，长剑忽然一慢，脸色也变的肃穆起来，由抢制先机的猛攻快打，突然化作守势，施出昆仑派“天漩四十八剑”正宗心法。

梅绛雪始终站在守势方面，挥动手中一对玉尺，护住身子，随着天象道人的剑招，忽快忽慢，两人交手了三十多招，竟未见她还击一次。

大方禅师微微一皱眉头，暗自忖道：“此女早已有了弃暗投明之心，此际眼下真正的敌人，只有蓝衣少女一人，如若让天象道人和她这样耗时，看来再打上三两百招，也难分出胜败，既然出手挑战，那就不如速战速决的

好……”大方禅师忖念之间，正待就少林僧侣中指派高手出战，忽听天象道人长啸一声，剑法突然大变。

原来他和梅绛雪力拼了数十招后，仍然不见胜负，不禁心中大感焦急，暗道：“昆仑派被目下武林同道誉称为三大剑派之一，我这等和一个女流动手了几十个照面，仍然无法取胜，岂不有伤师门威名。”

一念动心，豪气忽生，长啸声中，剑法突然大变，刹那间，电掣轮转，满天剑光，登时把梅绛雪卷入剑光之中，在场群豪，虽然都知道昆仑派剑法不在武当、青城之下，但真正见过昆仑派剑法的人，却是不多。

天行道长眼看天象突然间，施展出“天璇四十吧剑”中最利害的“伏魔三剑”，心中大吃一惊正想劝阻晚已是晚了一步。

天象第一招“天网罗魔”，已自出手，人随剑起，剑上一片光幕，直罩下来。

梅绛雪突然冷哼一声，手中玉尺忽的向上一举，护住头顶，挥动之间，碧光大盛，竟然又硬接天象一招“天网罗魔”。

但闻一阵金石相触声中，响起了梅绛雪娇脆声音，道：“昆仑剑术，不过尔尔，还有什么绝厉杀手，快些施展出来，时限无多，我要出手反击了。”

天象道人吃她拿话一激，心头怒火更是炽烈，大喝一声，第二招，“金柞击魔”连续出手，手腕一挫，满天剑影登时合而为一，疾向梅绛雪攻了过去。

这一击乃是天象道人全身功力所聚，威势锐不可挡，长剑带起了丝丝剑风。

原来他见梅绛雪常常硬接他击来的剑招，心想这一招猛攻，梅绛雪亦必然硬行接下。

那知事情大出他意料之外，梅绛雪娇躯突然一侧，向后面滑退了五步，竟然不肯硬接他这一招“金柞击魔”。

天象道人一击落空，突然凌空而起，原式不变，如影随形一般，紧随着梅绛雪向后滑退之势，追了上去。

这正是昆仑派“天璇四十八剑”的精奥之处，如对方不能破解这攻来的凌厉剑势，这一剑即将以虚变实，全力攻向敌人。

如若对方封架得宜，攻去剑势亦可以实变虚，变势制敌。

梅绛雪眼看对方攻来剑势，敏锐异常，连人带剑的撞了过来，心中暗暗付道：“我如不伤此人，势将引起师姐的疑心，但如伤了此人，只怕会和群豪结下误会。”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如何对付。

忖思之间，梅绛雪只好挥动手中玉尺，斜斜推出一招“如封似闭”。

天象冷笑一声道：“撒手！”说着手中长剑疾向上面一抬，剑尖拨开三尺，指向梅绛雪右腕脉门。

梅绛雪吃了一惊，再想抢救，已是迟了一步，只好一松右手，丢开玉尺。

天象道人一剑得手，剑势连绵出手，倏忽之间，攻出了五剑。

这五剑快速绝伦，迫的梅绛雪一阵手忙脚乱，那蓝衣少女目睹梅绛雪败退之景，心中似是甚感奇怪，一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说道：“师妹如是打不过人，那就快请闪开……”话还未完，梅绛雪已然开始反击，左手玉尺左挥右打，一抡急攻，把天象凶猛的攻势挡住，娇躯突然一侧，猛向天

象道人剑影之中冲去。

动作迅快，疾逾电转，但见两条人影乍合即分，双双向后跃开。

梅绛雪一伏身，捡起地上玉尺，分抱双手，向后退了两步，静站不动。

天象道人却一直站在原地，动也没有动过一下：

萧遥子首先看出情形不对，低声对大方禅师道：“只伯那天象道兄受了内伤。”

余音甫落，忽见天象道人身子向后一仰，向地上栽去：

天行道长忽的纵身而起，跃奔上前，动作迅快无比，伸手一扶，把天象道人向地上倒栽的身子，托了起来，跃退八尺，凝目望去，只见天象道人圆睁着双目，面色苍白，一语不发。

天行道人一皱眉头，低声问道：“师弟受了内伤么，快用本门心法，强行运气调息。”

他一连讲了几遍，天象道人恍。口未闻，连眼也未眨动过一下。

天行道长感觉事态严重起来，举手在天象前胸推了一掌，正容说道：“师弟，快用本门心法强行运气调息，你没有听到么？”

他推出一掌，看似乎随手而出，轻描淡写，其实早已暗中运集了真力，推在天象道人的“期门穴”上。

但见天象道长圆睁的双目，突然眨动了一下。

萧遥子缓步走了过来，说道：“令师弟受伤甚重么？”

天行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黯然说道：“只怕不行了！”

萧遥子心头微微一震，暗道：“她用什么武功，怎的如此厉害？”

口中却故作镇静的说道：“令师弟功力深厚，纵然受一点伤，也不致有何大碍，老朽略通医道，可否给老朽瞧瞧？”

天行道长暗暗想道：“师弟败在那女娃儿一事，群豪大都是亲眼所睹，事到此处，遮掩无用。”

当下把天象放在地上，站起身子说道：“老前辈既通医道，尚望大施妙手，挽救他一次劫难。”

他脸上满是悲忿之情，但说话声音却十分平和，翻腕抽出长剑，大步向前走。

大方禅师眼看昆仑门下之人，二伤其一，不愿再让天行道长出手。

但对方武功高强，如无人自愿出手应敌，自己也不便派讲那个，只好自行举步而出，说道：“道兄请照顾令师弟伤势，老衲想接那女施主几招试试。”

天行道长回头说道：“大师乃统主全局之人，岂可轻易出手，还是贫道试她一阵吧！”

大方禅师摇头道：“道兄等远来跋涉，功力未复，还是先请休息一下，再出手不迟。”

天行道长道：“不必啦，贫道要替我师弟讨回这笔血债。”

原来他已看出天象道长伤势奇重，纵然能够保得性命，只怕也要落得终生残废。

他们师兄弟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彼此情意十分笃厚，眼看师弟受此重伤，心中十分悲痛，但他为人稳重，心中虽已悲忿万状，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镇静。

忽听一个娇脆的声音，起自群豪之中，道：“你们别争啦！”

但见一个娇小的身影，海燕凌波一般疾掠而来。

大方禅师定神看去，见那跃出之人，竟然是陈玄霜。

原来她见那白衣少女伤了天象道人，心中忽然一动，暗道：

“这丫头长得十分美丽，又和南哥哥十分要好，倒不如借机把她杀了，也好断去南哥哥心中一点思慕之念。

她既无江湖阅历，爱恨之念，又极强烈，心中想到之事，甚少顾虑，陡然纵身飞跃而出。

天行道长回目瞧了陈玄霜一眼，正待出言相阻。

这时陈玄霜已拔出长剑，抢到天行道长前面，一语不发，举手一剑“起凤腾蛟”疾向梅绛雪前胸“玄饥”要穴刺去。

天行道长见她抢了先着，倒不好和她相争，冷哼一声，退了回来，侧目一看大方禅师问道：“这位女英雄是那一门派中人，怎的不懂一点规矩？”

大方禅师道：“道兄何苦计此小节，就让她先打一阵吧！”

他心中根本不知陈玄霜身世来历，只好含含糊糊支吾过去。

梅绛雪左手玉尺随手挥出，轻轻把陈玄霜刺出的一剑架开。

陈玄霜借着那荡开的剑势，突然打了一个转身，手中的宝剑也划出一个圆圈，随着转动的身子，又向梅绛雪扫击过去，而且剑势转了一圈之后，似是突然加强了劲力，去势劲猛异常。

——这式怪异剑招，举世少见，只有博得剑圣之名的萧遥子看出这平淡无奇之举，实是一种极上乘的剑术。

陈玄霜乃借敌人之劲，以强本身之力，再大陷于一转之势，力道又力。强了不少。

梅绛雪口中咦了一声，右手玉尺斜斜推出，又把陈玄霜剑势推开。

但闻一声金石相触大震，陈玄霜突然又向左面转了过来，这次不但剑上威力又增强许多，而且那旋转之势，也快了甚多。

这简简单单的一招剑式，看去并无特异之处，但全场高人，一时间竟然都想不出破解之策，只觉除了硬封架之外只有闪让一途。

梅绛雪也想不出破解的办法，只好挥动手中玉尺，又硬封了一架。

倏忽之间，陈玄霜已连续挥剑旋击四剑，而且一剑比一剑强猛。

梅绛雪封开第四剑时，人已似挡受不住，娇躯被剑势震的向后退了一步，只觉对方每次旋击过来的剑势，都似增强了甚多劲道。

这当儿，忽然飘传来一声锐啸。

其声尖厉刺耳，难听至极，陈玄霜不自禁的收住了剑势，转头望去。

场中群豪似都被这惊心动魄的锐啸之声所动，个个转脸四顾。

在啸声余音将绝之际，紧接着响起了一阵悲惨无比的乐声。

也不知这乐曲用什么乐器组合奏出，那弹奏出来的声音，实叫人听来如闻丧钟，好像有几十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人，在受着鞭笞，发出哀号惨叫的呼声。

但听这声音，又似有些规律，谱成凄凉。悲惨的乐章。

萧遥子忽然仰脸一声长啸，啸作龙吟，直冲霄汉，袅袅散入云层之中。

大方禅师回头望了萧遥子一眼，道：“听这乐声这等凄凉，大概是那冥岳岳主出来了吧？”

萧遥子道：“我已用乐声遥相呼应，如果是冥岳岳主，想必就有回音。”那乐声响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

乐声甫落，接着又响起三声惊钟。

那蓝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高声说道：“诸位请稍候片刻，惊魂之钟已响，家师就要来了……”她微微一顿后，又道：“三师妹快退回来！”

梅绛雪果然依言走了回去。

陈玄霜听得那蓝衣少女呼叫之言，才想起和梅绛雪还未分出胜负，一挥手中宝剑冲了上去，说道：“咱们还未分出胜负，你为什么要退回去？”

梅绛雪神情冷漠，仰首望天，恍似未闻。

陈玄霜正待冲上前去，忽听大方禅师叫道：“请女施主暂时退回，咱们请稍候片刻再出手不迟。”

陈玄霜依言退了回来，缓缓走到方兆南身旁，笑说道：“南哥哥，你会用刚才那招式么？”

方兆南道：“不会！”

陈玄霜笑道：“你纵然学会了，也难以发挥威力，要不然我就可以把这招教给你了……”方兆南正待答话，忽听那刺耳的怪鸣乐声，重又响了起来。

转头望去，只见正东方花丛之中，缓缓走出了一群奇装异眼的怪人。

当先两人身材十分高大，身着白衣，腰系麻袋，毒人手中高举着一支哭丧棒，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好像身体过于庞大，有些力不胜任似的。

两个高大的白衣人后，是一群奇装的鬼形人物，手中举着奇形乐器，或吹或打慢步而来。

陈玄霜看得一皱眉头，道：“南哥哥，这些人一个比一个难看，形状如鬼魅一般，不知是故意装扮成的呢，还是天生的如此？”

方兆南道：“青天白日之中，那里来这些奇形怪状的鬼魅，自然是人装的了。”

陈玄霜原来心中害怕，待听方兆南说那些鬼形都是人装扮的，胆子登时壮大了不少。

但见那群鬼装怪人，愈来愈近，形状清晰可见。

两个高大的牛头马面之后，八个长发披散，身着白续的赤足女人，抬着一顶翠色小轿，紧随在群鬼之后赶来。

那八个抬轿的白衣少女，倒是一个个眉清目秀，长得十分娇艳。

翠轿四周都垂着绿色的绒幔，山风中不停的飘飞，隐隐可见轿中露出一双绣花鞋。

刺耳难听的乐声，突然停了下来，一群鬼装怪人，迅快散开，八个散发赤足的白衣少女，抬着翠色小轿，超越群鬼而出。

袖手樵隐冷哼一声，说到：“摆出这非人非鬼的态势，不知是何用心，难道就凭仗这些奇形怪状的鬼形，还能把人吓跑不成？”

但见那八个抬轿长发的女人，缓缓走近群豪七八尺处，放下手中翠色小轿，向后退了几步，并肩站在那翠轿之后，和那鬼形怪人，相距有两丈多远。

大方禅师高喧了一声佛号，道：“轿中可是冥岳岳主么？老衲等都是应邀而来的赴约之人，岳主大可不必故弄玄虚，摆出这样一副阴风森森的架式……”他一连喝问了数声，始终不闻人回答。

不但那翠轿之中无人答腔，连那八个披发赤足的白衣少女，和一群鬼形怪人，也似未听到一般，一个个呆立不动，有如泥塑石刻一般，连身躯也未转动一下。

大方禅师虽有着甚好的涵养，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也难以忍受，举手一挥，十八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立时奔了过来，手中禅杖，缓步向那翠色小轿逼去。

八个身披白绩，散发赤足的少女忽然一齐探手入怀，抖开了腰中扣把，八柄寒光耀目的缅甸刀，一齐出鞘。

萧遥子微微一皱眉头，低声对大方禅师说道：“几个女人手中缅甸刀锋利无比，最好别和她们手中兵刃相触。”

大方禅师高声说道：“岳主既然传梭作柬，相召我等，何以又不肯出面相见？再要装神扮鬼，故弄玄虚，可别怪老衲等不讲武林规矩……”话还未完，忽听那翠轿中传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想不到诸位提前赴约而来，一时措手不及，有劳诸位久候了。”

声音柔媚，动听至极。

余音甫落，翠幔缓起，一个全身披着玄纱的妇人，缓步走了出来。

花丛中静站的群豪，百道以上目光，登时一齐向那妇人投注过去。

只见她面如淡金，浓眉阔嘴，面貌难看至极，但身材纤小，手白如玉，不看面貌，但瞧她那玲珑的身躯却又十分动人。

大方禅师回头望了萧遥子一眼，低声问道：“萧兄可识得此人么？”

萧遥子道：“昔年和她动手之时，她脸上蒙着一层黑纱，遮去了庐山真面目，我虽难识她面貌形状，但在我身受剑伤时，曾经挑破她蒙面黑纱，就记忆决非这等样子，……”

忽听袖手樵隐史谋遁冷哼一“审，说道：“你就是戴上人皮面具，也逃不过老夫的一双神目。”

那身披玄纱的妇人忽然举手在脸上一抹，笑道：“不错，我是戴着人皮面具，等你们见着我的真面目时，只怕距死已经不远了。”

群豪定神看去，只见她淡金的脸色，经手一抹之后，忽然变成了鲜红之色。

大方禅师心中暗暗忖道：“难道她脸上套了很多层人皮面具不成，怎么举手一抹之下，脸色竟然由淡金变成鲜红之色了？”

只听那红脸妇人娇声笑道：“诸位远来是客，纵然是来送死，我也该先一尽地主之谊，然后再动手不迟。”

说完话，举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周，那刺耳难听的乐声，重又响起。

随着那难听急促的乐声，花丛中急步奔出一行脸上五颜六色，衣服奇形怪状的人，每人手中，不是举着两把椅子，就是举着一个桌面。

片刻之间，已在那花丛中摆了几十桌席面，紧接着又是川流不息的送菜之人，大约一盏茶工夫，各桌上都已摆满菜肴。

那身披玄纱的红脸妇人，一拱手笑道：“各位先请喝一杯招魂酒吧，黄泉路遥，免得饿肚子赶路。”

大方禅师环顾身后群豪一眼，心中暗暗忖道：“这多人藏在花丛之中，看不出来也还罢了，怎的这些桌椅酒菜之物，竟也瞧它不出……”

放眼望去，但见丛花烂漫，那面涂彩色，身着奇服的送酒上菜的怪人，竟都隐失在花丛之中不见。

耳际间又响起那脆若银铃的娇笑之声，道：“各位请随便坐啦！”当先举步在正中一席主位上落坐。

萧遥子低声对大方禅师说道：“咱们先人席位，问明她以梭代柬，邀我

们赴会用意后，再动手不迟，只要那酒不沾唇，菜不上口，纵然酒菜之中，下有剧毒，也无法伤了咱们一人。”

大方禅师暗自想道：“此人是否就是自称冥岳岳主之人，眼下还难预料，倒不如听听她说些什么再动手也不迟，反正我们早已随身带了干粮而来，不致有饥饿之虞，晚上一半个时辰动手，亦无妨碍。”

心念一转，点头笑道：“萧兄说的极是。”当下举手一挥，高声说到：“诸位请行入席，但却不能食用桌上酒菜。”

说完大步走了过去，在那红脸妇女人对面坐下。

萧遥子紧随大方禅师身后，也和那红脸妇人坐了一桌，袖手樵隐目光一扫三剑一笔张凤阁，追风雕伍宗义，葛天鹏，一掌镇三湘伍宗汉，九垦追魂侯振方，天风道人等六人，低声说道：“咱们也到正中那桌席位上坐吧！”

六人都明白袖手樵隐的用心，准备一动手时以“七星遁形阵法”开始围攻那冥岳之主，齐齐举步，走了过去，依序坐在正中一桌。

群豪纷纷入席，落了座位。

正中一桌上共有十人，除了那身披玄纱的红脸妇人之外，其余九人，无一人是冥岳中人。

其实全场数十桌酒席空了大半，除了大方禅师等群豪外，冥岳中人，只有那红脸妇人一个人了席位。

八个身披白绞，赤足散发的少女，手横缅甸刀，一字排列，站在那红脸妇人身后。

那些奇装别民，满脸颜色的鬼装怪人，仍然伽：原肌动也未动过。

这宴会十分奇特，数十位客人分据各席，只有一位主人相陪。

只见那身披玄纱。日人端起桌上酒杯，站起身子道：“各位长途跋涉来到这绝命谷屯应我招魂之氩赴死之情，甚是可见先请满饮此杯。”

说着举手一饮而尽。

群豪端坐未动，无一人举杯。

大方禅师合掌喧了一声佛号，道：“岳主传梭代束，邀约我等到此赴会，究是心存何意？尚请明白见示……”身披玄纱少妇笑道：“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么，这第一杯，是相谢各位应赴死约的盛情……”袖手樵隐举手轻轻一按桌上酒杯，整个酒杯，尽陷入桌面之中，冷冷道：“只怕未必，如若不信，不妨请岳主早些出手试试！”

身披玄纱妇人一阵格格娇笑，说道：“诸位早已身受剧毒，不用动手，已难活过十二个时辰了。”

此言一出，群豪无不心头一震，各自暗中运气相试，看看是否真已中毒。

身披玄纱妇人目睹群豪惊恐之情，忍不住微微一笑，举手又在脸上一抹，一张殷红如血的怪脸，登时又变成一张漆黑如墨的怪脸。

她微微一笑，露出一排细小雪白的牙齿，接道：“诸位所中之毒，虽然无色无味，但却绝毒无比，除了我配制的解药之外，天下无药可救……”侯振方暗中运气，觉得毫无中毒象征，不禁大怒，击案而起，大声喝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他一起身，伍宗汉。伍宗义。葛天鹏。张凤阁。天风道长相继站起身子，大有立即出手之势。

身披玄纱的黑脸怪妇人，对这等剑拔督张之势，视若无睹。

她淡然一笑，接道：“诸位不信已中剧毒，你们不妨长长吸一口气试试看内腑之中，有无异样之感。”

九星追魂侯振方果然依言，长长吸一口气。

只觉花香芬芳，毫无异样之感，心中更是恼怒，举手一掌，拍击过去，口中还大骂道：“连篇鬼话，还能骗得了人不成！”

身披玄纱妇人对那击来掌势，浑似不觉，既不闪身让避，又不挥手接架，竟是静站原地不动，硬受一掌。

侯振方和她相距甚近，拍出一掌，掌势一晃而到。

只觉一掌击中那妇人身上后，有如击在滑溜无比的青苔之上一般，疾向一侧滑了过去，幸得他早把劲力卸去一半，不然这一掌滑开，势难再站稳脚步。

追风雕伍宗义看着九星追魂侯振方掌势被滑向一侧，而那身披玄纱的妇人，竟然站在原地，脚步动也未动一下，心中大感不眼，大喝一声，横里击出一拳。

他和那妇人邻近而坐，伸臂出手之间，就可遍及全身各大要穴，一拳直向那妇人后肩“风俯穴”上打去。

身披玄纱妇人仍似毫无所觉，目注大方禅师，笑道：“你们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生，一条是死……”忽听伍宗义闷哼一声，疾向一侧倒去。

袖手樵隐右手一扬，一股潜力应手而出，挡住了伍宗义倒向一侧的身子。

这时萧遥子也探手一把抓住伍宗义，轻轻的在他背心上拍了一掌，低声说道：“伍兄快请坐下，运气调息。”

大方禅师左掌一挥，先把剑拔弯张的情势稳庄，继而冷冷的问道：“生路如何？死路又如何？”

那身披玄纱黑脸妇人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皓齿，说道：“如若想活，那就立下重誓，我就各赐你们几粒解药，但从今后，要听从我的令渝，不能稍有违犯。

如果想死的话，那就更容易了，我只要奏起送葬之乐，引发你们身内剧毒，你们无人能够活过明日午时。”

大方禅师听她说的十分认真，心中暗暗付道：“听她说的这般认真，好像我们确都中毒一般，但自入这绝命谷中之后，连一滴水大家也没有喝过，不知如何会中了剧毒，倒不如激她一下试试。”

心念一转，微笑说道：“冥主之言，使老袖颇感不解，在下等入得此谷之后，滴水未进，不知怎样会中剧毒？”

袖手樵隐微微一皱眉头，道：“咱们既来绝命谷中赴约，生死之事，早已置之度外，中毒与否，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忽见坐在旁侧一桌的神钟道人站了起来，接着说道：“贫道之意不如早些动手，分出胜败存亡。”

四周群豪纷纷站起身来，随声附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那身披玄纱的黑脸妇人突然又举手在脸上一抹，一张黑如煤炭的脸，倏忽之间变成了淡蓝之色。

只见她阴森森的冷笑一声，道：“你们既然都愿早些动手，那就早些动手吧，但不知你们是一拥而上呢，还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个分别动手？”

她那冷笑之声，虽然不大，但却有如实物一般，钻到人耳中。

除了大方禅师等几个功力深厚，定力特强之人外，大都在闻得那笑声

之后，心头微生震荡，再加上她那经常变更的脸色，顿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

如非场中人多，纵是胆子甚大之人，也不免要生出恐怖的幻觉。

沉默约一盏热茶工夫，袖手樵隐才冷冷接道：“你既然以梭作柬，邀战天下群英，自是不把我等放在心上，老夫……”话还未完，忽听一人大声喝道：“老夫愿先试试号称中原武林道上第一高手的武功。”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矮胖老人，缓步走了出来，正是无影神拳白作义。

那身披玄纱妇人娇声笑道：“听你口气，似非我传柬相邀的人了……”神拳白作义道：“不错，老夫由西域而来，并未接得请柬，只是慕名而来。”

那身披玄纱妇人突然放声一阵格格娇笑道：“好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免得我万里奔波，再去找你们了……”白作义冷笑一声，右手虚空一扬，击了过去，口中同时大声喝道：“先试试老夫无影神拳如何！”

一股无声无息的暗劲袭了上去，那身披玄纱妇人，似是想不到对方打出的拳风，竟是不带啸风之声。

只觉前胸被一股暗劲撞上，她的身躯站立不稳，双肩连晃数晃才把身子稳住。

白作义一击得手，不容对方反击，双拳连环虚空击出。

那披玄纱妇人突然双手一挥，排列在她身后的鬼形怪人，突然举起手中的乐器，又奏出难听无比的乐章。

但见那身披玄纱妇人罗袖轻拂，飘飘而舞，白作义打出的无形神拳暗劲，尽被她那挥舞的罗袖，拂架开去。

那轻舞罗袖中，似是含蕴着强劲无比的、力，不但把白作义击出的拳风震开去，而且有一股强猛的反震之力，弹了过来。

白作义初发几拳，尚不觉有何感觉，逐渐的感到对方的反震之力，愈来愈是强猛，拳风一和对方挥舞罗袖相接，立时觉得被一股暗劲反弹回来。

袖手樵隐暗中留神观察，已觉得白作义渐感不支，立时缓步离了席位，站在七星遁形阵法的主位。

他一离开席位，三剑一笔张凤阁，一掌震三湘伍宗汉。葛天鹏。九星追魂侯振方，天风道长，以及调息了一阵的追风雕伍宗义，全都站起了身子，纷纷抢到七星阵。

他们这几个人行动迅快无比，眨眼之间已经布成了七星遁形的阵法，把那身披玄纱的妇人围在阵中。

那身披玄纱妇人忽然欺身而上，双袖交叉拂出，迫退神拳白作义，身躯倒跃而退，奔入一处花丛中。

那八个赤足披发的白衣少女和一群鬼形装束的怪人，紧随那身披玄纱妇人身后，也向花丛中奔去。

袖手樵隐回头望了大方禅师一眼，说道：“老禅师，咱们追吧！”

说完，他当先纵身一跃，向前追去。

大方禅师究竟是一派掌门之尊，处处要自恃身份，犹豫了一阵，才道：“追！”

待他决定要追时，那身披玄纱妇人和袖手樵隐等人，早已隐失在花丛之中不见。

回头望去，那站在花丛旁的蓝衣少女和梅绛雪，都已不知何时走掉。

萧遥子突然拔剑一挥，道：“史兄只怕要中了那妖妇的鬼计了，咱们得快些去接应他才是。”

说着仗剑当先而行。

群豪纷纷起身，向前奔去。

这般人中，甚多脾气暴躁之人，一面奔行，一面挥动手中兵刃，挥打两侧花树。

但见花叶纷纷，四处横飞，一片喳喳之声，不绝于耳。

这片花树，占地甚广，沿着一道山谷向里延伸，但觉地势渐低，似向一个斜度甚大的山坡下伸展。

萧遥子一面奔行，一面打量周围形势，看一面峭壁耸立，高达数百丈，虽然有着极佳轻功，也不易攀登，何况上面景物一目了然。

另一面就是刀。烟雾缭绕的高峰，如若那身披玄纱的妖妇奔回那孤峰之中，袖手樵隐决计不会深入。

目前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沿丛花向里奔行……

忖思之间，已至！了花树尽处，眼前景物突然一变：

只见一座十余丈高低横出的山壁，拦住了去路，绕过山壁，是一道狭长的石谷。

这条石谷，纵长不下五丈，横宽却又可容两人并肩而过，两面山壁，光滑如削，纵是身负绝世轻功，也难攀登，萧遥子停下脚步，回头说道：“那妖妇不但手段毒辣，而且甚富心机，咱们入谷之后，连经了甚多险要之处，天然的形势，再加以人工布置绝险之地，咱们地势不熟，先已吃了大亏，此地三面绝路，只此一道狭谷，史兄想已被那妖妇诱入谷中了……”大方禅师接道：“既然只有这一道可通之路，咱们总该进去瞧瞧吧！”

两人正谈论间，忽见狭谷一端、缓步走出来两个身着白衣，腰系麻带，身躯高大之人，每人手中拿着一只核桃粗细的哭丧棒，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

萧遥子低声说道：“这两人正是那妖妇出现时开道之人，看来那妖妇定然在这狭谷中了，史兄八成已被诱入谷中，咱们早冲过去，也好接应他一阵。”

大方禅师暗道：“此谷狭窄，人多反而有碍手脚，不如选几个武功高强只人，冲入谷中看看。”

“诸位暂请在谷中等待一下，老衲和萧兄先进去瞧瞧。”

萧遥子一挥手中宝剑，当先向谷中走去：

那两个身穿白衣，腰系麻带的大汉，一见萧遥子冲入谷中，突然加快脚步迎了上来。

大方禅师手提禅杖，紧跟在萧遥子身后，一见那两个汉子手中哭丧棒分量沉重，立时低声道：“萧兄请后退一步，这两人手中兵器沉重，峡谷中动手，闪避不易。不如由老衲对付他们吧！”

第二十三回 死亡谷中生死门

萧遥子在初入冥岳境内时，曾见他和那手施长幡的黑衣人动手硬拼的情形，知他神力惊人，铁禅杖又是重兵刃，不畏敌人手中兵器，当下向旁侧一闪，让开去路。

大方禅师急步迎了上去，刚刚越过萧遥子，那两个大汉，已奔近身侧。但闻左面一人冷哼一声，手中哭丧棒一招“泰山压顶”当头劈下。

大方禅师铁禅杖，足足有八尺余长，在这等狭谷之中，施展甚是不便，只好手握禅杖中间，当作短棍使用，左挥右舞，力拒两人。

那两个大汉，臂力过人，手中哭丧棒扫击之间，力道十分强猛，三支精钢炼冶成的铁棍，相击之下，一片震耳欲聋的金铁大震之声。

大方禅师心中甚感奇怪，暗暗付道：“不知那妖妇在什么地方找了这些力大无穷之人。”

忽听那两个大汉身后，响起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道：“别打啦，快些停手！”

只见一个全身蓝衣怀抱鹿角般奇形兵刃的少女，出现在两个大汉身前，满脸笑容的说道：“老和尚，独眼鬼，听我说完几句话……”萧遥子道：“不知有何见教？”

那蓝衣少女道：“这谷中地方狭小，动手极是不便，如若不习此道，在这等狭谷动手，十成武功，只能施出三成……”萧遥子心中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口中却冷冷答道：

“不知姑娘此话用心何在？听来叫人费解。”

那蓝衣少女道：“两位的武功虽然高强，但如想通过狭谷中人的拦截，只怕也不是容易之事。”

萧遥子冷冷说道：“姑娘说话不必多绕圈子了，究竟有什么事，快些说吧！”

蓝衣少女笑道：“两位要想过此石道，那就先请退回原处，待我们三人先行过去，再给两位腾出入谷之路……”她绕圈子拐弯的说了半天，原来只是想要萧遥子和大方禅师先退回去……

萧遥子气的冷笑一声，道：“姑娘最好退回，先让我们过去！”

大方禅师突然高喧一声：“阿弥陀佛！我佛请恕弟子要开杀戒了。”

当下潜运真力，向前走去，手中铁禅杖一招“直捣黄龙”，疾向靠在左面山壁的一个大汉点了过去。

那大汉后背紧靠石壁而立，一见大方禅师点了过来，立时一挥手中哭丧棒猛向铁禅杖敲去。

要知大方禅师乃一代高僧，武功内力，浑纯精厚，实非常人能及，此刻挂念袖手樵隐史谋遁的安危，出手一杖用足了八成功力，去势锐不可挡。

那大汉手中哭丧棒一架之下，竟未能挡开大方禅师的点击之势。

铁禅杖震开了那哭丧棒封架之势，点中了那大汉胁间，只见那大汉嘴巴喷出一口血来，身躯被杖势震的飞了起来，摔倒在那蓝衣少女的身后八九尺处。

大方禅师生平之中甚少对人下过此等毒手，眼见一人伤亡在自己铁禅杖下，不自禁的喧了一声佛号，道：“两位再不让开去路，莫怪老袖出手狠辣了！”

说罢手中禅杖一举，向右面那大汉点了过去。

他心地慈善，这一杖去势只用了五成真力。

那大汉眼看同伴伤在大方禅师一击之下，心中似甚害怕，但却又似不敢不举棒封接大方禅师的杖势。

于是，手中哭丧棒平推出手，横向大方禅师铁禅杖上推去，人却疾向

后面退了两步。

大方禅师似是不忍再出手伤人，手中铁禅杖向上一抬，但闻一阵金铁交击之声，那大汉手中的哭丧棒登时被震飞脱手。

这时，大方禅师禅杖乘势而入，点在那大汉左胯之上。

只听那大汉口中哇的一声大叫，一跤跌在地上。

那蓝衣少女眼看两个大汉都难挡受大方禅师一击，脸色微微一变，口中却仍笑意盈盈的说道：“少林寺和尚之名，果不虚传。”

大方禅师慈眉微耸冷冷说道：“姑娘如若不肯让开去路，可莫怪老袖要出手了！”

忽听衣袖飘风之声，萧遥子已纵身而起，大声喝道：“老禅师请停手稍息，这女娃儿交给老朽吧！”

话出口，人已凌空跃起，手中剑光打闪，直向那蓝衣少女当头罩下。

他有一代剑圣之称，此刻蓄势出手，威势自非凡响。

那蓝衣少女一挥手中形如鹿角，赤红似火的怪兵刃，登时幻起一片红影，护住身子。

但闻一阵金玉相触之声，白光。红影同时敛收。

那蓝衣少女向后退了三步，萧遥子却站在那蓝衣少女停身的位置之处，显然这两人交手一击之中，萧遥子抢得优势。

蓝衣少女退后三步之后，右腕忽的一翻，拔出背上宝剑，左手横着那形如鹿角的兵刃，右手仗剑，蓄势待敌：

萧遥子突然长长吸了一口气，手腕一振，长剑摇摆之间，幻化出三朵剑花，分袭那蓝衣少女三处要穴。

那蓝衣少女左手鹿角形的怪兵刃，一对萧遥子的剑势，右手宝剑却突出一招“天女挥戈”，若劈若点的还击过来。

这道幽谷之中，十分狭窄，平常之人动手，虽有些难以施展手脚，但这两人，以上乘剑术武功相搏，情势又自不同。

但见两人各站原地，随手挥腕，运剑击敌，或封或攻，脚下却寸步不移。

刹那之间，两人已换拆八招，那蓝衣少女抽出背上宝剑之后，似是增强不少威势，竟然未向后退动。

萧遥子连攻数剑迫不退那蓝衣少女，似是动了怒火，长啸一声，剑势突然加速，但见白虹闪了几闪，隆忽之间，连攻七剑。

这七剑不但招术迅辣，去势变化难测，而且剑上内力，强劲无比，那蓝衣少女虽然把七剑接了下来，但人却又被迫的向后退了四步。

忽听一个清脆娇媚的声音，传了过来，说道：“大师姐快停手，让他们进来吧！”

那蓝衣少女和大方禅师，萧遥子，听得那娇媚的呼唤之言，立时收了手中宝剑。

那蓝衣少女笑道：“独眼鬼，老和尚，你们既是一定要进去瞧瞧，小妹也不便再拦两位的兴头！”

言笑之间，人已缓向后退去，对那一死一伤的大汉，竟是瞧也不瞧一眼。

随在萧遥子身后，大步向前走去。

这狭谷只不过数丈长短，片刻之间已至尽处，转过一个弯子，眼前有

一座大开的石问，那蓝衣少女当先进门，闪到一侧，娇笑道：“两位请啊！”

萧遥子仗剑护身，大步进了石门。

大方禅师手横铁禅杖，紧随身后而入。

那蓝衣少女不拦挡两人，待两人进门之后，高声呼道，“两位慢走一步，小妹不送你们了。”

声音柔媚至极，听得人心头怦然而动。

石门后是一座亩许地大的草坪，绿草如茵，却不见一株山花，除那座石门外，草坪中再无其他布设。

萧遥子微微一皱眉头，付道：“这片草坪毫无出奇之处，也不见敌踪何处，她把我们引来此处，是何用心……”心中正感疑惑，忽听那蓝衣少女说道：“这草坪尽处，自有入路，两位如果不怕，尽管向前走去！”

大方禅师问道：“老衲有话想问姑娘一声！”

那蓝衣少女淡然一笑，道：“好吧，你尽管问！”

大方禅师道：“追踪令师的一位史大侠，是否也在此处？”

那蓝衣少女道，“你可是说那绝儿断孙的老樵子么？”

那蓝衣少女笑道：“两位进了生死门，自然会看到他。”

大方禅师转过脸去，低声对萧遥子道：“史兄孤身深入，只怕独力难挡那妖妇之勇，萧兄请留此接应群豪，老衲先深入一步接应史兄。”

萧遥子道：“那狭谷虽窄，但并无埋伏，料想他们不见咱们归去，定会追踪而来，眼下只有咱们两人，不宜再分实力，老朽之意，不如一齐深入，一探究竟。”

大方禅师暗暗忖道：“这话倒也不错。”

付念之间，遂举步向前面奔去。

草坪尽处，果然又是一座石门，横写着“生死门”三个大字。

只见全身白衣，环抱玉尺的梅绛雪，一脸冷冰冰的神色，当门而立。

这座石门，隐在山壁一角，是以，不到近前，甚难看出。

萧遥子本想由梅绛雪神情之间，看出一点端倪，那知梅绛雪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竟是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大方禅师凝目向门内望去，只见里面重重楼阁，似是别有一番天地，心中暗暗忖道：“此地只怕暗中埋伏有人，梅绛雪自是不便暴露她弃暗投明之心。”

他心地慈善，处处为人设想，当下一横手中禅杖，装作不识梅绛雪的神态，大声喝道：“姑娘请让开去路！”

说着举手一招“五丁劈山”，铁禅杖带着劲风，当头打下。

梅绛雪娇躯横移，倏然向左面跨开三步，冷冷说道：“两位请吧！”

想不到梅绛雪竟是毫无阻拦。

大方禅师高喧一声：“阿弥陀佛！”横杖护身，大步而入。

进了生死门，又是一番景色。

只见两侧排立着，甚多衣着怪异，脸上涂着颜色的鬼形怪人，有的手中拿着刑具，有的手中横着兵刃：

这些怪人目睹两人，似若不觉，望也不望两人一眼：

萧遥子目光环扫，看四周鬼形怪人不下三四十人之多，心中暗生惊骇，忖道：“如若这般人个个都是身具武功的高手，我们只有两人，动手相搏起来，只怕要大费一番手脚。”

心中虽在付思，人却不自觉的随大方禅师身后，向前走去。

大方禅师却是一派庄严，对那些鬼形怪人，视若无睹，手横禅杖，大步而行。

一坐青石砌成的大殿，横拦了两人去路，大殿问侧，排列着那八个赤足白衣少女，每人手中横着一柄锋利的缅铁软刀：

大殿两扇黑门，紧紧的关闭，门上写着八个大字：

入此一步，回轮万劫！

大方禅师满脸庄严的环顾了八个白衣少女一眼，问道：“贵岳的岳主，就在此殿中么？”

八个白衣少女，同时微微一笑，齐齐向后退了三步，让开去路。

那两扇黑门，突然自动向两面收缩，但开约两尺余宽，又自动停了下来，中间仅可容一人通过。

大方禅师凝目望去，只见里面一片黑暗，难见景物布设，心中暗暗付道：“这妖妇隐藏暗影之中，不知又布下了什么鬼计正在忖思之间，忽听那大殿中传出一个柔美无比的声音，说道：“老和尚，你犹豫不前，可是心中害怕了么？”

大方禅师受那传来之言一激，心中暗暗忖道：“少林派在江湖中是何等受人尊崇，我如不进此殿，只怕要留人笑柄了。”

忖毕正待举步而入，忽觉一阵疾风，急由身侧而过，萧遥子已抢先进了殿门。

八个披发赤足的白衣少女，眼看有人闯入了大殿中，忽然相视一笑。

大方禅师看那八个白衣少女相视微笑，心中甚是恼怒，暗道：“这几个女娃儿，定然是笑我不敢进入大殿中。”

心念之间，当下高声说道：“萧兄且莫单独涉险，等候老衲一刻……”暗中运集功力，举手一杖，击在那黑门之上。

他功力深厚，这一杖，势道强猛至极，心想那黑门纵然是用那上好的木材制成，也将应手而碎。

那知大谬不然，但闻当的一声大震过后，那黑门仍然完好如初，毫无破损，原来这黑门竟是用铁铸成。

殿中传出萧遥子的声音，道：“大师快去接应后面群豪，咱们眼下实力单薄，只怕难对付大战。”

大方禅师暗暗想道：“此话倒是不错，这两扇铁门既可以自动开启，想亦可自动闭上，别说其中尚有埋伏，纵然没有埋伏，单是这两扇铁门，就可把我们困入殿中，倒不如设法接应群豪到此之后，设法先把这两扇铁门破坏再说！”

心念一转，他高声说道：“萧兄快请退出，此时此地，不是意气甲事，争强夺名的时候……”但闻那殿中传出来阵阵的娇笑之声，却不闻萧遥子回答之那笑声虽是娇若银铃，十分悦耳，但在此情此景之下，听在大方禅师耳中，有如鬼哭狼嚎一般，十分阴森恐怖）

一阵娇笑之声过后，重归沉寂。

那八个赤足披发的白衣少女，十六道清澈若水的眼睛，不知何时，一齐投注在大方禅师的身上，不断微笑。

大方禅师看那八个白衣少女笑的妖媚异常，心中忽生惊骇，暗道：“这八个女娃儿，笑容如此妖媚，甚是少见。”

忖念之间暗喧两声佛号，冷冷说道：“老衲不愿擅伤无辜，你们如若妄

图施展什么鬼谋，可别怪老衲出手狠辣了。”

那八个披发赤足白衣少女，听得大方禅师之言，突然挥动手中缅甸铁软刀，漫步起舞，但见衣袖飘飘，刀光闪闪，动作逐渐加快，玉腿粉臂，挟在刀光中，十分动人好看。

大方禅师幼年剃度入寺，很少和女人接触，生平之中，从未见过此等香艳之事，看了一阵，渐觉眼花撩乱，但他究竟是位有道高僧，心猿初动，意马未驰，人已霍然惊觉。

当下他大喝一声，挥动禅杖，一招“力扫五岳”，疾向八个少女扫了过去，禅杖划带起啸风之声，威势极是强猛：

八个白衣少女，口中同时嘿了一声，纷纷退避一侧，让开大方禅师的铁禅杖，但一退即上，挥刀攻了过来：

大方禅师冷哼一声，铁禅杖左击右打，倏忽之间，连攻出一十二杖，丈余以内尽都是强猛的杖风，八个白衣赤足少女被杖势逼在丈余之外，不得擅越雷池一步。

忽听其中一女，格格一阵娇笑，左手一挥，身上一件白衣，登时脱离娇躯，露出一件极为短小的粉红褰衣，肌肤莹光，玉腿毕呈。

余下七女，纷纷依样施为，眨眼之间，八人白衣尽除，全都成了半裸状态，挥动着手中缅甸铁软刀，分由四面八方合击过来。

大方禅师生平之中，从未见此等局面，不禁呆了一呆，暗道：“八儿个女娃娃脱的这般模样，当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心神一分，手中杖势一缓，登时有四个白衣少女欺进之势，扑了过来。

四柄缅甸铁软刀，分袭大方禅师四处要害大穴。

大方禅师微微一惊，赶忙收敛心神，呼呼扫出两杖，又把四女逼退回去。

但见八个半裸躯体的少女，交叉急走，刀光和玉腿齐飞，手中轻刀，随旋转的舞步攻出。

大方禅师初动手一段时光，尚不觉得什么，打了十几个回合后，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只觉这八个少女，寓舞于攻的刀法，不但变化诡异，而且每一出手之中，必然有一个极动人的舞姿配合，渐感目眩神迷，手中杖势愈来愈觉缓慢。

八女打了一阵，刀法舞步，更见纯熟，配以轻罩浅笑，纓樱娇声，顿使德高望重的大方禅师，有些心神动荡起来，连忙高喧一声佛号；闭上双目，施出十八招罗汉杖法。

这一套罗汉杖法，乃少林派中极具威力之学，施展开来，威势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虎虎生风。

他闭上双目，心中暗诵金刚经，这动荡的心神，重归宁静，杖势凌厉无比。

八个半裸娇躯的少女，目睹大方禅师闭着眼睛动手，不禁相视而笑，心中暗想，十招之内，定可胜得对方。

八女因大方禅师闭目抡杖，心想这一次一定有了十分制胜的把握。

那知事实上，大出八女的意料。

只觉对方不但把门户守得十分紧严，无懈可击，而且禅杖攻出威势，愈来愈是强大，强猛的杖风潜力，有若狂风怒啸，始终把八女逼在一丈开外，难越雷池一步：

又激斗了二十余回，大方禅师已自觉心中平静如常，忽然睁开双目，大喝一声，一招“神龙掉首”，把正东一女手中缅甸刀震飞。

那缅甸刀虽然锋利可削金铁，但因大方禅师手中兵刃沉重，又是百炼钢制成，坚硬异常，缅甸软刀甚难削动。

大方禅师一招得手，精神大振，反臂又一杖“倒转阴阳”，又把西南方位上一女缅甸刀震脱出手，借势又连功三杖，登时把八女合击之势迫乱。

只要他再连续攻出几招，八女势非有人被他伤在杖下不可：

这当儿，忽然由那阴暗的大殿之中，恃出来一个清脆的声音，道：“你们不是那老和尚的敌手，还不快给我退开！”

八女听那娇脆的声音之后，果然纷纷跃退一侧。

阴暗的大殿中，又传出那清脆的声音，道：“和我几个婢女动手，胜之不武，你们少林派，素有领袖武林之誉，如果你不害怕，请进我‘回轮殿’中来吧！”

大方禅师回首望去，只已梅绛雪怀抱玉已、当问而立，谷外群豪，竟是毫无动静，心中大感焦急。

他暗暗忖道，“那狭谷只可容两人并肩而过，如若冥岳中人，派有高手，守住那道谷中，群豪想冲上来，实非容易之事。

萧遥子名重武林，被人尊称一次剑圣，怎的入了‘回轮殿’后，有如投海泥沙，不闻一点声息……

正忖思间，殿中又传出一阵格格娇笑道：“老和尚，你可是怕了么？”

大方禅师被对方连番相激之言，说的甚感为难，如若不进殿去，不但要受人讥笑，且将有损少林派威名，进殿又怕中了对方鬼计。

这时他心中非常犹豫，难作决定……

殿中又响起一阵娇笑之声，道：“老和尚，你如果觉得心中害怕，那就别进来啦，在门外对我遥拜三拜……”大方禅师怒声接道：“老衲是何等人物，岂能和你斗口相骂，‘回轮殿’中纵然是刀山剑林，也不放在老衲心上。”

大方禅师说着，手横禅杖，直向殿中走去。

刚刚进入殿门，忽听身后砰然一响，那两扇铁门，自动关了起来。

殿中一片黑暗，伸手难见五指。

大方禅师一面运功护住身子，一面运足眼神，抬头四下张望。

他内功精深，目力超异常人，片刻之后，已可见物。

只见大殿靠后壁处，一个碧玉榻上，盘膝坐着一位脸垂黑布，身围玄纱的女子，萧遥子和袖手樵隐，已然不知去向。

四面殿角，各放着一座盆花，散放出淡淡的幽香。

除了盆花。玉榻和那女人之外，广敞的大殿上，再无其他之物。

大方禅师打量了殿中形势后，心中更是惊骇不已。

他暗中想道：“这大殿之中别无他人，那面垂黑布，身围玄纱的妇人，又不似和人动过手的样子，不知怎的竟把萧遥子等弄的人踪不见。”

心中疑虑，重转脸望着那坐在玉榻上的女人，问道：“姑娘可是此地之主么？”

那身围玄纱的女子，缓缓取下了脸上垂的黑布，阴暗的大殿上，登时大放光明，一片耀目主光。

一张美丽绝伦的面孔，在主光耀射之下，娇媚横生。

原来那身披玄纱少妇，头上戴着一顶明珠串制成的宝冠，数十粒珠光

闪闪，幻出一片碧蓝光华。

那最前一颗明珠，大如龙眼，光华也特别强烈，衬托着那女人一张颜如春花的娇媚面孔，更觉肌肤莹光，耀眼生花。

只见她樱唇启动，一缕清音，自古底婉转而出，道：“不错。”虽然只简简单单的答了两字，但声音柔媚至极，听来悦耳异常。

大方禅师虽然定力深厚，也不禁怦然心动，连忙长长吸了一口气，凝神压制住心猿意马，问道：“适才入殿之人，那里上了？”

身披玄纱的女子，娇声说道：“口轮殿万劫回轮，身入此殿，那还能安然而出，你那两位朋友，早已身沉苦海，应历万般劫难，直到他们回悟前错，投身我冥岳问下，才能从苦海中拔身而出……”大方禅师怒道：“因果回轮之说，乃我佛慈悲世人，劝人改过向善的无上大法，你也配谈……”身披玄纱少妇，不但不怒，反而微微一笑，道：“此殿中虽然广大，但并无摆设之物，你如不信，不妨看看你同伴现在何处？”

他心中忖道：“袖手樵隐是否隐落在此殿之中，且莫管他。

但萧遥子却是我亲眼看着进入此殿之中，何以竟不见其行踪？

他乃一代高僧，才智过人，略一沉思，忽然大悟，当下冷笑一声，道：“如若岳主在这大殿之中，布设下陷井机关，趁人不防，突然发动……”忽见那身披玄纱女子，娇笑而起，玉臂一振，围在身上的玄纱，突然飞落一侧，现出一个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美丽形体。

大方禅师幼年受戒入寺，生平未近女色，几曾见过这等景象，当下高喧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别过头去，大方禅师又高声接道：“岳主以梭代束，邀请天下群雄，不论如何，也算一门宗师之尊，这等赤身露体的形象，不觉有失一门宗帅的身份么？”

只觉一阵香风，迎面吹袭过来，耳边间响起一个娇柔的声音，道：“大和尚，人生在世也不过百年时光……”这声音婉转、柔媚，只听得大方禅师心神动荡，暗自吃了一惊，不敢再听下去，大喝一声，一杖横扫过去。

一股疾劲之风，随杖而出。

只听格格娇笑，不绝于耳，随着他扫击出的杖势远去。

大方禅师不自禁的转头望去，就这一瞬间，那赤裸女子，已然不知隐失何处。

大殿上重又回复了黑暗。

大方禅师定了定神，暗自想道：“这所大殿之中，不知暗中布设有多少机关，我一人本领再大，也是防不胜防，不如先把那铁门打开，迎接群豪进来再说。”

心念转动，纵身一跃，已到大殿门边，举手一杖，直向那铁门上面捣去。

但闻一声金铁大震，响彻耳际，铁门分毫未损，大方禅师却感到双臂一震，暗道：“这铁门如此坚牢，想出此殿，恐已非易事了。”

忽听娇笑之声，从大殿一角传来，道：“老和尚，你还不束手就缚，和你那两个同伴一般的经历诸般劫难……”大方禅师心中已是怒火大炽，探手入怀，摸出一枚小巧金钱，握在手中，凝神静听那声音来自何处。

他本是一派武学宗师之尊，平常之时，别说施用暗器，就是把暗器带在身上，备作急需之用，也是不肯。

但这次冥岳之行，情形完全不同。

此行因成败关系着武林道上正邪消长之机，大方禅师，才把耗去他十余年苦功，但却从未使用的十二枚小巧金钱带在身边。

此刻，身陷回轮殿中，又连受那赤裸女子讥讽，人又被困在殿中，心中急怒交加，这才探手入怀，摸出一枚金钱。

大方禅师准备在那赤裸女子再一现身时，立时以极快的手法，打出金钦。

但闻那娇笑之声，在大殿中响荡一阵后，又飘来那柔媚的声音，道：“老和尚，你想用暗器么？……”大方禅师早已暗运功力，手执金钱，一听声音，立时振腕打出。

黝黑的大殿中，响起了轻微的划空啸声。

那金钱夹着一缕尖风，飞向大殿一角，但闻“波”的轻响，一枚小巧的金钱，大部嵌入了坚牢的石壁之中。

要知他这小巧金钱，乃赤金合以缅铁打制而成，四面锋刃。锐利无比，纵然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等习练的外功，不畏一般刀剑，也难受这金钱一击。

大方禅师打出一枚金钱之后，右手又极快的探手入怀，摸出两枚金钦。

另一角处，又传出一个女子口音，冷冰冰的说道：“你既然执迷不悟，我也懒得和你多费口舌了。”

大方禅师凝目望去，毫无所见，那声音，直似由墙壁中传出来一般。

这次他没有再把手中两枚金钱打出，静站在原地未动，双目却一直盯在那传话壁角之处，只要那赤裸女子一现身，立时两拔齐发击去。

忽听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那近后壁的玉榻，突然缓缓转动起来。

疾转中，一座金鼎，由玉榻正中缓缓升了起来。

待那石榻停下不转之时，一座两尺左右的金鼎，已端端正正的放在玉榻正中，一缕白烟，自鼎中袅袅升起。

大方禅师目睹那金鼎升起的变化，心中甚是急忧，暗道：“这大殿中机关重重，而且布设均极精巧，如不设法破除几处机关，要想出这大殿，决非容易之事。”

心念一转，暗中运集功力，缓步对那玉榻走了过去。

他怕地上有什么机关埋伏，是以出脚举步十分小心，走的极是缓慢。

忽觉一股浓重香味，迎面扑来。

这时，大方禅师头脑登时感到一晕，心中一惊，暗道：“难道这白烟之中，蕴有剧毒不成？”

心念电转，赶忙运气，闭住呼吸。

他惊觉虽快，但仍是迟了一步。

大方禅师只觉一阵目眩头晕，身躯摇摇欲倒。

此刻，耳际间又响起那娇媚的笑声，道：“决些放下兵刃，还有一线生机，你已中了七毒香剧毒……”大方禅师正待出言反辩，忽然心中一动，暗暗想道：“我如启口说话，七毒香剧毒势必借机侵入内腹。”

当下装作未闻，一语未发，一面闭住呼吸，一面暗中运气，想把身受剧毒迫出。

且说守在谷外的群豪眼看大方禅师和萧遥子冲入了谷中，立时举步随进，神钟道人，当先挥剑领路。

几人深入约两丈左右，忽听喳的一声大震，两面石壁间突然疾快的伸

出两块铁板，接合在一起，拦住去路。

神钟道人抬头一瞧，只见那两块由石壁中伸出的铁板，高约一丈七八，估计自己的轻功，足可一跃而上。

当下神钟道入一提丹田真气，挥动手中长剑一抡，身躯突然凌空而起，飞落那铁板的顶端之上。

池凝目望去，前面毫无阻拦，当下一举手中长剑说道：“前面无人阻拦，诸位不妨越此铁板而过。”

说着当下一跃，落下身子，大步向前走去。

这两块铁板，虽然不算太高，但因光滑如削，无处可让手足借力：非得凭藉内力修为，依仗丹田一口真气而上。

这次赴约之群豪虽然都是江湖上久负盛誉的人物，但对轻功造诣，并非人人都达炉纯青之境，有甚多人却是无法越过那一重铁壁。

但见人影翩飞，有如群燕翔空一般，片刻之间，已有大部分人飞越铁壁而去，但却有二十余人，被铁壁所阻，无法越渡。

无法越渡铁壁之人，他们大都是以外问功夫见氏之人，手中兵刃，大都是沉重的外门兵刃之类。

这些人当下挥动手中兵刃，向那铁壁之上，猛击起来，此起彼落，一片金铁交击的大鸣之声，震耳欲聋。

神钟道人跃落实地之后，立时放腿向前面奔跑。

将要近出口之时，突闻一声娇喝，一个全身红衣，背插宝剑，手执拂尘的少女，陡然现出身来。

只见这女子一语未发，挡在谷口，手中主剑一挥，幻化出三朵剑花，分袭神钟道人的三处要穴。

神钟道人奔行之势，本极快速，红衣少女现身亦是突如其来，双方尚未看清，那红衣少女剑势已然点击过来。

这时的神钟道人赶忙长剑疾挥，幻化起一片剑光，封架开那红衣少女的剑势，随手还攻了两剑。

红衣少女娇声笑道：“老道士剑法不错啊！”

神钟道人乃一派武当宗师之尊，剑术造诣，自是有独到之处，红衣少女攻来剑势虽极凌厉，但却无法把他迫退一步，均为随手挥动的剑势，化解开去。

两人交手几剑，随后群豪均已赶到，但因那谷口狭窄，两人剑光旋风，把整个谷口封住，群豪人数虽众，但却无法插得上手。

那红衣少女一面挥剑和神钟道人抢夺先机，一面目睹群豪笑道：“诸位请耐心等待一会吧，早死片刻，晚死片刻，一样的在劫难逃，趁此等死时光，可以多想想昔年的风流韵事，崎旋春光，免得死时神钟道人突然大喝一声道：“无耻妖女，满口胡说什么！”说着剑势突然一紧，攻势猛锐至极。

但见白光如虹，幻起了如山剑影，挟带着丝丝的轻啸剑风，身后群豪都觉到剑上激荡起的剑风潜力，冷森逼人。

那红衣少女登时被神钟道人强猛的剑势罩住，相形见绌。

那红衣少女只感剑上压力大增，对方每一下击之中，都似蕴藏了千斤神力，心中暗暗惊骇，忖道：“这牛鼻子老道不但剑术造诣极深，而且内力也强猛过人，看来这场恶斗，胜人希望不大。”

她一面提聚真气，运剑相抗，把门户封守得十分严密，口中却仍是娇

笑不绝的说道：“老道士，你真要和我拼命么？”

神钟道人不再理她，只把全部精神贯注在运剑之上。

那红衣少女又支持了八九个照面，渐觉不支，剑光的圈子，愈来愈收缩愈小。

激斗中，忽听神钟道人神威凛凛的大喝一声：“撒手！”

道人的长剑一挥，当头击下。

这一剑攻势猛恶，剑势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当头而下。

红衣少女如若不愿硬接这一招剑势，只有后退一途，因为两边都是山壁，势难向左右闪让。

但闻一阵金铁交响之声，两只长剑，忽然胶在一起。

红衣少女柳腰微挫，向后退了两步，玉腕连向上面扬动两次，但却无法把神钟道人的剑势弹震开去。

神钟道人似已动了杀机，冷笑一声，手中长剑突然又向下沉落三寸。

红衣少女颜如春花的容色，突然变成了苍白之色，几滴汗珠儿，分由两颊滚落。

这时，群豪一些轻功较差之人，都由别人相助，用绳子吊上，越渡过铁壁。

那红衣少女手中的宝剑，缓缓向下低落，距离头顶，只有尺许左右，头上的汗水滚滚如雨，湿透了衣服：

神钟道人却是满脸肃穆，顶门上也微微现出了汗水。

方兆南和陈玄霜并肩站立，在神钟道人之后，眼看那红衣少女即将丧命在神钟道人剑下，出此狭谷，只是弹指间事：

忽然瞥见红衣少女身后，人影一闪，一个人影疾如燕子凌波一般，悬空疾飞而来。

陈玄霜低喝一声：“她们来了帮手啦……”说罢振袂而起，疾迎上去。

原来这山谷过于狭窄，只能容两人并肩而立，方兆南陈玄霜紧随神钟道人身后，站在最前，看的较为清楚。

陈玄霜振袂跃起，群豪才霍然惊觉，抬头看去，只见一条人影，凌空平飞而来，人已快到红衣少女和神钟道人头上：

陈玄霜去势奇快，正好在两人头顶之上，迎住了那飞来人影。

但闻两声清脆的娇叱之声，同时响起，一合之下，倏然便倒飞回去，落着实地。

直待两人落地之后，方兆南身后群豪，才看清楚，和陈玄霜悬空力拼一招之人，正是那身穿蓝衣的少女。

方兆南急急向前奔了两步，走近陈玄霜身侧问道：“师妹受了伤么？”

陈玄霜侧头斜睨了方兆南一眼，嫣然一笑道：“没有！”

那蓝衣少女脚落实地之后，略一调息，说道：“师妹请退下休息一下，让姐姐来挡他们一阵。”

这时，那红衣少女已被神钟道人强劲剑势，迫的险象环生。

神钟道人的长剑一寸一寸的向下沉去，生死存亡，距那红衣少女的顶门只余下半尺近。

那蓝衣少女眼看师妹所处的危境，已在倾刻之间，突然一侧娇躯，身上那赤红似火，形如鹿角的兵刃，长臂疾伸过来，帮那红衣少女抵住神钟道人的剑势。

神钟道人缓缓向下沉落的剑势登时受阻。

那红衣少女长吁了一口气，道：“大师姐，这点时间够是不够？”

蓝衣少女笑道：“差不多啦，咱们慢慢的后退吧！”

群豪虽然把两人对答之言，听得清清楚楚，但难解二女话中的含意。

神钟道人眼看下落剑势，在两人合力之下，不但被抬了上来，而且对方联手反击的内力，亦逐渐加强。

神钟道人心中暗暗忖道：“二女联手内力甚强，我如和她们硬拼下去，不但难有胜人之望，而且势难持久。”

心念连转，立时运力震腕，三件相触在一起的兵刃，倏然分开。

那红衣少女借势一侧娇躯，滑溜无比的退到蓝衣少女身后。

这时，离那谷口，只余下七八尺远近的距离，群豪心中，都存早些冲出谷口之心，齐齐向上涌来。

神钟道人震腕挥出一道护身剑光，回首一瞥群豪，心头忽然一动，暗暗忖道：“目下大方禅师，已然进入谷中，自己已经无形之中，成了目下群豪的暂时领导之人……”他一念及时，精神大振，手中长剑不自觉的施出武当派最为精奇之学，太极慧剑中的连环三招，剑势如惊霆迅雷一般，绵绵攻出。

第二十四回 五鬼阵法出五鬼

这太极慧剑，乃武当剑术之卞，不但变化精奇，而且讲求借敌之力，强我之劲，本是专以对付强劲敌人的绝学。

它乃以阴柔之力运剑，列为武当派中镇山剑术，每代只传两人，除了掌门人外，在就所属弟子中选出一个天资聪慧，或是为本派中立过大功大勋之人传授。

神钟道人施出太极慧剑中连环三招之后，那蓝衣少女登时被迫的手忙脚乱。

她原本单用手中一形如鹿角的红色兵刃拒敌，这一来迫得她抽出了背上宝剑，两种兵刃齐施，才稳注了危局，但仍被迫的节节后退。

只觉对方手中长剑不徐不疾，但却有如行云流水般，找下出一点空隙，心中暗生惊骇，口中仍是大声娇笑着，道：“啊哟，看不出你这牛鼻子老道，还有这样的好本领，只可惜你已是出家人了，这一辈子也无法讨老婆了。”

她口中虽是说着疯话，手中兵刃却是越来越紧，想把被迫后退的形势稳住。

神钟道人大声怒道，“贫道是何等人物，岂肯和你这妖女说笑！”手中剑势也随着一快，攻势更是凌厉。

蓝衣少女只觉手中兵刃，愈来愈施展不开，不论用出何等诡奇的招术，均力对方剑势封住，难以发挥威力，心中大感惊骇。

蓝衣少女暗暗忖道：“这老道人不知用的什么剑术，怎的有如春蚕之丝，随形之影，再这样打下去，决难再支持上百招正自忖思，忽听身后传来那红衣少女娇脆的声音道：“大师姐、阵势已经布成，放他们进来吧！”

那蓝衣少女应了一声，急步向后退去。

坤钟道人长剑一顺，剑尖指着那蓝衣少女前胸“玄机穴”的部位，紧追不舍，眨眼间已经到了谷口。

但见那蓝衣少女娇躯一侧，突然闪身疾退，跃到谷外。

神钟道人到了谷口之处，并未紧追那蓝衣少女，停在谷口，打量谷外形势。

只见一群脸上涂着各种色彩，身上穿着各种奇形怪状衣服之人，摆成了一座阵势。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已然退到阵中。

这些人不但衣着，脸色红蓝杂陈，缤纷耀目，而且头上还戴着各种类型的帽子，手中拿的兵刃，也是奇形怪状的。

有叉有刀，有剑有枪，还有很多见所未见的怪形兵刃。

神钟道人自和蓝衣少女动过手后，对冥岳中人，已不敢再有轻视之心，看对方陡然间，现出了这样多人，当下停住身子，凝目望去，想先把敌人摆的什么阵式，辨明之后，再调度人手，攻入阵中。

他生平精研八卦九宫，五行奇术，自信对各种奇门阵式，认识甚多，想辨清敌人阵式变化之后，再想破阵之法。

那知瞧来瞧去，瞧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五光十色，杂陈眼前，既不按八卦九宫方位，亦不按五行生克之序，烧是神钟道人胸怀奇术，也无法辨认出这座阵图。

这时群豪都已出了谷口，个个手横兵刃，跃跃欲试。

那蓝衣少女借神钟道人查看阵图的时机，暗中运气调息。

她内功精湛，真气运行全身一周，疲劳已复。

这时，她一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娇声说道：“牛鼻老道，别装蒜啦！你就再瞧三天三夜，也难洞悉我们这‘五鬼阵法’的变化。”

神钟道人被她一言提醒，立时从眼前缤纷耀目的色彩中，瞧出一点门道。

原来那脸上满涂各种颜色的鬼形怪人，只分红、黄，蓝。

白，黑，五种酿色，但因各色混杂在一起，一时之间，很难辨认出来，看上去一片混乱，好像有着几十种颜色一般。

三剑一笔张凤阁大步走了上来，低声的对神钟道人说道：

“道长可看出了阵式变化么？”

神钟道人只觉脸上一热，摇摇头道：“看不出来。”

张凤阁道：“咱们如是这样和他们相持下去，对我们甚是不利，眼下咱们人数，和他们在伯仲之间，就算被他们困在阵中，也没什么要紧。

目前，只要咱们能够一入盯住他们一个，别换对手，分由三个方向攻入阵中，纵然他们这‘五鬼阵’确有诡奇变化，但也要被我们众多的人手接住，以一对一，使他们难兼推动阵图变化了。”

神钟道人暗暗忖道：“眼下群情激昂，各人都准备出手，我如再从中拦住，势非激起群豪忿怒之情不可。”

念头转动，一挥手中长剑，道：“诸位既然都望早些冲入阵中，贫道自是不便阻止，不过眼前的敌人阵图，变化如何，贫道也认不出，诸位入阵后，最好能分成五队，前后衔接，彼此照应，免得被敌人分段包围。”

说完，手中长剑一挥，高声又道：“诸位请冲入阵中吧！”他口中虽然

大声喝叫，人却站着不动。

少林僧侣虽然无人说话，但心中却最是焦急，掌门人深入腹地，形踪不见，生死难知，一听神钟道人下令入阵，立时当先发动。

但见一行身着红衣袈裟的僧侣，每人手横着一把银光灿烂的戒刀，急步由神钟道人右后侧走了出来，一列身披黄色袈裟，手提禅杖的和尚，由神钟道人左后侧奔出。

每行一十八人，个个脸色一派肃穆，分两路向阵中冲去。

三剑一笔张凤阁左手执笔，右手握剑，大步而出，居中冲去。

一掌震三湘伍宗汉。追风雕伍宗义。九星追魂侯振方。一笔翻天葛天鹏和干风道长等紧随着张凤阁身后，也向阵中冲去。

青城派的松风、松月双剑并出，和昆仑派中未受伤的天行道长，合带有十五个高手，也向阵中冲去。

只有神钟道人和随同他来的武当门下弟子，神拳白作义等，仍然站在阵外未动。

两行少林寺的僧侣，首先和敌人接触，登时展开了一场凶猛的搏斗，但见戒刀闪闪，禅杖啸风。

张凤阁一近敌人，抢先出手，右手长剑一招“拨草寻蛇”，向前一个身着黑色的鬼形怪人刺去，左手铁笔却平横胸前戒备。

那黑色鬼形怪人，竟是毫不退缩，举起钢叉，但闻当的一声，硬把三剑一笔张凤阁攻去的剑势封架开去。

张凤阁右剑左笔交互出手，挡开那全身黑黑的鬼形怪人钢叉，突然向后退了两步，右手中长剑交到左手，右手探怀一摸，又取出两柄短剑。

张凤阁大喝一声，纵身而起，凌空向前扑去。

张凤阁目光闪动，瞥见另一个黄衣鬼形怪人，目光一直盯在自己身上，双手握着一支一丈二尺长短的白猎枪，伺机出手。

当下他一提丹田真气，向下沉落的身子，忽然又向上斜升起了六七尺高，右手一抖两柄短剑，突然脱手飞出。

那黄衣鬼形怪人，被张凤阁斜飞身形，避开了视线，周围打斗又正激烈，一片刀光剑影，挟着叮叮咯咯金铁相击之声，已无法凭藉耳闻辨别敌人来路。

刹那间，只觉背上一凉，张凤阁打出的两柄短剑，正中后背。

张凤阁一击中敌，落地后，他一挫右腕，收回短剑，两股鲜血，随着他收回的短剑喷了出来。

那黄衣鬼形怪人，身躯一颤，倒了下去。

奇怪的是那黄衣鬼形怪人中了两剑，始终未出一声，即是一声呻吟，也未出口。

张凤阁刚刚稳注脚步，那个和他悬空力拼一招的红衣鬼形怪人，举刀冲了过来，一招“泰山压顶”，当头劈下。

这时，耳际间响起了阵阵凄厉的怪啸之声，“五鬼阵图”以已起了变化，但见人影晃动，眼前一片彩色闪动。

原来部分着各色彩服之人，忽然开始穿梭游走起来。

张凤阁举起铁笔，架开那红衣人劈下的一刀，忽觉手臂一震，不禁心中一骇，“此人好大的臂力。”

那人一刀劈下之后，第二刀还未来得及出手，“五鬼阵图”已然开始了

变化，来不及再攻第二刀，人已急急向前冲去。

这时候，另一个蓝衣鬼形怪人，紧随着冲了上来，抖动手中钢叉，一叉疾向张凤阁的前胸刺去。

张凤阁挥手一招“如封似闭”架开钢叉，随手一笔“笑指天南”还击出手。

那蓝衣鬼形怪人攻出一招之后，立时向旁侧冲去，张凤阁点出的一笔，却被他身后另一个黑衣鬼形怪人冲上接庄。

但见身着各色衣服的鬼形怪人，穿梭游走之势、愈来愈是迅快，每人攻出一招，不是向前冲出，就是向旁侧让开。

因配合严密，行动迅快，一个接着一个，绵一下绝而上，冲入阵中群豪，只见眼前一片不同的色彩流转，兵刃相击之声，不绝于耳。

张凤阁冲入敌阵最深，因此感受的压力也愈大。

他忽然发现，眼前这些穿着各色衣服的鬼形怪人，不但个个身法迅速，移位出手，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个个武功，都极高强，出手击来之势，十分沉重：

这一种感觉，使他心中大为惊骇。

张凤阁暗中忖道：“眼下跑来冥岳赴会之人，可以说都是当今武林道上的一流好手，但这些鬼形怪人的武功，比起赴会之人竟是毫无逊色。”

张凤阁只觉自己已被困在原地，敌人紧促的连锁攻势，紧密异常，竟使他无法擅越雷池一步，既难前进，又无法后退，甚至连左右移动一下的机会，都感觉无此空暇。

双方鏖战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张凤阁已不知和好多人交过了手，群豪的攻势，登时被这些鬼形怪人的连锁反击之势阻在原地。

打的时间愈久，群豪发觉的奇怪事情也愈多。

只见那些身着各种服色的鬼形怪人，除了身穿红色衣服的人，不时由口中发出鬼啸般的怪异之声外，其他身着黄、蓝。

白、黑眼色的鬼形怪人，个个都似哑子一般，连一声呼喝叫喊之声，都听不到。

神钟道人一直停在阵外横剑而观，眼看群豪攻势被阻，难再向前冲进一步，心中亦极惊愕，忖道：“看来这些身穿各种服色的鬼形怪人，武功似都不弱，并非是单藉连锁、紧促的攻势，阻止了群豪前进之势。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已退到阵式中心，怀抱兵刃观战，并未合在那些鬼形怪人之中出手。

两个容色艳丽的少女，亭亭玉立在各种不同服色的鬼形怪人群中，看去更显玉容如花。

神钟道人看了一阵，心中忽然觉出这些鬼形怪人，似都非一般普通武林人物，好像每人都身负着上乘武功。

他们既可随着五鬼阵图变化，配合的异常严密，又可单独抢攻防守，各成一体，不觉大生惊骇。

神钟道人暗暗忖道：“这般人难道都是冥岳门下弟子不成？”

如若冥岳之人，个个具此身手，这一战鹿死谁手，实难预料了。”

正忖思间，忽视敌阵之后，奔来一个全身白衣，怀抱玉尺的少女。

她冲入阵中之后，在那蓝衣少女耳边，低语了一阵，退到一侧。

那蓝衣少女微一点头，高举手中兵刀一挥。

正和群豪力拼的鬼形怪人，忽然向两侧撤去，眨眼间，广列成两行整齐整齐的行列，让出一条路来。

那蓝衣少女缓步走了过来，红衣少女和那怀抱玉尺的白衣少女，随在两侧相护。

群豪目睹那些鬼形怪人，忽然间，退列两侧，一时之间，不知是何缘故，因此也一齐停下了手。

那蓝衣少女相距群豪七八尺处，停了下来，娇声说道：“少林寺那老和尚，已陷入了回轮殿中，不知你们这群人中，那一个代他领袖群伦？”

群豪一齐转头向神钟道人望去。

神钟道人心中暗暗忖道：“群豪并无推举我出来主盟大局，那少女明言喝问，实使人有些为难，不知该不该出面？”

那蓝衣少女星目流转，溜了神钟道人一眼，笑道：“不要想啦，就算你这老道士主盟好了！”

神钟道人大步走了出来，喝道：“贫道向不喜欢和人轻浮言笑，姑娘最好能庄重一些，免得给人以下贱之感！”

蓝衣少女格格一阵娇笑，说道：“我本来就不是千金小姐，你说我几句，姑娘也不放在心上。”

神钟道人微微一皱眉头，道：“姑娘有什么事，请快些说吧！”

蓝衣少女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说道：“那老头、老樵子、老和尚，都已陷身回轮殿中，正熬受千劫回轮之苦……”忽听一声高喧的佛号声，打断了尹；蓝衣少女未完之言，紧接着梵音群和，少林群僧齐齐合掌当胸，高诵大悲经文。

蓝衣少女虽然凶残成性，但听群僧高诵的经文，也不禁心头怦然一震，只觉那声声经文，有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佛号梵唱，延续足足一盏茶工夫之久，才逐渐的停了下来。

方兆南。陈玄霜一直随在神钟道人身后，刚才群豪冲入五鬼阵中，和那些鬼形怪人打鬥的甚是惨烈，但他两人始终没出手，因为方兆南突然想起陈玄霜身上怀着的“血池图”来。

这次冥岳之战，胜负甚难预料，如若不幸陷身冥岳，此图或将为冥岳中人所得。

一时之间，他不知是否该把陈玄霜身怀“血池图”之事，泄于神钟道人，心中大感困惑，忘记了出手之事。

陈玄霜看他站着未动，呆呆出神，也未出手。

待群僧高诵大悲经，为陷身在回轮殿中的方丈致哀，方兆南心情才镇静下来。

他虽然不了解那经文的要义，但闻声声和唱中，一片舍身救世的慈悲梵音，登时激起了他满腔豪壮之气。

抬眼望去，只见那排成的两行鬼形怪人，在听得经文之后，突然起了一阵骚动。

那蓝衣少女似已惊觉，脸上容色大变，幸得那梵唱很快的停了下来，那些鬼形怪人的骚动，也随着静止。

神钟道人，突然振剑长啸一声，道：“大方禅师，乃道行深博的高僧，岂能为尔等所困，姑娘如再无什么话说，贫道当破阵而入。”

那蓝衣少女笑道：“五鬼阵变化如何，你们都已经亲眼所见，就凭你们

这点本领，想冲过阵去，实非容易之事，不过……”神钟道人冷冷接道：“不过什么？”

蓝衣少女道：“不过现在已经用不着你们打了。”

神钟道人道：“贫道不信真的就闯不过你门一座区区五鬼阵图。”心中却是暗暗忖道：“我冷眼旁观甚久，虽然想出了几个破阵之法，但能否收效，还难预料……”只听那蓝衣少女娇笑之声，又在耳际响起道：“家师已传下圣渝，着我们三姐妹，带你们到回轮殿上相见。”

神钟道人暗道：“听她口气这等轻松，难道大方禅师。袖手樵隐。萧师叔等，真的已被他们困住不成”心念电转，口中却朗朗答道：“别说一坐小小回轮殿，就是刀山剑林，也不放在贫道等心上，三位姑娘请带路吧！”

三女缓缓转过身子，慢牛而行。

神钟道人带着群豪，紧随在三女身后，从两行排列整齐的鬼形怪人中间走过。

只见一座青石砌成的大殿，拦住了群豪的去路，大殿两侧。

排立着八个赤足白衣少女，每人手中都横着一柄缅铁软刀。

八个赤足白衣少女，忽向后退开。

那蓝衣少女当先步入殿中，逐渐隐失在茫茫的烟气之中。

红衣少女紧随在那蓝衣少女身后而入，步行至大殿中间，突然回过头来，静立不动，挥动手中拂尘，扫开身前茫茫云雾般的烟气，烛火闪耀中笑容隐现，远远看去，有如雾中仙子。

那怀抱玉尺的白衣少女，却在进了殿门，立时停下，回头目注群豪，冷冰冰的说道：“人生死门，请进回轮殿吧！”

神钟道人一面缓步向前行去，一面运足眼神冲向殿中探看，但见烟气茫茫，殿中景物若隐若现，竟是无法看得清楚。

方兆南，陈玄霜紧随神钟道人身后而入，当走过梅绛雪时，忽然见梅绛雪娇躯一转，疾由身前穿过。

但觉一只滑腻的玉手，轻轻和自己的右手一触。

方兆南本绝顶聪明之人，立时警觉，合掌一抓，果然觉着手中多了两粒黄豆大小的圆圆之物。

抬头看去，梅绛雪已疾向一侧奔去，白衣在烟气中闪动，眨眼间消失不见。

那停在殿中的红衣少女，此刻也突然消失。

神钟道人拔出背上的长剑，举手摇了几摇，剑光在烟气中晃动，烛火下闪光，相随群豪，纷纷拔出兵刃来戒备。

忽然响起了一声大震，回轮殿两扇大开的铁门，突然自己关上。

这时，尚有不少人留在殿外，被那自动关闭上的铁门把群豪分成了两截。

神钟道人举起手中长剑，连续在空中划了几个圈子。

这是示意武当门下弟子的讯号，随侍他身后的武当门下弟子，立时迅速的排成了五行剑式。

大殿中的茫茫烟气，愈来愈浓，群豪如置身晨雾之中，渐觉衣履微湿。

忽然间，由那浓重的烟雾一角，传出一个清脆的笑声，道：“决些放下手中兵刃，盘膝而坐，听候发落，如再不听警告之言，可不要怪我手辣心狠了。”

声音婉转，脆若黄茸，听来甚是悦耳。

大殿中烟雾太浓，神钟道人虽有甚好的目力，也无法看清丈外之物，只闻其声，难见其人。

这似是另外一个世界，群豪个个手握兵刃，但却找不着敌人行踪。

暮地光线一暗，大殿中高燃的烛火，陡然熄灭。

方兆南突然想到了手中紧握之物，心中猜疑不定，举手放在眼前一瞧，只见是两粒黄豆大小的药丸。

旁侧突的伸过一只柔软的玉手，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腕，耳际间响起了陈玄霜低声细语，道：“南哥哥，你心中害不害怕？”

方兆南道：“不怕。”

陈玄霜移动着身躯，紧紧的偎了过来，道：“和你在一起，我也不怕。”

方兆南嗯了一声，正待答话，忽觉身后一股力道撞了过来。

在这等幽暗如夜，水雾弥目的环境中，大都要凭藉耳闻之力，和武功上的感应，来防袭克敌。

方兆南觉着身后撞来了一股力道，本能的向旁侧一闪，回手一剑扫了出去。

只听一个凄厉的惨叫，也不知什么人，被他一剑扫伤。

当他回剑扫出之时，已想出这出手连五指也难看得清楚的大殿中，都是自己人，但剑势已经出手，再想收回，已是不易但他却未想到，这一剑，竟然会伤了人。听那惨厉，尖锐的叫声，那中剑之人，即不是被伤到致命要害，亦是关节大穴的紧要之处，不禁暗叫了两声惭愧。

他正在愧感交集之间，忽听一阵兵刃相击的乒乒乓乓之声，响的甚是急促，似是双方正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拼搏。

方兆南一提真气，凝神望去。

但因大殿中水雾过浓，难见三尺以外之物，只隐隐可见闪动的兵刃……

又是两声惨叫，又不知是什么人受了重伤。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敌暗我明，他们又极熟悉殿中地形，若让他们隐藏起来，暗中突袭，那可是防不胜防的事，如再施什么轻巧暗器，纵然殿中都是当代中一流高手，也是不易闪避。”

一侧壁角中，又传出那娇柔的声音，道：“我再给你们一盏茶的时间去想，再不放下兵刃，束手就缚，立时全部屠杀，那时，纵然再想束手就擒，也不行了。”

暮闻一阵清啸之声，震的人耳朵嗡嗡作响，紧接着响起了一个宏亮的声音道：“殿中水雾甚浓，诸位快请住手。”

方兆南听声辨音，已听出那正是神钟道人的声音，低声对陈玄霜道：“这大殿之中，伸手难见五指，纵是对面相站，也难看清楚对方面貌，那妖妇只要派出三个熟悉此殿中形势之人，在中间挑动起来，势非闹成个自己残杀之局不可……”陈玄霜低声笑道：“就算在更黑暗些的地方，我不用眼睛去看，就知道是你了。”

在这等生死茫茫险恶难测的环境之下，最是容易动情，方兆南不自觉的把手紧了一紧，拉过陈玄霜的娇躯，紧紧抱在怀中。

浓重的水雾里，无法看清楚陈玄霜是喜是羞，只听她口中轻轻的樱了一声，把脸儿贴在他的前胸，低声说道：“南哥哥咱们恐怕出不去了，这弥漫的水雾中含有奇毒。”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呢？”

陈玄霜道：“我闻到这弥漫的雾中夹杂有一种极轻淡的幽香，因这香味太过轻淡，别人极不易辨觉出来……”方兆南道：“你怎么能够闻觉出来呢？”

陈玄霜道：“过去我和爷爷在一起，曾经嗅到过这种轻淡幽香气味，那天爷爷不在家，我跑到他卧室，打开了他一只铁盒，那盒中放了几朵干枯的花，那轻淡的香味，就从那花上发射出来的。

不过，那次我嗅到的香味较浓，这水雾香味比较清淡，所以我在初入大殿之中，并未觉得……”她轻轻叹了口气，接道：“现在，我依在你的身旁，心中平静极了，虽然明知道就要死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惊怯的感觉方兆南急道：“师妹，你再仔细嗅辨一下水雾中的香味，看看有没有错？”

陈玄霜缓缓抬起头来，举手理理头上秀发，说道：“没有错。”

方兆南静一下心神，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果然觉得弥漫的水雾中含着极淡的幽香。

如是这水雾中的幽香，果如陈玄霜所说的，含有奇毒，可怜入殿之人，都已在不知不觉中吸下了剧毒。

只觉一股热血泛了上来，正待大声喝叫，揭破这水雾中含毒之密，忽然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梅绛雪给我这两粒药丸，不知是否用来解那水雾中奇毒之用，我如叫将出来，只怕要牵累到她……”他和梅绛雪并没有什么情意，但却不知何故，他心中不自主为那寒水潭月光下一段缔盟的往事困扰，常常感觉到，梅绛雪已真的是他妻子……

付思之间，忽听一个娇如银铃，但却又冷若阴冰寒风的女子声音响起道：“你们在入这绝命谷时，在那花树阵，已中了我在那花蕊花叶之上，暗藏的剧毒了。

不过，那毒性发作很慢，十二个时辰之后，才能发作，但现下你们又中了我这回轮殿水雾之中暗藏的奇毒，这两种剧毒混合之后，不但难以救治，而且还可提早促使毒性发作。

你们如若不信的话，不妨暗中运气一试，或是仔细的辨别一下，看看那水雾之中，是否有一种极淡的幽香！”

这时，群豪已然停了打斗，大殿之中除了浓重的水雾，难以看清楚景物之外，又恢复了寂静，不再闻打斗之声。

陈玄霜缓缓由方兆南胸中抬起头来，高声说道：“这水雾之中，确实含有奇毒，那人刚才之言，并非是欺骗我们。”

经陈玄霜这么一说，群豪似都信了不少，仔细嗅去，果然觉得那水雾之中，确有一种极淡的幽香。

神钟道人暗中运气一试，腹胸之中，果然有种异样之感，心知那妖妇之言，已非凭空虚相恫吓。

但此时此地，如若但然承认水雾中含有剧毒之事，只怕群豪战志，将随着瓦解。

当下神钟道人高声说道：“咱们已被困绝地，如不及早设法。

毁去这坐大殿，只怕无一能够生还，眼下情景，势难逃避一战，贫道之意，诸位不妨各展所能，合力毁去这座大殿。”

武当门下弟子，首先响应，一面排结成五行剑阵，准备对敌，一面由怀中摸出火种点燃照明，群豪齐相仿效，各人都从身上摸出折纸来，霎时之

间，蒙蒙水雾的大殿之中，亮起数十点火光，殿中景物，已隐隐可辨。

方兆南忽然觉得头上微生晕眩，赶忙把手中丹丸吞下一粒。

原来他刚才相试水雾中暗含的剧毒，曾经长吸了两口水气，中毒要较别人为深，发作也较别人为快。

他服下丹丸之后，忽觉一股热气由丹田之中升起遍行全身四肢，立时低声对陈玄霜道：“霜师妹，你可知道这水雾中剧毒的破解之法么？”

陈玄霜摇摇头道：“我不知道，那日我打开爷爷的铁盒之后，中了剧毒，将要发作之时，爷爷忽然回到家中，才救了我的性命。

我只觉那次病了很长时间，后来爷爷告诉我，以后不要再翻他房中东西，至于如何救我，我已经记不起了。”

方兆南原想让她说出解救之法，再转告群豪，要他们自谋解救之法，那知陈玄霜竟是毫无记忆，当下暗自叹息一声，道：

“霜师妹，张开口来。”

陈玄霜怔了一怔，道：“你要做什么？”

方兆南低声说道：“我要给你一粒药吃。”

陈玄霜眨了眨眼睛，也不再追问，依言张开樱口。

方兆南迅速的把手中一粒丹丸，投入陈玄霜的口中。

这时，群豪在数十个火折子的光照之下，已经发动，排成井然有序的一个方阵。

原来刚才黑暗之时，因为各人站的位置混乱，既未判明敌人方位，又无法测知敌人来势，对方只要派出一二高手，在中间一扰，彼此立时形成了自相残杀之局，在这等危恶的环境之中，就可以看出了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属下弟子的涵养之有素。

少林僧侣共有三十六人，一半手拿戒刀，一半手横禅杖，他们连经了闯斗五鬼阵，和适才大殿中一场混战，除了两个受伤之外，竟未死亡一人。

武当门下弟子，也只有两个轻伤。

这时，+六个少林和尚自动结成了罗汉阵，护住了群豪右翼。

武当门下弟子也结成了五行剑阵，护守着左翼侧面。

那正中方位却替群豪留下，不论谁和敌人动手，就没有后顾之忧。

神钟道人一挥长剑，清啸一声，说道：“既然敢邀请我们，怎的这等藏头露尾，再要故弄玄虚，可别怪贫道，要毁了你这回轮殿了……”只听那大殿一角，又传来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道：“我们这回轮殿筑建得坚如钢铁，你如果能够毁去，不妨动手试试……”神钟道人耳目灵敏，一听那女子声音，立时辨出这声音和刚才听到的声音，虽然一般娇脆但却不及刚才发话的声音那样阴冷，显然是两个人的声音。

三剑一笔张凤阁，低声对神钟道人说道：“眼下咱们已陷入敌人的埋伏之中，这座回轮殿建筑的十分复杂，敌暗我明，动手相搏起来，势必要吃大亏，必将先设法退出此殿……”神钟道人说道：“话是不错，但除了破壁而出之外，贫道一时间，倒难想出适当之策，不知阁下有何高见？”

张凤阁微微一征，道：“在下一时之间，虽想不出破解之法，但道长不妨偷群豪，明白相示，先行退出此殿再说。”

神钟道人道：“如若这水雾之中，当真含有剧毒，咱们都早已中毒，退出此殿，也难以疗救，与其后退，倒不如冲上前去，和那妖妇硬拼一阵，谁胜谁败，也好早作决定。”

一掌震三湘伍宗汉道：“道长说的不错，咱们如已中毒，退出此殿，也是不易保全性命，那就不如硬拼一场的好。”

神钟道人略一沉吟，高声说道：“眼下咱们已被困绝地，这大殿水雾中，也可能含有剧毒，眼下生路只有两条，一是破殿而出，一是群策群力，歼灭强敌。”

说着手中长剑，划起一道银虹，当先向那发话的殿角冲去。

这时，群豪手中的火折子，大部都已被弥漫的水雾淋灭去大半，只余四五盏，尚在继续燃烧。

这时，武当门下弟子，一见掌门师尊排众而出，独身涉险，立时迅快的移动剑阵，紧随相护。

群豪各自运气相试，果然都觉出，内腑微生异感，知道对方说殿中水雾含有剧毒，并非虚言恐吓，油生拼命之心，齐随神钟道人身后，向前冲去。

神钟道人为人原来谨慎，但此刻身处绝地，亦不禁有些乱了方寸，只想找出冥岳中人，迫他说出破殿之法，或是找出冥岳岳主，拼上一场。

那知一直冲到殿角墙壁之处，仍未瞧见一个敌人。

那和群豪一齐进入殿中的三个少女，此刻也不知到了何处！

但见一面石壁，横阻去路，已到了殿角尽处，但却不见那传话之人，心中又是惊骇，又是忿怒，举手一剑向那石壁上刺去。

但闻一声金铁相击的大震，水雾中闪起一片火垦，但那于石壁并未损伤，百炼精钢的宝剑上，反被震现了一个缺口。

这时，群豪都已奔近了石壁，十八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齐齐大喝一声，挥动手中的铁禅杖，击在石壁之上。

只听震耳欲聋的一声大震，水雾中飞闪起一串串的火星。

群僧被那精铁禅杖击在石壁上的反震弹之力，迫的齐齐向后退了一步。

那石壁也不知是什么坚石砌成，竟仍然丝毫不损。

茫茫水雾中，忽又响起娇脆阴冷的笑声，在另一侧殿角处传出了悦耳清音，道：“如果我不现身出去，和你动手相搏一场，大概你们死也有难以瞑目之感……”神钟道人大声说道：“不错，你如能在武功之上，胜了我们，我们败也心服口服，凭藉鬼计阴谋，机关坚固，水雾中的剧毒，纵然伤到我们，也非大丈夫的行径。”

那娇脆冷漠的声音，重又响起，道：“你们既然定要见我也好，不过，见了我真面目之后的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死，一条是投效冥岳，永作不叛之徒……”神钟道人冷然的喝道：“你还忘记了一条可走的路，那就是凭藉武功，决定咱们那一个先死。”

大殿中的水雾，突然间消失不见了，视线顿清，殿中的景物，已然清晰可见。

神钟道人轻轻一弹长剑，环顾了群豪一眼，缓缓的说道：

“不论这次动手的胜败，我们都甚少有出这冥岳的可能了，如若咱们都丧身此殿，江湖上势必另成一番形势，可惜诸位身负的绝技，大都要失传了。”

神钟道人目光闪了两闪，投注到方兆南和陈玄霜的身上，只见两人相扶而立，面色上泛起一层甚重红晕，双眼紧闭，如同酒醉一般，不禁一皱眉头。

他轻轻叹息一声，目光中满是失望的神色。

回头一瞥，忽然看见一笔翻天葛天鹏身后站的葛伟、葛煌，顿觉精神

为之一振，脸上泛现出喜悦慈爱之色，缓步走了过去，低声说道：“这两位小兄弟，可是令郎么？”

葛天鹏黯然一笑，道：“正是犬子。”

神钟道人轻轻的咳了一声，道：“葛兄有几位令郎？”

这一句问话，字字如刀如剑，刺入了葛天鹏的心中，只觉一股莫名悲伤，泛上心头，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膝下，只有这两个犬子。”

父子情深，天伦泪下，豪迈的葛天鹏，黯然神伤，举手轻拭一下滚在两颊的泪水。

不论什么人，在自知将死的绝望中，心情最易感受激动，葛天鹏慈父悲苦之态，使群豪大受震动，都不禁为之黯然一叹。

葛讳，葛煌，齐声说道：“爹爹不必悲苦，孩儿等毫无畏死之感……”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竟然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

葛天鹏哈哈笑道：“好孩子，你们不愧为葛家之后，咱们父子三人，能够丧生一处，死而何憾。”

神钟道人突然神出右手，疾如电光石火般，点了两人的穴道。

葛天鹏愕然相顾，道：“道长这是什么意思？”

神钟道人脸色庄肃，环顾了群豪一眼，说道：“眼下咱们都已身中剧毒，虽然未必如那妖妇所说，几个时辰之内，剧毒就要发作，但中毒一事，已是千真万确，算来咱们今日要想出这冥岳，只怕不是容易之事！”

群豪都不知他言中之意，个个凝神静听。

神钟道人轻轻叹息一声，接着：“贫僧怀中现有两粒金丹，此丹乃我们武当派上辈掌门人传交下来，不知用什么药物制成，但功效却能起死回生，消解百毒，可惜咱们受伤之人太多，贫道这丹药只有两粒，是以必需寻找两位年：已较轻，天资聪慧的人，把这两粒丹药赠送于他……”一笔翻天葛天鹏急道：“这个如何使得，还是道长留着自己服用吧！”

神钟道人理葛天鹏的话，目光又环扫群豪一眼说道：

“这位葛兄的两位令郎，年龄在咱们这般人中最是幼小，禀赋亦奇佳，贫道愿把两粒金丹，赠送这两位小兄弟，再以本身功力助他们打通奇经八脉，不过，还得请诸位答应一件事情，以使诸位绝技，不致失传。”

群豪大都明白了神钟道人言中之意，但却无人答话，神钟道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金丹，然后五指微一用力，玉瓶应手而碎，大步走了过去，蹲下身去，把手中两粒金丹，分送在葛讳、葛煌口中：

葛天鹏站在一侧，看的大为感动，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神钟道人举起手，说道：“贫道先把我们武当派中绝技、拳掌。剑招、以及绵掌的练习之法，记载起来。”

当下撕了身上一块衣襟，拔下头上乌辮，在那衣襟之上，写下口诀。

他功力深厚，木替落处，衣袂应手透穿，群豪似都被神钟道人的慈爱精神所感，纷纷仿效，录记绝学。

有的撕衣袂，用兵刃刻在上面，有的破手指，以血写在帕上，也有用铁笔刻在剑柄之上，震断长剑留下木柄。

片刻之间，葛讳。葛煌两人身前，堆满一大堆衣袂、剑柄、绢帕。

神钟道人皱皱眉头，默运内功、扶起了葛讳，举起手掌，托在他背心“命门穴”上，逼出一股热流，攻入葛讳身体之中。

无影神拳白作义突然走了过来说道：“道兄，在下助你一臂之力。”也

不待神钟道人答话，伸手扶起葛煌身子，举手抵在背心之上。”

这两人个个功力深厚，一运真气，立时热流滚滚，攻入葛讳、葛煌的身体之中。

片刻之后，葛氏兄弟被点的穴道，立时被两人攻入体内的真气，冲解开去，两人几乎是同一时刻，长长吁了一口气，醒了过来。

神钟道人一见两人醒来，立时低声说道：“两位不要讲话快些运气，和我们攻人体内热流相和，打通奇经八脉。”

两人茫然望了父亲一眼，只见葛天鹏满脸庄肃之色，轻轻的咳了一声，说道：“快些遵照道长吩咐之言。”

葛煌。葛讳，听得父亲一说，也无暇多想，立时暗中运气，和神钟道人，无影神拳攻人体内的热流相应。

忽听扑通一声，相扶而立的方兆南和陈玄霜，一齐摔倒在地上。

神刀罗昆转脸望了两人一眼，大步走了过去，伸手在方兆南额上一摸，觉得有些微微烫手，正待扶他起来，忽听一阵娇媚的大笑声响彻大殿。

抬头看去，只见东北大殿角之处，并肩站着四个服色不同女人。

群豪都为葛讳、葛煌醒转，和方兆南突然摔倒一事，分散心神，竟然都未注意到那四人，何时出现。

神钟道人助葛讳打通奇经八脉，正值紧要关头，无暇顾及，但群豪心目之中，都已默认他代替了大方禅师，成了群豪之中的领袖，他既然没有说话，一时之间，大家都默不作声。

但见那四个服色不同的女子，缓步向群豪走了过来。

这四个人正是手执鹿角般奇形兵刃的蓝衣少女，手执拂尘，背插宝剑的红衣少女，怀抱一对碧玉尺的白衣少女梅绛雪，和另一个面垂黑布全身披着玄纱，隐现晶莹肌肤的女人，那娇媚的笑声，就是由那身披玄纱的女人低垂的黑布面罩中发出。

她的身份似是高过那蓝。红。白色服的三个少女，四人由并肩而行，逐渐变成由三女护卫的局面，葛天鹏眼看那四个女人渐和群豪接近，突然纵身一跃，直向前面冲去。

在他纵身飞跃而起的时候，已拔出背上的铁笔，紧握在手中。

那卫护身披玄纱女人右侧的红衣少女，冷笑一声，纵身跃起，口中娇喝一声，手中拂尘疾向葛天鹏铁笔之上拂去，同时右手一翻肩上的宝剑，也同时出鞘，剑光一凡疾向葛天鹏前胸点去。

拂尘宝剑先后而至，来势迅快之极，葛天鹏心中感激神钟道人，赐爱二子之心，大喝一声，铁笔猛向那红衣少女的拂尘之上碰去，只听那红衣少女冷笑一声，手中拂尘疾向上面一扫，缠在铁笔之上，右手宝虬忽然斜斜点击过来，一招“惊鸿离苇”，寒光一闪而至。

这一招来势迅若电闪，势道快极。

葛天鹏手中铁笔，吃那红衣少女手中拂尘缠往，一时之间，要想抽出兵刃迎战，甚是不易，如想躲避那红衣少女的剑势，势必丢下手中铁笔不可。

形势迫的他无暇多想，本能的一松手中铁笔，疾向后面跃开三尺。

那红衣少女玉腕一振，抖飞拂尘上缠的铁笔，口中娇笑声说道：“你还想走吗？”左脚踏中宫“上云取月”，剑势疾如流矢般直刺过来。

葛天鹏还未站稳脚步，红衣少女剑势已近前胸，不禁心头骇然，左掌急出一招“斗柄犯月”，猛劈过去。

红衣少女笑道：“你还要挣扎么？”

说罢右手剑势忽然一变“拦河截斗”，横里一削。

只听一声闷哼，寒锋闪动，鲜血直喷，葛天鹏左小臂，生生吃那红衣少女宝剑削断。

葛天鹏左臂虽被齐时切去，但竟能强忍痛楚，一言不发，右拳一招，“直捣黄龙”迎面击去。

这等凶悍的打法，连那杀人不眨眼的红衣少女，也不禁为之一愕。

就在一怔神间，葛天鹏的拳风，已然击到，正中前胸，红衣少女只觉胸前一震，立时向后退了两步。

葛天鹏大喝一声，击出拳势未收，人却突然向前冲了两步，拳势仍然向那红衣少女的胸前撞去。

那红衣少女柳眉微微一扬，娇躯斜旁侧一让，宝剑一转，陡然向上撩去。

寒光划带起一股森森剑气，又削下了葛天鹏一只右臂。

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已连被那红衣少女断了两臂，仍然不出一声呻吟，右脚疾飞而起，一招“魁星踢斗”，又猛向那红衣少女小腹踢去。

红衣少女微微一皱排眉，笑道：“算得是一位英雄好汉。”左手拂尘由下横扫，喇的一声，荡开葛天鹏的右腿，右手宝剑当胸刺去。

这一招剑势，由前胸直达后背，对胸而穿。

葛天鹏咬牙，但仍然未发出一声呻吟，向后退了一步，倒地死去。

神钟道人眼看葛天鹏动手数招之间，立时送命在那红衣少女手中，不禁黯然一叹，举手点了葛讳，葛煌的穴道。

他怕两人目睹父亲惨死之情，触动伤怀，茁了真气，走火入魔。

群豪都是眼看着葛天鹏死在那红衣少女的主剑之下，但却无一人及时出手抢救，直待葛天鹏倒地死去之后，三剑一笔张凤阁，才突然大喝一声，挥剑运笔疾冲而上。

原来群豪身中奇毒，药性已经开始发作，每人的反应，迟钝了甚多，不似往常那般灵敏。

那红衣少女微微一笑，侧脸说道：“三师妹，这个交给你啦！”

梅绛雪也不言语，娇躯突然一侧，人已冲前数尺，迎着了张凤阁奔冲前势，手中两柄碧玉尺随着疾冲娇躯一展，张凤阁手中的铁笔短剑，登时被封震开去，人也被震退了数步。

这时，群豪已紧随三剑一笔张凤阁身后，齐齐冲了过来。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同时娇叱一声，各挥兵刃，迎了上来。

身着玄纱，面垂黑布的女人，却停下了身子，静站着不动。

第二十五回 轮回殿内劫轮回

这三女的武功高强，并肩而立，竟然挡住了群豪前进之势，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战。

但见玉尺飞扬，拂尘往来扫击，那蓝衣少女手中形如鹿角一般的怪兵刃，更是凌厉无匹，左挥右击，锐不可挡。

剑光，刀影，和强猛的杖风，交织成一片动人心魄的乐章。

激战中突闻一声闷哼，一个少林僧侣，首遭毒手，被那蓝衣少女右手中的宝剑，活活劈成两半。

神钟道人冷眼旁观，看群豪攻势虽猛，但一个个目光迟滞，似是中疯入魔一般，心知群豪身受之毒，发作在即，不禁心头一寒。

他仰脸长长叹一口气，抡动手中宝剑，划出了一圈银虹，低声对站在身侧的青城派两位高手，松风、松月道长说道：“两位道兄可有什么感觉么？”

松风道长说道：“微觉头晕心慌……”

神钟道人叹道：“两位快请运气调息一下，待真气均匀之时；

招呼贫道一声，咱们联剑出手……”

话还未完，耳际间又响起两声惨叫，群豪之中，又有两人受剑倒下。

忽听一声：“阿弥陀佛！”

宏亮的佛号，响彻了大殿。

紧接着梵音高唱，满殿中一片诵背经文之声。

少林的僧侣们，忽然一个个精神大振，禅杖、戒刀，展开凌厉的反击，其他的人反被少林僧侣们扩展的阵势，迫到一侧。

那三个少女，虽然武功高强，但在少林和尚强猛的冲击之下，渐感不支。

这庄严的大悲经，使群僧生出了舍己为人的崇高心念，由无牵无挂，视死如归生出的空灵，振奋起萎靡的精神，排展开罗汉阵式。

但闻强厉的呼啸杖风中，挟着闪闪的刀光，分着蓝、红、白三色衣服的少女，登时被圈入一片杖影刀光之中。

神钟道人凭藉着深厚的功力，压制着身受之毒，看少林僧侣们大展神威，排出罗汉阵式攻敌的成势，突然心中一动，当下一挥宝剑，高声招回武当门下弟子，说道：“眼下少林门下，正以罗汉阵群攻强敌，但这等激烈的搏击，必将使全身血游运行加速，促使毒性提前发作，而且一旦毒发，无可救药……”

他轻轻叹息一声，突然放低了声音，对门下弟子嘱咐了一阵，又回头对青城派的松风，松月，和无影神拳白作义耳语了一阵。

他说话声音异常低沉，别人无法听得一字一句。

但见武当门下弟子，松风，松月、及无影神拳白作义，齐齐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神钟道人把群豪衣袂，剑柄上录试下的精华武学，分别打成两个包裹，然后也盘膝坐下，运气调息。

片刻之后，神钟道人当先倒卧下去。

武当门下弟子，无影神拳白作义，青城派中的松风，松月两位道长，也随着神钟道人，缓缓倒下。

九星追魂侯振方回顾了倒卧的武当门下弟子一眼，心中暗暗奇道：“怎么搞的，难道这些人都已无法支撑体内剧毒，倒毙了不成……”

心念一动，突然眼前一花，自己竟也支持不住，大喝一声，指环一齐破空飞出，直向那身披玄纱，面蒙黑布，隐现晶莹肌肤的女人打去，那身

披玄纱少妇虽然面垂黑布，但毫无妨害视线之感，只觉她纤手一扬，随手击出了一股强猛的潜力。

那九枚急飞而去的指环，吃她掌势推出的潜力一挡，立时被弹震回去。

她一掌震飞了九枚指环后，立时娇叱一声，振袂飞跃过来。

玄纱飘飞中，隐现玉腿如雪。

她来势奇快，疾越少林僧侣的罗汉阵，直落在群豪之中。

脚落实地，起手一掌，直向九星追魂侯振方急拍过去。

一股潜力，随掌而出，侯振方大喝一声，一连喷出两口鲜血，摔倒在地上。

正在运气调息，压制毒性，使它延缓发作的群豪，听得侯振方大喝之声，立时各挥兵刃，把身披玄纱的女人围了起来。

那身披玄纱的女人突然举手一挥，揭开脸上垂遮的黑布，娇声说道：“你们都已受剧毒，要想活命，赶快丢弃兵刃，束手就缚，我各赐你们一粒独门解药，如想妄图以本身修为功力，压制毒性，那无疑饮鸩止渴……”

说话之间，缓缓褪下身披玄纱。

当她取下了蒙面黑布之时，群豪都不禁为之一呆。

只觉这女人美中带媚，娇中生俏，而且其媚冶荡入骨髓，使人一见之下，神魂为之一荡，再加上她那娇婉的呼叱之声，听来更是清脆悦耳。

虽然说的不是隅隅情话，呼郎唤弟，但那柔靡的声音，却使人闻而动心。

但见她缓缓脱去了身披玄纱，露出修长的玉腿，和晶莹如玉的肌肤。

那冰冷的神情，也随着她缓缓褪下的披身玄纱，变作微微的，笑意。星目转动，皓齿如雪，纤纤十指，轻轻拂散开垂肩秀发。

绝世的美丽容色，冶荡动人的媚态，幻化出一副惊心动魄的妖艳画面……

群豪同时感觉到胸中热血沸腾，手中拿着兵刃，有如木雕泥塑。

耀眼生花的肌肤，撩人绮念，使群豪体内血脉运行加速，也促使毒性提前发作。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惨叫，一个少林僧侣，被那蓝衣少女形如鹿角的兵刃，横扫去半个脑袋，倒地死去。

紧接着连声闷哼惨叫，又有四个少林和尚伤在那红衣少女和蓝衣少女的剑下。

惨叫中混合着那红衣少女和蓝衣少女的娇笑之声。

全身是白衣的梅绛雪，却仍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既不闻她说话之声，也不见她脸上浮现过一丝笑意。

但见她手中一对碧玉尺，挥舞两道青光，飞绕在少林寺群僧之中，但她点到就收，始终未伤一人。

被誉为武林中最奇奥的罗汉阵，逐渐的散乱，解体。

少林僧侣们伤亡惨重无比，已有十二人倒卧在地上。

要知这一阵激战之后，少林群僧们身受之毒，已经开始发作，只觉目眩头晕，四肢力量渐减，运杖挥刀，渐感吃力。

这情形，给了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一个极好的屠杀机会。

但见两人剑光闪动，鲜血溅飞，片刻间，三十六个少林僧众，全都死伤在两人宝剑，拂尘，和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下。

梅蜂雪一身白衣溅满了血迹，但她却始终未伤过一人。

“这是一场惨酷无比的屠杀，只看得倒在地上，装晕的神钟道人，感伤万千，黯然魂消，几乎忍不住要挺身而出，挥剑接战。

但他却以无比耐心，忍了下去。

三人杀戮完少林寺三十六僧，立时挥动兵刃，疾向呆呆出神的群豪攻去。

剑光闪动，血肉横飞，但闻连连惨叫之声，片刻之间，群豪已伤亡了七八人之多。

那身披玄纱女人，忽然娇笑一声，收敛了冶荡之态，柳腰一摆，冲入了群豪之中，指扫掌劈，迅辣绝伦。

但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群豪纷纷应手而倒。

这时，群豪身受之毒，大都已经发作，无能招架，纵然挥动兵刃还击，也是去的毫无劲道。

紧依在神钟道人旁侧而卧的松风、松月道长，眼看着这等惊心动魄的屠杀，心中大感不忍，不自觉挺身欲起。

神钟道人虽然微闭双目装晕，但仍然留神着周围群豪举动，一见松风。松月难再忍耐下去，赶忙伸手轻轻一扯松风道长衣袖。

松风霍然惊觉，心中暗道：“好险！好险！我如一时忍耐不下，挺身跃起，只怕要破坏神钟道兄的全盘计划。”

只听神钟道人细微的声音，在耳际响起道：“等会那殿门大开之时，由贫道和白兄担任抢夺殿门之责，两位道友请分抱葛伟、葛煌尽快跃出，本门中弟子则组成五行剑阵，全力阻挡强敌。”

他暗运内功，施展千里入密的工夫，除了白作义。松风。松月，和武当门下弟子之外，其他的人虽有灵敏的耳目，也无法听得。

这时，回轮殿中的情景，已然渐入沉寂。

群豪大都溅血在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的宝剑之下，或遭那身披玄纱的女人所伤，几个未伤之人，也都药性发作，不支倒下。

那身披玄纱女子，目睹殿中无一反抗之人，突然娇声喝道：

“停手！”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应声而住。

身披玄纱女子放声一阵格格娇笑，道：“打开殿门，要他们把殿中尸体清运出去，药性发作的晕倒之人，一律解入石牢之中，听候发落。”

那蓝衣少女说道：“只怕这般人中，有些狡猾之辈，故意装死，弟子之意，不如斩尽杀绝的好。”

那身披玄纱的女子沉吟了一阵，说道：“不错，这般人中，难免有装死之人，待大开殿门之后，再设法逃走……”

她目光环扫了大殿一眼，冷笑一阵，道：“纵然他们能够逃出大殿，但也无法冲过重重拦击，这些人都是当今江湖上甚有名望身份之人，多留一个活人，就多一个人的用处。”

那蓝衣少女笑道：“既然如此，师父请回去休息吧。此处有我和两个师妹，足以应付了。”

那身披玄纱少妇微一颌首，自向大殿一角走去。

梅绛雪借着送那玄衣少妇的机会，由方兆南，陈玄霜身侧走过，轻轻踢了两人一脚。

她早已看准了两人穴道位置，默记在心中，虽未低头探看，出足仍然极准，踢中了两人太阴脾经的“地机”穴。

陈玄霜生死玄关已通，反应最是灵敏，梅绛雪不过向前才走了三四步远，她已醒转过来，霍然睁开双目。

这位初历江湖的姑娘，近来目睹江湖上诸多凶惨、险诈之气，已变的谨慎了不少，目光一触大殿中遍地横尸，立时又闭上限睛。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精神贯注在武当派神钟道人，和无影神拳白作义的身上，也未留心于她，竟然无人发现她睁开眼睛之事。

陈玄霜虽然一身武功，但她究竟还是一位稚气并未全褪的少女，生平之中，又未见过这等死尸杂陈，满地鲜血的凄惨之局，只觉心中一阵跳动，全身血脉加速运行。眨眼之间，经脉畅通。

她缓缓启开双目，瞧了方兆南一眼。

只见他的眼皮颤动，似想睁开眼睛，当下悄然伸出手去，握住他左手脉门，微一用力，把本身真气，传入方兆南的身上。

方兆南一得陈玄霜真气相助，立时醒了过来，一睁双目，正欲挺身而起。

这时，耳际忽响起陈玄霜低微的声音道：“南哥哥，别慌着起来，快些暗中运气调匀真气，也许还得打一架呢！”

方兆南轻轻一握陈玄霜抓在腕上玉掌，表示相谢之意。

陈玄霜却突觉心波荡漾，羞喜的问道：“南哥哥，你心里喜欢我么？”

方兆南心头一跳，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答复才好。

正感为难之际，突闻一阵沙沙急响，回轮殿两扇大门，突然大开。一阵强烈的阳光，射入殿中。

神钟道人突然大喝一声，急跃而出，挥剑一掠，人已到大殿门口。

无影神拳白作义，紧随着挺身坐起，双拳齐出，打出两股无声无息的拳风，分向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撞去。

二女事先毫无警觉，待觉出不对时，潜力已然近身。

只觉前胸被一股强猛之力一撞，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

白作义打出两拳之后，人已凌空飞起，直向那铁门之处，抢落过去。

双脚还未着实地，又打出一记无影神拳，直向守在大殿门外的八个赤足少女击了过去。

松风、松月紧随跃起，一个抱了葛伟，一个抱了葛煌，顺手又提起放在两人身侧的包裹，急向殿门奔去。

武当门下弟子，纷纷起身，各自拔出长剑，结成一座五行剑阵，向大殿门口移去。

陈玄霜目睹神钟道人等，一齐向殿外冲去，大有夺路而逃之心，当下一挺娇躯，急跃而起。

她手中仍握着方兆南的右手脉门，纵身跃起时，不自觉的加了几成劲力，方兆南登时感到半身一麻，无力挣脱，被她向前拖了八九尺远，重重的喘息了两声。

陈玄霜听得方兆南喘息之声，心中陡起警觉，赶忙放开了方兆南的右腕。

那身披玄纱的女子，刚刚走到大殿侧角，人还未进暗门，殿中已生变故，立时回过身来，冷然一笑，一挥左手，示意要梅绛雪去帮助两位师姐动

手，自己却举手在臂上一按，石壁之上，立时自动开了一个小门，迳自进门而去。

她似乎根本未把神钟道人等向外冲闯之事，放在心上。

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早已和武当派中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动上了手。

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和少林派的罗汉阵，同为驰名天下的奇阵，彼此的剑势，配合异常严谨，二女攻势虽然强猛，但想在一时之间，冲破五行剑阵，亦非容易之事。

再何况，武当门下弟子，且战且退，并未存有求胜之心，只是守御之势，更是严密异常。

这时，神钟道人已和那围守在大殿门口的八个赤足白衣少女，动上了手，无影神拳白作义紧随在松风。松月二人身后，闭目养息，没有出手。

陈玄霜和方兆南，紧跟着白作义。

神钟道人眼看门下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逐渐接近了殿门，突然轻啸一声，手中剑势忽然一变，刹那间冷芒电掣，剑气漫天。

神钟道人的功力深厚，这一全力施为，剑势的威力大盛，八个赤足白衣少女，登时被迫的有些手忙脚乱。

微闭双目养息的白作义，此刻却突然睁开了眼睛，遥遥发出了两拳。

但闻两声娇脆的轻哼之声，两个赤足白衣少女分别中拳，一个当时喷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一个却身躯摇颤，缅甸软刀，脱手落地。

神钟道人一剑扫来，鲜血溅飞，那失刀白衣少女登时被拦腰斩作两断。

白作义大喝一声，又打出两记无影神拳。

八个赤足白衣少女，那里还敢大意，不由自主的纷纷向两侧闪让开会。

松风。松月背负着葛伟，葛煌纵身一跃，紧随神钟道人身后冲过。

白作义大展神威，双拳连发六拳，分向六个白衣少女打去。

余下的六个白衣少女，都是极少江湖阅历之人，不能兼顾四面，只顾想法子对付神钟道人剑势，又忘了白作义那无声无息的拳风，全都被那悄无声息击来的拳风打中。

只觉心头一震，齐齐向后退了数步，两个受击较重，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梅绛雪眼看神钟道人等冲出口轮殿，直向生死门闯去，但两位师姐却仍被五行剑阵挡住，两人攻势虽然极辣极狠，毒手频施，但那五行剑阵配合严密，变化奇奥，任两人攻势猛恶，始终不现破绽。

这时她怕引起两位师姐怀疑，赶忙纵身而上，挥动碧玉尺抢攻。

她一加入，三女威势大增，武当门下弟子，登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阵势变化受制，渐感不支。

方兆南一看情势不对，低头对陈玄霜道：“师妹去助神钟道人开路，我去助那几个断后的武当弟子一臂之力。”

陈玄霜低应一声，仗剑一跃，凌空飞起，越过了松风松月，落在神钟道人身后，说道：“道长请小息片刻，让我先打一阵。”

这时，神钟道人已冲到生死门前，十二个鬼形怪人，排成了一座阵式，挡在门口，神钟道人已猛冲了三次都被那十二个鬼形怪人合击之势挡了回来。

神钟道人经这一阵激战之后，已觉身受之毒将要发作，如不及时运气

调息，只怕难再持久，当下疾攻两剑，抽身而退。

陈玄霜抬头望了那十二个鬼形怪人一眼，只见每人一副怪形，脸上彩色鲜明，纵然心中明白那都是人装扮而成，但仍然不自觉的有些害怕。

她别过脸去不敢再看，手中长剑一挥，幻出两朵剑花，分向当先两个鬼形怪人刺去。

她虽然眼睛未看，但刺出的剑势，却是准确异常，指袭之处，都是人身要害大穴。

两个主持阵势变化的鬼形怪人，被她的剑势逼得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陈玄霜一击逼退了强敌，使她怯敌之心大减，玉腕挥摇，施展开迅辣的剑招，倏忽之间，连续攻出了八剑。

抢尽先机的八剑，使那围守生死门的十二个鬼形怪人，被迫的手忙脚乱，彼此相互救应的阵式，也被迫乱了章法。

神钟道人一面运气调息，一面留神着陈玄霜和人动手的情形，见她出手剑招，诡异辛辣，竟是生平未见之学，心头大力震动。

突听耳际间，响起了一声闷哼，眼前泛现了一片血光。

定神看去，只见陈玄霜溅满了一身血迹，挥剑决战于敌阵之中。

她剑招愈来愈奇，剑势的威力也愈来愈大，十二个鬼形怪人，已被她剑劈四个。

这时，无影神拳白作义，和分背着葛伟、葛煌的松风松月，都为陈玄霜精奇剑招吸引，忘记了仍然置身在险难重重的境遇之中。

但闻陈玄霜娇叱一声，剑光突然暴射，撒出了朵朵银花，又有两个鬼形怪人，溅血横尸在剑下。

这面陈玄霜大展身手，初试奇学，那面方兆南也发挥了甚大威力，阻挡了三女迫进之势。

原来武当门下弟子的五行剑阵，自梅绛雪出手之后，已被迫的形将散乱，险象环生，方兆南却仗剑一跃而到，一连猛攻三剑，把形将散乱的五行剑阵，重又稳定下来。

那红衣少女格格一阵娇笑，道：“好啊！你也会装死啊！”

说着唰唰两剑，直劈过去。

方兆南长剑斜指，一招“斗转星移”，化解开疾攻过来的两剑，反手一招“琵琶别抱”，闪闪寒芒，幻化出数点银星，分点向蓝衣少女三处要穴。

那蓝衣少女一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一招“铁树银花”化出了一片红影。

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有如金石相击，方兆南点去剑势，尽被封开。

梅绛雪冷眼看他武功大进，心中甚喜，但她表面神情之间，仍是一片冷冰冰的样子，左手碧玉尺一招“画龙点睛”，由侧面急袭过去。

方兆南暗暗付道：“我如不和她实实在在的拼上几招，只怕要引起她两位师姐的怀疑之心。”

当下一剑“潮泛南海”，守中带攻，封架开梅绛雪手中的碧玉尺，长剑趁势推进，疾向前胸点去。

梅绛雪正待用右手玉尺封架，斜里却疾来一剑，封开了方兆南的剑势。

耳际间响起了红衣少女娇笑之声，道：“当真是痴情女子负心汉，你竟然连我们三师妹也一样照下毒手……”

方兆南手中剑势一紧，唰唰唰一连三剑，把那红衣少女迫的向后退了

一步。

那蓝衣少女和梅绛雪的攻势，却被五行剑阵中的道人接住。

五行阵的奇奥变化，护住了方兆南的侧翼，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激斗中，忽听一声冷响，一个武当派中道人，被梅绛雪玉尺，震飞了长剑，那蓝衣少女疾由侧面攻来一剑，把那人一斩两截。

五人组成的五行剑阵，死了一人之后，登时阵法乱起来。

那蓝衣少女借机向前疾冲了两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

突然施展开迅厉的招术，疾冲入阵。

已经散乱的五行剑阵，登时被她冲得六零八落。

方兆南暗中留神瞧去，只见群道个个满头大汗，举手挥剑。

显的亦甚勉强，看样子，再动手相搏一会工夫，不用三女施下毒手，四人也难支撑多久了。

原来四个道人经这一阵激烈的相搏之后，血脉流行加速，毒性早已发作。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忖道：“霜师妹说那大殿水雾中含有剧毒，当时我亦有中毒之感，这些道人，分明一个个毒性发作，我怎么毫无异样之感，这样看将起来，梅绛雪相赠那两粒丹药，定然是解毒之药了，唉！她待我这般情深意厚、日后不知该如何报答于她才好……”

正自忖思，遥闻陈玄霜高呼之声，道：“南哥哥，快些退出来吧。”

那红衣少女手中拂尘，剑势突然一紧，攻势猛厉无比，口中却娇笑道：“三师妹，郎君薄幸留着他徒招烦恼，二师姐替你杀了他，稍泄你心头之恨……”

方兆南大喝一声，手中剑势突然一变，施出半招“巧夺造化”，刹那间剑芒点点，分向三女袭到。

这一招旷绝千古，奇奥之学，威力强大，变化神奇，方兆南虽然只知道一招的三分之一，但出手的剑势，已使三女大骇而退。

方兆南低声喝道：“四位道兄快退！”

他收剑一跃，人已到生死门下。

这时他回头望去，只见武当门下四个道人，一齐摔倒在地上。

但见那蓝衣少女、红衣少女手中剑光闪动，四人全都被拦腰斩作两截。

激战中，方兆南大喝一声，又施出了那招“巧夺造化”，但见寒芒流动，分向三女袭去。

梅绛雪和那蓝衣少女见威势奇大，似是知道厉害，立即倒跃而退。

那红衣少女看他常施出此招，逼退自己，心中忽生不服之感，竟然不向后退，左手拂尘，右手宝剑，一齐出手。

拂尘攻敌，长剑却斜撩方兆南的剑势。

只觉那满天流动的光影中，幻起千百剑尖齐齐刺了过来。

同时，也觉着向上撩的剑势落空，全身尽在对方剑光笼罩之下，不禁心头大骇，急急收剑而退。

她见机虽快，但仍晚了一步。

只见闪闪银虹，掠面而过，一片秀发，应手而落。

这招剑术之中，本还有甚多精奇的变化，如果方兆南当时记全那老人传此一招剑学，只怕三女早已溅血在他的剑下了。

方兆南一击得手后，立时大声喝道：“霜妹快退！”伸手一拉陈玄霜，

转过身子，急急向前跑去。

那红衣少女吃那一剑削落了一片秀发，早已吓的魂魄离体。

呆立谷口，挡住了那蓝衣少女的去路，梅绛雪更是有意拖延，故意不追。那蓝衣少女探过头来，在那红衣少女脸上打量了一下，见她没有受伤，立时冷冷的骂道：“死丫头，还不快追，站着发的什么呆？”

那红衣少女被师姐两句话，骂的醒了过来，口中啊了一声，放腿向前追去。

神钟道人目睹方兆南，陈玄霜连番恶斗之后，仍然毫无毒发疲累之态，心中甚感奇怪。

他横剑守在谷口之处，待方兆南，陈玄霜奔到之时，立时低声问道：“两位可觉得内腑之中，有些不对吗？”

方兆南摇摇头道：“没有啊！”

神钟道人略一沉吟，侧身放过方兆南和陈玄霜，说道：“我挡追袭强敌，两位请保护青城派的两位道兄，离开此处。”

也不待方兆南答话，仗剑向三女迎了上去。

白作义连施无影神拳，真力消耗甚大，亦自知内腑毒性发作，难再久存入世，当下对松风，松月一拱手，道：“两位任重道远，请尽余力，相助葛氏兄弟，脱出险难，兄弟去助神钟道兄一臂之力……”

说罢，纵身一跃，直飞过去，人还未落实地，双拳齐出，打出两记无影神拳，分向三位少女击去。

松风，松月，因一直未和强敌动手，毒性发作较缓，心知眼下处境，寸阴千金，也不谦辞，低声对方兆南。陈玄霜道：“咱们走吧！”

说着当先放腿向前奔去。

方兆南心中虽然觉得疑窦甚多，但见松风、松月奔行如箭。

也无暇多问，急急追了上去。

但听身后金铁相击之声，不绝于耳，似是打的十分激烈。

松风、松月一面奔行，一面抬头打量山势，似是想寻找一条出山之路。

片刻间，已奔出数里之遥，触目一片花海，香气袭人。

奔行之间，忽见人影一闪，红花丛中，闪出来两个绿衣少女，手横宝剑，拦住了去路。

松月左手抓紧了背上的葛纬，右手抽出背上空剑，唰的一剑，疾向左首那绿衣少女刺去。

那左首少女并不举剑，向后一闪，避开剑势，倒是右首那绿衣少女，斜里伸来一剑，挡开松月剑势。

方兆南沉声喝道：“两位道长背负着人，我来对付这两个。”

他话还未完，陈玄霜已疾冲而上，手中宝剑一振，幻出两朵剑花，分袭二女。

右边那绿衣少女一招“回风舞柳”，长剑疾转回来，封架开陈玄霜攻去的一剑。

陈玄霜娇躯斜斜一转，反臂一招“天外来云”劈了过去。

她剑招刚变，忽听一声凄厉、短急的惨叫声。

转眼望去，只见左侧那绿衣少女，手中宝剑，从身后洞穿右侧绿衣少女的前胸。

原来她乘势闪到身后，借机刺出一剑，右侧绿衣少女，万没料到同伴

竟会暗算自己，毫无防备，剑势穿心透胸，惨叫半声，人已倒地死去。

这意外之变，连方兆南、陈玄霜等，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望着那绿衣少女发呆。

只见她缓缓拔出长剑，就那绿衣少女身上，抹去血迹，问道：“那位姓方？”

方兆南怔了一怔，道：“在下姓方。”

那绿衣少女打量了方兆南两眼，道：“你可是叫方兆南？”

方兆南道：“不错，姑娘怎的知道？”

绿衣少女道：“前面关卡重重，这谷中有一条出山捷径，几位如想逃得性命，只有从那密道出去。”

方兆南道：“你是什么人？”

绿衣少女低声答道：“我奉梅姑娘之命而来，眼下时光不多，几位快随我来吧！”飞起一脚，把尸体踢入花丛中，转身向前跑去。

方兆南望了望松风。松月一眼，道：“跟她去吧！”

几人鱼贯随那绿衣少女身后，加紧急追。

那绿衣少女似是异常熟悉冥岳地势，带着几人穿越奔行于花丛之中。

这时松风、松月身受之毒，已逐渐开始发作。

那绿衣少女神情，也似十分紧张，虽已瞧出松风、松月难以支撑下去，但她奔行的速度，仍然不减。

方兆南连经大变，增长了不少阅历，紧紧追随那绿衣少女身后，暗运功力监视，只要一发觉那绿衣少女有什么异样举动，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施袭。

奔行约顿饭之久，才出花丛，绿衣少女回头望了松风。松月一眼，道：“两位道长请忍耐一下，咱们已快脱离险境了。”

说完转身向一道荒芜的谷中跑去。

在此等情境之下，方兆南心中虽然怀疑，但也不得不随那绿衣少女身后，进入山谷。

这是个生满荒草的山谷，那绿衣少女举着宝剑，分拨着荒草而行，深入二里左右，才长吁一口气，停了下来。

她回头对方兆南等说道：“如若咱们的行踪没有被埋伏在花丛中的人看见，眼下已经算十分安全了！”

方兆南道：“姑娘知道此路，难道冥岳中其他之人，就不知道这条荒谷么？”

绿衣少女道：“这条荒谷，原本是条死谷……”

方兆南道：“既然是条死谷，姑娘把我们送入绝地，不知是何用心……”

那绿衣少女道：“你这人急什么呀？不待别人把话说完。”

只听那绿衣少女继续说道：“在这荒谷之中，有一个喷火的山口，但近几年来，已经不喷火了！”

方兆南暗道：“好啊！你把我们送到火山口中，倒可省了你们甚多手脚。”

那绿衣少女甚少在江湖上行动，也瞧不出方兆南心中已有了怀疑，仍然接着说道：“梅姑娘要我把你们带到那火山口处，要你们从那山口进入，她说这是唯一的生机……”

方兆南道：“那山口虽然不喷火了，但里面的热度定然甚高，我们进入，

只怕难再生出……”

那绿衣少女摇摇头，道：“这我就不知道啦，梅姑娘只要我把你们带到那喷火处。”也不等方兆南回答去是不去，立时又转身向前走去。

方兆南回目望了松风。松月一眼，只见两人头上汗珠如雨，滚滚而下，微闭着双目而立，神志已似进入了半晕迷的状态，那里还能作得主意，暗自忖道：“眼下情景，九死一生，不如先和她到那喷火口处，瞧瞧再说。”

当下随那绿衣少女身后走去。

那绿衣少女走的甚慢，似在辨认去那山口之路。

又行里许左右，到了一处山壁前面，只见那崖壁下面，有一所高约三尺，横宽二尺左右的山洞。

绿衣少女指着那洞口说道：“这就是了。”

方兆南探头望去，里面一片漆黑，也不知有多深多远，但却毫无灼热之感。

那绿衣少女道：“你们进去吧，我要走了。”

方兆南暗暗忖道：“如是此女故意引我们进入火山洞中，决然不会杀伤同伴，想来她是奉梅绛雪之命而来，大概是不会错了。”

但见那绿衣少女的背影，闪了两闪，已然走的踪影不见。

方兆南目光缓缓由陈玄霜，松风，松月的脸上扫过，心中暗自想道：“陈玄霜毫无江湖阅历，松风、松月两位道长，看来已是神志昏乱不清，眼下情景，已无可与商议之人，进不进山口的主意，全要我来决定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这几人的生死性命，都在他一念之间。

他沉思良久，才决定冒险一试，回头对陈玄霜道：“我在前面带路，师妹请走在最后，松风，松月两位道长，只怕已经神智迷乱，难以久撑下去，师妹准备随时抢救他们。”

陈玄霜点点头，道：“知道啦，你放心吧！”

方兆南拔出剑来，一侧身进了山洞。

这时，松风，松月两入，心中唯一能够记着的事，就是跟着方兆南行动，两入一见方兆南进了山洞，倒是不用招呼，紧随方兆南身后而入：

洞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方兆南心中又有慎严的戒备，走的异常缓慢，只觉这洞向下倾斜的坡度甚大，但却毫无灼热之感。

深入约三十丈后，狭窄的山洞，突然开阔起来，一种隆隆之声，遥遥传入耳际。

只觉那隆隆之声，忽东忽西，似是经常移动，虽然不大，但隐隐可辨其惊人的声势，有如遥闻海啸一般。

方兆南不禁暗自忖道：“不知什么声音，如同海啸沉雷，现下相距甚远，已可预想其势，待接近之后，尚不知是何等情景了忽听身后的松风道长低沉的呻吟了一声，摔倒在地上。

方兆南目力本超常人甚多，轻过这一段黑暗中行走之后，已然可在一丈内辨视景物。

他回头望去，只见松风道长，嘴角间鲜血汨汨而出，身负之人，和手提的包裹，都已丢弃地上，头颈斜斜靠在壁上。

方兆南伸手在他鼻口之间一摸，人已气绝死去。

他身后的松月道长，突然双膝一软，直向前面栽去。

陈玄霜依他身后而立，赶忙探手一把，抓住他的道袍，方兆南双手齐

出，接住正向地上倒的葛煌。

只见松月道长，长长喘息了一口气，说道：“他们兄弟两人都是被点了穴，解开之后，就可自己行动了……”

一口鲜血涌了出来，打断他未完之言。

方兆南放下葛煌，暗运功力，举手一掌，轻轻按在他“天灵”要穴，低声问道：“道长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松月道长得方兆南真气之助，已然紧闭的双目，突然睁了开来，说道：“他们两人，都服了武当派相传下来两粒护命金丹，只要解开穴道，调息一阵，逼出内腑之毒，大概就会好了……那包裹之中，是参与此次冥岳之会所有之人的绝技，是传给他们两人的，要好好保存，交给他们……”

他挣动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一块铜牌接着又道：“这是我们……青城派中信物……携有此物，可得本派掌门接……”

下面的话尚未说出，人已支撑不住，又吐了两口鲜血，大喝一声而逝。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说道：“霜师妹，放开他吧，他已经死了。”

陈玄霜道：“他们怎么死的？”

方兆南道：“中毒而亡。”

陈玄霜道：“我们在那大殿之中，不是也中了毒么，怎么还会好好的呢？”

方兆南道：“我们服用了解毒药物，要不然，只怕比他们还要早死一些时间！”

陈玄霜奇道：“就是在大殿中，你放入我口中的一粒丹药么？”

方兆南道：“不错……”

陈玄霜道：“你那里来的解毒药物？”

方兆南暗自忖道：“她心中一直记恨着梅绛雪，不如把梅绛雪赠药之事，相告于她，或可减少她一些嫉恨之心。”

心念电转，当下说道：“那解药就是穿白衣的少女相赠……”

陈玄霜松下手中扶着的尸体，默然不言。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伏身捡起松月道长握在手中的铜牌，说道：“如若不是她相赠解药，只怕咱们此刻尸体已寒。”

陈玄霜原本默然不语，听得方兆南的话后，突然恼火起来，冷笑一声道：“早知是她给你的解药，我死了也不吃它！”

方兆南一看情形不对，赶忙扳转话题道：“这两位道长已经毒发身死，咱们把他们尸体移到一处，也该早些解开葛氏兄弟穴道，唉！只不知武当派的护命金丹，是否有效……”

陈玄霜道：“哼！人家的丹药没有效，只有你那白衣妹妹的灵丹有效啦！”

此女嫉妒之心，奇重无比，虽在异常凄凉险恶的处境之中，仍然对那白衣少女，有着强烈的记恨和醋意，一句也不肯放松。

方兆南心知如若再和她相辩下去，定要闹成十分紧张之局，微微一笑，默然不语，扶着葛伟的肩头，让他端坐在地上。

他先伸出左手来，暗中提聚了丹田真气，右手掌心抵在他命门穴上，先用本身真气，催动葛伟的行血，然后才解开他的穴道。

只听葛伟长长吸一口气，醒了过来。

陈玄霜目睹方兆南解开了葛伟穴道，立时如法炮制，也把葛煌的穴道

解开，冷哼了一声，道：“南哥哥，谁说人家武当派护命金丹不管用了？”

方兆南知她心中怒意未消，赶忙接口说道：“神钟道长肯把两位护命金丹，转赠两位葛兄，自己却甘心忍受毒发之苦，一代名派掌门，气度果然是与众不同。”

葛伟。葛煌醒来之后，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物，问道：“这是什么所在？”霍然站起了身子。

两人刚刚醒来，神智尚未全复，这洞中又黑暗如夜，难见景物，不觉心中微生惊骇。

方兆南低声说道：“两位葛兄穴道初解，内腑尚有剧毒，不可乱动，快请坐下，运气调息，逼出内腑剧毒。”

葛煌突然问道：“我爹爹那里去了？”

葛天鹏被杀之时，神钟道人虽及时点了他的穴道，但那幕惨绝的景色已在脑际中留下了一些印象，人已清醒，立时想起了父亲生死之事，不禁一问。

方兆南暗暗一皱眉头，道：“两位葛兄先请运气调息，迫出内腑剧毒之后，兄弟自会奉告详情……”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此地尚未全离险境，待两位迫出剧毒，咱们还要立刻赶路。”

葛氏兄弟果然依言坐下，运气调息。

这两粒护命金丹，功效异常强大，葛伟。葛煌运气催开药力，立时觉得丹田之中，一股强劲的热流，直冲上来，不自禁张口一阵呕吐，把腹中存有之物，全都吐了出来。

方兆南不知两人呕吐，乃所服金丹之力，初时为之十分担心，及见两人逐渐好转，闭目而坐，才放心一叹，低声对陈玄霜道：“霜妹身上是否还带有食用之物？”

陈玄霜笑道：“你肚子饿了？”

方兆南摇摇头道：“不是，他们两位呕吐之后，腹中定会有饥饿之感，运息醒来，恐怕要吃东西，但那食物之上，已然有毒，不如早些抛去算了。”

陈玄霜这次倒没有再出言顶撞，解下身上食用之物抛了出去。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这次你倒是很听话呀！”

陈玄霜缓缓站起，走了过来，偎在他身边坐下，柔声说道：

“南哥哥……”

三个字刚出口，忽听一声轰隆巨响，一股浓烟，由身后冲过来。

几人但觉如陷蒸笼之中一般，全身一阵奇热，全部出了一身大汗。

这股热风，来的大过迅快，快的几人来不及运气抵拒。

方兆南赶忙吸了口气，准备先行运气抵住这股热风，然后再抱起葛氏兄弟，逃离此地。

那知这一来，受的苦楚更大，只觉一股强烈难耐的硫磺气味，直入内腑，赶忙又把吸入胸中之气，吐了出来。

幸得那股热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一盏茶工夫，已然消去。

方兆南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低声问道：“两位没有受伤吧？”

葛氏兄弟一齐睁开双目，答道：“还好”两人经过一阵呕吐，身受之毒，已被灵丹逼出了大半，又经这一阵静坐调息，元气已恢复甚多，再睁开双目之时，已可见四周景物。

陈玄霜微微一笑，道：“南哥哥，我想起来啦……”

方兆南一时之间，思解不出她话中含意，奇道：“你想起什么来了？”

陈玄霜道：“那白衣少女一点也不喜欢你才要叫人把你带入这火山口中，想把咱们活活烧死！”

方兆南默然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忽然心中一动，另一个新的念头，闪过脑际，暗道：“她如存心害死我们，大可不必多费这一番手脚，在回轮殿中，我和霜妹都已身受奇毒，她又为什么暗中相送解药呢？……”

只听陈玄霜继续说道：“她这样对待你，我可以放心了。”说完一笑，缓缓的偎入了方兆南的怀中。

葛煌突然轻轻叹一声，道：“哥哥，就我记忆所及，爹爹好像已伤在回轮殿，那身着红衣少女的剑下。”

葛伟道：“我似是也看到了爹爹伤在那三个妖女手中，可是尚未看清，就已经被人点了穴道……”

他长长叹息一声，回顾了方兆南一眼，道：“不论什么事，方兄只要知道，但请直言相告好了，事已至此，我们兄弟决不致意气用事。”

方兆南略一沉吟，然后正容说道：“神钟道人把武当派中历代传下来的两粒金丹，相赐二位服用，使两位保得性命，这等胸襟，是何等的博大。

他相赐灵丹之后，又要全场中高手，各留绝技，独授两位，用心是何等良苦，如若两位有负于他，一片苦心，只怕神钟道人死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

葛伟、葛煌齐声说道：“方兄但请放心，我兄弟决不致有负神钟道人相救之望。”

方兆南道：“两位真有这等气度，不但神钟道人相赐灵丹之心，没有白费，也可使不少武林绝技，得以保存，不致失传……”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两位所见不错，令尊确然已死……”

葛伟、葛煌同时感到一阵伤心，热泪滚滚夺眶而出，但两人强力忍耐着伤痛之情，举手拭去脸上泪痕，默不出声。

方兆南叹息一声接着：“不但令尊罹难而死，除了眼下咱们四人，生死还难预卜之外，只怕这次参与冥岳大会的武林高手，无一能够生还……”

他简明扼要的把回轮殿，那场惨烈绝伦，惊人动魄的搏斗经过说了一遍。

他叹道：“神钟道人在天下武林高手荟萃之中，独独选择两位，相赐灵丹，并请与会之人，必死之前，各留绝技，录传两位，无非是赞赏二兄年少有力，天资过人。

在那等情形之下，留下绝技的诸位老前辈，决不敢有藏私之心，二兄身负众望，任重道远，但愿能不负天下英雄深厚的寄望才好。”

葛伟缓缓站起身来，低声对葛煌说道：“弟弟，咱们先拜拜松风、松月道长遗体，也略表一点相敬之心。”

于是两人并肩跪下对着松风、松月的尸体，大拜了三拜。

方兆南指着身侧一个包裹说道：“此包之中，乃与会各位老前辈录记的武功绝学，两位要善为保存，如若遗失一片衣襟，一块木柄、就可能使一种绝技失传。”

葛伟打开包裹，把里面的剑柄、衣襟，分成了两包，分给弟弟一半，

牢牢的绑在身上，说道：“如若我们兄弟有了什么意外，方兄就请把咱们身负各位老前辈遗留下来的绝学取出，不要让它流落在敌人手中才好。”

说完站起身来，大步直向外面走去。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葛兄停步，你要到那里去？”

葛伟回过头道：“趁此刻咱们尚有搏敌之力，设法闯出冥岳才对，如果在此居留时间一久，饥饿得筋疲力尽之时，岂不只有束手待缚一途？”

方兆南道：“出此洞口，绝无生脱冥岳之望，死里求生之法，只有冒险深入，从这火山洞中，找出一条可行之路。”

葛伟缓步走了回来，说道：“刚才那一股浓烟之中，所含高热，已非普通人的体能所可挡受……”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也许方兄内功精深，已达寒热难侵之境，但就兄弟刚才感受而论，决难忍受这洞中高热，何况冒险深入未必就有出山之路，这等冒险犯难，倒不如试行一闯他们拦击。”

方兆南不便把梅绛雪派人引入此洞之事，据实相告，怕又引起陈玄霜妒嫉之心，但他心中确信梅绛雪不会故意把自己陷入绝地之中。

这是一种无法说出的感受，在他心灵上，似乎已从梅绛雪那终日冷若冰霜的神情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信任。

他觉得这位难得一笑的绝色少女，内心中却蕴藏了深挚的情爱，只是她偏重向灵性的发展，不像陈玄霜那等表现强烈，爱恨分明，但却从淡漠中给人一种真挚的感受。

这感受使方兆南生出无比的信心，他相信这火山洞内，定有着脱险之路。

他深忖了良久时光，才缓缓抬起头来，说道：“目下只有两条路，不论哪一条，都是艰苦异常，生机茫茫，出此山洞，势必为冥岳中高手围击，纵然咱们能侥幸的冲出重重拦截，强敌铁骑亦必穷追不舍，不谈武功，单是冥岳中人善于用毒一项，咱们就防不胜防葛伟道：“方兄之意，是……”

方兆南接道：“以兄弟之见，闯越拦截，倒不如深入火山之中一试，或有一线生机。”

葛伟微一沉吟，道：“这等自然界的威势，爆发时山川易形，风云变色，人力如何能够抗拒……”

方兆南接道：“这座火山，已多年没有喷火，深入火山腹地，自属身冒绝大危险，但据兄弟的看法，也正因为艰险万分，才有一线生机，万一咱们引发火山，自己虽然难免葬身火窟，身化飞灰，但冥岳中人，亦将为这爆发的火山威势吞噬，果能如此，虽死何憾？”

葛伟沉吟了一阵，道：“方兄说的不错，此既唯一生机，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方兆南霍然站起身来，说道：“事不宜迟，趁咱们现在体力未减，立时行动。”

葛煌突然插嘴说道：“咱们已没有食用之物，忍饥挨饿，越此绝险，只怕体力难以支持。”

方兆南道：“以兄弟估计，咱们饿上三日夜，体力大概还不致完全消失，尽此期中，冒险一试，如若咱们在三日夜内，还难出此绝地，饿不死也要被的烧而死了！”

陈玄霜也缓缓站起来，说道：“你们两位如果这样怕死，干脆就别走

啦！”

葛伟吃陈玄霜言语一激，不觉豪气大振，道：“姑娘都不怕，我等堂堂七尺之躯，何惧之有，走！”抢在方兆南前面，大步领先而行。

方兆南探手一把抓住了葛伟手腕，说道：“葛兄不可任性涉险，还是由兄弟前面带路。”

葛伟心知方兆南武功、阅历都强过自己，也不争执，当下随在方兆南后面行。

几人久处黑暗之中，又经过一阵静坐调息，丈余左右的景物，目力已然能及，但见前面尽都是一块块礁岩，虽无灼热的感觉，但却寸草不生。

行约十余丈，去路又转狭窄，那隆隆之声，重又响声。

方兆南停下脚步，凝神侧耳，静静地听了一阵，又缓步向前走去。

四个人默然的向前走着，心情沉重步履缓慢，有如负重千斤，在几人意识中，大概都有着一步步走近死亡之感。

忽听陈玄霜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南哥哥，咱们要是能够从这火山腹中，找到山路，离开此地之后，只怕不胜麻烦了。”

方兆南奇道：“什么麻烦？”

陈玄霜道：“这次冥岳之会，很多武林高手都葬身其中，只有咱们四个人活着出去，那些人的儿女弟子，定然川流不息的登门造访，问咱们冥岳中经过，那不是不胜麻烦了吗？”

方兆南暗暗忖道：“你想的这么远也好，反正眼下之局，凶多吉少，咱们索性海阔天空的胡乱谈吧，也许可以暂时忘去眼下处境的凶险。”当下笑道：“是啊，那时咱们可忙极了，单是接待川流不息的访客，就够累了……”

葛伟截住了方兆南的话，接道：“两位倒是还有闲情逸致，说这等着不着边际的事，唉！”

我看还是别再谈啦！”

陈玄霜笑道：“怎么？你怕死么？”

葛伟道：“难道你一点都不怕？”

陈玄霜道：“怕有什么用，在这等人力难以抗拒的环境之中，谁也无法主宰生命，死就死啦！”

方兆南怕几人再争论下去，引起怒火，赶忙接口说道：“以少林、武当掌门的武功，佐以黑白两道中数十个高手，都无法抵拒冥岳中人，凭咱们四个人，要想逃出他们拦截。追袭，自是必死无疑。

这火山腹地诚然生机甚微，但咱们如能小心谨慎，或可找出一条生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是必死无疑，一个尚有些微生机，两位葛兄不妨再想想，那条路对？”

其实他这几句话，十分牵强，他所以深信这山腹之中，有路可通，完全是信任梅蜂雪不会陷害自己。

她既然派人把自己引入这火山口，想来定有生路。

这信念是基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而生，但却是那样坚强。

第二十六回 水火洞劫后余生

在方兆南心目中，梅绛雪对他是那样陌生，两人没有聚首时的欢乐，也没有分离的惘惘愁怀，除了寒水潭，为时势所迫，对月缔盟的一点瓜葛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可作怀念的事……

可是方兆南却深信梅绛雪不会陷害自己，这信任使他产生出强烈的求生信念，觉着这火山腹中，定有出路。

忽听那隆隆之声，由远而近。

一股强烈的硫磺气味，由洞内直冲而来。

方兆南一嗅那迎面扑来的硫磺气味，不禁心头大震，急急喝道：“两位葛兄快运气护身，闭住呼吸，卧倒地上。”

一拉陈玄霜当先伏在地上。

葛伟，葛煌依言伏身爬在地下。

这阵热风来的时间甚久，足足有一杯热茶工夫，才逐渐消失。

因几人先都有了准备，运真气护住身子，又闭住了呼吸，是以并无太大的难受之感。

黝暗的山腹甬道中，一片死寂。

但见葛伟起身越走越快，片刻之后，步履如飞。众人急急跟去。

这一口气急奔，足足有七八里路之遥。

抬头望去，前面仍然是一片黝暗，这条山腹的甬道，不知有多深多远，也不知通往何处……

沉默使这山腹甬道中，加重不少恐怖气氛。

又转过两个弯子，葛伟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这山腹通道，到此之后，突然分为三条岔路。

葛伟回过来问道：“方兄，咱们走那一条路？”

方兆南看三条岔道的宽度，都在伯仲之间，一时之间，实难决定走那一条才对，不禁的呆在当地。

葛煌轻轻叹息声，说道：“方兄也不必太觉为难，不论走那条岔道，都是一样生死由命，纵然遇上凶险，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方兆南沉吟了一阵，道：“这三条岔道内决不会完全一样。

刚才吹来的热风，定然从这三条岔道中的一条吹来。

唉！适才那隆隆不绝的震声，现在怎的也不响了，如果还在响着，倒是可以帮我们……”

忽觉一股冷风，从正中一条道中，吹了出来。

这山腹之中，热温甚高，几人都已在不知不觉中，运气抗拒着那热度。

此刻，突然吹来一阵冷风，在极高的热度中，这阵风特别阴寒，四个人都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

葛煌喜道：“方兄，不用想啦，这中间甬道既有冷风吹来。

咱们就走这一条岔路好了！”

方兆南忽觉脑际灵光一闪，盘膝坐了下来，说道：“这阵冷风，十分阴寒，咱们一直在热度甚高中赶路，这一冷风只怕不是身体能够抗拒。

兄弟之意，先请静坐下来，运气调息一下，咱们再向前赶路不迟，在这等生机渺茫的绝地，要是再生起病来，那可是一件麻烦之事。”

陈玄霜微微一笑，道：“是啊！忽冷忽热，最易生病，南哥哥说的不错，两位快请坐下来吧！”

她即靠着方兆南身旁，坐了下去。

葛伟，葛煌都觉得身上有些寒意，依言盘膝而坐闭目运气调息。

方兆南却借静坐的机会，暗暗忖道：“这火山腹内，那来的寒冷之风，这显然是一处十分奇怪的地方……”

正忖思间，突觉身上一阵灼热，一股热气，从左面一条岔道上吹了出来。

几人虽有一身武功，身体也有着强烈的反应，只觉全身一热，出了一身大汗。

抬头望去，只见左面那条甬道之中，红光闪动，似是冒出的火焰一般。

不禁心头一震，暗道：“糟啦！这火山真要爆发不成？”

葛伟。葛煌还在闭目调息，因那突来热气十分强猛，两人正自运气抗拒，对身后冲来的火焰，竟然毫无所觉。

这突变，打断了方兆南的思潮，一跃而起，大声叫道：“火！

快些躲避，火山要爆发了……”

就这说两句话的工夫，那炽烈的火焰已疾扑而到。

葛伟匆忙中拉抓住哥哥，纵身一跃，直向正中一道岔道窜去方兆南因顾及葛氏兄弟的安危，运集毕生功力，对着那疾冲而来的强烈火焰，猛发两掌。

那疾冲过来的火焰，被方兆南强猛的掌力一挡，来势果然微微一缓。

但一缓之后，来势更加迅猛，方兆南还未来得及发出第二次掌力，那火焰已疾掩而到，封住了中间一条岔路的入口。

方兆南原想逃入正中一条岔道，但形势一变，迫的他不得不向后退去，进入了右面岔路。

这条山腹中的甬道，和初入山腹来路大不相同，曲曲弯弯，没有两丈以上的直径。

后面强烈的火焰灼热迫人，逼的陈玄霜，方兆南，不得不冒险施展飞行功夫，纵身向前疾跃猛冲。

但因那甬道直径过短，两人联袂跃奔的距离，常常超过甬道直径的长度，撞在壁上，碰的头晕目眩……

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使他们暂时忘去了撞在壁上的伤疼，一味疾跃急奔，也不知撞了几次，已不觉身后的灼热相迫，才停下身子。

方兆南长长吁了一口气，低声问道：“霜师妹，你撞伤了没有？”

陈玄霜忽然探手入怀，摸出一条手帕，娇声说道：“还问人家哩，瞧你自己头上撞破了。……”

举起了绢帕，向他额角之上擦去，情意款款，无限温柔。

方兆南喘了两口气，伸出双手，抓住陈玄霜肩头，在她脸上仔细瞧了一阵，道：“师妹，你当真没有受一点伤吗？”

陈玄霜点头笑道：“是啊！第一次我撞上石壁之后，以后就小心啦，那里还会再撞上去？”

方兆南啊了一声，笑道：“那很好，师妹只要没有伤着，我就放心了……”

陈玄霜无限关心的问道：“你可是很累吗？”

方兆南道：“我伤着的几处关节很疼，唉！我要不带你来冥岳，你也不会吃这些苦了。”

陈玄霜柔媚一笑，道：“和你在一起，就是再多吃些苦头，我也很快

乐……”

她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你那里疼了，我替你活动一下筋骨好吗？”

不待方兆南回答，伸手出去，轻轻在他双膝关节上面推拿。

方兆南只觉一双柔软的玉掌，在双膝关节之上慢慢滑动，丝丝热气，由她手掌上传了过来，伤疼登时大减，不知不觉间，熟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光，才从熟睡中醒了过来。

睁眼看时，只见陈玄霜微闭双目、盘膝而坐，正在运气调息。

他心中忽泛起甚大的愧咎，暗暗叹道：“她不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在这茫茫世界上，又把我视作她唯一的亲人，我不但未能给她慰藉，使她快快乐乐的生活、反而带着她跋涉关山，涉险冥岳。

如今又把她带入这等生机渺渺的绝地中，但她却没有一点怨我恨我之心，此等情意，是何等的真挚，何等的感人……”

想到伤心之处，不禁黯然一叹。

这叹息声虽然低微，但陈玄霜却已被惊醒过来，霍然睁开星目，微微一笑，道：“南哥哥，你睡醒了吗？”

方兆南道：“不知我睡了多久啦！”

陈玄霜偏头想了一下，道：“大概有一个多时辰吧……”

她微一沉吟，深情的问道：“南哥哥，你刚才叹什么气？”

方兆南本想说心中感想之事，但话到口中，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她对我用情已深，这番话说将出来，只怕又要引起她的误会。”

当下随口说道：“我想到葛氏兄弟，不知他们两人怎么样。”

陈玄霜道：“他们两人躲入的岔道，寒冷侵肌，决难冲过寒气阻挡。”

方兆南道：“那条岔道阴寒之气，特别强烈，只怕也非人所能忍受！”

陈玄霜道：“咱们这条岔道中倒是满好的啊！既不觉阴寒侵入，也无灼热迫人。”

方兆南缓缓站起身来，道：“走吧！前面尚不知还要遇到些什么凶险，也不知要几时才能出此山腹甬道，重见天日。

此地既无可食水果，又无飞鸟走兽，咱们多耽误一点时间，就减少一分生机！”大步向前走去。

陈玄霜紧紧随他身后，说道：“南哥哥，不论前面遇上什么凶险，咱们可别走散了，唉！要是让我一个人，走在这等黑暗如漆的甬道中，心里定然会十分害怕！”

方兆南笑道：“怕什么？这地方，决不会生什么毒蛇，蜈蚣之类。”

两人谈谈笑笑，行速甚快，不知不觉间，已走出甚远路程。

转过了一道陡急的弯子，耳际忽然响起了一种强劲呼呼之声，有如海涛怒啸一般。

陈玄霜惊愕的说道：“南哥哥，你会游水吗？”

方兆南摇摇头，道：“不是！这声音不像激流澎湃之声。”

陈玄霜道：“不是水声，是什么？”

方兆南道：“像是风声。”

陈玄霜奇道：“这山腹之内，那里会吹来这样强劲的大风呢？”

方兆南道：“这声音极像大风吹过的声音，那来的大风，就叫人费疑猜了！”

陈玄霜想了一阵，忽然跳起脚来，笑道：“是啦，咱们快出这山腹了。”

方兆南道：“为什么？”

陈玄霜道：“既然能听到风声，定然离出这山腹之口，不会大远了！”

方兆南叹道：“奇怪的是咱们既能听到这等强劲的风声，怎么却毫无一点感觉？”

陈玄霜牵起他的一只手，笑道：“不用想啦，咱们到前面瞧瞧去吧！”拉着他向前走去。

走了一段路，那呼呼狂啸之声，响的更是强烈，有如狂涛激流，排山而下，单听那威势，已够吓人了。

陈玄霜不自觉的被那股威势所慑，放慢了脚步。

又转过了一条急弯，前路突然中断，只见一坐黑黝黝的石壁，拦住去路。

这条甬道，只不过三四尺宽，一眼之下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前面是一道山壁。

行至绝地，方兆南闷在胸中的疑团，却突然开朗干胸，暗暗忖道：“原来这甬道至此而断，有前面一条石壁拦住去路，那狂啸之声，自然是无法破壁吹来，是故，只闻其声，不觉吹来。”

只听陈玄霜轻轻叹息一声，道：“南哥哥，咱们得回头走了，前面走不通啦！”

方兆南只觉脑际灵光一闪，喜道：“咱们可能就要脱险了！”

陈玄霜茫然答道：“面临绝地，走都走不通了，怎么就要脱险呢？”

方兆南笑道：“咱们坐下来养息一下体力，打通这一道拦路的石壁，就可生脱此险！”

陈玄霜柔婉一笑，依着他身旁坐了下来，说道：“快些说吧！”

我心里急死了！”

方兆南道：“这山腹之中，深入地下，那里有狂风吹来，但我们现下听到的绝对是狂啸的风声……”

陈玄霜本是异常聪明之人，日中啊了一声，道：“你可说这石壁之外，是一道露天绝壑……”

方兆南道：“是啊，而且这道石壁还不会很厚！”

陈玄霜笑道：“要是很厚，咱们就听不到风声了！”

方兆南点头笑道：“不错，咱们休息一会，想法子打通这道石壁，就可以脱此险地了。”

陈玄霜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南哥哥，咱们脱此险地之后，到那里去呢？”

方兆南怔了一怔，笑道：“这是一场千古浩劫，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这凶讯，传达各派，免得他们临时措手不及。”

陈玄霜突然一跃而起，道：“你想的虽然和我大相背逆，但我还是要依你心意去做。”

举手一掌，击在石壁之上，但闻一阵嗡嗡之声，由近而远，逐渐散失，陈玄霜的强劲掌力，却被挡了回来。

方兆南霍然站起，道：“这是什么声音？”

拔出长剑，疾向那石壁上面点去。

只听当的一声，有如金铁相击，又响起一阵嗡嗡之声。

陈玄霜也似听出了这声音，不是山石所发，轻扬纤指，在壁上一弹，

果然又是一阵轻微的嗡嗡之声。

她低声说道：“南哥哥，这山壁不是石头啊！”

方兆南沉吟了一阵，道：“倒像铜。铁之类铸筑的墙壁，只是这等火山腹内，那来的铁铸之壁，实在叫人费解？”

陈玄霜默然不言，暗暗想道：“是啊！这地方决然不会有人来过，这道拦路墙壁，也不似经过人工筑成……。”

方兆南忖思了良久，想不出脱身之法，心中甚是烦恼，举手一掌，向那山壁之上拍去。

他在急虑之中，这一掌用力甚大，一掌击在壁上，除了重响那嗡嗡之声外，忽觉那山壁似被自己这一掌震落了甚多沙子。

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如这山壁真是铁铸成的，如何能被我一掌击落沙石下来。”赶忙捡了几粒，暗运指力一捏，只觉那落下的几粒沙石，坚硬异常，而且也较一般石粒重些。

仔细一瞧，那落下的几粒沙石，竟是铁沙。

陈玄霜被他掌击山壁，打乱了思潮，急急问道：“南哥哥，你在瞧什么？”

方兆南笑道：“咱们有了一线生机啦！”

陈玄霜道：“为什么？”

刘七南道：“这山壁并非生铁铸成，乃是地下自然所含的铁沙结成，这铁沙虽然坚硬，但它究竟是散粒组成，不似生铁聚成的那等坚牢，如若咱们慢慢用宝剑挖掘，不难把它打穿！”

陈玄霜道：“不知这山壁有多深多厚……”

方兆南道：“依我推想，这山壁决然不会太厚，刚才咱们听到那狂啸之声，分明是一种怒吼的风声，如若这山壁很厚，只怕难以听到……”

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师妹，也许咱们尚未挖穿出壁。

已经饿的没有气力了，但咱们只有这一线生机，除此之外，别无可循之途！”

陈玄霜婉然一笑，道：“不论什么事，我总是要听你的话。”

她拔出背上宝剑，暗运功力，一剑刺向山壁。

这一剑她用了七成劲力，寒芒到处，又响起一阵嗡嗡之声。

一片铁沙，应手而下。

方兆南忽然觉着眼前这位任性，倔强的少女，有些变了，变得无限的温柔，楚楚可怜。

陈玄霜刺出一剑，击落甚多铁沙，侧脸望着方兆南嫣然一笑，又是一剑刺去。

方兆南也拔出背上宝剑向那铁沙上刺去。

两人的功力都已十分深厚，两剑此起彼落，铁沙纷纷滚落，片刻之间，已打了三寸多深，两尺方圆的壁穴。

陈玄霜停下手瞧瞧手中宝剑，只见剑尖锋刃处，缺痕斑斑。

不禁嗤的一笑，道：“南哥哥，咱们把这山壁打穿之时，只怕这两柄宝剑也没有用了！”

方兆南道：“只要把这石壁打穿，纵然没了兵刃，也不要紧。”

这等昼夜不分，难见天光的山腹之内，也无法分辨时间。

两人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那山壁已被打了两尺多深，手中两柄百炼

成钢的长剑，形体已变，地上堆满了一大堆铁沙。

这时，两人的腹中，都已甚感饥饿，但谁也不肯提出腹中饥饿之事。

方兆南原想这山壁不会超过两尺，那知打了两尺多深，仍然不见一点洞穿的迹象。

口中虽然不言，但心中却是甚为忧虑。

万一此望断绝，两人势非被活活饿死在这山腹之中不可。

陈玄霜似是看出了他的忧虑，反而不时出言慰藉，低语浅笑，毫无愁苦之感。

方兆南只觉心中对她有着无比的愧咎，她愈是深情款款，笑语慰劝，愈觉着愧疚加深。

这时，两人都刚刚运气调息完毕，一起拿起了宝剑准备动手击打山壁。

方兆南轻轻一拂陈玄霜秀发，说道：“咱们再打一尺，如若仍难洞穿这石壁，那就不用再打了，唉！我把你带到这九死一生的绝地之中，让你忍受饥饿之苦，想来心中愧恨至极，如何能对住陈老前辈在天之灵……”

陈玄霜婉然一笑，柔声说道：“我现在很快乐，我爷爷把我交给了你，这一生我都不会离开你啦，生死同命，福祸与共。”

她举手一剑，直向那山壁面刺去。

这一剑用足了她全身劲力，只觉阻力大减，全身不自主的向前一倾，直没及剑柄之处，先是一怔，继而喜道：“南哥哥，咱们打穿这山壁了！”

方兆南喜道：“当真吗？”

他们再举剑猛力向壁上刺去，果然阻力大减，一剑洞穿。

陈玄霜拔出了洞穿石壁的长剑，凝目向外瞧去，只见壁外一片黑暗，仍然不见一点天光，心中登时暗道：“这石壁之外，也不知是什么所在，既然不见天光，只怕尚未脱出山腹。”

方兆南不见天光由那洞穿山壁中透射进来，心中已凉了一半。

但他仍存万一之想，暗自忖道：“也许山腹之外，正值深夜。

难见天光透入。”

他们再拔出剑来，一阵猛刺横削，那一片快被削通的山壁，砂屑纷纷，片刻被削了一个尺许见方的圆洞。

练武之人，筋骨大都要比常人柔软，这洞口虽是不大，但已足可容两人通过，方兆南当先探头出去，爬出洞壁，只感一脚踏空，身子直向下面摔去。

外面一片沉沉黑暗，难见景物，不知这洞外山谷，究有多深，他怕陈玄霜也和自己一般，跌了下来，一面提气，伸手向四面乱抓。

一面高声叫道：“霜师妹小心了，这洞外是一片悬崖洞谷只听碰然一声，身子撞在一片坚硬之处，幸得他早已运气护身，暗中戒备，这一摔虽是不轻，但人并未受伤。

但闻陈玄霜娇脆而又充满着焦急的声音，道：“南哥哥，你在那里？”

方兆南站起身来，长长吁了一口气，应道：“我在这里……”

只觉一阵急风，扑了下来，还未来得及喝止，陈玄霜已落到了他的身侧，笑道：“南哥哥，你没摔着吗？”

方兆甫道：“不要紧，也不知这是一处什么所在，刚才咱们听到的狂啸之声，现在却是一点也听不到了。”

陈玄霜凝目看去，只见两面都是山壁，中间是丈余宽窄的甬道，极似

幽深的山谷，只是上面不见天光。

忽然间，狂啸重起，两面山壁，都响起了嗡嗡之声，有如千军万马，遥遥的奔来，声势十分吓人。

方兆南不闻那狂啸声时，心中惘惘若失，但听到这等吓人的声势，不禁又有些惊怯，缓缓向后退去，准备依靠在山壁之上。

身子还未触及山壁，那狂啸之声，已挟着无比的威势吹到，方兆南只觉全身被那一股排山倒海的疾劲之力，吹了起来，不禁心头大为震撼。

这股狂飚力道之猛，足以拔树起鼎，耳际间只听陈玄霜尖厉的惊叫，但立时被狂风怒啸掩去。

方兆南刚叫一声：“霜师妹……”

他身子突然撞在山壁之上，一阵头晕眼花，知觉顿失。

原来这甬道并非直径，方兆南被那疾猛无比的狂风，吹了起来，撞在转变的坚壁上，任他武功再高，也难抗拒这大自然的惊世威力。

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他神智恢复，茫然睁开眼睛时，耳际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叹息，道：“可怜的孩子，你醒过来了？”

方兆南缓缓转动着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布衣姬，坐在一张竹椅上，自己却仰卧在榻上。

她脸上泛起着慈爱的光辉，眼睛中满蕴着儒儒泪光，世界上大多数是慈爱善良的人，属于冷酷残忍的究竟不多。

这是一所山草结成的茅屋，但室内却打扫的十分干净，阳光从竹帘掩遮的窗门中透射进来。

他茫然啊了一声，道：“老伯母，这是什么地方，我还活在世上吗？”

那老姬和蔼的笑道：“你伤的很重，已经在这里睡了一天一夜啦，唉！年轻人身体强壮，换了我那老头子伤成这样，只怕早就不行了。”

方兆南想挣扎着起来，却被老姬伸手拦住，说道：“你人刚刚醒来，不要乱动，还是躺着休息，我去替你煮面来吃吧！”

说完，拿起靠在榻边的竹杖，策杖缓步而起。

他缓缓举起手，摸摸自己的脑袋，只觉头上包着很厚的纱布，膝背之处，都有些隐隐作痛……”

他轻轻叹息一声，耳际间恍似缭绕着陈玄霜那惊骇尖叫之声，也不知她现在被那狂急的风势吹落在何处？……

只觉一阵热血沸腾，强忍着伤疼，挺身坐了起来，缓步向室外走去。

茅屋外是一坐植满花树的小巧庭院，翠竹作篱，山风拂面，山居茅芦，给人别有一番清雅而出尘的感受。

那老姬入厨煮面，庭院中悄然无人，方兆南一心想念着陈玄霜的安危，缓步出了篱门。

抬头看山色凝翠，耳际中小溪潺潺，这一处山居人家，似是风雅人士选居之地，景物甚是优美。

方兆南挣扎着向前走了一段，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山道崎岖，我又满身重伤，行动不易，这样辽阔的大山中，如果茫然无绪，那里去扑，该回去问问那位老姬才是。”

正待转身重返茅舍，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年约五旬，身披蓝布大褂，留有花白胡须的樵人，急急地奔了过来，说道：“公子受伤未愈，怎能随便乱跑，唉！我那老伴也

未免太不经心了。”

方兆南摇摇头说道：“我借老伯母下厨之机，偷溜出来，她怎么能够知道，老伯伯休要错怪人。”

他满口伯伯妈妈，叫的那樵人心花怒放，呵呵连声的笑道：

“你们年轻人，身体当真是强壮，我昨天救你时，你到处伤痕，满身鲜血，唉！当时看去，复生之望甚是渺茫，想不到你今天竟然可以行动了。”

方兆南急道：“老伯伯可否带我到救我之处瞧瞧？”

那樵人沉吟一阵，道：“此去不下数里之遥，而且都是崎岖的山道，你满身重伤，如何能够走得？”

方兆南道：“不要紧，晚辈习过武功，这点皮肉之伤，还可忍受得住。”

那樵人沉吟不语，但他禁不住方兆南苦苦相求，终于点头说道：“你在此等我片刻，我回去告诉老伴一声，咱们再去。”

说完话，他挑起柴担，赶回茅舍。

片刻之后，拿了一支竹杖而来，笑道：“你伤口都未长合，虽然习过武功，只怕行动起来，也不很方便，用这竹杖借点力吧！”

方兆南称谢一声，接过竹杖，暗中运气，紧随那樵人身后，向前行去。

他内功已有深厚的基础，此刻气脉已畅，皮肉伤疼大减，行动逐渐灵活，翻越两座山岭，到了一处山势异常险恶的所在。

那老樵子伸手指着一道深谷说道：“这道山谷，就是闻名全省的阴风谷了，经常有疾劲无比的阴风，从这谷中吹出，风势之大，飞石拔树，公子看看那谷中情形就可明了。”

方兆南探头向下望去，只见那道百丈深谷之中，果然寸草不生，甚至连一块突出的山石，也难见到，两面崖壁，都是光滑如削。

只听那老樵夫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接道：“阴风谷实是一处充满着神秘的奇怪地方，纵长二三十里中，两壁和谷底都如刀削铲平一般，但这条却只有十丈直径。”

那老樵子继续说道：“除了那强大的风力之外，这谷中吹的风，也和别处不同，有如冰窖地狱吹的寒风一般，冰冷刺骨，鸟兽难支，不说那强猛风力，单是阴寒之气，就叫人难以忍受得了。

偏偏就有诸多山弯，折来转去，强大的风力，被那横生的山壁一挡，威力逐渐减少，待到出口之时，风威已消去很多，纵是如此，那风力也是够强大了……”

他脸上泛出一种见闻广博的自得之色，拂髯一笑，又道：

“那阴寒之气连经小壁抵挡。折转，也随着风力减弱，出谷之后，那阴寒之气，已不足加害鸟兽了！”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问道：“不知那风力从那里吹入此谷？”

老樵人呵呵大笑了一阵，道：“公子这一问，只怕甚少有人能够回答，据说那阴风是从一处地穴中吹出，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见过的人，却少之又少。”

方兆南问道：“老伯伯相救晚辈，可就在此处吗？”

那老樵人伸手遥指着里许外，一座浅山峰上，说道：“公子就晕迷在那座山峰上面，全身倦伏在一座巨大山石之下。”

方兆南轻轻叹急一声，道：“多谢老伯伯相救了，不知除了晚辈之外，还有其他受伤之人吗？”

那老樵人道：“怎么！公子还有同伴吗”方兆南道：“不错，晚辈有一位小妹同行……”

那老樵人立时摇摇头，坚决的说道：“公子不用费心找她了，以那阴风的威势来说，公子这条命能够保得，已经是上天见怜，你那同行小妹，只怕早已被那阴风吹的尸骨无存了！”

方兆南极目张望了一阵，不自禁落下了两行泪水，黯然一叹，说道：“但愿皇天保佑她，免罹惨祸才好……”

他心中虽是悲苦，但想到陈玄霜武功，要强过自己甚多，自己既能留得性命，她自非绝无生机。

只听那老樵人慈蔼的声音，重又在耳际响起道：“老汉有一事想他不明，公子何以会走入了这道阴风谷中。”

方兆南随口答道：“晚辈幼年酷爱山水，又学过几年武功，自恃身体强健过人，常常游玩于大山名川之中，想不到游踪此地之时，误入了那阴风谷中！”

那老樵人道：“公子喜爱山水常常出来游走，也还罢了，但令妹乃一位女流之辈，难道她也极爱山水不成？”

方兆南道：“家父善营陶朱，积席甚丰，舍妹虽是女子，但因常和我在一起习武，故颇有男子汉豪侠之风……”

那老樵人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之事，道：“对了，老汉还有一件事忘记相告公子。”

方兆南道：“什么事？”

老樵人道：“这阴风谷有时也会吹出来的伤人体的热风，不过次数不多罢了，据说那热风较这阴寒之风，更为可怕，不论鸟、兽只要被那热风一吹，势非活活烧死不可。”

方兆南口中应着那老人之言，心中却暗暗忖道：“要想查出霜师妹的下落，看来非得冒险入谷一探究竟不可了，但此刻功力未复，只有先回这老人家中，养启两天，待伤势好转一些，再下去查看不迟。”

心念一转，低声说道：“老前辈，咱们回去吧！”

那老樵人点点头，转身走去，一面叹息着说道：“这条阴风谷可算是世间第一等奇异的地方，纵长虽只三四十里，但却蕴藏着千奇百怪的变化，瞧的人眼花缭乱……”

方兆南道：“老伯伯可否列举其中一些，以广在下的见闻。”

那老樵人仰脸思索了一阵，道：“大概是三年前吧！那阴风谷中突然传出一种鬼哭神嚎的怪叫之声，其声不但尖锐刺耳，而且悲切无比。

当时天色还在深夜之中，我们带了刀、枪等防身兵刃，赶到了阴风谷，借峰上树木隐身，探头向谷中望去，老夫虽是读书之人，也几乎吓得晕了过去。”

方兆南道：“老伯伯难道当真发现了什么怪物吗？”

那老樵人道：“一只满身发射蓝色光芒的奇大蜈蚣……”

方兆南笑道：“蜈蚣也值得这样可怕吗？”

那老樵人道：“不不，那怪物只是形似蜈蚣而已，长约丈余，全身闪烁着蓝色的光芒，移动之时，全身的蓝芒就更显得强烈，老夫回来遍查典籍，找不出是何等怪物！”

方兆南暗暗想道：“不过是条大蜈蚣罢了，以霜妹的武功，遇上它也

付得了。”

他口中却微微说道：“就只有那一条大蜈蚣吗？”

老樵人道：“还有一条似蛇非蛇，似龙非龙的怪物，全身赤鳞如火……”

方兆南吃了一惊，急道：“究竟是蛇是龙？”

老樵人道：“我们到时，那怪物正向谷底一座山洞中爬去，只见它一条尾巴尚露在外面，那时明月在天，景物清晰可见。

那怪物露出部分，在月光映射之下，泛现出耀人眼目的红芒，看去更是清楚，看他闪动的红光，似是两条尾巴，如若说它是条大蛇，世间那有两条尾巴的蛇呢？”

方兆南暗道：“定是他们当时看花了眼，蜈蚣和蛇，都是山中常见之物，有何可畏之处。”

当下笑道：“也许是两条蛇吧！”

那老樵人长长叹息一声，道：“至于那红鳞耀目的双尾怪物，决然非蛇，如果是蛇，也不会发出那鬼哭狼嚎般的难听声音那老樵人眼看方兆南逐渐被自己说服，而且泛现出喜悦之色，道：“幸好那双尾怪物隐入洞中不久，那全身蓝芒闪闪的怪物，也自行爬入洞中，以后就未再出现了。”

两人边走边谈，不觉间已到那茅舍附近。

老樵人看方兆南经过这一段山行之后，不但伤口没有疼苦之感，而且更见灵活。

竹篱旁依着个策杖老嫗，她似正在等待着他们回来，一见方兆南立时抱怨说道：“你这孩子，满身重伤，还要出去乱跑，快进去吃饭啦，面都放冷了。”

方兆南微微一笑，长揖拜谢道：“老伯母这等关爱，在下日后，定当报答大恩！”

那老嫗凄凉一笑，道：“可惜我那女儿，三岁之时，被山魅带走，下落不明，如她还活在世上，怕不和你一样大了……”

那老樵人摇头叹道：“妇人之见，荒谬之论，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那里会有山魅出现，不知她被什么野兽吃掉了。”

那老嫗怒道：“别家孩子为什么不被野兽吃掉，单单吃了我的女儿……”

那老樵人回头望着方兆南，苦笑道：“我这老伴，有点疯疯癫癫，女儿三岁失踪，距今已十八寒暑，她还坚信她女儿未死，有一天会突然归来，唉！这岂不是白日梦呓吗？”

方兆南看那老嫗满脸悲苦，赶忙说道：“世间事，常有出入意料，也许令媛真的活在这世上。”

那老嫗喜道：“公子说的不错，我那女儿，决没有死，不是被山魅带走，就是被路人抱去……”

她突然叹息一声，脸上的笑容随着敛失个见，凄凉的接道：

“唉！我那女儿，如若现在我身边，定已出落得如花似玉了……”

那老樵人的为人，十分达观，哈哈大笑，道：“我瞧你还是别想你那女儿了，别说她已不在人世，就算她真的还活在世上，事隔二十年也不会认识你了！”

说话之间，已进了大厅。

那老嫗已准备好了食用之物，立时端出来招待方兆南，吃完饭后，话

题重又转到了女儿的身上。

她告诉了方兆南女儿的特征，右手腕上有一个扣子大小的紫记，要方兆南日后遇到她时，告诉她回家一行。

方兆南倒是很用心的把字字句句，都记住在心中，准备日后万一遇上时，也好转告于她。

那老樵子眼看方兆南和老伴谈的兴高采烈，也不再多管闲事，两人又谈了甚久，方兆南才起身辞出，回到自己养息的房中。

他开始考虑眼前的形势，不知是去找陈玄霜呢？还是早些离开此地……沉思良久，仍是难以决定。

突然间，脑际间泛现一个新的念头，暗暗忖道：“这次赴约的武林精英，可以说全军尽没，冥岳中人只怕要趁机而动，当今江湖上几大门派，都还不知此事，毫无防备。

万一冥岳中人乘势派遣高手，分头潜往各大门派的根据之地，暗施奇袭，一鼓作气歼尽各大门派中人，武林中恐怕从此一蹶难振了……。”

他愈想心中愈觉不安，立时挺身而出，暗中运气相试，觉着筋骨并未受伤，不必再行休养，匆匆离室，赶往厅中。

这时，那老樵人夫妇尚在谈话，目睹方兆南匆匆而来，甚觉意外。

方兆南心急如焚，对两人抱拳一揖，说道：“在下忽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特来向两位告别！”

那老嫗惊道：“公子伤口还未长好，如何能上路，休息几天再走不迟。”

方兆南道：“此事急如星火，我多养息一天，多一分危急，两位相救，在下日后再行答谢了。”

也不待两人口话，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那老嫗急急站起身来，说道：“公子慢走一步，老身还有两句话说。”

方兆南道：“老伯母有何指教？”

那老嫗道：“小女乳名梦莲，公子遇到她时，务必告诉她父母倚门相望，要她回来一次。”

方兆南道：“晚辈记下了……。”回身走了两步，突然想到这一日来一直想着其他之事，连这老夫妇的姓名，也忘记问了，赶忙又回身说道：“晚辈该死，尚未请教老伯伯的姓名。”

那老樵人捋着胡子笑道：“不敢。不敢，敝姓云，草字金城。”

方兆南抱拳一揖道：“云老伯高谊隆情，晚辈已深铭肺腑，在下就此告别了。”大步出门面去。

他心中虽然想着早日赶往各大门派的根据之地，把冥岳惨变经过，告诉各大门派中人，使他们早作准备，以免遭冥岳中人暗袭。

但一则山路不熟，二则潜意识中仍然想念着陈玄霜的安危，不知不觉间，他又走到那阴风谷中去。

这时日正当午，谷中景物清晰可见，但见那谷中怪石鳞峒，寸草不生，连一棵矮松，枯草也瞧不到。

还有一宗奇怪之处。

那谷中所有的山石，都是一片深紫的颜色，由上向下望去，有如一片深紫色的地毯，不见一点其他的颜色。

深深的怀念，使他不自觉的沿着山谷向前走去。

他期能发现一些追索陈玄霜的痕迹。

第二十七回 少林寺鸣鼓惊钟

走约十几里路，那山谷忽然向南转折过去。

一道横出的山壁，拦住了去路。

方兆南抬头打量了山势一眼，只见这道横阻眼前的山峰，足有七八十丈高低，一峰突起，下临深壑，看去便觉雄伟。

他闭目调运一下真气，纵身而起，手足并用的向那绝峰上面唱去。

这座山峰虽然陡峭，但方兆南此时功力，已非小可，手足并用速度甚快，不大工夫已爬上峰顶。

一股凉风吹来，伤口隐隐作痛，虽是皮肉之伤，但经他这一阵纵跃攀登，那本来长好的伤口，又裂开了很多，鲜血汨汨流出。

他轻轻吁一口气，四下望去，只见山势绵连，一望无涯，这一峰在五里方圆内，最为突出，高出群山甚多。

阴风谷向南折转之后，又成一条直径，登高往下视，幽谷一线，日光照耀之下，那谷底深紫山石，闪闪生光。

他极尽目光探看了一阵，暗暗叹道：“霜师妹如果是和我一齐被那强猛狂风吹出山腹，以她武功，受伤决不会比我更重，我被那老樵人救了起来，她何以不知去向？”

眼下已相隔数日之久，她如被那强猛的风力，和我一齐吹出山腹，纵不遇救，人也该清醒过来了，如若不幸重伤死去，在这等深山恶谷之中，尸体也难以保存至今……。

他心念一转，顿觉此望渺渺，回忆相处数月情义，不禁黯然神伤，两行泪水滚滚而下。

山风吹飘起他的衣袂，眼前山色景物，都变成一片模糊，周惠瑛埋身抱犊岗，已使他肠转百折，伤心千回，曾几何时，惨事重演。

虽然尚未确定陈玄霜是生是死，但算来她生机甚小，因她如是随自己同被劲风吹出山腹，留得命在，定会巡梭附近，找寻自己。

除此之外，被撞的伤重而死，就是陷在山腹中没有出来他经过了一番分析，已确定陈玄霜生机甚微，只觉胸中热血沸驱，恨不得跳下悬崖，以身相殉。

忽闻一阵羽翼划空之声，掠顶而过，抬头望去，只见一只苍鹰紧紧追着一只黄雀，那黄雀忽而振翼直升，忽而敛翼疾沉而下，左飞右旋，闪避那苍鹰扑击之势，这情景，忽然使他有些昏迷的神志，突然为之一清。

他暗暗忖道：“这次冥岳一战，武林道数百精英，死伤殆尽，眼下逃出冥岳之人，只我一个，这早传凶讯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晚上一天半日，武林中就增多一分凶险……。”

他仰脸长长吁一日气，喃喃祈祷道：“霜师妹阴灵有知，请恕我无暇在此多留，传达凶讯之后，定当重入那火山腹内，仔细查访霜师妹的生死下落。”

他转身跃下高峰，急奔而去。

方兆南下了绝峰，立时施展开提纵之术，待天色黄昏时分，已然离开

了那绵连的山势，到了可见行人的官道之上。

他放缓了脚步，仰脸望着正西即将消失的晚霞，暗暗忖道：

“先到那里去呢？武林中到处潜伏着杀机，冥岳也许早已派出高手，分向各大门振施袭了……。”

他沉思了良久，才决定先赶到嵩山少林本院一行。

一则因那嵩山少林寺，素有天下武功荟萃之称，二则他忽然想到知机子言陵甫已被大方禅师派人选到嵩山少林本院，不知他的疯癫之症，是否已有转机？

这次冥岳一战，使他深深的感到了“血池图”的重要，可惜那“血池图”已和陈玄霜同时失陷，下落不明。

他决定了行址之后，立时又加快脚步赶路，一路上除吃饭之外，起早赶黑，兼程而进，仆仆风尘，不辞劳苦，希望能先把凶讯传到少林寺中。

这日中午时分，到了嵩山脚下，就山下一处僻静地方，食用了些干粮，即时登山。

少林寺乃闻名的古刹，建筑宏伟，地连十顷，僧侣众多，清规森严，寺外林木葱笼，景物甚美。

方兆南心急如焚，也无暇浏览沿途景色，匆匆登山，直奔寺门。

两扇大开的庙门上，横着一块斗大的金字匾额，写着“少林寺”三个大字。

方兆南刚刚到门前，大门内一声佛号，转出来一个灰袍中年僧人，合掌当胸，拦住去路，问道：“施主可是进香的客人吗？”

方兆南摇头说道：“不是，在下有急事千里专程赶来，求见贵寺主持，烦请大师代为通报一声。”

那灰袍僧人打量了方兆南一眼，皱眉道：“施主有何大事，难道非见敝寺主持不可吗？”

方兆南道：“在下方兆南，由冥岳而来……”

那中年僧人脸色一变，接道：“方施主请入寺稍坐，贫僧立时就代为施主通报。”身子一侧，欠身让客。

方兆南也不客气，大步直入寺中。

寺门内显然已有戒备，八个灰衣僧人，分排门后两侧，每人怀中都抱着一支禅杖。

那迎客寺外的中年僧人，突然加快了脚步，抢在方兆南前面，说道：“贫僧替施主带路。”

忽然一个转身，向旁边一个小径上走去。

那僧人奔行甚决，片刻之间已穿越那片青草、山花，直入林中。

一片翠竹环抱着一座红砖砌成的精舍。

灰衣僧人突然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方兆南道：“这座精舍乃本寺接待上宾之处，方施主跋涉远来，先请在此小息片刻，待贫僧通报之后，再来请进。”

说完，忽然向后退了两步，合掌肃容，接道：“施主请进。”

方兆南略一犹豫，大步直向那红砖精舍之中走去。

那灰袍僧人却不肯随他同入，站在翠竹篱外飞：“精舍之中早已备有茶点，施主如果饥饿尽管食用。”言吧，急急退去。

方兆南暗道：“江湖上久传少林寺乃武林中泰山北斗，寺中僧侣个个武功高强，清规森严，忌讳甚多，单瞧这待客之法，就叫人有种异样的感觉。”

忖思之间，人已走近精舍。

抬头看去，只见两扇黑漆门上写着四个金字，左面一扇写着“迎宾”右面一扇写着“小轩”，举手一推，两扇门呀然大开，一股清香之气，迎面扑来，不觉一怔。

香烟袅袅，就由那鼎中升起，鼎旁磁壶，玉杯，排列的十分整齐，两张竹椅之外，还有一张藤榻，但却空无一人。

他忽然觉得有些困倦，缓步走到藤榻上坐了下来，不知不觉中竟然熟睡了过去。

当他清醒时，景物大变，一个体躯修伟的高大和尚，端坐他的对面，室中烛火高烧，天色已入深夜时计。

他长长吁一口气，皱皱眉头，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对面和尚低沉的喧了一声佛号，道：“老袖大悲，乃本寺达摩院中主持……”

方兆南突然跳了起来说道：“你们那‘迎宾小轩’中香烟里含有迷药。”

大悲禅师摇头笑道：“方施主但请放心，少林寺决不会存有绿林中下五门药物。”

方兆南道：“那我怎么会闻得香味之后，立时晕了过去？”

大悲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小施主长途跋涉，身体早已有困倦之感，迎宾小轩点燃的檀香，乃我少林中秘法调制之物，虽有助入眠之效，却无遗害身体之毒。”

方兆南暗中运气相试，并无异样之感，心中怒气消减了甚多，但仍以不屑的口气，说道：“少林派乃武林正大门户，此等方式接待客人，未免有失气度。”

大悲禅师脸色微变，道：“施主如若不是从冥岳中来，敝寺绝不敢以此等方法，接待贵宾，实因其中有……”

他话至此处，倏而住口，长长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方兆南奇道：“怎么？难道已有冥岳中人，到这里来过了吗？”

大悲禅师点点头，道：“这是我们少林寺数百年来最大一次挫折，我们以上宾之礼，接待远客，却被他暗施迷药，迷倒我们一十八位护法弟子，取去敝寺中……”

话到此处，突然轻轻的咳了一声，接到：“又让他从容逃走。”

方兆南暗暗忖道：“听他口气，似是被人盗走了十分重要之物，人家既不愿说，我岂能故意追问。”

当下叹息一声道：“唉！这就难怪了，在下日夜兼程赶来，想不到仍然是晚了一步。”

大悲禅师脸上突然变得十分庄肃，道：“老袖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该不该问？”

方兆南道：“大师有话尽管请说，在下知无不言。”

大悲禅师道：“方施主和玉骨妖姬俞婴花，有什么关连之情，不知能否相告老袖一二？”

方兆南摇摇头道：“没有啊。”

大悲禅师探手从僧袍之下，取出一支形如短剑的金牌，说道：“方施主既和玉骨妖姬毫无关连，这面金牌，不知从何而得？”

方兆南目睹金牌，不禁想起了青梅竹马的师妹，黯然一叹，道：“这面

金牌乃在下无意取得之物，此事已在胸中藏了甚久。

从未告人，就是贵掌门大方禅师，晚辈也未相告……”

大悲禅师低沉的接道：“我们掌门师兄好吗？”

方兆甫微微一怔，道：“怎么？那冥岳派来之人，没有告诉老禅师吗？”

大悲禅师道：“没有，那人来去匆匆，老袖还未和他讲起冥岳之事。”

方兆南疑心忽起，问道：“来人是什么样人物？”

大悲禅师道：“长衫佩剑，年约五旬左右。”

方兆南急道：“他脸上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大悲禅师道：“这个老袖还未曾留心，不过，老袖已派遣敝寺达摩院上座三僧，各率十个弟子，分头追查，只要他没有离开中原数省，三五日内定有回报。”

方兆南不再追问，轻轻叹道：“在下先向老禅师传达一个凶讯……。”

大悲禅师身躯微微震动了一下，道：“可是我那掌门师兄有什么？……”

方兆南叹道：“贵派掌门失陷冥岳‘回轮殿’中生死不明，随形三十六位护法弟子，全都归化……。”

大悲禅师脸上泛现出忧伤之色，愕然接道：“什么？三十六弟子无一生还？”

方兆南道：“与会天下高手，死伤无数，可算得全军皆没，生脱冥岳的只有四人，但眼下还活在人世的，只有在下一个，另三人生死不知。”

大悲禅师合掌闭目，口中喃喃自语，不知他是在默诵经文，还是在为死去的同门祈祷，神色间一片庄严肃穆。

过了片刻，大悲禅师睁开双目，说道：“如果此讯确实，乃我少林开派以来，最惨的一次大变。”

方兆南道：“三十六位高僧殉难，在下亲眼所见，决错不了，但大方禅师的生死，在下来曾看到，不敢妄作论断。”

大悲禅师缓缓站起身子道：“老衲虽然暂代掌门之位，但此等大事，也不敢擅作主张，方施主如果自信见闻确实，老衲立时鸣钟、击鼓，召集寺中长老，共议大事。”

方兆南道：“此事千真万确，一点不错，纵是齐集天下武林同道，在下也敢畅谈所见。”

大悲禅师拿起案上一支木捶，正待击打桌案上放的铜钵，突然又停下手来。

他接着又道：“据老袖所知，少林寺中已三十年未传过惊神钟鼓，钟鼓一响，兹事体大，误传了惊神钟鼓，老袖也担待不起。”

方兆南道：“大师尽管放心……”

大悲禅师满脸庄严，又缓缓放下手中木捶，接道：“老衲不知方施主艺出何人门下，天下武林高手，大都埋身冥岳绝命谷中，方施主却能独自突围而出，自非绝世武功莫辨了？”

方兆南轻轻叹道：“此等之事，也难怪大师相疑……”

当下简略说出了自己出身，却把大方禅师明月蟑大会群豪，冥岳中交手经过之情，说的甚是详尽。

大悲禅师虽对方兆南身世存疑仍多，但听他诉说冥岳激战经过甚详，自是再好再仔细盘问对方的出身，随手提起了木捶，轻轻一击案上铜钵。

铜钵余音，仍在耳际缭绕，又有两个小沙弥奔了进来，合掌垂首，说道：“师父有什么大事吩咐？”

大悲禅师道：“传下惊神钟鼓。”

两个小沙弥怔了一怔，才高声复诵道：“传下惊神钟鼓。”但闻室外一个宏亮声音接道：“传下惊神钟鼓……”

声音此落彼起，愈传愈远，渐不可闻。

大悲禅师慢慢站起身子，庄严的脸色上泛现焦虑，不停的在室中走来走去。

这位少林高僧显然有着无比的烦恼，眉宇间忧苦重重，他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说道：“照方施主的说法，老袖掌门师兄，八成是凶多吉少了？”

方兆南道：“我们冲入回轮殿后，一直都没有见到大方禅师之面，对他的生死存亡，晚辈不敢擅作揣测。”

大悲禅师长长叹一口气，望着后壁一幅“达摩”神像，黯然说道：“少林派自我达摩祖师手创以来，已传二十八代掌门，虽然其间有过不少风波，但像这等掌门人生死不明的挫折，还是从未遇到，看来纵然齐集寺中长老，只怕也难找出良策。”

方兆南忽然想起知机子言陵甫来，不知他疯癫之症是否已经好转，当下问道：“贵寺方丈在冥岳明月峰大会群豪之时，曾把驰名天下的神医言陵甫遣人解送贵寺，不知此人现在何处？”

大悲禅师道：“此人现在静居敝寺戒持院养心室中，他疯癫之症，尚未痊愈，老衲不得不对他稍微限制并予防范。”

方兆南道：“晚辈想探望他，不知是否可行？”

大悲禅师道：“时已深夜，恐有不便，何况老衲已传惊神钟鼓，这是我们少林内最权威和紧急集会之令，不论何人，只要听得那惊神钟鼓之声，均得即时赶往议事殿中……”

他话到此处，遥闻一声悠悠钟鼓声传了过来，大悲禅师接道：“惊神钟鼓已起，咱们该赶往议事殿了。”

方兆南起身来说道：“贵寺中这等隆重的集会，晚辈如何能够参与？”

大悲禅师道：“我们这惊神钟鼓，非重大变故，不能擅传……”

只听钟声悠悠，连鸣了一十二响。

紧接着鼓声急起，也和了一十二响。

大悲禅师单掌立胸，庄肃的说道：“方施主到达议事殿后，望能就冥岳所见经过，据实而言，老袖先走一步带路了。”大步向前走去。

不知穿过了多少重庭院，到了一座高耸的大殿前面。

这时，殿中烛火高烧，照的一片通明，已有不少僧侣在殿中。

大悲禅师大步直向正中一座木桌走了过去，端坐木案后面一张松木椅上。

木案的两侧，共排有一十二个坐位，都还空无人坐。

方兆南东张西望了一阵，忽然觉着这座大殿有着无比的庄严，每一个僧侣的神情，都无比的沉重。

大悲禅师神情虽是肃穆，但举止言谈庄严，仍甚和蔼，欠身而起，单掌立胸，道：“方施主请过来坐吧！”

方兆南有一点受宠若惊之感，缓步走了过去。

他经过群僧面前之时，一个个对他合掌作礼。

方兆南不自觉由心中升起来一股敬仰之感，暗暗想道：“看来少林寺不但武功驰名天下，被誉为武林中泰山北斗，单是这些僧侣的庄严虔诚的态度，就足以使人自惭形秽。”

忖思之间，人已走近大悲禅师身前。

大悲禅师指着左面一排首位，说道：“方施主不辞千里跋涉，一路上餐风饮露，传报凶讯，对我们少林寺，恩义甚深，不用谦辞，快请坐下。”

他这一说，方兆南果然不好再作推辞，依言坐了左面首位。

就这一瞬工夫，两侧座位上已坐满了人。

方兆南暗暗惊道：“这些和尚们好快的身法。”

暗中留神向四面看去，只见殿中已站满了和尚，每人似都有一定位置，行列整齐，隐隐构成了一副悦目的图案。

只听大悲禅师低沉的声音响荡在耳际道：“这位方施主传来凶讯，咱们少林寺二十八代掌门人，已陷落冥岳生死不明，随行三十六位护法弟子，尽都兵劫归化我佛……”

此言一出，殿中群僧，神情大恸。

一个个双掌合十，闭目垂下头去，口启动，似在祈祷，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方兆南也无法辨出群僧说的什么。

沉默良久，右面首位上一个身着月白袈裟的老僧，突然站起身来，弓身说道：“掌门人内功深厚，英武绝世，遇难之说，只怕未确？师弟以兼代掌门人的身份，布此凶讯，想必已知道详细经过，不知可否讲给我们听听？”

大悲禅师对老僧似甚尊敬，欠身说道：“这位方施主千里跋涉，日夜兼程赶来，大概是不会错了。”

方兆南站起身，抱拳一个罗旋揖，说道：“在下来自冥岳突听左面席上一个苍老的声音接道：“老衲苦修行脚，走遍了天下名山，但却不知冥岳在何处？”

方兆南道：“冥岳就在泰山群峰环抱之中，相距明月蟑，不过百里行程，只是地僻隐密，不知内情，决难找到。”

大悲禅师道：“有劳方施主就冥岳见闻经过，再说一遍。”

方兆南点点头，把群豪赴会冥岳，大方禅师。袖手樵隐，萧遥子三人追敌涉险，神钟道长率群豪赶往解救，回轮殿群豪中毒，少林寺三十六高僧遇难惨死，神钟道人伪装受毒不支，天下群豪各显绝技，相传葛氏兄弟等诸般经过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

其间却把梅绛雪私授灵丹，陈玄霜身怀“血池图”两桩事情隐了起来。

那知少林群僧听得十分仔细，方兆南刚说完，立时有一个和尚问道：“神钟道人乃武当派中掌门之人，武功高强，天下驰名。

葛氏兄弟服了武当保命金丹，解了身受剧毒，但不知方施主和那位陈姑娘，何以未受剧毒感染，难道两位内功还强过神钟道人不成？”

方兆南对此一问，虽早在意料之中，但因措词甚难得体，不觉微微一怔，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得冥岳中一位高手相救，暗赐解药灵丹，才保得性命！”

只听一声阿弥陀佛，接道：“那人何以要救两位，暗送解毒丹？”

方兆南道：“他不满冥岳岳主的残暴素行，颇有弃暗投明之心，故而暗赠灵丹。”

那询问的和尚，就在方兆南毗邻而坐，满脸红光，身披鹅黄袈裟，年

龄不过五旬上下，但看他坐次，在寺中的身份，决不会低。

只见他面色一冷，低沉的说道：“那人既有弃暗投明之心，何以不救天下群豪，单单只救两位？”

言下之意，无疑是说神钟道人是何等身份，那人如弃暗投明怎不救他，却救你们两个籍籍无名之人。

这一番问话，登时引起少林群僧相疑之心，百道以上的目光，齐齐投注在方兆南的身上。

方兆南在群僧目光逼视之下，心中有些慌乱，急不择言的说道：“那人是个女子！”

那身披鹅黄袈裟的和尚，微微一皱眉，欲言又止。

他乃佛门中有道高僧，这等涉及儿女燕婉之私的事情有些不愿出口，但又觉方兆南的答覆难满人意。

他沉吟了一阵，又道：“不知那位姑娘是何等人物？”

方兆南虽然胸襟豁达，但那时礼防森严，男女间私相爱悦之情，视为大逆不道，这时当着众人之面，也难以说得出口。

他沉吟了良久，道：“她是……是冥岳岳主的入室弟子。”

殿中群僧，微微起了一阵骚动，但不过瞬息之间，立时平静下来。

只见右面排列的席次之上，站了起来一个身披蓝色袈裟的和尚，说道：“不知方施主和那冥岳门下女弟子，何时相识？”

方兆南听群僧问话口气，分明对自己已有了相疑之心，不觉怒火大起。

方兆南站起身来，冷冷说道：“在下此次赶来不过是传报凶讯，并无相求诸位大师父相助之心，信与不信，悉听尊便，在下就此告别。”

他抱拳一揖，大步向外走去。

两排坐的和尚，都是寺中有地位之人，不是一院主持，就是寺中长老，虽对方兆南拂袖而去的举动不满，但并未出来相阻。

但那殿中排立的群僧，却是不肯相让，只见步履移动，排成了一道人墙，拦住了方兆南的去路，一个个合掌而立。

方兆南停下脚步，打量一下群僧排成阵形，除了出手硬闯出去之外，只有纵身而起，从群僧头上飞越。

除了这两条路外，别无可循途径，不禁一皱眉头……

只听高踞正中首座的大悲和尚，喧了一声佛号，道：“方施主再请稍留片刻，老衲还有几句话。”

方兆南虽然被群僧相询之言激怒，拂袖欲去，但并无和少林僧侣动手之心，听大悲禅师言词谦和，回头问道：“不知大师还有何教言？”

大悲禅师微微一笑，道：“方施主先请归坐如何？”

方兆南略一沉吟，重又走向原位坐下。

大悲禅师道：“少林寺开派迄今，从未有过掌门方丈生死不明的情势，方施主带来凶讯，乃我少林寺数百年从未有过的大变。

此等大耻大辱的事，谁也难免激动，言词之间难免有所失疏，还望方施主，别放在心上。

事关武林间正邪消长，尚望施主能以顾全大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好使老衲等了全然全盘内情，免得算有遗策，造成大错。”

方兆南道：“晚辈适才所言，句句都是所历所见的事，并无一句上字虚言，其间虽然稍有隐遮之处，也是晚辈私人间一些琐事，无关大局……。”

他却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又道：“冥岳中人人人事都异常奇特，连服饰都是奇服异装，隐遮去本来面目，似是那冥岳岳主，故意在他那秘境之内，布置成一处人间鬼域。”

奇怪的是那些鬼面奇服的人，个个都有着甚高武功，晚辈曾和他们动手相搏数次，不论身受何等惨重之伤，都听不到他们一声惨叫和呻吟之声。”

大悲禅师侧目望了右面首坐上，身着白袈裟的老僧一眼，低声说道：“师兄判事智谋，素为掌门方丈推重，不知对此事有何高见？”

那老僧闭目沉思了片刻，说道：“就目下情势而论，已非我等能力所及，看来只有设法恭请两位师叔出山了！”

只听大悲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师叔，三十年关期未满，难道咱们能破关惊扰不成？”

那紧靠方兆南而坐，身披鹅黄袈裟的和尚，突然站了起来，说道：“惊扰二位师叔禅关一事，小弟之见，千万不可。”

两位师叔道行，虽极深远，但擅破禅关，非同小可，如害得两位老人家走火入魔，那就罪该万死了！”

大悲禅师道：“如不惊扰禅关中二位师叔，不知师弟有何良策？”

身披鹅黄袈裟的和尚微一沉吟，道：“小弟之意，不如尽出咱们少林寺中高手，赶往冥岳一探究竟，先查出大方师兄生死下落，再以罗汉阵，诱那冥岳岳主深入阵中，设法生擒……”

那身披白袈裟的老僧摇头接道：“师弟自信比你大方师兄如何？”

那身着黄色袈裟和尚道：“大方师兄一代绝才，小弟万难相比！”

那老和尚道：“这就是了，大方师弟在咱们这一代师兄弟中，成就最高，不论武道，佛经，咱们都望尘莫及，三十六位护法弟子，亦都是‘达摩院’中一时精选……”

他两道冷电的眼神，忽然逼视在方兆南的脸上说道：“如若这位方施主说的不错，三十六位弟子尽遭屠杀，试问目下本寺三代弟子们，有几个能和他们成就相比……”

大悲禅师缓缓点头道：“师兄说的不错。”

那老僧长长叹息一声，道：“大方师弟率师远征冥岳，主盟天下英雄大会，临去之时，似已预感此行凶多吉少，因此曾悄然走访‘戒持院’，和小兄促膝长谈，那半宵剪烛夜话，使小兄更惊讶大方师弟的成就，远在咱们意料之上……”

他目光环扫了大殿一周，只见群僧一个个面容庄严，凝神静听。

这才接口说道：“小兄曾和他谈起冥岳之行，相劝他不如改由小兄或大悲师弟率众前往，当时大方师兄摇头不允，小兄曾据理力争，说他乃少林一派掌门之尊，岂可轻举妄动。

万一有了什么凶险，不但少林寺群龙无首，而且贻羞咱们少林门户，那知大方师弟，早已胸有成竹，竟然提出和小兄以比武决定的方法。

得胜之人，就率众远行，不得再有异议，不瞒诸位师弟，小兄虽然早已佩服大方师弟在佛学经籍上的成就，远胜小兄，但如单以武功而论，只怕未必能强得过我。

心中暗暗欢喜，那知十招相拼之后，大方师弟竟以雷音掌神功，破了我四十年苦练的金刚指、观音足。罗汉七式三种武功，迫小兄落于下风……”

此等搏斗经过，谈与一般人听，还没有什么，但眼下之人，都是少林

寺中一时高手，对本门中的绝技，自是耳熟能详，是以听得太感惊愕。

只听大愚禅师，黯然叹息一声，道：“大方师弟胜我之后，此事已成定局，老衲自是不能毁弃诺言，再予争论，大方师弟话锋一转，不再议论赴约冥岳之事。”

话题转到了两位闭关坐禅的师叔身上，他记忆清晰，把二十年前，两位师叔闭关前的相嘱之言，均能一字不漏的转告小兄。”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道：“佛门中闭关坐禅，和道家的入定，武林中的运气调息大同小异，三月五月，已是相当的成就，一年两年，更不容易，一坐几十年，那可是从未闻见之事。”

但闻大悲禅师说道：“难道大方师兄临行之前，已预留遗言不成？”

大愚禅师点点头道：“他曾告诉小兄，眼下咱们这一代师兄弟中，武功成就能够超过他的，只怕难以选得出来，他此行冥岳，胜败甚难预料。

万一有了什么不幸，叫我劝阻诸位师弟，不可任性而为，尽起少林寺中仅存的精萃弟子，赶去替他报仇，他说咱们少林寺一派的兴亡，并不仅是咱们一门的盛衰。

因为千百年来，少林派一直是江湖上正大门户的一个象征，少林一门覆亡，武林间必将大乱，叫我届时全力劝阻几位师弟，务必依照他留言去做。”

只听那身披鹅黄袈裟，年纪最轻的和尚高声说道：“师兄之意，对咱们大方师兄的生死下落不用再多追询查问了，是吗？”

大愚禅师道：“大方师弟留言，要待明年三月，两位师叔，禅关届满之后，恭请两位师叔裁夺。”

方兆南插嘴说道：“冥岳中一战大败天下武林同道余威，只怕不会等明年，就找上贵寺了。”

大愚禅师突然站起来，对那身披鹅黄袈裟的和尚说道：“大道师弟，请陪这位施主，到‘达摩院’中休息一下。”

方兆南心知少林寺僧侣们将有要事相商，不愿自己听到，当即抱拳一揖，大步向外走去。

大道禅师也紧随离开了座位，跟着方兆南向外走去。

第二十八回 破禅关击节传音

达摩院内乃少林僧侣们习武之处，戒备十分森严。

这一夜，他在心情纷乱中度过。

直到窗外曙光微现，他才心神宁静下来，气走百脉，身体渐觉舒畅，由清入浑，渐步入忘我之境。

待他运息一周醒来，已是日升三竿时分，大道禅师正焦急在室中来回踱着脚步，见他醒来顿现欢容道：“敝寺代理方丈大悲师兄，想请方施主到戒持院去找一位朋友。”

方兆南忽然一跃下榻，说道：“那人可是有些疯疯癫癫的吗？”

大道禅师合掌作礼，笑道：“那人是否有疯癫之症，贫僧未曾见过，但‘戒持院’乃我少林寺中执法的所在地，大悲师兄在‘戒持院’中约见施主，

事非寻常，定是有要事请教。”

两人离开了达摩院转入了戒持院中。

少林寺每一座院堂，都是在广大的寺院中独成一座院落，“达摩”“戒持”两院更是四面围墙环绕，守望森严。

这坐院落中植满百年以上松。杉，绿荫夹道，一派庄肃深沉的景象，使人一入这独立的院落中，都不禁的生出一种森严的感受。

一座座山石砌成的坚牢房子，疏落的隐现在林木花草之中，那些独立的石砌房屋，间间门窗紧闭。

穿行过几条林木挟持的大道，到了一座广大的佛堂门前。

这座佛堂中一色黄绫布幔，连那房子的墙壁。屋瓦都是一色。

深黄。

大道禅师在议事殿中慷慨陈词，言来滔滔不绝，但此刻却是循规蹈矩一派拘谨，拂拭一下僧袍上的布尘，合掌高声说道：

“方施主驾到。”

佛堂传出大悲禅师低沉的声音，道：“师弟请回去吧！”

大道禅师欠身答复：“敬领法谕。”转身大步而去。

佛堂内又传出大悲禅师的声音道：“方施主请进，恕老衲失迎了。”

方兆南道：“不敢，不敢。”缓步进了佛堂，只见大悲禅师身披黄色袈裟，和大愚禅师对面而坐，两人的脸色庄肃中带着忧闷，显示心中正在为一件重大的事情苦恼着。

这是一座五间大小的广厅，除了四周的黄绫布幔之外，别无陈设，两人各坐一个蒲团，另外还空了一个，似是留给方兆南坐。

方兆南心神顿被一股庄严气氛所慑，不自觉的轻轻咳了一声，才大步走了过去，说道：“两位大师相招，不知有何教谕？”

大悲禅师微闭双目，突然一睁，道：“方施主请坐吧！”

方兆南依言坐了下去，大悲禅师忽然举手互击一掌。

一侧黄绫重幔缓缓升起，两个身躯伟岸的中年和尚，并肩而出，中间挟持一个蓬发垂髯，衣破百绽的老人，缓步而出。

大悲禅师道：“方施主可识得此人吗？”

方兆南瞧了一阵，摇摇头，道：“不识。”

大悲禅师道：“方施主再仔细瞧瞧，他久过囚居生活，也许神情已变。”

方兆南仔细瞧了一阵，道：“在下确不认识。”

对面坐的大愚禅师，突然一睁双目，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逼视着方兆南道：“此人不是方施主口中的言陵甫吗！”

方兆南道：“在下和知机子言陵甫已有数面之缘，不论何等情势，一眼之下均可辨认出来，此人衣着形态虽像，但决不是他了。”

大悲禅师忽然站了起来，僧袍一挥，那两个伟岸僧人，押着来人，重又退入那黄绫垂幔中去，目注大愚说道：“师兄，咱们走吧！”

大愚禅师应声而起，合掌对方兆南道：“方施主请。”

方兆南不知两人搞什么鬼，茫然回顾了两人一眼，跟在大悲禅师身后，向外走去。

三人似是都有着沉重的心事，一路上谁也不肯再说话，似是一说话，就会破坏了这庄严的气氛。

行约一盏热茶工夫，进入一片草花丛中，一座山石砌成的坚牢石屋，

矗立在两株高耸的古柏挟持下。

大愚禅师走近石屋，从怀中取出一把铁匙，打开门上铁锁，用力一推，两扇木门呀然大开。

出人意外的这室中打扫的十分干净，一个白发萧萧，长髯垂胸的老人盘坐在石屋一角。

方兆南轻轻的啊了一声，道：“言陵甫。”奔了过去，抱拳一揖。

他内心之中，一直对这位驰名武林的神医，有着极深的抱咎之感，如若不是他送图易药，深入九宫山寒水潭上浮阁，这老人决不致身经这等惨变，一个专治疑难之症的神医，变成了疯疯癫癫。

这短短的一段时日中，言陵甫又似老了甚多，但他的疯癫之症，却似好了些，静静的坐在一侧，见三人走了过来，微微一笑，但却端坐未动，默默不语，对方兆南以礼相见之事也不理会。

大愚禅师低声道：“方施主请相谅老衲，情非得已，不得不故弄狡狴，一试方施主的来历。”

方兆南聪明过人，已听出弦外之意，刚才那两位和尚硬持之人，乃大愚禅师故意安排的假冒之人，相试自己，当下装作不懂，故意扳转话题，说道：“这位言老前辈的疯癫之症，不知是否好了一点？”

大悲禅师叹道：“老衲等已尽了最大心力，以我们少初寺上乘的传气过穴之法，替他疗治疯癫之症，虽然好了甚多，但神智还未全复。”

方兆南黯然一笑，道：“目前江湖上能知冥岳底细的人，只怕只有此老，如他的疯癫之症能够痊愈，对大局帮助甚多。”

大悲禅师道：“方施主传来凶讯，乃我们少林创立门户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耻大辱，昨夜老衲和诸位师兄弟研讨的结果，深觉此事严重，非同小可，大局的成败，关连到整个武林的存类绝续他轻轻叹息了一声，接道：“不瞒方施主说，大方师兄的成就，是我大字一辈师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随他赴约的三十六护法，也是本寺中三代弟子中精萃高手。”

眼下敝寺中，虽尚有千人之众，尽可再起高手，重赴冥岳一战，但此等匹夫之勇，智者不取，老衲和诸位师兄弟商讨结果，决定把此凶讯，用击节传音之法，向敝寺中仅存的两位长辈请示方兆南接道：“贵寺中两位长辈，不是还在禅关期中吗？”

大悲禅师沉叹了一口气，叹道：“此行虽有扰两位前辈禅功，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了。”

方兆南道：“在下已把讯息传到，想就此向两位告别。”

大愚禅师接道：“击节传音，能否得到两位老长辈的回应，眼下还很难说，方施主请再多留半日，就可决定事情如何！”

方兆南暗暗忖道：“少林寺的武功，当真是广博难测，传气过穴之法，已是听所未听，见所未见，击节传音，又不知是什么样的武功，打坐调息，一坐数十年，更是不可思议，这些事都是人生一世，罕能遇上的奇事，留在这里开开眼界，也算不虚此行。”

心念一转，当下说道：“既然只留半日，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愚禅师道：“言陵甫疯癫未愈，势难相助，咱们留此无用。

不如去瞧瞧他们准备好了没有。”三人一齐离开静室，大愚禅师关上室门，鱼贯离开了戒持院。

方兆南随在身后，穿过了几重殿院转入一条僻静的小径上。

直向西北方向行去。

这是一条荒凉的小道，生满了及膝的野草，几株红白山花，杂生在荒草之中。

少林寺虽然广大，但无处不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只有这一片地方，野草丛生，像是无人打扫……

方兆南心里虽然甚感奇怪，但见大愚、大悲两人神态诚诚敬敬，愈向前走，脸色愈庄重，几次想出言相询，均为两人肃穆的神情所慑，只好强自忍下。

忖思之间已到了一片翠竹林前。

这片竹林，种植的十分奇怪，每株竹子相隔似都有一定的距离，纵横之间，各成一种格局。

大悲禅师合掌，垂下头去，喃喃祈祷了一阵，然后才举步走入林中。

大愚禅师口头说道：“方施主请紧随在下身后，免得走错方向。”

方兆南暗道：“他这般相嘱于我，这竹林定非平常之地，也许是一个奇阵，或是林中埋伏过多，怕我误中机关，心中甚想找机会试他一下。”

大愚禅师似是窥透他心中之意，不时转过脸来查看，这一来，方兆南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走过翠竹林，眼前是一道残垣断壁的砖墙。

两扇黑漆剥落，黑白杂陈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

大悲禅师走了过去，轻轻的把木门叩了两下，合掌站在门外，等了很久不见动静，忽然回过头来，低声对大愚禅师道：

“咱们好几年没有来了。”

大愚禅师沉思了片刻，道：“大概是三年前吧！和大方师弟来过一次。”

大悲禅师道：“三年岁月，几番生死，几番劫，那送果老猿，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

大愚禅师道：“师弟再举手叩一次门吧！如果仍然不见动静，咱们再自己进去不迟。”

大悲禅师，依言又举手在门上叩了两下。

但闻一阵波波之声响过，那两扇紧闭的木门，仍然毫无动静。

方兆南暗忖道：“自踏进这条僻静的小道之后，这两人的神情，庄严诚敬，想来这座荒芜的院落中，可能就是两位少林高僧的坐禅所在，两人是少林弟子，自是应处处循规矩，我既非少林门下，大可给他个装作不知。”

心念一转，突然振袂而起，飞落在那堵残墙之上。

抬头望去，只见三座茅屋，一字相排，每一座都有三间房子大小。

匆匆一瞥之下，已可看清那茅屋檐前，窗槛之间，蛛网尘封，这一座荒凉的使人惊怖的茅屋，广大院落中，铺满了白色鹅卵石，野草由石隙中长了出来。

目光触处，忽然发觉了一只白毛猴子，学人盘膝打坐的姿势，依靠在一株虬松的分叉所在。

大悲、大愚，并没有喝止方兆南的行动，但合掌站在门外，垂首闭目，对方兆南的举动恍如未见，不理不睬。

方兆南重重咳了一声，飞下残墙，开了大门。

大悲禅师霍然睁双目，狠狠的看了方兆南一眼，目光微蕴怒意，似是对他这等越墙而入举动，十分不满，但却没有出言相责，低低的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缓步而入，大愚禅师也是一语未发，紧随大悲身后而入。

两人一进大门，立时发现了那效人打坐的白猿，微一错愕，慢慢的走了过去。

方兆南已看出大悲禅师的不悦之情，暗道：“寺中规戒繁多，不要再犯了别人的忌讳，当下举步而行，跟在大愚身后，不再乱闯。”

大悲禅师走到那虬松下面，抬头望那盘坐在松树上的白猿，微微一皱眉，欲言又止。

方兆南仔细望去，敢情那白猿，业也乾枯，不知已死了多少时间，但因它皮毛未损，不留心很难看出来。

但见大悲。大愚肃容合掌，面对白猿而立，口中喃喃自语，似是在诵背经文，超度亡魂。

心中暗暗忖道：“以这两人的身份，对这死去猴子如此敬重，我岂可失了礼数。”慌忙抱拳一个长揖。

一阵山风吹来，摇动了虬松枝叶，和几人的衣袂，但那盘坐分叉处的白猿，却纹风未动。

方兆南心中忽然一凛，暗暗的道：“难道这白猿事先预知它的死期，才选择这样一处稳固它尸体所在，盘膝而坐？”

留神看去，果然发现那白猿盘坐叉枝所在，四面都有酒杯粗的松杆，牢牢箝住了它的尸体，头顶上枝叶密茂，可遮蔽日晒雨打，而且松枝盘错交叉，似是事先经过了人工编排。

大悲禅师轻轻叹息一声，缓步向正中一座茅屋走去。

一排矗立的三座茅屋，都紧紧关闭着窗门，大悲禅师走到那正中茅屋前面三四尺处，突然停下，屈膝跪在地上。

大悲禅师低声祷告道：“弟子大悲，冒死惊扰两位尊长，心中万分不安，实因少林寺遇上前所未有的大劫大难，已非弟子等所能排解，大方师兄，以掌门之尊，陷落冥岳生死不明，武林杀机弥漫，浩劫不远，弟子身受大方师兄重托，暂代方丈之位，愚质庸才，难当大任，为天下苍生大劫，为武林正邪消长，为我少林门户存续，千年弟子生死，不得不惊扰两位尊长。”说完大拜三拜，起身推开那两扇紧闭的大门。

一阵积尘，落了下来，洒了大悲禅师一身。

大愚禅师突然低声对方兆南道：“这座茅屋之中，就是老衲等两位长辈坐禅之地，施主举动之间，望能再稍微留心一些。”

突然一晃身子举步进了茅屋。

方兆南心知对方仍然对自己翻过围墙之事，耿耿于怀，但却无可如何，只好淡然一笑，举步走进去。

这座茅屋，大约有三间房子大小，而且陈设不多，景物一目了然，除左边依壁处，有一座木榻之外别无他物，壁角之处，蛛网横绕，榻上地下，积尘逾寸。

方兆南暗暗奇道：“这茅屋之中，又无复室，暗门，不知那两位禅关老僧，现在何处？”但又不愿启齿向二僧追问，只好闷在心中。

两个和尚，倒是异常沉得住气，负手而立，目光不停在室中打量，似乎是要从那蛛网积尘中，找出一些昔年记忆往事。

等待了片刻工夫，八个身披袈裟的和尚，鱼贯进入茅屋。

方兆南留神打量来人，似都是那晚议事殿中，设有座位的和尚，这般

人中，包括了大道禅师，每一个和尚，都拿着一捆竹子。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些竹子，难道就是用作击节传音不成？”

大悲禅师目光环扫了后来群僧一眼，大步走近茅屋一角，拂开积尘，举手一推，壁间忽然裂开一扇小形圆门。

群僧鱼贯走了过去，把怀中竹子，一节一节的衔接上，直向那圆门之中伸延进去。

这些竹节都经严格选择，大小相若，每一节衔接之处，都用刀子刻好连扣，接将起来，十分迅快，不大工夫，群僧带来的竹节，全都接完。

方兆南暗暗估计，这衔接竹子的长度，大约有二十余丈长短。

只见大悲禅师，面对竹节，口齿启动，说了一阵，挥手对群僧道：“诸位师弟请回，由小兄和大愚师兄，守候此处，已经够了。”

群僧一齐向那圆门合掌作礼，纷纷告退，片刻之间，茅屋中只余大愚、大悲、方兆南三人。

大悲禅师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珠，投入那竹子衔接孔中，然后盘膝坐在地上，闭目养息。

方兆南初时，为一片好奇之心所动，瞧了一阵之后，暗自笑道：“原来这就是击节传音之法。”

每隔一顿饭工夫左右，大悲禅师就从怀中，摸出一颗投入那竹节中，然后就地盘膝而坐，闭目等待，毫无焦急不耐之色。

方兆南一看大悲禅师一连丢下五颗玉珠，将近两个时辰之久，仍然不见一点反应，心中暗自发急，忖道：“看来今日之局，有得等待了，不如借这机会，运气调息一阵，养养精神。”

当下运行真气，血循经脉，气走百穴，由清入浑，渐至忘我。

待他醒来，已是太阳偏西时分，两个老和尚仍然盘膝闭目，相对而坐，气定神闲，若无其事，心中暗暗一叹，赞道：“这两个老和尚，当真是好耐心。”

当下一提真气，准备再调息一遍。

那知这一提气，立时觉着丹田之中一股热流，直向胸口之处泛上，不禁心头大惊，赶忙散了提聚真气，站起身子，长长吁了一口气，在室中来回走了两遍。

这茅屋内，长久无人打扫，地上积尘甚厚，他来回走了两遍，立时满室灰尘，四下横飞，那两个老和尚穿的新袈裟上，片刻间，落满积尘。

方兆南似突然触动了什么灵机一般，双目紧皱，凝神而思，浑然忘记了置身何处，双脚不停移动，室中积尘愈来愈重，弥目难睁。

大愚禅师忍了又忍，终于忍耐不住，低声说道：“方施主请放轻脚步好吗？”

那知方兆南相应不理，仍然我素我行。

大悲禅师低声说道：“他大概等的心下不耐，故意踏起积尘，想把咱们逼到室外，不要理他算了。”

大愚禅师摇摇头道：“难道他自己就不睁眼睛吗？”运足目力看去，只见方兆南闭着双目，不停的晃着脑袋，手中也指指划划，不知在搞什么鬼。

原来，他连日奔走，始终未能好好休息一下，纵然打坐运气，也是心有所念，刚才他心中不耐大悲禅师那等缓慢举动，闭目静坐运气调息，一时间万念俱寂，灵台一片清明，当他由浑反清，那调息于丹田的真气，尚未完

全的散去，但见大悲。大愚仍然那等枯坐相守，心中不愿多看，本能的一提真气，那集而未散的一股真元之气，立时冲上丹田。

方兆南从未遇到过此等事情，不觉心中一惊，起身走了两步，心中突然觉着有一种无法说出的舒畅，脑际灵光连闪，突然想起了洞中老人传授那招“巧夺造化”中的几个变化。

方兆南突然想到日夜索想而难以想到的剑式变化，心中大喜欲狂，立时开始练习起来，霎时间心神集中，忘了置身之境，踏的积尘满室，弥目难睁，他仍然懵无所觉。

大愚禅师看他又往来数遍，仍然没有停下之意，低声对大悲禅师说道：“我看此人已有些神智不清了，他这般走来走去，踏的满室尘土……”

大悲禅师一皱眉头，接道：“我看他似在练习什么武功。”

大愚禅师仔细看去，只见方兆南脚步移动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距离，并非杂乱无章，手势挥动之间，变化十分奇奥。

这两人的武功已是江湖上第一流高手，虽然看不出方兆南手势变化的路子，但却瞧出是一种异常奇奥的招术，不过他挥动的姿势，却又不像拳掌的路子，两人愈看愈是觉着那招术奇奥绝伦，生平从未见过，不禁为之一呆。

正心往神驰之际，忽听那竹节之中，传来极细但却又十分清楚的声音，道：“大方师侄吗？可是寺中有什么大变？”

大愚禅师首先惊觉，一拉大悲禅师衣袖，纵身而起，直向方兆南扑了过去。

大悲禅师赶忙一收心神，低声对着那竹节说道：“弟子大悲。

惊扰两位尊长禅功，罪该万死。”

大愚禅师将要冲近方兆南时，忽然觉着一股暗劲，直向身上逼来，不禁心头一震。

他原意想阻止方兆南来回走动之势，以免影响那竹节传音。

却未想到方兆南正运集全神在练武功，行动之间，竟然挥出了内家真力。

这力量本极轻微，但一遇阻力时，力道登时大增。

大愚禅师被形势所迫，只好挥掌轻轻一挡。

方兆南如梦初醒一般，倏然收住了挥动的手势，但见满室尘土横飞，心中甚是抱歉，抱拳一揖，道：“晚辈……”

大愚禅师赶忙摇手，阻止方兆南说下去，用手一指大悲禅师。

方兆南凝神望去，只见大悲禅师一片庄严之容，对着那竹筒说道：“大方师兄，率领本门弟子三十六人，赶往冥岳，三十六护法弟子，尽遭杀死，大方师兄生死不明，弟子迫不得已，只好召集寺中长……”

话至此处突然住口不言，想是那竹节之中又传来对方回话。

大愚禅师。方兆南都不自觉的侧耳静听。

只听到一个低沉清晰的声音，说道：“我知道啦，今夜子时，我和你师叔暂时破关外出相见，不过时间不能超过两时辰，你们把要问的疑难，全部记了起来，免得有所遗误。”话说到此处，倏然而断。

大悲禅师合掌应道：“弟子遵命。”恭恭敬敬拜了一拜，立起身子。

方兆南听得呆在当地，半晌工夫，才问了一句道：“回话之人，可就是在贵寺中坐禅三十年的两位长老吗？”

大悲禅师紧皱的眉头，已开展了不少，点头说道：“正是，那回话之人，

乃老衲一位师伯。”

方兆南道：“封关坐禅，一坐三十年，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非在下亲自见到，纵然听人说起，也是难以相信。”

大悲禅师挥手说道：“咱们先退出去吧！在此说话，恐有扰两位师长用功。”当先离开密室，向外走去：

大愚禅师。方兆南紧随其后，离开密室，向外走了四五丈远。

大悲禅师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在未得到两位师长回答之前，老衲心中对此事，实在没敢抱有多少信心，大方师兄未赴会冥岳之前，每隔三年，总要来此密室一行，除了大愚师兄偕行之外，老衲有幸，每次都得敬陪末座……”

方兆南突然插口道：“每次都用那竹节传音之法，与两位坐禅的长老通话吗？”

大悲连连摇头道：“没有，但我们每次参谒那密室之时，总有那白毛老猿相迎，而且它还以采来的山果相敬，大方师兄，绝世奇才，和那白毛灵猿相处过一段时日之后，居然能猜得那灵猿手势含意。

藉此一得，由那灵猿口中，探得两位长老消息，这些事，我们都是从大方师兄口中闻得，老衲这次相扰两位长老禅功，初意亦是想借灵猿之力，晋谒两位尊长。

再由两位尊长把我们相询疑难，由击节传音之法，指示一条明路，并未存奢望，能和两位尊长相晤……”

他轻轻叹息一声，黯然说道：“在目睹那灵猿坐化的身体之后，老衲当时心中就凉了一半，只是当时以极深的定力，勉强克制着心中激动之情。

在那等形势之下，老衲亦只好寄托最后希望之上，想以击节传音之法，得到两位老前辈的回答，武林不该遭此大劫，少林寺历代佛祖的神灵护佑，两位尊长竟能在禅关期破例相见……”

大愚禅师低声接道：“两位尊长今夜破关而出，并非功行圆满，可能和师弟晤谈一阵之后，又要重返密室，度完关期，在这段时间之中如有外人惊扰，只怕有损两位尊长的禅功！”

大悲禅师道：“不错！不知师兄有何高见？”

大愚禅师道：“小兄之意，立时调集咱们寺中高手，分别埋伏这片荒凉的茅屋周围，暗中保护两位尊长。”

大悲道：“不是师兄提起，老衲一时间恐还想它不起。”

三人自动的加快了脚步，走完一片荒凉的草地。

大悲禅师回到方丈室中后，立时传出令谕，调集了二十四名武功高强弟子，带上兵刃，分别埋伏在茅屋四周，如非追击强敌，不许进那竹篱中去。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师弟也请休息一下，贫僧暂返‘戒持院’一行，二更左右再来。”起身告别而去。

大悲禅师望望方兆南满身灰尘，说道：“寺院之中，没有俗家衣服，方施主……”

方兆南道：“如若在下穿着僧衣，不违背贵寺中戒律，那就暂借一袭袈裟如何？”

大悲沉吟了一阵说道：“寺中无此规戒，但也无此先例！”

方兆南道：“如有不便，也就算了，今夜参谒过两位长老之后，晚辈就要告别。”

大悲禅师笑道：“寺后不远处，有两家山农聚居，那里有一道山泉汇集的清溪，老衲派一名小沙弥，带领方施主去那里涤洗一下满身尘土，借着一身衣物如何？”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老和尚迫我洗澡更衣，想是晋谒两位长老时，必有的礼貌，当下笑道：“有劳禅师了！”

大悲召来一个小沙弥，吩咐几句，那小沙弥点头应命，合掌对方兆南一礼，说道：“小僧走前一步替施主带路了。”转身而行。

方兆南急急起身，随在那小沙弥身后而行。

那小沙弥道路熟悉，带着方兆南穿越寺中殿院而过，出了一道偏门，行不及里，果见两家农舍，依山而筑。

一道潺潺清流，由那农舍后面横过。

小沙弥指着那农舍笑道：“山居之民，心情最是纯厚，施主相借衣物，决不致有何为难，小僧先行告退，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相请。”

方兆南挥手说道：“小师父请便。”

他大步走近农舍，停在门外高声说道：“有人在吗？”

只听一声娇声：“什么人？”

缓步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农家女来，一身蓝短装，头上流着一个长长的大辫子，手中拿着针线，似是正在忙做女工，听得了方兆南呼叫之言，急急赶了出来。

此女虽是生长深山之中，但面目甚是娟秀，见到方兆南时，也没有惊慌之状，微一沉吟问道：“过路客人，可是腹中饥饿了吗？”

方兆南暗暗忖道：“对方乃豆蔻年华的少女，这借衣洗澡之事，如何能对她言说？”

当下摇头笑道：“敢问姑娘令尊在吗？”

那村女似是读过几年诗书一般，对方兆南文诌诌的话，竟也听得十分清楚，摇头答道：“爹爹上山打柴去了，弟弟放牛未归，客人有什么事，对我说也是一样！”

方兆南转脸瞧瞧另一家农舍，相距不过数尺远近，拱手一礼笑道：“不敢相劳姑娘，在下到那一家问问。”

那村女看方兆南的神态拘谨的微带惊慌，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书呆子。”

这句话声音甚高，方兆南听得甚是清楚，但想到山居民情敦厚，也许自己这等拘谨，反而使人有着奇怪之感。

于是装着没有听到，急急走到那家农舍门外，高声说道：

“有人在吗？”

只听佩环叮哆，农舍中慢步走出来一个艳妆少妇。

方兆南呆了一呆，暗道：“糟糕，怎么这两家之中，没有一个男人，但既把人家叫了出来，总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就默然退走。”

当下抱拳一揖，说道：“请问姑娘令尊可在？”

那艳妆少妇，摇头笑道：“奴家家住山那边，此乃我婆母之家。”

方兆南暗暗忖道：“好啊，婆母之家，你也敢对陌生人讲出口来，当真是一点羞耻和教养也是没有。”

赶忙拱手说道：“这家中除了大嫂之外，不知还有何人？”

那艳妆少妇笑道：“山野僻村，生活迫人，男子汉日出而作，客人来的

大早了。”

方兆南微微一怔，暗道：“这妇人谈吐不俗，倒不是山居人家，莫要失了礼数。”当下又抱拳一揖。

那艳妆少妇轻轻一闪，让避开去，娇声说道：“你这人可有什么事情吗？”

方兆南道：“在下要借套衣服穿，我可照价奉钱……”

那艳妆少妇微微一笑道：“似这般荒凉的深山之中，银钱之价，已失其用，客人纵是多金，村妇也不敢收受。”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道：“这妇人言词越来越是尖锐，实非山居之人。”当下正容说道：“在下失言，大嫂勿怪，如有不便之处，在下就此告别了。”

那艳妆少妇道：“客人稍候片刻，容我去取衣物。”

也不待方兆南答话，转身走进茅舍之中，片刻之间，手捧一个白色包裹走了出来，笑道：“客人接住衣物。”

纤手一扬，抛了过来。

方兆南接过衣物正待称谢一声，那艳妆少妇已转身回入茅舍，轻轻掩上双门，方兆南站在门外呆了一阵，捧着衣物，转身而去。

沿途之上，一直想着心事，也忘了先打开那包裹瞧瞧，直待浴罢登岸，才打开包裹，一瞧之下，不禁一呆。

原来那包裹中，除了上好的内衣裤之外，还有一套黑缎紧身武士装，胸绣飞龙，直似要腾云而去，针工之精，甚是少见。

心想原物奉还，但全身衣物早已腐朽，只好穿着起来。

除了那一身黑装之外，还有一件黄底绣着红花的披篷，和一双薄底快靴，这身衣着穿起之后，登时觉着容光焕发，英风逼人。

他借水光，照了一下自己，和来时判若两人。

忽听溪岸上传来那小沙弥颂赞的声音，道：“方施主这一换上新装，俊朗照人……”

方兆南回目望了那小沙弥一眼，一提丹田真气，纵身跃上了一丈三四尺的溪岸，接口说道：“小师父不要取笑。”

小沙弥道：“小僧出言衷诚，我几乎就认不出方施主了！”

方兆南道：“咱们走吧！”大步当先而行。

行近寺门之时，方兆南突然停了下来，低声问道：“小师父，那两座茅屋之中，住的什么人物？”

小沙弥摇头说道：“他们住此甚久了，小僧甚少离开寺中，只知那两座茅屋中住人甚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什么来历，却是一点也不知道。”

方兆南道：“你就没听到师长们谈论过吗？”

小沙弥道：“本寺戒规森严，师长们谈话时，小僧等从不敢暗中偷听。”

方兆南心知再问下去，也是难得结论，只好闷在心中，随那小沙弥直奔方丈禅院。

他已被尊为少林寺中的贵宾，沿途所见僧侣，纷纷对他合掌作礼。

小沙弥把他引入了一座静室，合掌说道：“方施主就请在此静室休息一下，如若有事，小僧自会到此相请。”躬身告别而去。

方兆南心知寺中的主脑人物，正在为今夜三更的事情准备，兹事体大，前所未闻，自己虽受尊敬，但非寺中弟子，此时此情，实不宜在外面走动，借此机会，正好静坐养息一下。

气行百穴，杂念渐消，突然想起那式“巧夺造化”的剑招，一跃而起，开始复习，那知学来学去，仍然是原先会的几个变化，灵境幻觉，回忆到的几式变化，被大愚禅师一扰，竟是难再想起。

天色逐渐黑暗下来，小沙弥送上素斋，方兆南只管索想那“巧夺造化”的剑招变化，也懵然不觉，忽听身侧响起了一声佛号，他才如梦初醒一般，霍然惊觉。

回头望去，只见大悲禅师含笑站在一侧，桌上烛光融融，那火烛也不知何时点燃。

大悲禅师满脸慈和之容，笑道：“方施主想什么心事这等入神，连饭也忘记食用？”

方兆南心中暗暗忖道：“想起的剑招已然忘去，报怨他几句也是无济干事。”

他随口应道：“我在想贵寺后面，那两座茅屋中的主人，颇不平常，不似一般猎户樵人。”

大悲禅师道：“施主这身衣着，可是那茅屋中主人相赠吗？”

方兆南道：“是啊！平常人家，那来这等衣服？”

大悲道：“那茅屋主人，确非平常人家，但他们居住此处，已有数十年之久，都能安安分分，过着樵渔生活……”

方兆南道：“他们可是武林中的人物吗？”

大悲道：“他们在此落居，是和敝寺中上一代师长们洽商的，数十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佛门弟子，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愿追根究底，查人来历。”

方兆南道：“在下也不过一时好奇，随口问问而已。”

大悲禅师道：“老衲刚才和几位师兄弟计议，劳情方施主今宵同行谒见敝寺中两位开关长辈。”

方兆南道：“此乃晚辈求之不得的事，怎敢推辞！”

大悲道：“本来不敢惊扰大驾，但恐两位师长问起冥岳中事老衲有所遗忘，事关武林大劫，不得不劳动施主一趟……”

他目光低垂，望望桌上的素斋道：“眼下时光已经不早，方施主请快食用点饭菜……”

方兆南道：“在下尚无饥饿之感，莫要误了大事，咱们立刻就去如何？”

大悲禅师略一沉思，道：“两位老人家，开关时间有限，待谒见过两位尊长之后，老衲当命厨下，为施主专备一席美斋。”

转身向外行去。

重入那荒凉一角，情形已大不相同，但见少林僧侣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个个手横兵刃，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大悲禅师当先带路，进入那竹林环绕的荒凉庭院，蔓芜的荒草中，排坐着少林寺各院主持，和监院中的长老，大愚禅师为首，大道禅师敬陪末座。

群僧目睹大悲驾到，微微颌首作礼，并未起身相迎，大悲禅师伸手一指草地，先让方兆南坐下，然后依在大愚禅师身侧坐下。

荒凉的庭院中，虽然坐满了人，但却鸦雀无声，听不到一点声息。

那正中茅屋的窗门，仍然紧紧的关闭着，暗淡的夜色，那盘坐在树叉的白猿，更显得鲜明夺目。

方兆南抬头望天色，星移斗转，已是二更过后时分。

留神向群僧望去，只见一个个脸色虔诚，肃穆，口齿微微启动，似都在默诵着什么经文。

这庄严的气氛，使方兆南的好奇紧张之心，也为之平静了甚多。

突然间，由那茅屋中传出来一声轻微波波之声，群僧微闭的双目，突然一齐睁开，几十道目光，一齐向那茅屋中投注过去。

紧接着传出来一声佛号，一个苍劲低沉的声音，飘然而来。

传入耳际，道：“大悲师侄！”

大悲当先起立，合掌躬身说道：“弟子大悲，谨率寺中各院主持、长老。谒见师伯，师叔。”垂首缓步向那茅屋走去。

群僧纷纷起身，随在大悲禅师身后面进，方兆南走在最后。

紧依大道禅师。

走近那茅屋门前，停下脚步，大悲禅师低声说道：“弟子告进。”

茅屋中又传出那苍劲低沉的声音，道：“你们都进来吧！”

大悲轻轻推开两扇大门，轻步而入，群僧一个个相随入室，举步落足之间，异常小心，声息全无，纤尘不扬。

室中一片黑暗，伸手难见五指。

方兆南运足目力望去，只见靠后壁，盘膝坐着两个老人，一个须发如雪，长垂数尺，一个秃顶无发，只有颔下长长的黑髯。

可惜室中太过黑暗，无法看清两人的脸色相貌。

左边那白发白须的老人首先开口道：“你们都坐下吧！”

群僧齐齐合掌躬身，席地而坐。

右面黑髯秃顶的老人接道：“大方师侄，下落查明没有？”

大悲道：“迄今为止，尚未得一点讯息。”

那白发白须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衲坐关之前，曾和大方师侄，对坐禅室，相论佛法，他曾问及我数十年武林形势，当时武林中正盛传罗玄事迹。

老衲曾对此甚感不安，罗玄真人，故然是武林中一代奇杰，但综合其事迹传说，似有刚愎自用之嫌。”

他微一顿之后，接道：“不是老衲妄论前贤，实恐他凭仗一身前无古人的成就，主张人定胜天，为此老衲曾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到处寻访于他，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那知其人行踪飘忽，我苦苦寻了三年之久，仍是无法见他……”

老和尚似是为此事引起了无限感慨，黯然叹息一声，微带愤慨的说道：“如是他不知此事那也罢了，但他明明知道我奔行在深山大泽之中，苦苦相访，但却故意不肯和我会面。”

话至此处，突然沉吟不语。

他年高望重，少林僧侣们个个对他尊敬无比，虽然急欲要听下文，但却无人敢于接口相问，还是方兆南忍耐不住，问道：

“老前辈何以知道罗玄是故意不肯相见呢？”

那须发苍苍的老僧，似是浸在往事回忆之中，对方兆南相询之言，恍如未闻。

相隔良久，他才继续说道：“大概是九华山中吧！他在一处悬崖壁上，留下了我早些回寺的警句，他说：‘纵然踏破芒履，苦行完天下名岳大山，也是无法寻得他。’言意之下，似已知我正在苦苦追寻他的行踪，况那九华

山中悬崖留字，分明刚刚写好不久，他如不在我左右，如何能算准我非在那处悬崖所在休息不可？”

方兆南突然插口说道：“晚辈似是听人说过，罗玄成道，已在五六十年以前的事，老前辈追寻他的时候，不过三十年之前，那时候，罗玄还活在世上吗？”

那须发皆白的老僧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老衲推想的不错，罗玄现在仍然活在世上！”

此言一出，全室中人，无不大吃一惊。

只听他继续说道：“我无非故作惊人之言，罗玄仍然活在世上一事，老衲也是刚刚想到。”

第二十九回 遭偷袭高僧遇刺

三十余年的往事，他刚刚才找出结论，全室中又为之心头一震。

尽管群僧心中存疑，却是无人开口追问。

方兆南目光环扫了一周，心中暗暗忖道：“这老和尚恐怕是少林寺眼下辈份最高的一代了，此室之中，都是他子侄晚辈，心中纵有疑难，也不敢追问于他，看来今日之局，只有我可以放肆多言了，他乃望重德高，修养有素之人，我问话就算有错，他也不敢动怒。”

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三十余年的往事，难道老前辈刚刚才想通吗？”

那老僧道：“不错，三十多年以前之事，老僧刚刚才想通，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错怪罗玄了。”

方兆南道：“老前辈语藏禅机，字字句句，都叫人难测高深。”

那须发皓然的老僧突然一瞪双目，眼神闪闪，逼视那方兆南的脸上，说道：“老僧开关时限苦短，本不该多费口舌，谈些无助眼下大局之言，但施主这苦苦追问，触动了老僧不少机灵，回想往事，颇多使人追思之处……”

方兆南道：“罗玄生死之谜，乃当今武林大局所系……”

老和尚重重叹息一声，打断方兆南未尽之言，接道：“当时老僧见那悬崖留字，心中异常气忿，一怒之下，未再继续追寻他的行踪，回寺不久，就知我师弟许下了坐关三十年的宏愿，老僧事先对此事成败，毫无把握。

敝寺中历代长老，虽有坐关之事，但最长期限，从未超越十年，老僧立此宏愿，一大半是为罗玄轻藐所激，要以三十年封禅关期，精研敝寺七十二种绝技，开关之日，也是老衲挑战罗玄之时。

如今想来，罗玄当时不肯见我，实有他的苦衷，三十年禅关静坐，争名之心已消，但这一时负气，却使老僧对本派武学，更上了一层……”

方兆南暗暗说道：“原来这老和尚坐禅三十年，竟是为了和罗玄争一口气……”

只听老和尚继续说道：“老僧返寺即入禅关，对武林上诸多变化，全然不知，但能使大方师侄全军尽没，生死不明的人，当今之世，只有罗玄具此武功，纵然非他本人，亦必是他亲自传授的弟子……”

方兆南赞道：“老禅师判事如神，冥岳岳主，确是罗玄亲传弟子。”

大悲禅师探头望望天色，看星转斗移，时光已经不早，接口说道：“大方师兄陷入冥岳，已是千真万确之事，弟子为此事深感惶惶不安，不知如何处理，尚望师伯指示一条明路出来。”

那须发皓然的老僧，沉吟了一阵，道：“如那冥岳岳主，确是罗玄亲传弟子，此事实该慎重而为，罗玄身怀绝技，恃才傲物，一代天骄，当难免狂放任性，他聪明绝世，自是喜爱才情横溢之人，大过恃才，主张人定胜天。

但他却忽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至理名训；老衲无缘和罗玄会晤一面，对此数百年中难得一见的人物，却是甚多的思慕之情……”

他似是自知言出题外，顿了一顿，接道：“大方师侄胸怀救世之念，乃我少林派中甚为杰出的人才，不论公情私谊，此事也得追查明白，但眼下我和你师叔禅关未满，势难亲身追查，尔等又恐力量难及。”

大愚禅师接道：“大方师弟不但胸怀慈悲，而武功在弟子这一代之中，也无人能有他的成就……”

那一直未说过一句的秃顶长髯老僧，突然插口道：“目下情势，似是并非大方侄的生死下落，恐怕冥岳中人，会自动找上咱们少林寺来……”

大悲禅师道：“师叔所论极是，弟子亦为此事愁苦，大方师兄是何等雄才大略之人，他尚陷入冥岳，弟子难及大方师兄万一，自是无能担负起本寺兴亡重任了。”

那秃顶老僧缓缓转过脸去，低声对那须发如雪的老和尚说道：“大方师侄生死，可以拖延到咱们出关之日再查，但少林寺的安危，却不能不即时戒备……”

声音忽然转变得甚是低微，难再听到。

只听那须发苍然的老僧说道：“这个有些太过冒险，万一他野性未驯，岂不是弄巧成拙？”

那秃顶老僧说道：“近四十年的岁月，何等悠长，纵是生具野性之人，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磨练，也该顽石点头，悔悟前非了。”

那白发者僧，仍然固执的摇头说道：“小兄一向就有天命难违，秉性难改的看法，试看罗玄是何等英明，只因一念之差，落得了凄凉下场。”

那秃顶者僧道：“除此之外，不知师兄还有什么良策，能保咱们少林寺千百年的基业？”

白发者僧双目眨动，神光闪闪，说道：“师弟，请续坐禅关，继承大志，小兄拼冒半身残废之险，留居寺中，抗拒来犯强敌。”

那秃顶和尚道：“这怎么能行，师兄身集大成，功将圆满。

少林武学，势在师兄身上，发扬光大，师兄如著留居寺中，荒废功课，不但前功尽弃，且有走火入魔之险。”

需知师兄有了什么不幸，不但是咱们少林寺中一大损失，整个武林恐亦将受害匪浅，如若师兄坚持己见，那就由小弟留居外面，以待强敌……”

那白发者僧沉吟了一阵，道：“昔年大师兄在世之日，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南北二怪诱入埋伏，缚囚后山，大师兄亦为此身受重伤，终于伤发而歿，如今咱们擅放二怪，岂不有违大师兄的意志。

何况二怪虽被囚禁，武功并未失去，一旦脱身囚困，野性重发，那时天下英雄，又有谁能制服他们，为害之烈，只怕不在冥岳之下。”

两人谈起数十年的往事，大愚。大悲都不甚了然，无法接得上口。

那秃顶老僧，叹息一声，道：“二怪如保有昔日的凶暴之性，决难忍受

这数十年的折磨，明晚三更，小弟当亲自赶往二怪囚禁之处，以查究竟。

如若两人都有悔改之心，我再释放他们，万一这两人仍保有昔年凶暴性情，那就让他们过一生囚禁生活。”

须发皓然的老僧，似是不愿再和师弟争执，低声说道：“好吧！但你禅功正值紧要关头，不宜擅自行动，既然要去，那就要大愚师侄去一趟吧！”

大愚禅师合掌应道：“弟子敬领法谕，但不知南北二怪囚禁何处？”

那须发皓然的老和尚，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付白绢，说道：“这白绢上，绘有囚禁二怪的图案。”

大愚禅师恭恭敬敬接了过来，放入怀中。

秃顶老僧接口说道：“南北二怪，武功奇高，数十年囚禁岁月，也许能使他们尽悟前非，还我汉真，但也可能会使两人变得更为凶暴残忍，去时务望小心一些。”

那白发者僧，接道：“那白绢之中一枚金钥，乃开启铜锁之用，如若两人野性已驯时，就把他们安置在藏经楼上，一旦强敌来犯，尽管让他们首当锐锋。

二怪四十年前，武功已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两人合力，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强敌，也不致落败，至低限度，可以自保。

以二进大殿为全寺主纽，排成一座罗汉阵，再选派寺中武功较高的三代弟子，分成十组，每组由一位二代弟子率领，分巡各处拦截强敌。

但如发觉难以抵拒时，且勿恋战，退入罗汉阵中，一面再分遣人手，赶来此处，用击节传音之法报警……”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大悲师侄，可主持罗汉阵的变化，此阵变化奇奥，只要阵势不乱，不论何等强敌，也不易冲破阵式，此虽不能克敌制胜，但已足可自保，致干大方师侄的生死之谜，待我和你们觉非师叔禅功期满，开关之后，再行设法追查。”

大悲禅师道：“弟子谨记师伯之言。”

老和尚突然一挥袍袖，道：“时限已届，我已难再久留，尔等也该回去了。”

群僧齐齐拜伏地上，低诵佛号。

方兆南忍不住好奇之心，偷眼望去。

只见两个老和尚慢慢站了起来，缓缓向前走去，步履蹒跚，若不胜力，走到壁角圆门之处，突然消失不见。

两个老和尚走了良久，群僧才停下佛号之声。

大悲禅师当先站起身子，说道：“诸位师兄师弟、两位师长，已归禅关，咱们也该早离此处，免得惊扰了两位师长。”

群僧齐齐起身，轻步退出茅屋、离开了荒凉的庭院。

方兆南随在群僧之后，最后离开茅屋。

当他要步出篱门之时，忽然想到应该把篱门带上，回头一瞥之间，黯淡星光下，似见一条人影，闪入右面一座茅屋之中。

这意外的发现，确实使方兆南大大的为之吃了一惊，几乎失声大叫。

大道禅师眼看方兆南突然停了下来，站在竹篱门口，心生怀疑，大步走回来，问道：“方施主怎的不走了？”

方兆南神智复清，笑道：“这茅舍中可有替你们两位老前辈护关的人吗？”

大道禅师摇摇头道：“据我所知，此处并无守关之人，怎么？”

方施主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事吗？”

方兆南沉吟了一阵，道：“没有，咱们走吧！”

大道知道他身怀绝技，已不敢再对他稍存轻视之心，心中虽是怀疑，却是不好追问。

原来方兆南怕自己眼睛看花，说了出来势必引起少林僧侣的大举搜索，如若找不出破绽，落人笑柄，但又放心不下，走了几步，转脸问道：“两位老前辈坐关重地，竟然不曾派人防守，未免大大意了。”

大道禅师听他尽问此事，心中疑虑更深，但表面之上，却是不动声色，微微一笑道：“此处虽无守关之人，但谅也无人胆敢窥探，数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故。”

方兆南道：“眼下情景不同，还是小心些好。”

大道禅师淡然一笑，道：“施主未免太多虑了，此地方圆百丈以内，早已划作敝寺禁地，各处通达之路，都已严密封锁，纵是一只飞鸟，也难逃过监视。”

方兆南啊了一声，不再多言，心中暗道：“难道真的是我看花了眼睛不成？”

这时，天色已是四更过后时分，一片阴云遮蔽天上的星辰，天色显得更黑暗。

方兆南早已为少林寺视作贵宾，大悲禅师亲自带着一个小沙弥送他到了一处幽静厢房中，说道：“方大侠千里赶来传讯，老衲感激不尽，数日夜来诸多劳动，施主一直未能好好的休息，老袖不再打扰了。”合掌告退而去。

小沙弥放好烛火，也随着悄然退出，反身轻轻带上两扇房门。

方兆南却感到有些倦意，随手熄去烛火，和衣躺在床上，那知翻来翻去，难以入眠，心中一直挂念着那茅屋所见的人影。

越想越觉不对，倦意全消，心中暗暗忖道：“如是我眼睛看花，也还罢了，万一真的有人混入那茅屋之中，两位坐关的老僧，势非要遭人暗算不可，兹事体大，非同小可，拼着受人一番讥笑，也不能坐视不管。”

一跃下床，开了房门，直向大悲禅师的住处走去。

夜色沉沉，群僧大都入睡，这座名扬天下少林禅院，静夜中更显得庄严幽静。

穿过了两重庭院，到了方丈室外，但见室中一片黑暗、大悲禅师似是早已入睡。

方兆南犹豫了一阵，终于举起手来，在门上轻轻弹了两下。

室中一片寂然，不闻半点回音。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老禅师入睡了吗？”

室中仍无回音，显然大悲禅师并没有在方丈室中，以他的武功，如在室中，却不会这般沉睡不醒。

此事虽小，但却给了方兆南极大困惑。

他后悔刚才为什么不把所见之事，向大悲禅师说明，纵然真是自己看花了眼，也不过听几句讥笑之言，如今他却感到束手无策。

因为，除了大悲禅师之外，他并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深更半夜之中，总不能到处乱跑。

他静静想了一阵，越想越觉事情严重，眼下时间宝贵，如再要延误下

去，说不定会造成大错，心念一转，直向那茅屋所在奔去。

他心中焦急，奔行迅快，片刻之间，已到竹林环绕的茅舍之中，沿途之上，竟未遇到个拦路的僧侣。

他心中尤急，无暇多想，纵身跃上竹篱。

这茅舍外面环围的竹篱，已不知经过多少时日，大部分都已腐朽，方兆南落足甚重，但闻一声波的轻响，一根篱竹，当时折断。

方兆南毫无防备之下，身子也随着坠落下来，赶忙一提真气，一挺蜂腰，稳住了下落之势，落在实地之上。

凝神望去，三座并立的茅屋门紧闭，毫无异状，心中暗道：

“八成是我看花了眼睛，幸好还未惊动到寺中之人……。”

忽然间脑中灵光一闪，回忆大道禅师之言，这茅屋附近百丈之内，都早已划作少林寺中禁地，四面要道，都派有巡守监视之人，我这一路行来，怎的竟然未遇拦路之人？

这出奇的顺利，显然事情大不寻常，不是少林僧侣中暗中布置戒备，而故意让自己深入禁地，隐身暗中，以察看自己行动？

再不然就是那围守在四周的少林寺僧侣们，早已受了暗算忖思了一阵，觉着不宜在此久留，转身向来路行去，走了几步，又觉不对，暗暗付道：“我既然来了，怎能就这样悄然而退，不如搜查那右面茅屋，也好打消心中疑念。

当下又转回头来，奔向右面茅屋。

这是三间房子大小的建筑，形状和中间一座一模一样，只是两扇门上加多了一把铁锁。

方兆南皱眉头，想道：“我如要进这茅屋之中，势非得先破坏这把铁锁不可……”，他举手在铁锁上拂拭了一下，又缩回手来，走到旁边一间窗子前面，举手轻轻一推，窗门立时大开，一片积尘飞了出来。

探头向里面望去，只见一片漆黑，难见景物，心中暗暗忖道：“这座茅屋之中，也不知隐藏着少林寺的什么秘密，我如擅自闯了进去，不知是何后果……。”

他心中虽觉擅闯禁地，大是不该，但那人影，在他心中作怪，犹豫了一阵，终于提气纵身穿窗而去。

他记得那中间茅屋，地上满是积尘，落脚稍重，立时将震满室飞尘弥目，有了上次经验，这次小心甚多。

人跃入室，立时提气稳住身子，缓缓向实地上落去，双足还未着地，忽觉一股劲力，迎面袭来。

方兆南慌急之间，挥掌硬接了一击。

这一掌来势雄猛，方兆南挡了一击之后，竟被震退了两三尺远。

对方一击得手，第二掌连续攻出，呼呼劲风盈耳，连续拍出两掌。

方兆南一面挥掌抗拒，一面大声喝道：“什么人？竟敢暗入少林寺中禁地。”

这一声喝问，竟然使局势大变，对方竟突然停身不攻。

室中黑暗，无法瞧得清楚，只见一条黑影，向外移动而来。

隐隐间，见来人头脸之上，用黑布包着。

方兆南怕中暗算，纵身一跃，退到室外，蓄势以待。

但见那条黑影移步门口之处，突然举手拉下蒙面黑纱，赫然是大愚禅师。

方兆南先是一怔，继而抱拳一礼道：“原来是老禅师，无怪掌力雄浑，几乎使在下招架不住。”

大愚禅师目光炯炯逼视方兆南脸上说道：“方施主深更半夜之中，到此荒凉之地，不知有何见教。”

方兆南挥手一笑，道：“老禅师误会了。”

大愚道：“老袖如若仍然对施主心存误会，也不会停手不攻了。”

方兆南道：“老禅师可是听得大道禅师之言，说在下今宵之中，可能来此窥探是吗？”

大愚禅师道：“不论方施主如何能言善辩，今宵如不说个是非出来，也难消老袖心中疑虑……”

他微微一顿，又道：“不瞒你说，这三座茅空中，都有人防守，大悲师弟就在那正中茅屋之间……”

方兆南笑道：“早知诸位防守这等紧严，在下也不致这等于违贵寺禁忌，冒险来此了。”

大愚禅师冷冷说道：“亏得施主先进这右面茅屋，如是先进正中一间，只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方兆南看他神情，知他心中有了误会，当下笑道：“老禅师又误会了，晚辈之意是说早知贵寺有这等森严的戒备，用不到晚辈多费心了……”

当下把刚才所见经过，以及旁敲侧击向大道禅师进言之事，仔仔细细的说了一篇。

大愚禅师一皱眉头，道：“方施主如肯把当时所见，告诉大悲师弟，也不致有此一场误会了。”

方兆南听他口气，知他还未深信自己之言，轻轻叹息一声，道：“黑夜之间，匆匆一瞥，心中实无把握，万一是在下看花了眼睛，再使贵寺中劳师动众的搜查，不但惊扰到两位老禅师的清修，且恐诸位笑在下大惊小怪。”

何况和大道禅师谈起此来之时，大道禅师尚告诉在下，说这茅屋四周，要道之上已派有监视之人，纵有强敌混入，但如想混进此地，决难逃过监视……”

大愚禅师道：“既然如此，方施主何以又独自来此？”

方兆南道：“在下后来细想起来，越想越觉不对，纵是在下看花眼，受人讥笑，也不能为一时名气之争，遗害到两位前辈高人，故而赶来此地，以查究竟。”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纵然说的字字出自肺腑，老衲也难全信。”

方兆南眼看连番解释，仍然无效，心中也动了怒意，拱手说道：“老禅师既然执意不信，那也是无法之事。”

回头大步走去，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过头来说道：“老禅师，搜查过这三座茅屋了吗？”

大愚禅师冷然道：“不劳方施主费心，我等早已仔细搜寻过了，但连一点敌人的痕迹，也未找到。”

方兆南仰脸望天，思索了一阵，自言自语的说道：“我真的看花了眼睛……”

大愚禅师接道：“不是方施主看花了眼，那就是老衲多疑了。”

方兆南突然一整面色坚决的说道：“现在想来，经过之情，历历如绘，在下决然不致会看错。”

大愚禅师道：“天色已经不早，方施主还是早些请回去休息一下吧！有话明天再说也不会迟。”

这几句话，无疑是逐客之令，方兆南再也无法站得下去，转身急急向外奔去。

经过那白猿坐化的矮松之时，忽然听到一阵极微的笑声，传入了耳际。

这声音十分奇怪，似是一个人忍俊不住，笑出了声，但却又不敢笑出，用手掩住了嘴巴，不禁心中一动，停下了脚步。

抬头望去，只见白猿依然原姿坐在松杆交接之处，上面枝叶浓茂，夜色中无法看清。

大愚禅师眼看方兆南奔行到那矮松之下，突然又停了下来，心中大是忿怒，高声说道：“那株松树之上，乃敝寺所养的仙猿坐化之处，方施主……”一面说话，一面急奔过来。

方兆南连受大愚禅师讥讽，只觉一股悲忿之气，直冲上来。

他心中原本还无法确定那闻得之声，是否是人笑声，但心中一急之下，反唇讥道：“那只怪几位目难见物，现有强敌，隐在这矮松之上，哼！这区区弹丸之地，尽出了少林寺中高手，竟也查不出敌人的隐身所在……”

这时，大愚禅师已追到矮松之下，听得怔了一怔，道：“什么？这矮松隐有强敌？”

方兆南话已出口，心中虽无把握，也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不错，那浓密的松叶之中，隐有强敌！”

大愚禅师道：“老衲就不信确有其事？”

突然一提真气，身子凌空直上，飞向那矮松之上。

方兆甫目光一直盯着大愚禅师凌空直上的身体，心中甚感不安。

方兆南暗道：“如若刚才那声音不是笑声，如果这矮松上没有隐藏着敌人，这次擅闯少林寺院禁的误会，只怕甚难解释清楚了……”

就在心念转动之际，突然听得一声闷哼之声，凌空而上的大愚禅师，突然间似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压力一般，身体忽的直坠下来。

落势甚快，显然他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方兆南脚跟微一加力，迅快无比的移动过去，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接住了大愚禅师的身子，低声问道：“老禅师中了暗算吗？”

只见大愚禅师长长吁了一口气，挺身而起，满脸愧咎之色。

说道：“老衲等几乎误会了方施主，这矮松确然隐藏着强敌，老袖骤不及防，被人推出的暗劲，击中前胸，一时之间，提不住丹田真气，身子直坠下来……”

说话之间，不停的轻皱眉头，显然已受了内伤。

方兆南低声说道：“老禅师请休息一下，在下上去瞧瞧……”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最好别和敌人在松树上面动手，免得毁了那白猿遗体。”

方兆南低应一声，暗中提真气，一掌护身，一掌待敌，纵身一跃，直向那矮松上面跃去。

身体刚刚触到松叶，忽觉一股强猛绝伦的潜力，由那茂密的松叶丛中，直撞出来。

方兆南早有准备，挥掌拍出，硬接一击。

但他身子悬空，无法用出全力，对方击来力道，又极强猛，一接之下，

登时觉着心头一震，被那撞击而来的凌厉劈空劲气，撞的直飞出去八九尺远，落在实地上。

大愚禅师一面运气调息，一面仍然注视着那矮松之上，眼看方兆南刚接近松叶，就被逼的落了下来，顾不得再调息伤势，急急走了过去，问道：“方施主受了伤吗？”

方兆南道：“还好，在下早有准备，但那人的武功高过在下，我虽然双足未着实物，难以用出全力，但心胸内腑，都在他遥空一击之下，震荡甚烈。”

他一面和大愚禅师说，两道眼神，却是盯住在那矮松之上，生恐那隐身材上之人，借两人谈话的机会溜去。

大愚禅师听他但然说出自己的功力，不及对方，毫无遁词隐饰之心，心中对他增了甚大的好感。

于是低声说道：“他隐身在这矮松之上，咱们心有顾忌，动手之时，先已吃了大亏，但他既能逃避开重重监视，进入这禁地之中，除了武功之外，必有过人的机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

方兆南道：“大师之意是……”

大愚禅师突然举起双手，互击三掌。

掌声在静夜中响荡，四周在竹篱中，草丛之中，突然站起十七八个和尚。

这些人都身着黑色僧衣，有的手横禅杖，有的背插戒刀，这等衣着，在阴暗的夜色之下，甚不易瞧得出来。

方兆南暗暗忖道：“原来此地早已埋伏了这样多的高手，无怪这老和尚在发现了强敌之后，毫无慌急之情，原来早已成竹在胸了。”

只听大愚禅师低声对那一群少林僧侣说道：“这矮松之上，现在强敌隐身，你们可分布在矮松四周，只要他不离开矮松，你们就别管他，你们只要防着他，别让他逃走就是了。”

群僧心中虽感奇怪，却无人造问，纷纷取出兵刃，两人一组的散布四面八方以团团把那矮松围住。

原来大愚禅师老谋深算，看天色即将大亮，对方又是生平仅见的强敌，如果让他借着这夜色遁走，那可是一大憾事。

他一面指示群僧，把那矮松团团围困，一面暗中运气调息，等待寺中高手。

方兆南初时甚感不解，但略一忖想之后，立时了然了大愚禅师的用心，暗道：“老姜比嫩姜辣，这老和尚不肯把自己受伤之事，告诉门下弟子，免为强敌武功所惑，失了战志，不肯命群僧出手，只把这矮松团团围住，以免激起强敌逃走之心。”

眼下强敌已在团团围困之下，时间拖延下去，局势对己方愈是有利，这个人武功再高，但也无法独挡少林寺中高手，一旦天色大亮，再想逃开群僧围捕，就不容易了……”

思忖之间，又有三条人影奔来。

方兆南凝目望去，只见都是少林寺十二个大字辈的高僧，除了大道和尚之外，还有监院中五老之二的大元，大证两位高僧。

这晚那矮松上隐身之人，仍然装作不知，除了夜风拂动着松叶外，夜色寂静如常。

大道禅师突然向前一步，低声对大愚禅师说道：“眼下咱们人手已多，

此人纵然武功绝高，也难闯过围战，不如先把他逼下树来再说。”

大愚禅师突然一扬右腕，两粒檀木念珠，电疾飞出，直射入那矮松之上，但闻一阵枝叶抖动，两粒檀木念珠，有如沉海沙石。

大愚禅师目睹强敌，竟然无声无息避开了两粒檀木念珠，冷笑一声，说道：“来人如非伪装混入此地，定然早已熟悉通此密径，逃避开咱们重重的监视！”

他微一沉思，又道：“如果小兄推想不错，他可能早已选择了这矮松作为藏身之地，身上穿了和矮松子颜色一般的衣服隐在树上，再借夜色掩护，咱们也难瞧得出来……”

这番话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使隐身在那矮松上的敌人听到。

他微微一顿之后，突然放低声音，道：“三位师弟暗中准备，敌人一现身，立时紧迫不舍，千万别让他逃走了去。”

大道禅师心知大愚要施展连珠手法，打出檀木念珠，逼出强敌，赶忙说道：“师兄……”

大愚点头一笑，道“我知道……”右腕一扬，一粒檀木念珠脱手飞去。

一阵破空轻啸之声，穿越矮松而过，几根断枝针叶，缓缓飘下。

大愚禅师打出一粒念珠之后，停了下来，等了甚久，才打出一粒。

这时，夜色逐渐退去，曙光微露，再过片刻，天色就要大亮，那隐身矮松上的人，竟然似毫不担心。

这异常的情景，反而使方兆南有些动了怀疑……

正自疑忖间，突闻正中茅屋中传出一声大喝，一条人影，疾如离弦流矢一般，急射而出。

那正中茅屋，正是少林寺两位前辈高僧坐禅之地，大愚、大无。大证、一睹此情，都不禁为之心弦震荡……

就在三僧张惶失措之间，那矮松上，茂密的枝叶中，也飞起一条人影，起落之间，横越三僧而过，落在一丈开外。

方兆南大喝一声，忽的凌空跃起，施展出轻功中极上乘的“八步登空”身法，疾追上去。

他心急之下，忘记了自己的功力，尚不足施出这等轻身功夫，纵身跃起之后，才觉着力难胜任，当下一提丹田真气，全力施为。

但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竟然疾越群僧而过，起落之间，足足有三丈多远，落在那条人影的前面。

当时情景，已不容人有思考的工夫，挥手一掌，直拍出去。

那人全身穿着一件连头也遮去的长衫，只开了两个眼睛，但身材看去却十分娇小。

一见方兆南劈来掌势十分凶猛，忽然向左一侧，跨让三尺，让了开去，身法诡异、飘忽，似是在那里见过。

那人让开一掌之后，左手忽的一扬，几股冷厉的指风，遥遥袭了过来。

方兆南暗运真力，挥手一掌拍了出去，一股潜力，直向指风上面撞去。

两股激荡的潜力一接，立时响起了一阵破空之声。

方兆南只觉对方的指力强猛，这一掌竟然无法把对方力道挡住，不禁的后退了两步，借那后退的时机，消去了对方逼上的暗劲……

就这一瞬工夫，大愚、大元。大证。大道等，已齐齐赶到，把蒙面长衫的青衣人团团的围住了。

除了大愚禅师之外，全都亮了兵刃。

那由正中茅屋中，冲出来的黑衣人影，眼见同伴被人挡住，难以脱身，立时停下身，大步走了过来。

大愚禅师呼呼发出两掌，逼住了青衣人前进之势，说道：

“施主既然敢到少林寺来，潜入我们禁地，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那青衣人还未来及答话，忽听大证禅师冷哼一声，突然向一旁闪去。

原来那黑衣人，无产无息的走了过去，一指向大证禅师身后点去。

大证禅师回头打出一掌，那知对方早已有备，左手迅速的随着点出，大证禅师骤不及防，吃对方指风击中了右面小臂，登时向后退了两步。

那青衣人突然一侧身子，滑溜无比的从大证禅师让开的空隙之中，闪了出去，和那黑衣人会合一起，联袂一跃，跳出两丈多远。

大愚禅师眼看强敌联袂奔去，心中大急，僧袍一拂，人已凌空而起，反手一掌，向大元禅师指出。

方兆南看得心里一惊，急急叫道：“老禅师怎么连……”他本想说怎么连自己人也不认识了，但只说了一半，大无禅师，右掌已平胸推出。

但见大愚禅师悬空的身子，突然加快了去势，倏然之间，人已飞出四五丈外，落到了两人身后。

方兆南至此才恍然大悟，大愚禅师回手拍向大无禅师一掌，乃是有意借他推出内劲的反震之力，加快自己的去势。和速度。

大愚禅师似是已失去原有的仁慈和镇静，双足已落实地，立时大喝一声，一掌直劈过去。

那黑衣人和青衣人，头也未回过一次，只凭听觉分辨，并肩而行的身子，突然一分，跃向两侧。

大愚禅师似是早已料到这一掌难以伤得两人，右掌劈出攻敌之时，左手已扣了几枚念珠，两人分跃两侧的同时，左手念珠，已紧随打出四粒，分向两人袭去。

那黑衣人突然回头挥手，白光闪动，但闻啪啪两声，两粒念珠，尽被他手中匕首击落。

那青衣人却突一扬双臂，身躯凌空而起，两粒念珠，都由脚下飞过。

但这一缓之势，方兆南已和大证、大无等，都追了上去，方兆南当先出手，右手一伸，疾向那黑衣人左腕上面扣去。

黑衣人心中一动，装作不知，直待方兆南的右手将要和他手腕相触之时，才突然一转，由被动转作主动，被袭转作还攻，反向方兆南手腕上抓下。

两人这一翻手比试，看去十分简单，其实异常奥难，方兆南掌势收的略为缓慢，手背上已被那黑衣人指风击中，痛的双眉又是一皱，退后了两步。

大证禅师手横兵刃，在一旁监视着方兆南和那黑衣人动手情形，见方兆南退败下来，立时大喝一声，道：“方施主快请退一步，替老衲掠……”

也不问对方姓名师承，方便铲一招“横扫千军”，拦腰直击过去。

他臂力本已过人，这一击更是猛恶，但闻一阵强烈的破空金风声中，划起一道半圆形的银虹。

黑衣人冷哼一声，突然向前一倾身子，直向大证禅师怀中欺了过来，手中的匕首，银光闪闪的。

大证禅师如不收回方便铲，固然可以使对方伤在杖下，但对方疾快攻入的匕首亦将刺入他心脏之中。

形势迫得大证和尚不得不疾收兵刃，向后跃退。

那黑衣人却借势一跃而起，直飞起两丈多高，身悬半空，突然一个大转身，斜斜向一侧飞去，这起落之间，人已飞出了三丈多远。

这时，那青衣人也脱出了大道禅师率领群僧的围攻，和那黑衣人会合一处，准备联手。

大愚禅师一看两人飞跃的身法，都是身具上乘轻功，决非门下弟子能够追赶得上，人手众多，反而有碍手碍脚之感。

他当机立断，高声说道：“大元师弟清查现场，调布人手，固守此地，大证。大道两位师弟跟我一起追赶强敌。”

这位年高望重的老和尚，显然已动了怒火，探手从身侧弟子手中，夺过一只铁禅杖，当先跃飞而起，直向两人追了过去。

大证，大道一个手横方便铲，一个分握两柄戒刀，紧随大愚身后，追了过去。

方兆南略一犹豫，低声对身侧一个和尚说道：“大师父，手中兵刃请借给在下用一次。”

他口中虽然说的客客气气，其实手已伸了过去，话说完，已把那和尚手中的戒刀，夺了过来。

那和尚心中还在想着此事，该不该把手中兵刃借给他。

突觉手腕一麻，刀已脱手离去，不觉一怔，回头看去，方兆南已凌空而起，直奔向大愚禅师等去路赶去。

那青衣人和黑衣人似是不愿和群僧动手，而且对这附近的地势亦很熟悉，两人联袂疾奔，直向西北方向奔去。

大愚、大证。大道三僧，虽各出全力紧追，但始终未能迫近两人一步，双方一直保持着两丈左右的距离。

方兆南又和大愚禅师等相距约丈余左右。

大愚禅师看两人逃奔的方向，虽是寺中埋伏最弱的一环，但出寺之后，却是一条绝路。

六条人影先后奔行，疾如划空流矢，飘飞的衣袂，带着呼呼风声。

奔行之间，大证禅师突然高喧了一声佛号，声彻云霄，静夜中响彻群山，回音不绝。

那佛号余音未绝，去路间，突然人影闪动，四个身披袈裟。

手横禅杖的中年和尚，一排横立，拦住了去路。

二人轻功卓绝，奔行迅速，四僧刚一现身，那黑衣人和青衣人已然奔近身侧。

但见两人同时一扬右腕，四个和尚中三个登时仰身栽倒，最后一人距离较远，似是未被击中，手中禅杖呼的一招“力扫五岳”横击过去。

但两人身法快速无比，他手中禅杖扫击出手，两人已疾掠身侧而过，这一杖竟然未能拦得两人去势。

但两人受些阻挡，行速一缓，大愚禅师突然奋起神勇，手中铁禅杖借力一点实地，忽然腾空而起，直飞过去。

那身披袈裟和尚，既未看清楚三个同门，如何跌倒在地上。

又未能拦住敌人去势，心中甚是抱歉，高声说道：“弟子……”

他刚刚说出两个字，大证、大道已然由他身侧急奔而过。

方兆南走在最后，低声说道：“快些把三位受伤之人送入寺中急救。”

最后一字出口，人已越过那和尚两丈多远。

且说大愚禅师施展出少林绝学“凌风飞渡”身法，提住丹田一口真气，借那禅杖点地弹震之力，飞起了两丈六七尺高。

立时疾抡手中禅杖，借那排荡的风力，脚不沾地，一口气飞出了八九丈远。

脚落实地，已相距强敌在一丈之内。

这时，几人已离开了少林寺，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

大证、大道轻功稍逊师兄，虽然已用出全身劲力，但却无法缩短一步距离。

翻越过两座峰岭，山势忽然一变，一座插天高峰，横阻去路。

大愚禅师高声说道：“你们已跑入绝地，再不肯停下身子，老衲要施展暗器了。”

那奔行的黑衣人，青衣人，那里肯听，身子一转，沿着山势向左面奔去。

大愚暗暗松一口气，紧追之势，忽然一缓，放慢了脚步，待大证。大道赶了上来。

他低声说道：“右边绝峰，攀登虽然不易，但还有路，左面五里之外，有一道百丈深壑，横宽有十四五丈，两人轻功再好，也难飞渡。

你们不妨缓行一步，借机调息一下，免得动手之时，气力尚未恢复，小兄赶前一步，先行阻止他们在那绝壑之上，建起索桥。”

方兆南在三人谈话之时，两个飞跃，追到身后，把大愚之言，尽都听入耳中，高声道：“大师小心一些，这两人武功路子，颇似冥岳中的高手。”

大愚禅师遥遥应道：“施主放心，老袖自信尚能自保……”

这时，夜色已尽，曙光微现，景物逐渐清晰。

方兆南仰脸瞧瞧天色，凝神向前望去，只见两侧峭壁挟持着一道笔直的山谷。

山谷尽处，隐隐可见几条人影盘旋交错。

当下对两僧说道：“令师兄已和强敌动上了手，咱们得快些赶去。”

一加脚力，向前疾奔。

这是一个险恶无比的绝地，两侧伸延的山势，至此突然中断，似是被利斧劈斩一般，深谷百丈，横阻去路。

两山之间，只有两丈四五尺的宽度，地上还突起甚多嶙峋怪石，除了由来路冲出这绝谷之外，求生机会只有拼命一途。

太阳已爬上东方天际，万缕霞光，逐走了夜晚茫茫白雾，由那深壑中升起来，逐渐向山谷中漫延。

大愚禅师手中之禅杖呈化出千万杖影，挟着风啸之声，和那黑衣人，正在展开抢制先机的快攻。

黑衣人手中挥舞一把宝剑，以轻灵，诡异的招术，周旋于重重杖影之下，神态从容，不论大愚禅师攻势如何凌厉，均能巧妙的化解开去。

那青衣人却是面对绝壑，背手而立，似是想从绝地中找出一条出路，对身后激烈绝伦的搏斗，浑如不闻不觉。

骤见之下，大愚禅师杖影若山，纵击横扫，似是略占优势，但如仔细瞧上一阵，情势截然不同。

那黑衣人虽似被圈入一片杖影之中，但却毫无败象，而且随手挥剑，

若无其事，显然对方并未用出全力。

大证禅师低声对大道禅师道：“师弟请给小兄一臂之力。”

他大喝一声，抡动方便铲，冲了上去。

那黑衣人头脸之上，也蒙着一层黑纱，只露出两只眼睛，一见大证禅师挥铲加攻，左手一探，又摸出那把长不及尺的匕首。

一招“乘龙引凤”，引开大愚禅师的禅杖，反手一剑，斜斜攻向大证禅师，寒芒一闪，刺向左肩“风俯”穴。

大证禅师迅疾倒退两步，避开剑势，挥铲反击，一连三铲，铲端月牙，划出一片精光。

原来他手中兵刃过长，如被黑衣人欺近身来，反而无法施展。

眼看大愚禅师就吃了近身相搏之亏。

果然黑衣人被大证铁锤击岩般的三铲猛攻，迫的向后退了三步。

黑衣人这一后退，大愚禅师手中铁禅杖，也立时发挥出了威力，一招“郡临大地”，直劈而下势道威猛，有如山崩海啸一般。

大证禅师挥铲助战，迫的那黑衣人退后三步，就这一瞬间之间，大愚已缓过手脚，铁禅杖反客为主，弃短复长。

那黑衣人被大愚一招“君临大地”的威势震慑，不敢用兵刃封挡，又向后面跃退。

大愚手横禅杖，缓步向前逼去，满脸庄肃之容。

方兆南一直留心着那黑衣人出手的招术，似是在那里见过，但一时间却又想它不起。

因那黑衣人身后三四丈处，都是百丈深壑，强敌缓步后退，显然正在运气调息，身陷绝境，决不甘心束手就缚，那反击之势，定然凌厉绝伦。

那背对三人，面向深谷的青衣人，突然回过身来，蒙面青纱中两道炯炯的眼神，一直紧盯着大愚等三人，缓步迎了上来。

那黑衣人退到青衣人的身侧，停了下来，两人联袂而立，采取并肩拒敌之势。

大证，大道，急快的奔行两步，分站在大愚左右两侧。

双方相距大约有六七尺远，三僧脸色凝重，蓄势待敌，那黑衣人和青衣人，虽然面覆垂纱，无法窥得神色。

但从两人那一瞬一瞬的目光，已隐约可见也是全神贯注，双方都知遇上了强敌，谁也不敢稍存轻视之心。

大愚禅师沉声说道：“两位武功不弱，自非无名之辈，何以不敢以庐山真面目示人？”

那青衣人，黑衣人对大愚禅师喝问之言恍如未闻，眼睛也未转动一下。

大道禅师怒道：“两位耳朵聋了吗？”

那青衣人，黑衣人，对讥笑叱骂，仍然置之不理，四道目光却一直盯在三僧身上。

忽然间，那黑衣人一扬右手宝剑，欺攻而上，寒芒闪动，幻起了朵朵剑花，分向三僧袭去。

迫的三僧齐齐挥动手中兵刃招架。

杖影、铲光，混入大道禅师手中两把银光闪闪的戒刀，连结成一片丈余宽窄的光幕，把峡谷去路完全封闭。

少林僧侣艺出一门，心意相通，这一招不但拒敌剑势，而且兼有了阻

敌突围之效。

这一招拼搏，三位少林高僧都使出了八成功力。

黑衣人剑花散飞，一阵锵锵金铁相击之声中，倏然倒跃而退，落脚原地仍和那青衣人并肩而立，姿态依然，距离分毫不差。

大愚禅师心神大震，暗自惊道：“强敌武功，生平仅见，两位禅关师长，不知是否已受其害，护法守关的大悲师弟，在强敌冲出茅屋时，竟然不见动静，看来凶多吉少……。”

心念及此，但觉一股悲忿之气，直冲上来。

他强烈的复仇怒火，和一种维护师门声誉责任感，使他迅快的决定了，全力一战的决心，探手入怀摸出那白发老僧，赐予的绢图金钥，交到大道禅师手中。

他说道：“师弟请把这绢图，金钥，送给大悲师弟。”

大道一时间难明师兄心意，伸手接了过来，问道：“现在就要去。”

大愚道：“现在就去，如若见不着大悲师弟，就把绢图、金钥，交给监院首座大安师弟。”

大道似是突然间想到了大愚用心，不禁心中一酸，黯然说道：“师兄何苦……”

大愚禅师慈眉一耸，厉声说道：“不许多说，快些去吧！”

少林寺中，规戒森严，大道目睹师兄满脸怒意，那里还敢多说，合掌答道：“小弟敬领师兄法谕。”

突然转身，急奔而去。

大愚回目一瞥大道急奔而去的背影，微微一笑，紧张的神清突然消失。

似乎这一瞬间，他已把一个人一生的心愿完全的实现，世上已没有他留恋的事，生离死别的人生大苦，也无法使他再流现一点忧虑。

他轻轻一挥手中禅杖，低声对大证说道：“师弟退开，我要试试咱们少林武学，是否能当得武林中泰山北斗之称……”

他敞声大笑了一阵，接道：“咱们大字一辈中，以大智师兄的武功，成就最高，但他却在追杀那蒙面妖妇时，身受重伤而亡。

大方师弟略逊大智师兄一筹，失落冥岳生死不明，老衲尚不如师兄成就，下逊师弟一筹，但我要看看数十年来勤习少林武学，究竟有多少成就，师弟但请替我掠阵，不许出手相助。”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十分平和，但词意坚决，字字句句，都有如斩钉截铁一般。

他修养有素，虽然下定了拼命之心，仍然不肯口出伤人之言。

大证低声应道：“小弟敬领师兄慈命。”

大愚高声吟道：“灵药只医不死病，佛门不度无缘人。”

手横禅杖，大步走了过去。

这老和尚视死如归的豪情，充满着博大救世的仁慈，浩浩荡荡的胸怀，磊磊落落的风度，那黑衣人似是被老和尚的气度震慑，目光闪闪，盯在大愚禅师的身上。

右手宝剑平胸送出，左手锋利的匕首搭在宝剑之上，缓步向前迎来，每一举步之间，身躯就微微的颤动一下。

双方相距七尺左右，一齐停了下来，各举兵刃，相对而立。

方兆南眼看两人都在运集全身的功力，动手一搏之间，立时将分出生

死存亡，这是武林中罕得一见的打法，心中大力惊骇。

他暗暗忖道：“大愚禅师乃少林寺中一代高僧，我必需阻止这孤注一掷的拼搏……”立时大喝一声，纵身而起。

一招“风雷交击”，电射而下，直向那黑衣人攻去。

那黑衣人手中平伸的宝剑，忽然一扬，寒芒疾闪，登时撒出万点寒星，一阵金铁交响声中，方兆南手中兵刃立时被那暴张的剑光困住，连人也被罩在剑影之下。

一招交接，险象环生，大愚禅师竟然来不及出手抢救。

眼看方兆南就要伤在那流动的剑光环绕之下，突听那黑衣人冷哼一声，突然疾退数尺。

方兆南手横戒刀，肃容而立，冷笑一声说道：“别说你改着男装，纵然身化飞灰，也别想骗过我！”

他突然由险象环生中，迫退强敌，手法奇奥，连大愚禅师那等高手，也没有看得出他用的什么武功。

第三十回 受妖法自残师门

方兆南陷身重重剑气环绕之下，只觉压力奇大，手中的兵刃，竟然施展不开。

他心中一急，突然想到那招“佛法无边”的招术，左掌疾推而出。

那黑衣人眼看掌势击来，就是闪避不开，被方兆南一掌击在前胸之上，但觉心神震荡，身不由己的向后退去。

方兆南急欲求生，情急发掌，只用出了四成真力。

那黑衣人调息一阵，觉着并未受伤，突然拉开覆面黑纱，露出一张娟秀美丽的面孔，笑道：“你记性满不错呀！”

她玉手挥动，撕去全身黑衣，露出一身天蓝色劲装，打开包头黑巾，垂下一头长长的秀发。

就是那黑衣人撕去黑衣的同时，那青衣人也迅决的扯去满身青衣，片刻之间形态大变，两个包头蒙面人，立时变成了两个美丽无伦的少女。

方兆南冷笑一声，道：“两位的胆子不小啊？”

他回头对大愚禅师等说道：“这两位就是冥岳岳主门下两位弟子……”

大愚禅师双目闪动，打量了两人一眼，道：“原来是两位女施主。”合掌一礼。

左侧那红装女子，娇声笑道：“老和尚不用假慈悲，还是打天窗说亮话吧，有话快些说吧！”

大愚禅师道：“老衲出家人，素来不善诳语，本门两位禅关期中长老，怎么样了？”

右面那蓝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可是问的两个白发，白须。秃顶黑髯的老头儿吗？”

大愚听她一开口就说出两位师长形态，不禁心头一震，以他那等修养有素的人，也有些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脸色神色一变。

他沉声应道：“不错，两位老人家怎么样了？”

蓝衣少女格格娇笑道：“两个老头儿，每人被我刺了三剑，至于是死是活，那我可就知道了！”

这几句话，字字如刀如剑，刺入了大愚禅师的心中，脸色忽然一沉，黯然说道：“这么说来，老袖两位师长，已然断送在女施主的剑下了。”

那蓝衣少女笑道：“如若他们不死，我也没有法子啊！”

大证更是早已控制不住满腔悲忿之情，脸色铁青，炫然欲泣。

那红衣少女突然一扬手腕，对方兆南招招手，笑道：“薄情郎，你倒是满快乐啊？”

方兆南也被那两位禅关老僧死伤的凶讯，心神震动，他生具至性，心中悲苦尤过三僧，早已热泪滚滚而下，听得那红衣少女相询之言，心头又是一惊。

他心中暗道：“莫非我那玄霜师妹被他们生擒不成？”

他极力掩饰着悲愉之情，冷冷答道：“我有什么不对？”

红衣少女格格大笑道：“我那绛雪师妹，多情铸恨，私放强敌，被家师逼的跳入火山口中，在那烈焰飞腾的大火之中，早已化作飞灰而死……”

这消息有如巨锤击胸，方兆南心弦大震，急急接道：“此话当真吗？”

红衣少女星目流动，打量了方兆南一阵，笑道：“字字句句，都可指日为誓。”

方兆南只觉一股悲忿之气，直冲上来，突然一挥手中戒刀，大声说道：“此讯如真，两位今天，也别想生离此谷就是！”

红衣少女突然格格大笑道：“你不怕山风吹闪舌头吗？凭你那点微末武功，也敢说这等放肆之言。”

大愚禅师一顿手中之禅杖，沉声接道：“两位想生离此地不难，但必须先老衲等劈在剑下。”

一跃而起，举杖向那蓝衣少女劈了下去。

他自幼剃度出家，生长方外，青灯黄卷，消磨去了他数十年的岁月，有生之中，从未遇过如此的悲痛之事。

二僧凶讯，可算是他今生之中，最大的伤痛之事，满腔悲忿中劈出一杖，用足了十成劲力，当真是有如风雷突发，泰山压顶一般。

那蓝衣少女目睹这等威势，不禁油生寒意，那敢硬接其势，柳腰一扭，倏然后退五步，避开一杖。

强烈的怒火，深沉的悲痛，激起大愚禅师的杀机，只听他大喝一声，不容那蓝衣少女还手，铁禅杖一招“狂风怒啸”，横里扫出。

蓝衣少女双肩晃动，又退出八尺，人已退到绝壑边缘。

大愚禅师双目中神光闪动，双足微一点地，僧袍飘飘，如影随形，铁禅杖一招“八方风雨”，幻出一片杖影，当头罩下。

如若那蓝衣少女不肯硬接此招，势必被逼下绝壑，跌个粉身碎骨不可。

大愚禅师激忿之下，杖势迅猛无比，蓝衣少女室剑已和禅杖相触，立觉难以抗拒这碎石裂碑的威势。

此刻生死交关，心神反而集中起来，当下运起全身功力，随着击来禅杖，横向旁侧一拨，撒手丢剑。

大愚禅师万没想到，她竟然会把手中兵刃丢去，被那丢剑的巧力一引，一杖击空。

但那蓝衣少女全力运剑，左手匕首去势，随着一缓。

这等打法，乃高手比武时，甚为少见的事，刹那之间，两人都经历了生死一劫。

蓝衣少女引开杖势，立时反客为主，挥臂反击，匕首一转，疾向大愚右臂上削去，寒光一闪，锋刀已及大愚宽大的袍袖。

这迅厉的一击，快如电闪，让避和封架全来不及，迫的大愚禅师松开了双手紧握的禅杖，左手一转，五指猛向蓝衣少女紧握匕首的左腕抓去。

如果她不肯立时收住横削的匕首，大愚禅师的右小臂，虽可能被她利刀斩断，但她左腕的脉门要穴，亦将被大愚的左手工指扣住。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那蓝衣少女似不甘冒玉石俱焚之险，左腕一沉，让开了大愚禅师疾抓的五指。

但因这一让之势，她手中锋利的匕首，也一击落空，身形一错而开。

双方又成了面对面的相持之局。

在两人身旁数尺之后，放着禅杖。宝剑，但谁也不敢伏身去捡，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大愚禅师忽然大喝一声：“女施主小心。”

他举手一掌，遥遥击去。

一股强猛绝伦的劲道，直向那蓝衣少女撞了过去。

蓝衣少女早已蓄势戒备，右手一引，一股阴柔的力道随掌而出，接住了大愚禅师强猛绝伦的掌风，娇叱一声，右手猛然向外一翻。

大愚禅师忽觉抗力一减，身躯不自主的向前一倾，心头微感一震，赶忙收回击出的内劲，但见眼前人影闪动，白光电掣，银花朵朵，当胸袭来。

那蓝衣少女用本身内力，引开了大愚禅师的强猛掌力之后，立时挥动手中匕首，欺攻而上。

大愚禅师一着失神，全身数处大穴，都被那匕首幻化出的朵朵银花罩住。

老和尚身陷危境，绝学立出，大喝一声，踢出一脚。

这是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观音足”。

他一脚踢出，强猛绝伦，那蓝衣少女冷笑一声，欺攻的身躯，忽然向左边横移两尺，手中匕首却原式不变，指袭前胸。

哪知大愚禅师踢出的一脚，竟预测到她闪让的方向，脚落实地，忽然一旋，如影随形的横扫过去。

这不过一刹那间的工夫，但闻一声闷哼，鲜血迸射，大愚禅师的左肩，被那蓝衣少女手中匕首，划破一道四五寸长短的血口，深口见骨。

紧接着一声娇呼，那蓝衣少女的身躯，突然凌空飞起，撞在右面的峭壁之上。

她刺中了大愚禅师一刀，但也被大愚禅师踢中了一脚。

她为闪避大愚禅师踢来的一脚，使匕首失去准头，如若不然，这一刀立时可把大愚制于死地……。

大愚禅师沉重的刀伤，使他踢出的“观音足”威力大减。

这一搏之间，两人都受了重伤。

那蓝衣少女虽然被那山壁撞的几乎晕了过去，但手中匕首，仍然紧紧握着不放。

她缀缀站起了身子，右手扶着光滑的峭壁，脸色苍白的说道：“老和尚，你的武功，不错啊！这一脚踢的奇奥难测。”

大愚禅师低头望望肩上的伤势，鲜血已染湿了他整个衣袖。

满脸沉重的表情，说道：“冥岳的武功，果是不凡，老衲今日领教了，无怪大方师弟，和三十六护法，尽伤在冥岳之中。”

忽听大证禅师高喧一声佛号，手横方便铲，大步走了过来，沉声对大愚说道：“师兄请休息一下，小弟领教一下冥岳的武功。”

那蓝衣少女冷然一笑，道：“好，你上吧！”微闭星目，手扶山壁，惨白的脸色上，毫无惊慌之情。

大证缓步向前走，两位禅关中的师长被害，使这方外人动了杀机，强烈的怒火，在他的胸中燃烧。

他走近那蓝衣少女五尺以内时，他仍然微闭着双目而立。

大证禅师高举起手中的方便铲，正待击下时，心中突然一动，暗暗忖道：“她在重伤之后，难道真的乘人之危，一铲把她击毙不成？”

此事传言江湖，不但老僧被人耻笑，就是少林的威名，也要大受损失……但她下手刺伤坐关期两位师长，手段是何等的卑劣下贱，对付此等之人，还和她讲什么信义……”

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念头，在他心中，一阵迷乱冲突，一时不知如何才好，竟然呆在当地，举铲难下。

忽见那蓝衣少女睁开星目，微微一笑，道：“你怎么不动手啊？”

大证还未来及答话，那蓝衣少女突然一阵格格娇笑，道：

“你既然不动手，那我就不客气了。”

突然一晃双肩，直欺而入，手中匕首一闪，当胸刺到。

大证禅师万没料到，她竟然说打就打，而且出手辛辣无比。

他手中方便铲乃长打兵刃，被那蓝衣少女突然欺近身来，反而使展不开，迫的仰身一跃，疾退五尺。

耳际间响起那蓝衣少女娇笑之声，道：“你可是想跑吗？”

如影随形，欺攻而上，手中匕首挥动，左点右刺，倏忽之间，连续攻出了六招。

这七招，着着不离大证禅师的前胸要穴。

迫得大证手忙脚乱，手中空自握着势深力猛的方便铲，不但难以发挥威力，在这等近身相搏之中，反而成了他一个拖累。

两人力搏了十几个回合，大证禅师一直在险象环生之中。

闭目运息的大愚禅师，经过自行闭穴止血，运气调息了一阵之后，伤疼之苦已止，睁眼望去，见师弟正陷在生死倾刻之间。

这时，方兆南也正和那红衣少女战至紧要关头，刀光如雪，剑影重重，各出绝学，人影难辨。

大道禅师送信未归，只有自己乃唯一可解师弟之危的人。

但对一个妙龄少女，如果自己再出手相助，实有辱少林之誉。

但目下形势危殆，大证已尽失先机，蓝衣少女诡异的身法武功。有如附身之影，不论大证禅师如何闪让，均无法摆脱那不离前胸要害的匕首。

突听那蓝衣少女娇叱一声，手中匕首左摇右挥，洒出满天寒芒，大证禅师一个闪避不及，前胸被划中，鲜血洞旧而出，刹那间已湿了半边僧袍。

大愚禅师目睹险情，心知自己如果再不出手相助，三五合内，大证禅师必然要伤亡在那蓝衣少女匕首之下。

当下大喝一声，运功劈出一掌。

他功力深厚，虽然受伤，但并未伤到内腑，劈出的掌力仍然强猛绝伦。

那蓝衣少女眼看大证禅师手足已乱，伤敌只不过三五招内之事，强提真气，压制着发作的伤疼，手中匕首，攻的愈见凌厉。

忽觉一股暗劲，撞了过来，心神一震，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

大愚禅师全力劈出一掌，震动左臂伤口迸裂，鲜血又急涌而出。

那蓝衣少女退了两步，大证禅师立时缓开手脚，佛门方便铲忽然一紧，铲光大盛，反守为攻。

那蓝衣少女被大愚禅师一掌震的全身真气浮动，内伤发作，只觉一阵腹疼如绞，再也无法提聚真气。

她那里还有余力，封接大证禅师那招如开山巨斧般的攻势。

转瞬间，主容易势，战局大变。

大证方便铲施展开来，铲光暴及一丈方圆，日光下月牙闪闪，金风破空。

蓝衣少女全凭诡奇的身法，闪避凌厉的攻势，但内伤沉重，五合之后，已后力难继，行动愈来愈慢。

大愚禅师低沉的说道：“师弟不要伤性命，震飞她手中兵刃，生擒住她。”

大证满身鲜血，高喧一声佛号道：“放手！”方便铲一招“金刚飞拔”，敲在那蓝衣少女匕首之上。

那蓝衣少女早已感到筋疲力尽，手中匕首被大证方便铲一震之下，登时脱手飞去。

大证借势欺进一步，飞起一脚向那蓝衣少女右膝上踢去。

蓝衣少女娇躯一转，横向左面跨去。

她身法虽然灵活奇诡，但力量已经用尽。

她内伤又正发作，行动迟缓，右膝关节要穴，虽然让开，但却被大证踢来一脚，踢在右脚上面，身子打了两个旋转，摔倒在地面上。

大证急奔过去，点了她两处穴道，长长吁了一口气，忽然向后退了四五步，一跤跌在地上，手中方便铲也脱手落地，击在一块小石上。

原来，他刀伤极重，血流甚多，人早已觉出不支。

但他却凭借着数十年深厚的内功修为，提聚着一口真气，带伤猛攻，待他点了那蓝衣少女穴道之后，不觉松下口气，真气一泄，登时感到全身筋骨酸软，退后数步，一跤跌倒。

这是一场残酷的搏斗，三个人都受了很重的伤。

大愚禅师虽然眼看师弟受伤甚重，但他正自顾运气止血，无暇过去相助。

这时，幽寂的山谷中，只余下了方兆南和那红衣少女还在恶斗，两个人静静的躺着，大愚却靠在一块大岩石上，运气疗伤止血。

太阳由遥远的山峡中，透射过来，刀光，剑影在日光下幻出千重银泪。

两人已力斗了近百个回合，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他把手中戒刀当作宝剑施用，全走的剑招路子，虽然不很习惯，但仍能抗拒住那红衣少女凌厉的攻势。

两人动手之初，方兆南就被迫的只有招架之功，有惊而无险。

不论那红衣少女施出何等毒辣的剑招绝学，方兆南每每被逼到危急之时，立刻施出一式奇学，把那红衣少女迫退。

久战之后，心中逐渐领悟那陈姓老人所授武功之妙。

同时也觉的那红衣少女的武功，确和陈姓老人，同出一门。

有时两人用出同样的武功相搏，彼此都愕然相顾。

方兆南已了解两人这样打下去，决难打出一个胜败出来，因为两人武功同一路数，只要一用出来，对方立时了然到下面变化。

论武功，纯熟，红衣少女胜了一筹，但在招术之上，方兆南似是略占优势。

尤以那招“巧夺造化”只一出手，立时把强敌迫退，可惜他只熟记那招旷世绝学的起手两个变化。

方兆南心中很明白，只要自己能多记熟两个变化，立时可以把那红衣少女伤在刀下，或迫使她弃去手中宝剑，束手就缚。

他用尽了心思去想，就是想不出来下面的奇招，反因分心过多，迭遇险招，那红衣少女的剑锋，两次由他前胸掠过，划破了胸前衣服。

激斗之中，那红衣少女突然喝了一声：“住手！”宝剑挥扫，疾攻两招，向后跃退三尺。

方兆南封开三剑，横刀而立，冷冷问道：“什么事？”

红衣少女星目流转，扫了侧卧在地上的师姐一眼，道：“你刀法和剑法，一般一样……。”

方兆南冷然接道：“就是这句话吗？”欺身而进，一刀“颠倒阴阳”猛劈过去。

红衣少女剑花“横渡鹊桥”，封住刀势，说道：“你这刀法，从那里学来的？”

方兆南道：“天下武功，万宗同源，偶有相同之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呼呼两刀，纵劈横斩。

红衣少女横移娇躯，宝剑洒出一片银芒，金铁交击声中，封开了方兆南戒刀，道：“可是我那绛雪师妹，传授于你的吗？”

方兆南道：“你不要含血喷人……。”

红衣少女格格娇笑，道：“反正她已葬生火窟，你就承认了，也不用着急。”

方兆南突然一阵感伤，泛上心头，梅绛雪那冷艳的倩影，顿时展现脑际，黯然而叹道：“她果真死了吗？……。”

红衣少女笑道：“火岩溶液，可化钢铁，她纵是金打银铸，也早已被化得尸骨无存了……。”

方兆南仰脸望天，想着数月来经历之事，只觉如历了千年万劫，似梦以幻……。

周惠瑛断魂抱犊岗，陈玄霜生死不明，凶讯再传，梅绛雪又葬身在火窟之中，情恨幽幽，回忆断肠，不禁流下两行泪水正自忖思之间，突见眼前剑光闪动，那红衣少女突然一剑刺到。

这一剑来的十分意外，方兆南虽想横刀封架，情势上已来不及，迫的倒跃而退，让避三尺。

那红衣少女一剑得手，抢去先机，立时展开快攻，玉腕挥动，刹那间攻出五剑，这五剑一气呵成，迅快绝伦。

方兆南被那急如江河奔泻的剑影，迫的手忙脚乱，红衣少女辣手频施，娇喝声中一剑扫伤了方兆南的右手。

方兆南只觉一阵剧痛，松手丢了戒刀，情急之下，挥掌反击，一招“佛法无边”，横扫了过去。

这一招旷绝千古的奇奥之学，变化神奇莫测，那红衣少女眼看掌势击来，但却无法让避，一剑封空，右肩完全暴露在方兆南掌势笼罩之下。

匆忙中急急一侧娇躯，横里退开一尺。

方兆南那还容她逃出手下，左掌一推，击在那红衣少女右肩之上，当堂把她震退两步，飞起一脚，紧接踢出。

红衣少女一条右臂，被方兆南掌力震麻，宝剑几乎脱手，心中甚是惊骇。

只觉他劈来一掌，乃生平仅见之学，略一失神，右胯之上，又被踢中一脚，身不由主的凌空而起，向后飞去。

在她身后丈余左右之处，就是那百丈绝壑，这一凌空倒飞，直向那谷中摔去。

方兆南伏身捡起那戒刀，纵身一跃直追过去。

他知道以那红衣少女的武功，决不会跌入那百丈绝谷之中，但如在她身陷危境之中，制服她的机会，将大力增强。

这念头在他脑际一闪而过，迅快捡起戒刀，急追而上。

那红衣少女右胯受伤甚重，一条腿整个的麻木起来，但她功力深厚，身躯被方兆南踢飞之时，已运气逼入右臂，活了右臂的穴脉。

就这一刹那，她的身子已直向那绝壑之中摔去，方兆南也迫到了绝壑边缘，眼看她跃入深谷之中，倒是甚感意外。

正感叹间，突见那红衣少女向下疾沉的娇躯，忽然一挺，右手宝剑一探，平放在绝壑边缘的石地上，借势一弹，身躯重又飞起了六七尺高，身化飞鸟投林，平向岸上飞来。

方兆南大喝一声，急纵而起，天马行空般，横跃过来。

那红衣少女身子还未落实地，方兆南已自迫到，一招“平沙落雁”横削过去，刀光闪闪，带起一缕金风。

耳际间响起了那红衣少女娇脆的声音，道：“你当真要我命吗？”

方兆南听的微微一怔，手中戒刀略缓，分厘之差，那红衣少女缓开手脚，一剑封开了方兆南的戒刀，反手急攻两剑，把方兆南逼退一步，身落地，笑道：“你的武功长进了不少啊！”

方兆南眼看她落足实地，心知制服她的机会已失，势必还得一场恶战，当下冷冷说道：“今天你们再想生脱此地，哼！只怕机会甚渺。”

红衣少女抬头望那蓝衣少女横卧之地，微微一笑，说道：

“两个老和尚，所受之伤，不会比我的大师姐轻，哪一个能够先行醒来，运功毙敌，哪一个才能算胜，眼下都还在相持挣扎之中，判论生死，只怕言之过早了。”

方兆南暗道：“这话倒是不错，一流高手相搏，常有两败俱伤之局。”不自觉的回头望去。

忽闻衣袖飘动之声，慌忙转过头来。

但见眼前银芒闪动，寒风袭面，慌忙一缩项颈，向后退去。

一阵冷气，掠顶而过，削掉他一片包头青巾。

原来他一回头时，那红衣少女突然挥剑削来。

她生性诡辣，阴险，也不讲什么武林规矩，目睹方兆南武功较昔日动

手时，长进甚多，不但已无取胜之望，且有落败可能，立时心生诡计，骗得方兆南一回头，突然发难。

这一剑本可把方兆南置于死地，那知她右脚麻木未复，行动不便，有欠灵活，刚一发动，方兆南已有惊觉，缩颈倒跃而退，惊险万分的避开了一剑。

方兆南惊魂略定，冷冷喝道：“冥岳中人，当真是毫无人气，诡计阴谋，无所不用其极！”

红衣少女毫无愧色的笑道：“动手相搏，武功，智计并较，给你点教训，你也好长点见识。”

方兆南怒道：“这也算得智计，也亏你说得出口。”

一招“冰河冻开”，猛劈了过去。

红衣少女自知右腿麻木未复，进退闪跃，甚是不便，当下凝立着不动，挥剑一架，挡开了方兆南的戒刀。

刀剑相触，响起了一片金铁相击之声。

两人重新动手，彼此心中都已有数，谁也不敢稍存轻敌之念，方兆南挥刀抢攻，那红衣少女却改采守势，静站不动，挥剑接架。

她怕自己一动，被方兆南看出她右腿伤的甚重，攻势更加猛烈。

这一来，全成了硬打硬接的局面，幽寂的山谷之中，响起了一片叮叮哆咯之声，绕耳不绝，方兆南一日气攻了二十余刀，见她一直静站不动，不禁动了怀疑，陡然收刀不攻。

那红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怎么不攻了？”

方兆南冷笑道：“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哼！我不信你只是想以硬拼硬打的，想和我分出胜败……”

红衣少女接道：“你手腕上伤势不轻，流血已经不少，咱们再打上十个回合，你就难再支撑下去。”

方兆南放声大笑道：“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左手忽然平胸举起，又道：“你再接我一掌试试，”突然欺身而上，挥手拍出。

那红衣少女见他举手发掌的姿态，和刚才一般，心中大惊，明知他这一掌攻来，自己无法防守，但也不会束手待毙，宝剑倏然划出一圈银虹。

方兆南已知这招掌法妙用无穷，心中毫无所惧，默诵心法，直劈的掌势，突然变成横拍。

原来这招“佛法无边”，名虽一招，实则蕴含着极多的变化，习练纯熟后能够以变制变，抢敌先机。

因掌势拍出之时，并无一定的变化路数，全要看敌人防守反击的变化，因时制宜，这正是上乘武学中，以巧制巧法则。

那掌势中含蕴天、地、人三才变化，包罗了横斩，直剪、斜击，截打，诸种窍诀，掌势一经出手，就占尽了制敌的先机。

方兆南由直劈忽然变成横斩手法，只是由那红衣少女防护剑势，带动的变化，毫不思索的应时而变，但却大出了那红衣少女的意料之外，只觉手腕一麻，宝剑脱手落地。

方兆南随手一抄，五指已扣住在她右腕脉门之上。

他掌势乘隙攻入那红衣少女护身剑影之中，击落她手中兵刃，扣住了她右腕脉门，一气呵成，轻松无比，有如信手拈来，心中并无若何感觉，事

实上也来不及用心去想。

但当他扣拿住那红衣少女手腕之后，心中大生惊奇，暗暗忖道：“我的武功，当真这样高了不成，怎么挥手间，就把这冥岳中一流高手制服，唉！早知这招‘佛法无边’如此之妙，实在用不着和她力拼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只管默想此事，忘记了运加功力，迫使对方行血返攻内腑，消失抗拒之能。

那红衣少女虽觉他这一掌攻势玄奇，不易防御，但却没有料到会被他击落兵刃，拿住脉穴，也不禁为之一怔，心中暗暗叹道：“完了……。”

那知方兆南拿着自己脉穴之后，竟然呆呆的站着不动，不知道想的什么心事，不觉心中一动，暗运功力，左手闪电而出，横里一抄，抓住方兆南的右腕。

待方兆南霍然惊觉时，右腕脉门，已被红衣少女紧紧扣住，手中戒刀，也脱落在地上。

两人同时运加内力，同时感到右腕一麻，行血被逼的返向内腑攻去。

这是个僵持久的死结，方兆南一时的大意，由大胜之局，变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

两人同时觉着半身一阵酸麻，劲力忽然消失，扣注对方手腕脉穴五指，难再用力。

红衣少女大危已解，娇笑说道：“看来今日之局，咱们要作同命鸳鸯了，你不肯放开我被扣脉穴，但却也无法挣脱我扣拿你的右腕……。”

方兆南冷冷说道：“什么同命鸳鸯不鸳鸯的，哼！一点不知羞耻。”

红衣少女格格一笑道：“一男一女，彼此牵腕而死，别人眼中看来，只当我们相携殉情，岂不是一对同命鸳鸯？”

方兆南暗暗想道：“这话倒是不错，眼下谁也不敢稍存大意，只要稍一失神，立时将满盘皆输，这局面僵持下去，大有两败俱伤的可能……。”

只听那红衣少女娇笑之声，回荡在耳际，道：“你可要听听我那三师妹死去的经过吗？”

方兆南冷冷说道：“不必说了，在下对姑娘戒心甚深，任你忽见那红衣少女脸色一变，猛然一带方兆南的身子，左腿一抬，用膝盖直向方兆南小腹之上撞去。

方兆南已知她诡计多端，早已暗中戒备，顺势一推，横向一侧闪去。

两人手腕彼此相拿，全身劲力大半难以用出，红衣少女一招落空，全身向后倒去，方兆南身子横让，马步移动，重心不稳，被她一带，一齐摔倒在地上，一阵翻滚，到了悬崖边缘。

方兆南左脚登住悬崖旁边一块山石，稳住身子，回目一瞧，但见那绝壑深不见底，摔下去，事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那红衣少女已生了同归于尽之心，全力向前面绝壑移动。

这时，双方都用出全力，紧握对方脉穴，成了个相持不下之局。

忽然间，传过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道：“方施主请再坚持片刻。”

声音入耳，方兆南立时辨出是大愚禅师的声音。

这红衣少女突然发难，想必是看到了大愚禅师醒来，怕他赶来驰援，才想出同归于尽的办法，从万死中，谋求一线生机。

红衣少女忽然猛一抬头，两片樱唇，疾向方兆南脸上撞去。

方兆南不自觉微一侧头，那红衣少女却借势用力一推。

但闻一阵隆隆大震，方兆南藉以支持身体的山石，滚入了悬崖之中，两人的身躯又向前移动了数尺。

方兆南无法回头张望，双脚向后一蹬，希望再找到一块山石，但觉双脚一齐登空，膝盖以下，已离实地，心知下身，已伸入绝壑。

只要那红衣少女再略一加力，两人即将同时跌入深谷。

他心中暗道：“这一场搏斗，九成已成了同归于尽的结果。”

目光转动，忽然发觉那红衣少女右腕上，有一块扣子大小的紫记，不觉啊了一声。

那红衣少女冷然一笑，道：“你叫什么，可是怕死了？”

方兆南道：“你可是姓云吗？”

那红衣少女听他忽然问起自己姓氏，先是一怔，继而笑道：

“你身后两尺之处，就是绝壑，那老和尚纵然及时赶来，只怕也无法救你。”

方兆南怒道：“摔下悬崖，未必就一定死，何况粉身碎骨，也不是我一个……”

他微微一顿，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可是云梦莲吗？”

那红衣少女瞪得又圆又大的星目，突然眨动几下，凝神而思，似是这个名字对她十分陌生，但似隐隐相识，她沉吟了一阵，突然娇声笑道：“你可是叫方兆南吗？”

突然向前一推，方兆南的身子，又向那绝壑中移动了半尺。

这时，方兆南双膝之下，完全悬入绝谷，双手又和那红衣少女扣拿，无法攀抓山石借力，只要那红衣少女再稍一加力，方兆南势非将沉入悬崖之中不可。

那红衣少女不知是早已有恃无恐呢，还是当真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挣扎着抬起头，笑道：“这绝谷之中飞石嶙峋，摔将下去，就是铁打铜铸的人，也难以再活。”

忽然一张樱口，咬在方兆南握住她脉穴的手腕。

这一下倒是大出了方兆南意料之外。

但觉手腕一阵剧疼，鲜血急涌而出。

方兆南本能的一松五指，那红衣少女顺势挣脱了方兆南紧扣的脉穴，挥手一掌推了出去。

他五指松开，已知难逃摔入绝壑的厄运，心想由她劈入绝壑，倒不如自己跳下的好，当下一沉真气，猛向绝谷之中坠去。

这不过一刹那间，红衣少女一掌击空，忽然觉着自己的身子，也向绝壑之中沉去，赶忙松开方兆南的右腕脉穴。

方兆南脉穴虽然脱开，但人却沉没于绝壑之中。

那红衣少女忽然一跃而起，探头向下看时，方兆南已沉下了数十丈去，不禁微微一笑，高声说道：“三妹夫，恕我不送葬啦！”

忽听一个苍老而又带忿怒的声音，道：“冥岳中人，当真是个个不带一点人气，老衲也不能和你们讲什么江湖规矩了。”

就在声音刚刚传入耳际时，那红衣少女突然觉着一只手掌，按住了背后“命门穴”上。

她站在悬崖边缘，只要那身后之掌微一加力，立时可以把她推入绝壑之中。

此刻唯一的生机，是保持镇静，使对方延缓下手的机会，再设法从死中求生。

她呆呆的站着，一动不动，连头也不回一下。

但闻那苍老低沉的声音，重又起自身后，道：“老衲生平之中从未暗算过人，甚至我很少和人动手，但此刻却不能饶恕你了。

我本该运集内劲震断你的心脉，使你立时喷血而死，但我佛慈悲，叫老衲难下这等辣手，我把你推下这绝壑，生死由你去吧忽然间，传过一声高昂的佛号，道：“那可是大愚师兄吗？

快些停手。”

这声音异常熟悉，但却使大愚禅师为之震惊。

身后响起了步履之声，那熟悉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

“大愚师兄，快放开手，向后退回三步。”

声音已不似刚才平和，显然有了怒意。

大愚禅师挣扎着回头望了一眼，立时松开了抵在那红衣少女“命门”要穴的右手，迅快的向后退了三步……

因他回头一瞥，看清了来人，正是失落冥岳，生死不明的大方师弟。

那红衣少女在大愚禅师掌势离开之时，突然一个转身，回过头来，目光一扫大方禅师，缓缓向前走了两步，静站不动。

大愚目睹掌门师弟未死，也不知是惊是喜，呆呆站了半晌，才合掌说道：“师弟逃回寺来，主持大局有人，小兄已受重伤忽然一跤跌倒在地上。

他和蓝衣少女相搏，受伤甚重，尚未调息复原，为救大证，不顾自身安危，全力发出一掌，虽然救了大证，重创了那蓝衣少女。

但自身那点提聚疗伤的一口真元之气，登时散去，剑伤处血管又复迸裂，出血甚多，全凭数十年修为的功力，支持着身体，没有昏迷过去。

如他能文时静心疗息，排除胸中杂念，未始不可使真气复聚，但他因心悬大证和方兆南的安危，不能安心疗养。

眼看方兆南又陷于危境，竟又不计重伤，赶来相援……。

大方禅师的及时出现，使他心神为之一宽，赖以支持他重伤的精神力量，突然消散，堂堂晕倒地上。

大方禅师只冷冷的扫视大愚一眼，缓步走向红衣少女身前，说道：“我已拦阻了少林寺后援之人，不准他们进入此谷。

但姑娘留在此地，也非长久之策，暂请退隐一处隐密所在，三日之内，我定将少林寺全部解体。”

那红衣少女环视了四外一眼，说道：“这片绝地之处，除了入口之外，别无可通之路，我师姐又身受重伤，你要我们到哪里去走？”

大方禅师轻轻皱眉头，道：“她的伤势重吗？”

红衣少女道：“人已晕倒不醒，当然伤势不轻！”

大方道：“咱们过去瞧瞧，我身怀灵丹，或能疗治她的伤势。”

红衣少女飞起一脚，踢了大愚禅师晕穴，当先走了过去。

大方禅师紧随身后，将要走到蓝衣少女身侧之时，突然抢先一步，蹲下身子，抱起那蓝衣少女的身子。

低头看去，只见她星目紧闭，脸色苍白，回目对那红衣少女说道：“大小姐受伤很重，不过不要紧，她是被我们少林寺门下大力金刚掌，震伤了内腑。

只要她服下两粒丹药，伤势就可以稳住，再养息数日，就可以复元了……”

忽见那倒卧在地上的大证禅师，挺身而出，说道：“大方师兄，你几时回来……”

大方缓缓转过头去，只见大证禅师，双手掌地，满脸现出惊喜之色，接道：“我佛相佑，掌门师兄归来……”

突然发觉那红衣少女，在师兄身侧，立时急急说道：“师兄小心，你身后……”

那红衣少女冷冷接道：“这人神志已复，留下他终是祸害，不如早把他杀死的好。”

举步一跨，人已到了大证禅师的身侧，玉腕挥扫，乒乒乓乓先打了大证两个耳光。

大证禅师重伤初醒，骤见师兄，心中惊喜交集，神智尚未全复，这红衣少女两个耳光，虽把他打的满口鲜血直流，但却使他迷迷糊糊的神志，陡然清醒过来，一跃，探手抓兵刃。

红衣少女疾飞一脚，猛向肘间“曲池穴”上踢去。

大证陡然一个大翻身，避开踢来一脚，人已滚出七八尺之外。

右脚顺势一勾，方便铲已到手中，身躯还未站起，呼的一铲“风吹落叶”，疾扫过来，铲光闪闪，把那红衣少女攻势挡住。

她目睹大师姐重伤之情，已不敢再存轻视少林武功之心，手中没有兵刃，不敢轻进。

大证禅师一铲抡出，人已借势而起，目光投注在大方禅师身上，满脸迷惘之色。

大方缓缓放下怀抱中的蓝衣少女，站了起来，沉声喝道：

“大证，你过来。”

大证呆了一呆，静站不动。

大方禅师满脸庄肃之色，道：“你可认识我是谁吗？”

大证道：“小弟识得师兄乃掌门之人。”

大方厉声喝道：“不听掌门令谕，该当何罪，快放下手中兵刃过来。”

大证禅师一沉吟，丢了手中的方便铲，缓步走了过来。

他似是已知道自己的命运，举步落足之间，如负重千斤，庄肃的脸上，满布青筋，目蕴泪光，儒儒欲滴。

那红衣少女横向旁侧，闪开了两步，让开去路。

大证走到大方身前，合掌当胸，闭上双目，说道：“掌门师兄有何吩咐？”

大方禅师眉宇间忽现杀机，缓缓举起了右手。

目光闪处，只见大证顶门间的汗水，滚滚而下，显然他并没有完全闭上眼睛，大方的一举一动，他仍然可以看到。

千古艰难唯一死，他虽是修为有素的一代高僧，面临死亡时，也不禁神情激动，汗出如雨。

大方禅师忽生不忍之心，那高举的右掌，迟迟不忍下落。

正当他掌势犹豫难落之际，忽听大证禅师闷哼一声，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整个身躯，突然飞起，摔入那万丈绝壑之中。

耳际间，响起那红衣少女娇笑之声，道：“我看你举掌不落，犹豫难决，

干脆替你杀了算啦！”

大方禅师微微一笑，道：“杀的好，不知怎的，我竟动了故旧之情。”

顿了一顿，大方禅师说着，蹲下身去，扶起那蓝衣少女，急急从怀中摸出两粒丹药，打开她紧闭的牙关，投入她口中。

接着他又道：“二姑娘请推活她全身脉穴，半个时辰之内，她就可清醒过来，委曲两位就在这山谷之内，找处隐密地方，养息一天，待天夜时分，老袖当亲自迎两位离此绝地，免使他们对我生疑，我要先走一步了。”

红衣少女略一沉思，道：“好吧！今夜三更时分，记着来接我们。”

大方禅师合掌一礼，走过去扛起大愚禅师，放开脚程，急急奔去。

第三十一回 传精功以杀制杀

方兆南跌入绝壑之后，神志并未晕迷。

他一面提聚真气，一面挥手四面乱抓，但那山壁光滑料峭，寸草未生，抓了甚久，竟然没抓到可以借力的东西。

他心中暗自道：“完了，这绝壑深不见底，再好的轻身武功，也无法保得性命。”

但觉那跌落之势，愈来愈快，两耳间风声呼呼，身子距石壁也愈来愈远，他仅有一线的生机，也为之断绝，只好一闭双目，束手待毙。

这一瞬间，他脑际中同时涌现出三个美丽的情影，天真娇稚的周惠瑛，热情似火的陈玄霜，冷若冰霜的梅绛雪……”

忽然觉着下沉之势一缓，似是有一股极强的暗劲，把自己迅快跌落的身躯一挡。

来不及探首下视，身子已着实地。

不是坚如钢铁的鳞岫怪石，竟像是跌落异常柔软的榻上。

他举手拍拍自己的脑袋，意识到绝处逢生。

睁眼望去，只见一个须发苍然，满身血渍的老人，高举着双手，接住了他的身子。

那老人沉重慈和的声音响自耳际，道：“孩子，你遇救了，没有人能逃过已定天数，大师兄的遗言，果然灵验了……”接着是一声深长的叹息。

方兆南略一定神，纵身而下，离开了那老人的双掌。

转眼望去，只见那老人身边不远处横卧着一个秃顶黑髯的人，他身上的一件葛衣短袍，已被鲜血湿透，右肋处一道二寸左右的伤口。

方兆南一瞥之间，已看出那是足以致命的一击。

他仰脸长长呼一口气，镇定一直惊慌的心神，目光由两人身上缓缓扫过。

那须发苍白的老人，虽然满身血渍，但精神似是很好，那秃顶黑髯老人，却已似奄奄待毙，静静地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一下。

这两人的形状，都极熟悉，但一时却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

那白发白须老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怎么，你已经记不起我们了……”

方兆南心中一动，接道：“两位老前辈，可是少林寺中的长老吗？”

那须发苍苍的老人，淡然一笑道：“小施主……”

突听一声呼然大震，血肉横飞，溅了方兆南满身血迹。

那老人目光一扫，黯然叹道：“大证师侄？”

方兆南凝目看去，只见那人整个的身躯，都摔的血肉模糊，但从衣着和形态上望去仍可辨出是大证禅师。

不过，这白发老人，久坐禅关，数十年不和弟子相晤，只昨夜匆匆一见，能在一眼辨出是大证禅师，实使人感到意外。

那老人似是已看透方兆南心中的怀疑，淡淡一笑，道：“少年人不必多虑，老衲在他身未撞地之前，已然看到，只可叹老袖身有剑伤，行动不便，无法赶去相救，致令他摔个粉身碎骨。”

方兆南突然长拜那老人身前道：“晚辈如非老前辈相救，也早已尸骨无存了。”

那老人两目圆睁，凝注在方兆南脸上，瞧了一阵，道：“机诈中不失人性本色，毒辣中仍存有仁厚之心，具此性格之人，方足和当今江湖上那些魑魅魍魉们一较雄长……”

方兆南听得似懂非懂，但又不便出口相询，大拜三拜，站起身子。

就这一刹工夫，那老人已闭目入定。

方兆南心中本有甚多话说，但见那老人双目紧闭，神色肃然，心中忖道：“想他身受重伤，正需要运气疗息，我且不可惊扰了他。”

他缓步走到丈外一处大岩石旁，停了下来。

这是一条人迹罕到的绝壑，因久年不见阳光，满生绿苔，不知从何处，流来一道泉水，散乱的由山石旁流过，淙淙水声，更增加了这深谷肃然的气氛。

目光转处，忽然发现那泉水中一片片殷红之色，这时忽然想到不远处，还放着大证禅师的尸体。

他轻轻叹息一声，暗道：“同时由悬崖上摔了下来，但却有幸与不幸，我仍然好好的活着，但那可怜的和尚，却摔的尸骨碎裂，生死之间，就这样毫厘之差，我应该去把他的尸体埋起来。”

心念一转，缓步走到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

他身上寸铁不带，只好用双手捡移山石，足足耗去半个时辰工夫，才挖了一个勉强可容一人的石坑。

埋好了大证的尸体，又想到那身受重伤，奄奄待毙秃顶黑髯老人，不知他是否已经断气，转身向那老人走去。

只见他身上的伤口，仍然断断续续的向外流着鲜血，胸腹也仍然微微颤动，气息仍存，并未死去。

方兆南伏下身去，从怀中摸出一方绢帕，在泉水中洗了洗，准备擦去那老人身上的血迹。

只听那老人沉重的声音，响绕耳际，道：“孩子不要动他，他死不了，不过剑伤深及内腑，他强运功力，走了一段不近的路程，一时间也难以醒来。”

方兆南回头望去，那老人双目依然紧闭，在这等凄惨的情景下，他仍能闭目调息，毫无慌乱之象，非有极深的定力，决难办到……。

只见那老人口齿激活，沉重的语声又传过来，道：“老衲也受了极重的剑伤，背受三剑，剑剑深及筋骨，甚须要一阵静静的养息，六个时辰之后，老衲方可随便说话……”。

余意未尽。但声音却倏然而断。

方兆南仰头望去，估计天色，不过卯末光景，六个时辰后，天已近夜，何不借这一段时光，自己也打坐调息一下。

心念一转，盘膝而坐，排除胸中杂念，运气行功，片刻之间，真气散行四肢，缓行于百脉之中。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方兆南突然为一种沉重的呼吸之声惊醒，轻启双目望去。

只见一个满身黑毛，似猿似人之物，露着一口森森白牙，站在那秃顶老人的身旁，双目望着那老人的伤口，缓缓伏下身去，似是要从那老人伤口之中，吸取他身上之血。

方兆南不禁大吃一惊，探手摸了一块山石，握在手中。

转脸望去，只见那须发苍然的老人，正自行功至紧要之处，头顶之上，热气蒸腾，须发微颤，似是并未发觉这似人似猿的怪物。

他脑际迅快的一转，暗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熊了，看这等威猛的样子，定然力大无穷。我手无兵刃和它相搏，实无把握胜它……。”

付思之间，那怪物的血盆大口，已将和那秃顶老人的伤口相接。在这紧迫的形势下，使方兆南无限再多考虑，右腕一扬，手中的山石陡然飞出。

这一击用了他全身的力气，山石刮带起一片啸风之声。

那黑熊虽然形容可怖，力大无穷，但行动却极迟缓，被方兆南飞来一石，击中鼻梁之上，疼的一声怒吼，向后退了两步。

方兆南一击得手，左右双手顺势又抓起两块山石，大喝一声，振腕打出。

这次那黑熊已有了防备，巨掌一挥，把一块山石挡住，另一个山石，却击中了那黑熊大腹。

但闻咯的一声，如击败草之上，那块击在黑熊腹上的山石，竟被弹了回来。

方兆南见黑熊皮肉坚厚，山石击中，竟未能伤它分毫，不由怔了一怔，纵身直掠过去，一招“飞钹撞钟”当胸击去。

黑熊身体笨重，闪避甚慢，方兆南拳势击个正着。

但见它笨重的身躯，摇了一摇，大吼一声，伸出两只巨掌，抓了过来，它皮厚肉粗，中了一拳二石，竟然毫不碍事。

方兆南身子一侧，避开了黑熊抓来之势，心中暗暗忖道：

“此物皮肉如此坚硬，我手中又无兵刃，只怕难以伤它。”

方兆南聪明过人，几掌几拳打过，已知此物皮厚肉坚，要想伤它，决非易事。

他立时改用游斗之法，不再全力出手，保持耐战之力，故意逗它转来转去，看准机会，就给它一拳，或是捡块山石投去。

这么一来，那黑熊果然被他逗的晕头转向，空自怒吼。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黑熊似被方兆南逗的疯狂起来，怒吼一声，挥臂横扫而出。

但听一阵山石碎裂之声，石屑横飞，几根突立的嶙峋怪石，竟然被它生生击断。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道：“此物已中了我不少拳脚，竟然若无其事，而且力量如此强大，皮肉又如此坚硬，只要被它击中一下，也是当受不起，怎

生想个法儿，早些把它制服才好……。”

正感为难之际，忽见那黑熊，转过身子，摇摇摆摆的向那秃顶老人奔去。

时机已到危急一发之间，方兆南已无法再想下去，大喝一声，跃起直扑过去。一招“五丁劈山”用尽了生平之力，一掌击在那黑熊后背之上。

这一掌有如铁锤击岩而下。

那黑熊高大的身躯，被震的向前一倾，大吼一声，回过身来，巨大双臂一张，猛向方兆南抱来，血盆口大张，白牙森森。

方兆南一掌击中黑熊后背，手腕被震的一麻。

眼看转身抓来，立时疾快的向前欺进一步，欺入黑熊怀中，用头顶住那黑熊下颚，双手拿住它双肘关节，十指渐渐加力。

这是个异常险恶的局面，只要方兆南扣拿黑熊肘关节的五指一松，立时将伤在那黑熊巨掌利爪之下，或是顶在那黑熊下颚头顶一错，也将防在那黑熊巨口利爪之下。

只听那黑熊重重的急喘之声，不绝于耳。

方兆南被推的直向后退，心中暗暗忖道：“我得把它引得离那人远些，再设法摆脱惊险的局势。”

忽然觉得心神一震，双手几乎松开，赶忙定定心神，暗加双手劲力。

原来他被黑熊推的撞在山壁之上，震的内腑一阵浮动。

目下唯一的生机，就是设法，引诱它转方向，让自己离开石壁。

那知人熊觉着方兆南不再后退时，立时全身加力，向前推去，人熊胸腹相触，压力逐渐的增强。

方兆南后背，手肘，都已被那黑熊逼的贴在了石壁之上。

方兆南忙运真气相抗，人与熊互较力量，初时，还可抗拒，但这等生死相拼，全凭天赋，武功。巧劲却已失去了作用。

时间一久，便觉不敌，只感到压力渐强，全身都被那黑熊逼的贴到了石壁上面。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觉身上压力突减，长长呼一口气，睁开眼睛，左顾右盼了一阵，忽的向地上栽去。

原来他已用尽了全身所有气力，凭借一种求生本能，迸发的精神力量，支持着身体，和那巨熊相拒。

当他睁开眼看时，已不见那黑熊，那支持他身体的精神力量，突然消失，晕倒在地上。

当他再度醒来之时，天色已然入夜。

身子仰卧在石地上，旁侧燃烧着一堆火光，肉香扑鼻，引得馋涎欲滴，挺身坐起，伸手向火堆旁的一块散着香气的肉上抓去。

这时，他只觉饥肠难耐，也不顾细察此肉来历，大口吃了起来。

咽了三四口后，饥火稍减，神智也清醒了甚多，才觉手中之物，从未吃过，和一般动物之肉不大相同，借着火光，仔细看去。

只见一块形如豆腐之物，中间挟着甚多紫红色的斑点，不知是何物作成，且有一股淡淡的腥气，扑入鼻中。

瞧了瞧手中之物，扬起手来，准备把它投入火中。

忽听一侧暗影中传过来一个苍老清劲的声音，道：“孩子，不要丢掉，快把它吃下去，那是老衲亲手为你采取那巨熊身上胆掌精华，为你调制的食

用之物。

大山绝壑之中缺少调味之物，食用起来，也许甚感难吃，只怕还有一种淡淡的腥味，但食用之后，对你身体，却是大有补益只听他长长叹一声，又道：“你已经熟睡了二十四个时辰，老衲借你熟睡的机会，已替你打通了身上几处穴脉，前窍后关，都已开通。

唉！老衲数十年未伤过一对虫蚁，但却为了你破了杀戒，生剥活熊，快些把手中食用之物吃完，老衲还有事和你相商。”

这声音清劲如闻天籁，方兆南一听之下，立时辨出是那白发老僧的声音。

他微微沉吟一阵，闭上双目，一口气把手中的那块微带腥味之物吃完，长长呼了一口气，挺身坐了起来。

那清劲的声音重又响起，道：“孩子，这是一个天然的绝壁突岩，你到里面来吧！老衲有几句话要和你商量。”

方兆南道：“老前辈有何指教，只管吩咐就是，这商量二字，晚辈如何能当受得起？”

说完，站起来，缓步向里面走去。

这座天然突岩，异常广阔，深入了两丈多远，才到尽处。

只见那紧靠山壁之处，盘膝坐着那白须白发的老人，那秃顶老人，似已由待垂死边缘中，争回了性命，斜斜依在石壁上，闭目养神。

方兆南自觉精神已经好转甚多，腹中饥饿也已消去，当下曲膝拜倒地上，道：“多谢老前辈两番救命之恩。”

那老人一挥手，道：“你和佛门无缘，不用拜我，有话坐起来说吧！”

方兆南道：“晚辈……”

那老人固执的摇摇头，道：“佛门之中，只有师徒之分，对外人不论齿长年高，你坐着说吧……何况老衲和你相谈之事，乃是天下武林大局，已超出我佛戒条之外。”

方兆南暗道：“他久坐禅，对浮生人事，大千世界，早有独到之见，和这等高人相论天下武林大事，倒不可拘泥于俗凡礼教。”

当下微微一笑道：“晚辈恭敬不如从命，老前辈有何教言，但请赐示。”

那老人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和你谈佛论道，只是和你商讨一件事情，也许老衲尚没有你知道的清楚，是即为是，不是亦当说明。”

方兆南道：“晚辈出道时日不久，所知有限，但有所知，自当尽言。”

那老人缓缓点头说道：“你年纪不大，但一身艺业，却是不凡，可惜根基不稳，学走旁门，奇功难足惊世，但究非上乘武功，你觉着老衲这几句话，对是不对？”

方兆南心中一凛，暗道：“他从来未见过我和人动手，不知何以知我武功。”

当下正容说道：“晚辈确有一番奇遇，短短数日工夫，学了甚多武功，是否旁门之学，晚辈不敢妄自论断，但已觉到所学武功，似是诡奇博杂。”

那老人微微一笑，隐隐似有嘉许之意。

手捻白须，沉吟了一阵，道：“武学一道，渊远流长，一时之间，也说它不尽，大致说来，可分正宗，偏激两大主源，正宗以根基渐进，学成甚慢，但功力愈进，则成就愈大，以养身立命为主，是谓大乘……”

他轻轻叹息一声，又道：“所谓偏激武学，则走的奇诡路子，以讲求克

敌制势为主，纵有保身养命之术，也一样流入左道，例如采补阴阳，借人助我，不过这等武学，有一个好处……”

话到此处，倏而住口。

方兆南道：“什么好处？”

那白发者人低声赞道：“问的好，问的好。”

方兆南奇道：“怎么，晚辈可有什么失言的地方，尚望老前辈不吝赐正。”

那老人淡然一笑道：“你如是本门弟子，或是生性忠厚之人，纵然心中急欲要听下去，也不敢向老衲追问。”

方兆南道：“在老前辈眼中看晚辈，是一个浮夸不实的人吗？”

白发者人道：“论你骨格，确是上乘之才，但机智有余，忠厚不足，所幸尚能保有正侠之心，灵性不昧。”

方兆南道：“老前辈字字金玉，针针见血，晚辈听来，更有不少亲切之感。”

白发老人突然拂须笑道：“就目下江湖而论，倒是极需要你这样一个放得开手，以机变应付机变的人才，出主大局，大刀阔斧，以杀制杀，才能把数百年来集聚的一股邪恶之气，扫荡净尽，澄清武林。”

方兆南道：“晚辈愚碌之质，老前辈太过夸奖了。”

白发者人也说道：“老衲言出衷诚，对你并无褒贬之意。”

方兆南道：“晚辈一进失言，老前辈千万勿怪。”

那老人道：“刚才你曾问那旁门偏激武学，有什么好处，不知现在你想到没有？”

方兆南道：“既属偏激，那当是别走快捷方式。损人借物，不择手段，准此而论，当可收速成之效，一得之愚，还望老前辈多多教正。”

那白发者人突然一睁双目，神光暴射而出，凝在方兆南脸上，默然不语。

方兆南但觉那炯炯逼人的眼神，有如霜刃利剑，直似要穿胸而过，看透自己的五腑六藏，忽然生出一种惶惶不安之感。

只听那老人微微一叹，道：“你说的不错，果有过人聪明，唉！浩浩杀劫天数已定，我佛慈悲，恐也无法挽救沉沦世道，如任其邪恶蔓延，倒不如以杀制杀，也好早日澄清邪气，造福苍生。”

那白发白须老人的清劲声音，重又传入耳际，道：“旁门左学，虽然早有流传，但罗玄挟千古绝才，聚集大成，一时间江湖震撼，行踪所至，武林轰动，被誉为一天骄，大有掩遮天下各大门派之势……”

话至此处，似是感慨甚多，又轻轻的叹息一声，接道：“老衲在未坐禅之前，对罗玄的一切，也甚茫然，对他的神秘，为人，甚至十分敬仰，所以，才不惜山水跋涉之苦，到处找他。

那时，我一来是因为对他敬慕，渴于一见，二则也是想和他讨论一下江湖情势，以他的声望，武功，如果肯和我们少林派携手合作，不难使江湖上妖氛净除，百年内大势可望无纷争发生了。

那知他自视过高，竟主张人与天争，老衲数年相访，他竟然不肯和我会上一面，到后来终落个自食其果……”

方兆南叹道：“老前辈怎知其事呢？”

那白发老人默然叹息一声，道：“老衲那次虽未会得罗玄，但却搜集到

他甚多事迹，综合所得，研究分析，罗玄虽然伤于门人手中，但并未死去。

其间恩怨情仇，复杂异常，数十年前纵横江湖的一对年轻男女，已被老衲查出，确是罗玄弟子，两人出道江湖之时，已有了杀师大逆之罪，不知罗玄果有先知之能呢，还是故弄玄虚，事先绘制了一幅“血池图”，遗流江湖。

据说那“血池图”中，所示的地方，收藏着罗玄亲手抄录的生平绝学，谁要能得到那“血池图”，谁就可能继承罗玄的衣钵，不过老衲对此一事，始终存疑。

方兆南道：“老前辈可是对那“血池图”的传说，不信任吗？”

那老人说道：“老衲虽听过“血池图”的传说，但始终没见过此物，“血池图”，可能是有，但老衲对那图中所示之地，藏有罗玄手着武功秘录一事，却难相信！”

方兆南道：“不知老前辈，何以有这等大背江湖传闻的高见？”

那老人低沉的叹息一声，道：“你简直在盘问老衲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依据常情判断，罗玄似不可能先把一身武功记录在一本手册之上，藏入血池，何况只听那“血池”二字，也不像一个藏宝之地，但罗玄一代绝才，也不致放无的之矢，其间定然另有玄妙。”

方兆南道：“不过晚辈，确已见过那‘血池图’。”

那老人望了方兆南一眼，道：“此图现在何处？”

方兆南道：“在我一位师妹身上，可惜她已失陷在冥岳之中，生死下落不明。”

那老人道：“你是否还记得那图上画的什么？”

方兆南道：“那画图上满是血红之色，看去十分恐怖，其间线纹交错，极难看懂，既无说明，也无可启人疑猜的图案。”

那白发者僧道：“你再仔细的想一想，那图上可有什么解语之类。”

方兆南略一沉吟，道：“好象写有几句似诗非诗的话。”

白发者僧道：“你慢慢想想吧，也许那图记载之中，暗藏罗玄真正心意。”

方兆南闭上双目，沉思了良久，抬起头来，笑道：“我想起来了。”

那依壁而坐的秃顶黑发者人，忽的一睁双目，接道：“他写的什么？”

方兆南呆了一呆，暗道：“这人伤势好的真快，”欠身一礼道：“老前辈神功过人，那样惨重之伤，居然在短短一日之内复元。”

那秃顶老人听得方兆南颂赞之言，心中甚感受用，微微一笑道：“师弟目力过人，这娃儿确实不错。”

那白发者僧道：“聪明有余，忠厚不足……”

秃顶老僧道：“都像咱们师兄弟这般老诚，十年之内，武林中再也找不出一个坏人了……”

他重重的叹息一声，道：“那时候，想想看是一个什么世界，强梁横行，到处杀人放火，遭劫受罪的还不是无辜苍生，咱们如若无能胜人，也就罢了，但咱们却隐技自珍，眼看着浩浩大劫，坐视不救，这叫做大慈大悲吗？……”

此人生性似是甚为急躁，声音越说越大，神情渐见激动。

那白发者人叹息一声，道：“师兄伤势未愈，不宜再多说话，快些住口休息啦！”

那秃顶老僧看去脾气很坏，但对那白发者僧，却是不敢忤逆，依言闭

上双目调息。

白发老僧缓缓把目光移住到方兆南的脸上，问道：“你可想好图中解语吗？”

方兆南道：“想好了。”

白发者僧道：“背诵给老袖听听吧！”

方兆南道：“在那鲜艳如血的图案之中，空出有一片白色，写有两行极细的小字，道：‘三绝护宝，五毒守丹，阴风烈焰，穷极变幻。千古奥秘，岂容妄贪。擅入血池，罗祸莫怨。’”

那闭目养息的秃顶黑发和尚，突然一睁双目，喝道：“好大的口气！”

白发者僧却心平气和的低声问方兆南道：“你再想想看，还写有其它东西没有？”

方兆南道：“晚辈自信记忆的十分清楚，决没有其它记载了。”

那白发者僧突然一睁双目，问道：“你自觉武功如何？”

这一句话，不但问的意外，纵然在意料之内，也是甚难答复，饶是方兆南多智善辩，也不禁被问的呆了一呆。

方兆南沉吟良久，才答道：“如若要经晚辈自相评论，那该是属二三流中，武林中老一辈的顶尖高人，晚辈自知难及万一，但如是平常的绿林人物，也难是晚辈的敌手。”

白发老僧忽的一伸右掌，说道：“你接老袖一掌，试试自己，功力如何？”

说话之间，右掌已平推了过去。

方兆南纵身一让，闪避开去，低声答道：“晚辈如何能接得住老前辈雷霆万钧的掌力？”

那白发老僧笑道：“难道你连试试自己的功力的胆量，也没有吗？”

方兆南微微一呆，忽觉一股缓慢却强劲异常的力道，逼上前胸，立时感觉心神大震。

他知道此刻已无法再让，只好提聚真气相抗。

那力量来的虽重，但方兆南举掌一接之间，竟然自觉把那推来的力量接住。

双方相持约片刻工夫，那白发老僧忽然微微一笑，道：“你的内力不弱，你要小心了，老袖要增加压力了！”

话一落口，那推来力道，果然逐渐加重，方兆南被形势所迫，不自觉的运气相抗。

但觉那老僧来的力量，愈来愈是强大，迫的方兆南也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相抗。

那白发老僧掌势向前一推，压力忽又增加一成。

方兆南已觉得用尽了所有的气力，连一点一滴的余力也没剩余，这老僧突然又加了一成压力，迫的方兆南全身向后倒去。

慌急之下，左掌向后一滑，撑在地上，用右手抗拒那老和尚推过来的掌力，又支持了一盏茶工夫，已至筋疲力尽之境，全身的筋骨，有如散去一般，连开口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只见那白发者僧微微一笑道：“你要小心了，老袖要再加一成功力。”说着话，压力又自加重。

方兆南只觉全身气血，由丹田直向上面冲来，各关节要穴，酸疼如

折，手腕一软，晕了过去。

当他神志重复，清醒过来时，却静静的躺在那老和尚的身前。

他用力挣扎一下，想站起身子。

但觉全身瘫痪，骨节四肢，都已不听使唤，不禁心头暗道：

“完了，我刚才用力过多，伤了全身经脉，关节，只怕这一生也难有复元之望了。”

只听那白发老僧，低沉，慈祥的声音，响在耳际道：“你醒来了吗？”

方兆南道：“醒来了，假如我永不复苏，那就好了。”

白发老僧笑道：“年轻轻的孩子，怎的这等有志气，目下江湖乱象初萌，你又在有力之年，日后作为正多，岂可轻易言死？”

方兆南道：“老前辈迫我相较掌力，把我全身关节要穴，全都震伤，人已瘫痪难动，还谈什么作为还多，哼……”

那白发老僧笑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你受这点折磨，就心灰意冷了吗？”

方兆南心中一动，欲言又止。

那白发老人忽然叹息一声道：“好狡诈的娃儿，你心中既有感觉，为什么不肯说出来？唉！机诈聪慧，足以担当大任，可怕的是作事绝毒，不肯留一分忠厚之心……”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老和尚为我的生性，唉声叹气，难道他有……”

忽听那秃顶黑髯老和尚说道：“你已服过我师兄苦心调制的熊掌、胆、心合成的全熊糕，这绝谷之中，炊具全无，足足费了他一十二个时辰，才算制成。

刚才逼你相拼掌力，迫你把全身的力量用的点滴不剩，然后用他本身数十年苦练的一口真元之气，打通你的脉穴。

他不惜损耗自身性命交关的真元之气，想用人力创出奇迹，使你在极短的时间中，登入我们少林密学，易筋洗髓上乘内功之境，唉！你这娃儿，不知感谢也还罢了，还要说出这等没轻没重的不敬之言。”

方兆南心中甚是感动，本想对那白发老僧说句感恩之言。

但话将出口之时，心中突然一动，暗道：“他这般不惜耗消本身真元之气，施恩于我，定然有什么作用，我如出言相谢，只怕他会低视于我。”

当下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咽了回去。

偷眼望去，只见那白发老僧微闭双目，发髯轻颤，神情甚是激动，似是正在考虑着一件极大的难题。

大约过了一刻工夫之久。

那白发老僧突然睁开眼来，目光炯炯逼注方兆南脸上说道：

“目下武林中大乱已成，劫由人为，老衲纵有慈悲之心，也难挽回这已定的天数……。”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老衲想把三十年禅中悟出来的绝艺，传授于你……”

他的脸色突然间变的严肃起来，声音也变得沉重有力的接道：“但你必需答应老衲三个条件。”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不知三个什么条件？老前辈说出来，让晚辈先考虑一下再说！”“白发老僧沉吟了一阵，道：“第一件，学得武功之后，要维护我少林门墙，使本派仍然屹立于武林之中。”

方兆南道：“老前辈授我武功，这一点应属晚辈份内之事，但不知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白发老僧道：“第二件事，你要重振江湖信义，而且终身信守不渝，义之所在，死亦不辞。”

方兆南沉吟了一会道：“信义二字，包罗广大，尽可有甚多歪曲道理，但晚辈既蒙错爱，自当洁身信守，尽力而为，这第三件事，是什么？”

白发老僧道：“这第三条，只怕你不肯答应。”

方兆南笑道：“不要紧，老前辈现在还未传我武功，如若我不能答应，老前辈也尽可收回传我武功的诺言。”

那白发老僧暗暗叹息道：“好厉害的孩子，他已看透了老衲非传他武功不可了。”

他心中在想，口里却郑重说道：“老衲传你的武功，大都是少林派中绝技，这些武功已在我们少林寺中沿传了数百年，但学会之人，却是少之又少。

老衲私自把本门绝学传授外人，已背弃了本派戒规，但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通权达变。

唯一之求是你老衲处所学武功，不能再授于别人，不论是妻子儿女，一律在戒传之中。”

方兆南皱皱眉头，道：“如若别人从我施展之中学得，那算不算我私授他人？”

那半晌不开口的秃顶和尚，此刻却突然接口说道：“狡猾的孩子，只要不是诚心相授，让别人学去一点，也不要紧。”

方兆南突然轻轻叹息一声，神态十分虔诚的说道：“两位老前辈都存有救人救世之心，晚辈怎敢不尽心力！”

他一向带着三分滑气，但这几句话却说的诚诚恳恳。

秃顶老僧又道：“我那师兄还有一个私人心愿，此情此景之下，他已不愿对你说了……”

那白发老僧急道：“觉非师弟不可……”

秃顶老僧大笑，接道：“有什么不可说的……”

方兆南道：“老前辈但请说明，只要晚辈力能所及，定当全力以赴。”

秃顶老僧笑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你学会武功，行道江湖，别忘了去找罗玄和他比一场，如若胜了他，你就说，觉梦大师要你和他比武的！”

方兆南道：“如若我打不过他呢？”

秃顶老僧道：“那你就说觉非要你找他比武就是！”

白发老僧道：“师弟这又何苦！”

方兆南急急接道：“如若罗玄已离开人世呢？”

觉非大师道：“那你找他的衣钵传人打个胜败出来！”

方兆南沉吟了一阵，道：“这个晚辈定当办到。”

觉非大师道：“你并非佛门中人，不论心术，生性，都无法常伴青灯黄卷，我和师弟传你武功，不过是借你之手，尽人力挽回一场武林浩劫……”

方兆南忽然一整脸色，长揖拜倒觉梦大师身前，道：“两位老前辈既然这般看得起晚辈，方兆南敢不尽心尽力，誓死以赴，大师既觉晚辈罪孽深重，难入佛门，晚辈也不敢强求拜列门墙，只是有一事心中不明，尚望大师指点一二？”

觉梦道：“老衲只不过是相论人，并无未卜先知之明，你有什么疑虑，

不妨提出，老衲自当尽我所能，为你解疑！”

方兆南道：“听大师之言，隐隐之间，指出晚辈系生性狡猾之人，难道少林门中，就没人可传两位大师衣钵？晚辈不敢推拒两位赏赐之望，但亦不愿两位大师身负违背师门清规之咎，但得明示，晚辈自当引那德能兼具之人到此，以承两位大师衣钵！”

觉梦大师拂髯微笑道：“问的好，欲寻一才德兼具之人，谈何容易，少林门中，虽有宅心忠厚之人，但却甚少才气过人的弟子……”

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需知武术一道，虽然人人可习，但如想登峰造极，身集大成，那就要天赋过人，聪明异众不可，但此等人才世间并不多见。

欲得一才，有如沙中求珠，千百年来，有不少武林高手，为寻找一位承继衣钵之人，遍求天涯而不可得，以致有不少绝技失传，亦有不少为爱才而错选传人，替江湖遗下了无比大患，老衲举两个例子，施主就不难明白了！”

方兆南道：“晚辈洗耳恭听。”

觉梦大师道：“先拿我们少林寺说罢，自达摩祖师创立吾派，以其超世绝人的卓越才气，面壁八年，手着《达摩易筋真经》，但我后辈弟子，何至千万，却无一人能继承他老人家成就的衣钵。

少林寺中有七十二种绝技，但至今为止，老衲还未听过，上代高人之中，能够全部通达，似此等有轨可循，有证可考，上有师尊，中有同门可资研磋，但千百年中，竟然无一人有此大成他长长呼一口气，接道：“不是老衲自谦，我们少林寺一门，选徒可绝为严格，才，德并重者，始传绝技，单是那数十年晨钟暮鼓的生活，就非一般意志不坚的人，所能忍受。

有很多上代长辈，把毕生的精力，用以研求武学，百年未出寺门一步，其用心不谓不苦，意志不谓不坚，但能贯通一、二十种绝技的，已是绝无仅有的了……”

话至此处，似是引起了他的无限感慨。

他沉吟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道：“据老衲所知，本派自开创至今，沿传数十代，弟子累计万人，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也不过兼通五十四种绝技……”

那秃顶和尚突然接口说道：“师兄足以自豪于本门之中，近十年的闭关生涯，使师兄成就空前，料想三百年内，本门后无来者。”

觉梦大师摇头叹道：“由此三十年禅关之悟，使我了解了罗玄心中之苦，虽明知武功传授非人，但却又不忍使自己一身成就埋没于泉下……”

他目光缓缓由方兆南脸上掠过，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道：

“世界上的人才，是这样的难于寻找。”

方兆南忽觉心头一凛，拜伏地上道：“晚辈承教了。”

觉梦禅师脸上泛现出安慰的一笑，道：“我虽违背师门规戒，但却把三十年禅关所悟，传留于人世之间，只要你以后能把老衲传授的武功还艺少林，老衲死亦瞑目九泉了！”

方兆南突然抬起头来，庄庄重重的说道：“老禅师苦心，使晚辈如闻晨钟，如若我摔死绝壑，如若我被那黑熊吃掉，数月来，晚辈已经历了无数险恶之事，也亲身感受了人世生死别离之苦，如晚辈还有点可取之处，甚望大师容晚辈列身门墙，化身方外，托佑佛门。”

觉梦大师双目闪动，盯注在方兆南脸上瞧了良久，摇摇头叹息一声道：

你不是佛门中人，皈依三宝，也无法常伴青灯！”

方兆南道：“晚辈心坚铁石，但望大师能春风化雨，使晚辈得……”觉梦大师接道：“天数使然，人力岂能挽回！”

方兆南道：“晚辈身历惨变早已心若止水，如得恩准……”

觉梦大笑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你不用再求我了。”

觉非大师接道：“我师兄不肯收你，实是别有用心，如你列入门墙皈依三宝，叫什么仗剑江湖，扫荡妖魔？”

方兆南道：“但求两位允准晚辈列身门墙，大劫过后，晚辈再剃度入寺，永绝尘寰。”

觉梦大师道：“以罗玄之才，尚不能逆天行事，何况老衲之才，还不如罗玄甚多，你不用求我了，快请闭目调息一下真气，澄清心中杂念，老衲就要传你武功了。”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么说来，晚辈当真和佛门无缘了？”

他缓缓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觉非大师施展传音入密之术，对觉梦大师说道：“师兄，此子当真和咱们少林一派无缘吗？”

觉梦大师道：“他眉宇之间，连生三道桃花纹，情孽重重。

如何能入三宝，常伴青灯黄卷呢？”

觉非大师道：“这么说来这娃将来要沦落淫乱的色劫之中了。”

他似是极恨贪爱美色之人，说话时，满脸泛泛现出愤怒之色。

觉梦大师道：“那倒未必，生具桃花纹，未必就贪恋女色，但此人一生事或都和女人纠缠不清，倒是不错……”

他轻轻叹息一声，道：“他虽然忠厚不足，难播我佛慈悲。

但骨格清奇，聪明绝伦，实是一个禀赋极佳的上好之才。”

觉非道：“他身集武功大成之后，不知会不会行事偏激，重蹈罗玄覆辙，我们虽然替武林造成一株奇葩，但也留下了一个大害。”

觉梦道：“这方面倒不至于，不过他聪颖中隐现几分肃煞之气，只怕他仗剑江湖，扫荡妖魔之际，杀孽较重。”

觉非道：“乱世重典，目下江湖上邪风正炽，武林正义沦亡，如果能有一个身怀绝技之士，挟智谋扫荡邪风，未尝不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仅是如此，师兄大可不必忧虑……”

觉梦大师道：“唉！眼下之局，实是甚需要他这样一个足智多谋，能够以毒攻毒的人才，出主江湖大局，他又不早不晚，在我们负伤逃出密室当儿，跌下悬崖。

更巧的刚好就在我头顶之上，如若他远跌一丈距离，那时我伤势正重，也无法出手相救于他了。

这般般巧合，冥冥中似都已早有定数，也正如大师兄遗言符合。”

两人谈话，都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是以方兆南坐息尺咫，竟是一字未闻。

觉非似是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困难的问题，摇头叹息一声，道：“但目下江湖之间杀劫已动，咱们纵有传他武功之心，也难在短期之内，将一身所学尽授于他，只怕时机已误，远水难救近火。”

觉梦道：“他武功已然早具基础，小兄准备以禅门中《移元传薪》之法，

助他早成，三个月的时间，大概够了。”

觉非怔了一怔道：“这岂不太苦了师兄了吗？”

觉梦道：“形势迫人，已无选择余地，大证师侄，跌入绝壑，摔个粉身碎骨……”

觉非道：“有这等事，我怎的没有见到？”

觉梦大师道：“尸体已被他埋起来了。”

觉非神色突然紧张起来，说道：“这么说来，咱们少林寺中，已然和强敌动上手了？”

觉梦道：“何只动手，只怕已伤亡甚大，大愚师侄恐已难抽暇，去放南北二怪，待他运气完毕之后，我准备先传他《达摩三剑》，然后去释南北二怪，以开缚之法，交换两怪维护咱们少林寺的安危……”

两人谈话之间，方兆南已经运气调息完毕，睁开双目，说道：“晚辈忽然想起一事，还未对两位大师说过。”

觉非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冥岳已派强敌压境，贵寺中形势甚危。”

略一停顿，把自己和大愚禅师力战二女的经过，极详尽的说了一遍。

觉非怒道：“事关咱们少林一派兴亡，老衲岂能坐视不管陡然站了起来。”

觉梦大师道：“师弟伤势极重，已无和人动手之能，就是小兄也难和人相搏，快请坐下来，不要再无谓浪费时间。”

觉非大师默然不言，缓缓坐下，但他这一怒之下，所受剑伤已然有两处迸裂，鲜血汨汨而出来。

觉梦大师似是顾不得再管师弟，回头对方兆南道：“世人都说少林一派武功，纯走的刚猛路子，就是所用兵刃，也都是以禅仗、月牙铲等笨重的兵刃为主，对于剑道之学，更是茫然无所知。

因此，江湖上就传出了我们少林派中无人会剑之言，老衲今日要传你三招剑学。”

方兆南暗道：“如要正式传我武功，应该从奠基之得着手才对，为什么先要传我几招剑术呢？”

他心中虽然疑虑重重，但却不敢出言相询。

觉梦大师心中似是甚急，说完就传。

他举臂作剑，说道：“这第一招名叫‘西来梵音’，杀机弥漫之中，隐隐布施我佛的慈悲之心。”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一招名字好怪，那里像剑招……”

但见觉梦大师手臂已开始缓慢的变动，不敢再乱想下去，赶忙凝神澄虑，全神贯注。

只听觉梦大师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达摩三剑》，实非平凡之学，虽只是三招，但每招暗含九变，看着容易，学起来可就难了，快些举起手来，以臂作剑，照我手势移动，由熟生巧，当可贯通个中奥妙。”

方兆南随那老人，学一招“巧夺造化”，苦习了两个时辰只，记住了一半，事后用尽了心机，仍是想它不出，前车之鉴，那里还敢大意，当下举臂作剑，依照觉梦大师掌势变化移动。

初学之时，尚无若何感觉，习约百遍之后，逐渐感觉到个中奥妙。

那移动变化之中，似是隐含凌厉的猛攻，和严密的防守，当真是剑势

一出，攻防兼有的绝世奇学。

觉梦大师眼看方兆南已把那招‘西来梵音’演练已熟，低声说道：“这《达摩三剑》乃我少林派开山鼻祖达摩祖师亲创之学，习此剑道，已然兼修内功，平时多用时间练习，自然由熟悟巧。”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这第二剑名叫‘一柱擎天’此招一出，有如君王临朝。威武不可一世，你要用心学了。”

方兆南垂首答道：“晚辈蒙大师如此看重，敢不尽我心力。”

抬头看去，只见觉梦大师脸色变的一片庄严，右肘曲弯，当胸而立，缓缓向上举去。

方兆南依照施为，又练习了百遍之多。

觉梦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正容说道：“《达摩三剑》我已传授其二，这第三剑，名叫‘大罗一纲’，这一招乃达摩三剑中最为毒辣的一剑，对手如非万恶不赦之人，不宜用此招对付。”

说完，举臂相授。

方兆南习完三剑，足足耗了四个时辰。

觉梦看他把三剑变化，练习已熟，长叹一声说道：“这《达摩三剑》，用了我十五年的时间，才把他精要变化，体会出来，如非我体会出这达摩三剑，也不敢讲清我们少林武学中，包罗有剑道一学。”

方兆南道：“晚辈这数月来，虽然连遇凶险，事事物物，都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但武学一道却是得天独厚，先蒙陈老前辈，授以绝学，半剑一掌，技绝尘寰，晚辈只一出手，无不得心应手。

又蒙两位大师垂青，传授《达摩三剑》，晚辈质虽愚劣，但已体会三剑妙用无穷，尤其练习出手之时，心境一片明朗，佛门密传，实非寻常可比……”

觉梦大师听的似是十分留心，方兆南说到实非寻常可比时，突然接口说道：“半剑一掌，技绝尘寰，你既能用出此等形容之词，想那剑掌之学，定是有过人之处”觉非大师接道：“半剑之谓，是何用意老衲熟思不解？”

方兆南道：“那位陈老前辈，传我剑法之时，因晚辈的一时疏忽，致把那一招剑术，未能学全，事后虽然用尽心机，但因那一招剑学玄奇高深，竟然无法想起，晚辈只记了一半变化，故而称它半剑！”

觉非大师道：“原为如此。”觉梦大师道：“你可否把那一剑施展出来，给我瞧瞧，老衲或能为你补上此憾。”

方兆南道：“老禅师如有雅兴，晚辈敬领教益……”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过自大师传我达摩三剑之后，晚辈立时觉得这三剑招招气度博大，使剑人自生一种恭谨崇敬之心，似乎这达摩三剑较陈老前辈相授的剑法，要正大光明得多了。”

觉梦笑道：“你把谨记的半招剑术，用出来给我瞧瞧再说！”

方兆南低声应道：“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

当下举臂代剑，把那招“巧夺造化”施展出来。

觉梦，觉非，都看的十分留心，凝神相注，目不转睛。

方兆南缓缓出手，施出了三个变化之后，停手笑道：“此招原有八个变化，但晚辈只记住了三个。”

觉梦大师点头说道：“虽只三变，已见诡辣，如你能记全八变，其凶辣势将尤过‘大罗一纲’，此招尽极玄奇，老衲未窥全貌之前，也难评论，容我想上一段再说！”

方兆南笑道：“老禅师尽管慢慢想吧！但以晚辈感受之中，觉得这一招‘巧夺造化’失之偏激。似不着《达摩三剑》来的正大。”

觉梦大师沉吟片刻，忽然脸色大变，道：“昔年四大门派，追剿那施用‘七巧梭’的妖妇时，闹的伤亡狼藉，但仍然被她逸走，本门一代英才的大智师侄，也在那一战中，重伤而亡……。”

他微微一顿之后，叹道：“如若大智师侄还在人世，老衲也不会把数十年禅关静坐悟得的本门之学，传授与你了……。”

觉非似是突然悟解了师兄心中所想之事，急急接口说道：

“师兄可是想到那招‘巧夺造化’，是罗玄所创吗？”

觉梦道：“不错，此招辛辣绝伦，偏走极端，正和罗玄的性格相同，高傲不群，目空四海，如若冥岳妖妇出自罗玄门下，仅此一招，少林寺劫难已生……。”

话到此处，突然转眼望着方兆南道：“咱们虽然无师徒之名，总有传艺之情，我和师弟均已身受重伤，而且是伤到了经脉要穴，如非禅中静修，内功精进，早已横尸绝壑。

今生一世能否修续断脉，复我神功，眼下还很难说，但我少林之危，已然迫在眉睫，老衲愿以授艺之情，交换你挽救我们少林一劫！”

方兆南似是也警觉到情形不对，霍然站起身来，说道：“老禅师言重了，纵然老前辈对晚辈没有传艺之情，亦有救命之恩，若有所命万死不辞！”

觉非急道：“他只不过学会《达摩三剑》，而且尚未纯熟，一人之力，岂能挽救大局？”觉梦大师道：“事已至此，只有冒险释放南北二怪了，由这两人之力，或可挽救目前咱们少林一次劫难了。”

觉非道：“宁可防其有，不能信其无，事不宜迟，师兄就快些吩咐他吧！”

方兆南也接口说道：“大师快些说吧！贵寺目下处境，确实险恶万分，晚辈虽然自知武功不足助人，但愿尽我心力……。”

觉梦轻轻叹息一声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南北二怪虽然凶狡绝伦，但两人的武功，确实是当代中极罕见的武林高手。”

他突然扶着山壁站了起来，接道：“走吧！我指给你看看他们被囚禁的地方。”扶着山壁向外走去。

方兆南忽然发觉这位德高望重，武功绝世的老和尚，两个肩膀，一高一低，摇摇晃晃的向外走去，心中暗暗惊道：“此人受伤果然是甚重……。”

忖思之间，那老和尚突然加快了脚步，手也放开了石壁，急急向外奔去。

方兆南急急追了过去，片刻之间，已出了突岩。

觉梦大师停在绝壑正中，伸手向正西方指着说道：“向西三百步，有一棵突出的矮松，就在矮松下面有一个可以推动的石门，但那石门已经数十年没有打开过了。

那本是我们藏经阁通往外面的密道，除了负责守护经阁的首座弟子外，寺中再无人知道，眼下事情紧急，老衲不得不通权应变了……。”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道：“那矮松下有一道人工雕刻的花纹，仔细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你推开那石门之后，直向里走，大约有一里左右，到了一处岔道的地方，左面向上的一道，通往我们寺中的藏经阁，右面向下的一道，是通往南北二怪的囚禁之地。

不过此去十分危险，你一见到二怪，立时高声说出来意，千万不可和

他们动手，二怪隔室相囚，这数十年来他们火气也许已小了甚多，但也可能变得更为凶残，你必须见机而作！”

方兆南道：“这个晚辈自有应对之策，不用老禅师费心了，如若二怪被晚辈说动，答应出手相助，不知如何释放他们？”

觉梦大师道：“本来有一把金钥，可以打开他们身上的枷锁，但这金钥我已交给大愚师侄，目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手上紧缚的天蚕丝索解去。

但此物坚牢无比，刀剑难断，必需先知道他结缚之法，然后才能解开，幸得大师兄逝世时，已把这结缚之法，传授给我方兆南道：“事情不宜再延误下去，就请老禅师传晚辈解那丝索之法吧！”

觉梦大师道：“去了两人身上枷锁，还有天蚕丝索，缚束他们的手脚，但如解去丝索之后，他们完全恢复了自由，万一他们凶性未改，仍是当年的残忍，势必又为江湖上带来了莫大的灾害。”

方兆南道：“冥岳的凶残，老禅师从未见过，晚辈身临其境，想来余悸犹存，好好的人，却被那冥岳妖妇，故意把他们扮装成鬼怪模样，除了她三个女弟子外，整个的冥岳，就未见过一个衣着整齐的人！二怪纵然凶残，也不过嗜杀成性，晚辈到时见机而作就是！”

觉梦大师迅快的传授了方兆南解缚之法，然后嘱道：“老衲之意，方施主最好先由藏经阁，进入寺中瞧瞧，如若情势不是咱们预料的那般恶化，先别释放二怪……”

方兆南道，“两位老前辈闭关坐禅之事，是何等隐密，只怕连贵寺中大部分弟子，都不知道此事，但冥岳中人，却能直接找到两位禅关重地，如若说事情凑巧，被他们无意寻到，衡诸情理，成份确实极小。

因而使晚辈怀疑到，此事可能有贵寺中的人泄露隐密，如若晚辈这推断不错，目下贵寺处境，已然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

老禅师一念仁慈，只怕将致贵寺永劫不复之境，晚辈既不通休咎之术，亦不通星卜之理，只不过就事论事而已……”

他微微沉忖了一阵，道：“晚辈去了，不论成败，晚辈当尽可能早些回来！”

说完，长揖作礼，转身疾奔而去。

觉梦大师望着方兆南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才回身扶壁而入。

第三十二回 动心机巧服二怪

方兆南依照觉梦大师之嘱，西行三百步左右。果见一株突生于石壁间的矮松。

他仔细的打量了一阵，果然发现那矮松下有一道人工雕刻的花纹。

方兆南默运真气，劲贯双臂，用力一推，那知石壁坚牢无比，动也未动一下。

但他心中极明白觉梦大师决不会欺骗他，略一怔神，又用力向右面推去，但石壁仍然分毫未动。

他虽然几次推拿石壁，但他并不灰心，一直左推右转不停的移动着双

手劲力，终于被他触动了机关。

但闻一阵轧轧之声，石壁果然应声而开，现出一座石门。

方兆南纵身一跃，直入那石门之中，大步向里面走去，行不及三丈，忽觉天色一暗，那石门竟然又自动闭上。

但觉石道十分平坦，而且毫无潮湿之味。

走约百丈远近，石道突然岔分为二。

左面一条，斜斜向上，右面一条，却是平坦之路。

方兆南略一沉吟，举步向右面一条走去。

又走约三四十丈，石道突然转呈宽阔，一个沉重的呼吸之声，传了过来。

方兆南心知已经接近了二怪囚居之地，一面运气戒备，一面故意放重了脚步，向前走去。

转过了两个弯，忽觉眼前一亮。

只见丈余外一座石门，紧紧的关闭着，那石门上有一个半尺见方的窗口，沉重的呼吸之声，正由那窗口中传了出来。

方兆南缓步走近石门，探头向里面看去。

只见一个长发覆面，衣服破损的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如车轮的黄色枷锁，靠在石壁上呼呼大睡。

西侧峭壁开了一处圆如轮月的洞口，天光由那洞口中透入。

方兆南举起右手，重重的在那石门击了两掌，高声说道：

“在下是方兆南，特地来探望两位的。”

那长发覆面的怪人，忽的坐了起来，两只眼睛中暴射出威逼人的光芒，道：“你是少林寺和尚吗？”

方兆南道：“在下并非少林寺中之人……”

一面答话，一面暗运内力，扭断石门外面铁锁，推开石门，缓步而入。

那长发掩面，衣着褴褛，身背金色枷锁的怪人，目睹方兆南竟然扭断石门上铁锁，缓步走了进来，似是感到十分快乐一般。

他哈哈一阵大笑，坐起的身子，重又靠在石壁之上，说道：

“数十年前，老夫在江湖上，已使人闻名丧胆，而且最喜生啖人心下酒，你这小子胆子倒是很大啊！竟然走进老夫这石室中来。”

方兆南微微一笑，暗中运气戒备，表面上却装的若无其事一般，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笑道：“者前辈在这石室中，住了很多年吗？”

那怪人冷电似的目光，从那覆面长发中暴射出来，打量了方兆南一眼，道：“大概比你的年岁还多一点了吧！”

方兆南道：“那定然是很寂寞了？”

那怪人冷哼一声，骂道：“贼和尚把我锁到石室之中受了十年的活罪，哼！待我出此山洞之时非得再找他好好打上一场不可！”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在这石洞中住了几十年，就想不出脱身之法，只怕这一生，难有生出这石室之望了！”

那怪人哈哈大笑，道：“快啦！再有二年时光我就可以自脱天蚕丝索，离开这石室了！”

方兆南道：“晚辈曾经听人说过，那天蚕丝索坚牢无比，纵是利剑宝刃，也难斩断，不知老前辈何以能够弄断此索？”

那怪人突然冷笑一声，道：“老夫在这石室之中一住数十年，整日中都

在想法子弄断这天蚕丝索，岂有想不出办法之理！”

他似是要证明自己之言不虚，还把一双枯瘦如柴，被捆在一起的双手伸了过来。

方兆南探头望去，见手上紧抱的天蚕丝索，果然已被他弄的五断其四，以三年时光，再弄断余下的五分之一，自非什么大难之事。

他生具有着超人的机智，心想若不能想出一个使老怪感激之法，决难使他心悦诚服的听从自己。

目光一转，扫掠了他双足一眼，只见他双脚之上，也被天蚕丝索所缚，心中一动，放声大笑起来。

那怪人似是被方兆南的大笑之声，激起怒火，双目中神光暴闪，他怒声喝道：“你在笑什么？”

被缚的双手一挥，长指如剪，横向击来。

方兆南早已有备，入洞之时，随手折了一段两尺左右的松枝，放入怀中，身子就势一滚，让开他扫来一击，已把松枝握入手中，说道：“老前辈暂请住手，听晚辈说几句话，咱们再打如何？”

那怪人果然停下手来，冷冷说道：“你如不能说出发笑的道理，那就留在这里陪我三年吧！”

方兆南道：“这个怨晚辈歉难应命，三年时光，转眼就过，让晚辈留此相伴，原不要紧，但如老前辈一生无法离此石室，难道也要晚辈留此相伴一生不成……”

那怪人冷哼一声，正待发作。

方兆南已抢先说道：“你先别发横，你们用十年的光阴，弄断双腕上捆绑的天蚕丝索，是否还要再用数十年时间，去弄断脚上的天蚕丝索呢？”

那怪人呆了一呆，突然坐了下去，声音十分凄婉的说道：

“不错啊，唉！这几十年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呢？”

方兆南道：“老前辈心无二用，一心只想弄断手上的天蚕丝，忘记双足之上也捆有天蚕索了！”

忽然听得石壁一声巨震，一个尖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不错啊，咱们今生一世，已无法出这石室了！”

方兆南心知是隔壁另外被囚的一怪所为，但觉那石壁有如被铁锤重击一般，整个的石壁，都响起一种嗡嗡之声。

他心中暗自惊道：“此人好深厚的内力，如若能把两人说服。

确实是个很好的帮手！”

心念转动，故意提高了声音道：“晚辈知道解缚之法，不知两位老前辈是否有意离此石室呢？”

那长发掩面怪人冷冷说道：“自然是愿意离开此地了！”

方兆南故作为难的长长叹息一声，道：“晚辈替你两位老前辈解缚不难，难在老前辈必须答应晚辈一件事情……”

那怪人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想以解除老夫的囚缚，要挟老夫吗？”

方兆南道：“晚辈迟迟不愿出口，就是恐怕引起老前辈误会。

以老前辈在江湖上的声望，自然不会答应，唉！咱们还是别谈算了，晚辈就此告别！”

他深深一揖，缓步向外走去。

突听那长发怪人大声叫道：“站住！”

纵身而起，直向方兆南扑了过去。这变故早就在方兆南预料之中，是以，他早已有了准备。

听得身后劲风袭到，突然转过身去，手中松枝一挥，施出了半招“巧夺造化”幻化出一片枝影，挡住了那怪人扑来之势。

这一招奇奥，诡异的剑术，变化无不出人意外，那怪人伸手一抓，被方兆南松枝击在乎腕之上，吓的悬空一个筋斗，翻了回去。

方兆南看他身上背着数百斤重的枷锁，身体仍是极端灵活，心中暗暗赞道：“单是这样的轻功，就足以惊世骇俗了！”

那怪人落着实地之后，高声说道：“小娃儿不要走，什么事说给老夫听听！”

方兆南已知他为自己的剑势唬住，心中暗自笑道：“我这半招剑式，变化已完，你如硬冲，我还真拿你没法子。”

眼看那怪人入了自己预谋之中，心中暗自庆幸，但神情之间，却装的一片严肃，道：“说了只怕你也不肯，还是不说的好！”那怪人急道：“你不妨说来听听，只要不太困难，老夫自会答应！”

方兆南暗暗忖道：“看来这数十年的囚禁生活，已杀了他不少火气。”

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晚辈虽非少林寺中人，但却受过少林寺一位老禅师的救命之恩，那位老禅师救了晚辈之后，又传了我解缚之法，命晚辈赶来少林寺中，解救两位……”

话至此，故意一顿，接道：“晚辈倒忘了请教老前辈的尊号，不知你是南怪？还是北怪呢？”

那怪人道：“老夫南怪辛奇。”

方兆南道：“原来是辛老前辈！”

南怪辛奇已为方兆南灵口巧舌，说的有些沾沾自喜，听他叫出个辛老前辈，不禁哈哈大笑道：“你快些说吧！老夫已有八成答应你了！”

方兆南笑道：“晚辈赶来少林寺时，正赶上少林寺中遇上强敌相犯，而且来人武功高强，寺中和尚不是敌手，晚辈本想出手相助，但又想到受那老禅师之托，释放两位要紧，故而先行赶来这石室之中。

如若晚辈放了老前辈，你再记恨前仇，出手攻袭少林僧侣。

那时晚辈不但有负那位老禅师救命之恩，而且还成了少林寺中的罪人了！”

南怪辛奇沉吟了一阵，道：“你如真能解去老夫身上的天蚕丝索，我就助你击退相犯少林寺的强敌，然后再去找觉生和尚算我被他囚禁数十年旧帐。”

方兆南暗暗忖道：“觉生大师定然是觉梦禅师口中的大师兄了，眼下还不宜告诉他觉生大师早已圆寂归天之事。”

心念转动，淡然一笑，道：“老前辈要找觉生大师，清算旧帐，晚辈不便阻止，但在武林中人，一向讲求恩怨分明，一诺千金，老前辈既然答应了助我击退相犯少林寺的强敌，晚辈决不存疑，我先解了老前辈身上的天蚕丝索再说。”

说完大步奔了过去，蹲下身子，先把南怪辛奇脚上缚的天蚕丝索解去。

他虽然已得觉梦大师传授了解缚之法，但那天蚕丝索细如线香，解时甚难，足足耗去半个时辰之久，累的满头大汗，才算把天蚕丝索解开。

方兆南举起右袖拂拭一下头上汗水，笑道：“老前辈请再忍耐片刻，晚

辈就解老前辈手上的丝索。”

南怪辛奇默然不语，但两道炯炯的眼神之中，却流现出无限感激的神色。

方兆南看他果为自己的热情所动，心中暗自欢喜，立刻动手，又解了他手上的天蚕丝索。

南怪手上索缚已开，立时纵声大笑，声如雷鸣，四壁回声。

震的人耳鼓嗡嗡作响。

震耳欲聋的长笑，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停下来，这一笑似是发泄了他数十年被囚的忧患，脸色忽然转变的十分平和。

方兆南一直把双目投注在南怪辛奇的脸上，他担心这位凶悍绝伦的怪人，束缚被解开之后，食言背约，是故心波起伏，惶惶不安。

南怪辛奇停了大笑之声后，望了方兆南一眼，突然盘膝而坐，闭目运气，片刻工夫，顶门之上，热气蒸腾而上，如烟如雾，冒起了一尺多高。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暗的忖道：“此人好深厚的内功……”

忖思之间，忽见南怪辛奇睁开双目，说道：“小兄弟请往旁边站去。”

方兆南依言退到石门口处，身子刚刚停好，耳际间已响起辛奇的大喝之声。

但见双臂一振，身上那巨大的枷锁忽然裂成了两半，落在地上，右手一分覆面长发，直对方兆南走了过来。

他脸色白中透青，再加上数十年没有修剪过的发须，形容十分可怖。

方兆南暗道：“他凶毒成性，用心难测，不可不防他一着。”

暗中运气戒备，表面上却保持镇静的神态。

南怪辛奇走近方兆南后，缓缓伸出带着两三寸指甲的枯瘦右手，抓住方兆南的右手，呵呵大笑道：“我辛奇一生之中，从未受过人半点恩惠，今日受了你解缚之恩，这一生咱们没有完了。”

方兆南心中一跳，道：“老前辈言中之意，十分费解，晚辈难以领受。”

南怪辛奇大笑道：“老夫之意，是说等我找那老和尚较量过武功之后，咱们就拜作把兄弟！……”

方兆南松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只怕晚辈高攀不上！”

辛奇怒道：“我生平不愿受别人之恩，你救了我，岂不已加恩于我，除非咱们拜把兄弟，我非杀了你不可！”

方兆南略一沉吟，道：“好吧！咱们先解了救少林寺的危难，再说吧！”

原来他的心中想着此人凶名太着，如真的和他结作了兄弟，势必为武林中正大门户中人歧视不可。

但听辛奇冷哼一声，五指突然加力，方兆南登时感到手上如套上了一道铁箍一般，不禁大吃一惊。

但他这时已经受制于人，南怪深厚的内力，不断加强，方兆南只觉他五指逐渐的收紧，已将要到自己无能抗拒的地方。

耳际响起了辛奇冰冷的声音道：“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答应我，一条是死！”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暗暗想到：“此人说得出口，就做得得到，但我如在他威迫之下答应，岂不有失大丈夫的风骨？如不答应，今日势将无声无息的葬身这山腹石室之中……”

正自心念转动之际，忽觉手指一松。

南怪辛奇放开了手指，说道：“你内力和我相差太远，这样杀了你心中定然不服，走！”

咱们去找个宽敞地方，比试一下，强存弱亡死而无怨。”

方兆南正待接口，忽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娃儿，你若想活下去，就赶快过来，把我手脚上的天蚕丝索解开，当今武林之世除了我北怪黄炼之外，无人能抵南怪辛奇的‘坎元气功’和‘赤焰掌’！”

方兆南一皱眉头，暗道：“放了一个南怪辛奇，已是不胜麻烦，如再放了北怪黄炼，真不知要成个什么局面了……”

辛奇放声大笑道：“黄老怪，你再坐二十年，等我辛奇来放你吧！”

方兆南心头忽然一凛，暗道：“觉梦，觉非两位大师，对我付托是如何的重大，冥岳中的强敌，又是何等的辣手，我如为自己的应变容易不放二怪，岂不有负了两位禅师的托望……。”

只听北怪黄炼冷笑一声，说道：“辛老怪，你如心中害怕放了我之后，有人能制服于你，你就拦住那娃儿，别让他放我南怪辛奇怒道：“难道我还怕你，哼！只要人家肯放你，我决不拦阻。”

北怪黄炼放声大笑道：“小娃儿，你如释放了老夫，那就不用担心南怪存心害你了……”

方兆南还未来及答话，北怪黄炼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

“小娃儿，你要知道，在当今之世中，我是唯一能克制南怪辛奇的人。

不论他此刻向你许下何等诺言，但他日后想到你可能重来中岳，解我天蚕丝缚，势必要把你杀掉不可，如果你此时，能够把我放开，杀你之念，即将不会再存心头。

南怪辛奇虽然为人心狠手辣，但你对他总算有过释放之恩，只要没有极端的利害冲突，他就不会伤害到你了。”

他微微顿了一顿，不容方兆南开口，重又接道：“何况你还存了欲援助少林寺僧侣之心，辛奇武功虽高，但他一人之力，竟属有限，你如能解了我天蚕丝缚，我们南北两怪同心合力，纵然天下高手，群起而攻，也不足畏……”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释放二怪，可以维持着他们相处的均势。”回头望着南怪辛奇说道：“老前辈，可知北怪黄炼的为人吗？”

他聪明过人，这几句话说的很高明，故意让北怪黄炼听到，好使南怪辛奇，无法相阻他释放北怪。

只听南怪辛奇冷冷说道：“那老和尚既是要你释放我们两人，那你就把他也放了吧！”

方兆南暗暗忖道：“机会不可错过，别让他改了心意。”

当下应道：“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纵身一跃，直向那石室走去。

他虽记得觉梦大师之言，说两怪隔室而囚，但南怪囚居的石室之中，除了有一个一尺左右的圆洞之外，四壁完整无缺，不知北怪被囚何处？

遥遥的传过来南怪辛奇的声音，道：“在我刚才被囚之处，有一道石门，推开向左走上十步，就是北怪黄炼被囚之处了！”

方兆南仔细看去，果然前门壁间一道极细的裂痕，用手一推，石门应手而开，依言左转十步，果见一个满头白发，长垂数尺的怪人，手足被缚，盘膝而坐。

当下抱拳一礼，道：“老前辈就是北怪黄炼吗？”

那白发长垂的老人，突然抬起头来，两道威棱的目光凝注方兆南的脸上，缓缓答道：“不错，老夫正是黄炼。”

方兆南只觉他逼视在脸上的目光，有如闪灿灿光，一阵闪动之后，逐渐的转变强烈，如电如剑，使人有一种震栗不安的感觉。

方兆南不敢和他目光接触，一偏脸解开他手腕上天蚕丝索。

然后伏下身去，又解开他双脚上束缚。

这足足耗去了他半个时辰，他在半个时辰中，却始终未出一言。白发者人全身束缚一解，活动一下，放声大笑，道：“我只道今生难出这石室，想不到还有今日。”

话说完，大步的向外走去。

方兆南微微一笑，默然不语，抢在前面，大步向外走去。

南怪辛奇倚壁而立，他神色十分庄严，目光凝注在出口之处。

方兆南微一欠身，道：“辛老前辈……”

辛奇左手一挥，冷冷接道：“快些闪开！”

方兆南机警无比，看他神色，已知有事，立时纵身跃到石壁一角。”

他刚刚站稳身子，北怪黄炼已出现石室门口。

南怪辛奇突然一挺身子，离开石壁。

北怪黄炼大笑道：“辛老怪，这几十年来，你的坎元气功和赤焰掌的功力进境如何？”

南怪辛奇冷冷说道：“你有兴致，不妨试试？”

北怪黄炼道：“好极，好极。”

话落，举手一掌，遥遥推来。

方兆南只觉一股冷气，随着他推出的掌势，散漫全室，不禁心头一震，暗自忖道：“这是什么掌力？”

只听南怪冷笑一声，道：“黄兄的‘玄冰掌’较昔年又强了甚多。”右手一挥，推出了一掌。

一股热风，随着南怪辛奇的掌势而出。

石室屯登时又散漫起一阵热风。

一寒、一热的两股劲风，在石室正中相接，只见石室立时卷起了一阵狂风。

只听北怪黄炼鸟鸣一般的怪笑之声，响荡在石室之中，说道：“辛兄的掌力，也比昔年雄浑多了。”

方兆南高声说道：“两位老前辈暂请住手，听晚辈一言如何？”

纵身一跃，落在两人中间，接道：“两位老前辈，都已答允晚辈相助少林僧侣，目下强敌，恐早已在寺中相候，两位如想试试这数十年功力进境，正好用以对付强敌。”

南怪辛奇冷哼一声，道：“黄兄如若自觉你那‘玄冰掌’是兄弟赤焰掌的克星，那咱们不妨约个僻静之处，好好较量一下？”

北怪黄炼笑道：“咱们两人水火难容，看来是难以并存于武林，早晚免不了是一场性命相搏……”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不过兄弟有两句话，不得不事先说明。”

南怪辛奇略一沉，说道：“什么话，尽管请说，兄弟无不奉陪。”

北怪黄炼道：“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困难之事，那就是咱们在没有动手之前，必需先找觉生大师，洗雪被他囚禁数十年的羞辱。”

这数十年来，咱们武功虽有进境，但想那觉生老和尚的武功，内功，也同样有着极大进境。

兄弟自己一人之力，恐难胜他，咱们找过觉生大师，洗雪了被囚之辱，再找个僻静之处，好好的拼上一场！”

方兆南道：“两位老前辈，已答允相助晚辈，帮助少林寺中僧侣，击退强敌，至于两位老前辈之间的旧日恩怨，只有向后压压再说了！”

黄炼重重咳了一声，道：“老夫不管他是敌是友，但凭你的招呼出手！”

方兆南道：“这方法最好不过。”大步直向前面走去。

三人逐渐的加快了脚程，片刻间，已到岔道所在。

方兆南略一辨认路径，直向通往《藏经阁》石梯之上走去。

这一座天然形势，再加上人工凿成的石道，一层层阶梯，笔直而上，形成了陡峭的形势。

方兆南带着南。北二怪，一面奔行，一面却感受到极大的不安。

二怪水火不兼容的形势，以及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固然给了他甚大的困扰，但他最担心的还是少林寺在这段时间的变化恩师满门死绝的恐怖往事，重又在他的心头展现，这往事，使他有着甚大的惶恐不安……。

突然间一脚踏空，身不由己的向前一倾身子，但那踏空的右脚，立时落着在实地之上。

原来已到了石梯的尽头，眼前是一片丈余方圆的平坦实地。

方兆南回头对南。北二怪说道：“两位老前辈，请稍候片刻，晚辈替两位叫门。”

借着说话的机会，他的目光迅速的扫掠了四周。

果然发现石室一角之处，有一块突出的石壁。

他迅速的奔了过去，用手一拉，一扇石门应手而开。

一股血腥之气，随着那大开的石门扑入鼻中。

触目处，俯卧着一具身着青色僧袍的尸体。

那尸体双手紧紧和石门相接，背心上流出的血已经凝结成深紫颜色，伏尸处溅湿着一片片凝结的紫血。

想是他生前已受重伤，准备开启进这座石门，却被人迫了上来，伤中要害，一击致命。

血淋淋的惨剧，使方兆南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于是，他忆起了那风雨之夜，师父满门被杀的凄惨景象。

他默然叹息，忖道：“难道真的救援来迟了，使这千百年来，一直被武林中视作泰山北斗的少林寺，毁损在冥岳人物手中？”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移动一下身躯，深觉有负两位老禅师的重托，心神慢慢不安，有如浮荡在无际的大海之中。

南北二怪倒是毫无怜惜之情，但他们却有重见天日的快乐，两人的嘴角间，都泛现一缕欢愉的笑意。

这是一座建筑的十分宽大的阁楼，重叠的木架上，堆满了经书。

方兆南长长呼一口气，使昏沉忧伤的神智，清醒一下，大步向外走去。

他心中泛起一线希望，希望这藏经阁中的惨变，只是冥岳中一项突袭……。

他又想到少林寺施誉天下的罗汉阵，纵然遇上强敌，也不致一击而溃。

这转念一想，使他的精神大振，急步向藏经阁外面冲去。

南北二怪，虽然生性冷癖，但他们成名武林甚久，对信诺二字，却极为重视，目睹方兆南向前奔去，也不多问话，同时展开脚程，紧追在方兆南的身后。

方兆南出了藏经阁，触目尽都是连接的殿房，却沉寂如死。

他流目四顾，竟然不见一个少林和尚。

他心中暗暗惊道：“这地方乃少林寺中枢所在，竟然不见一个少林僧侣，难道他们当真都被冥岳中人杀光了不成？”

仔细看去，又不见一具尸体。

方兆南满腹怀疑向前面奔去，奔行第二重大殿所在，突然听到了一声低沉有力的佛号，飘入耳际，转脸望去，不禁一呆。

只见那第二重大殿前广阔的草坪上，盘膝坐着七八百个和尚。

每人都合着双掌，闭目端坐不动，脸色沉痛，眉宇间泛现出一股不平之气，像一个充满委屈怨恨，不甘心忍受命运播弄的待决的囚犯，但又无能反抗……

方兆南长长的呼一口气，暗道：“原来这些人都集中在此地。”

缓步穿行过一个圆门，向那广阔的草坪上走会。

南北二怪互相望了一眼，随在方兆南身后而行，两人谁也不愿意落后，一齐举步，跨进了圆门。

最后一排的和尚，突然睁开眼来，扫掠了方兆南一眼，看他身后筋随着两个发长及膝，衣着破烂的怪人，不禁微微一怔。

方兆南看的甚感奇怪，暗道：“这班人的脸色，一个个如丧考妣，沉痛中带着忧郁，究竟是怎么回事？”

转头望去，只见大殿之上，高坐着少林寺的主持方丈、大方禅师，在他两侧分立着少林寺大字辈的高僧，大愚、大元、大道等都在其中。

一最使方兆南感到惊愕的，是那大殿正中横卧着三具尸体。

他认出一具正是代理少林方丈大悲禅师，另两具虽然叫不出名字，但年龄都已很大，想来也是大字辈中高僧。

方兆南呆了一阵，急步奔入殿中。

随即对大方禅师抱拳一揖，道：“冥岳一晤大师，仰念甚深，大师望重武林，一代人杰，能够无恙归来，实我武林之福。”

大方禅师冷哼一声，道：“这是我们少林寺议事所在，除了本寺中人之外，其它人未得相请，一律严禁擅入，方施主未得相请，大背了本寺中规戒，姑念你年幼无知，又和老衲有过一面之缘，特地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快些退出去吧！”

方兆南呆了一呆，目光由大愚、大道等脸上扫过，看他们神色也和殿外草坪上群僧，一般沉痛肃然。

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两具不识的尸体，不去管他，大悲禅师在少林寺中的身分，是何等崇高，怎的竟然横死大殿，这情势有点不对，而且群僧神色，一个个忧忿沉痛，似是遇上了不平之事，但却无可奈何。”

他本是聪明绝顶之人，心念连番转动，觉着情势不对，目光一转，凝注在大方禅师脸上，泛也不泛一下。

大方禅师脸色一变，温道：“你这般望着老衲，是何用心？”

我已不迫究你擅入敝寺禁地之事，你还不快走，站在这里等什么？”

方兆南已看清大方禅师脸上的每处地方，仍然找不出一可疑之处，

眼下之人和主持冥岳英雄大会的大方禅师一模一样，看不出一点不同之处。

原来他忽然想起东岳岳主，诡诈绝伦，可能会选择一个和大方禅师面貌相似的人假冒大方禅师之名，回到少林寺来，闹个天翻地覆。

但他仔细看了大方禅师之后，发觉此念错误，他搜尽了脑际中所有的记忆，找不出一点可疑之处。

他呆呆站着不动，但心念却如风车一般，疾转不息。

偷眼向大愚望去，只见他满脸悲忿沉痛之情，泛现眉宇之间，目光闪闪，不时投向自己，隐含求助之意。

目光转动，又见大道禅师的眼神中充满乞求之情，心中不禁为之一动。

这一刹那间，他似乎感觉到眼下情景里，隐藏着惨酷无情的杀机，轻轻咳了一声，道：“如若晚辈不走呢？”

大方禅师怒道：“少林寺，岂能容你这般撒野，你若再要多事逗留，可别怪老衲翻脸无情了。”

大方禅师厉声喝道：“老衲此刻正在清理门户，无暇和你多费口舌。……”

目光一掠身后两个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道：“撵他出去。”

二僧合掌，纵身跃落方兆南的身前。

方兆南肩头一晃，避开二僧掌势，人却闪到大悲禅师尸体旁边，左臂一探，扶起了大悲禅师的尸体。

只见他前胸要害处，一刀直达后心，一把锋利的匕首，仍然插在前胸之上。

两个身披黄袈裟的僧人一击不中，立时转身疾向方兆南身后扑去。

只听站在大殿门左侧的南怪冷笑一声道：“站住。”

他虚空一掌，遥遥击去。

右面一僧身子刚刚跃去，忽然一股强猛的暗劲，直向背心撞到，赶忙一沉丹田真气，身子急快的落着实地，挥掌劈去。

他应变虽已够快，但仍然迟了一步。

只觉那撞来的暗劲，直击在前胸之上，身子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两步，喷出了一口鲜血，坐在地上。

北怪黄炼眼看南怪辛奇出手，鸟鸣一般的一声怪笑，拂袖打出一股冷颼。

由左面攻方兆南的僧人，但觉有一股阴冷之气，撞在身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栽倒在地上。

大方禅师眼看两个护法弟子，在那两个怪人举手投足之间，双双重创倒地，不禁心头一震，怒声大喝道：“什么人敢在少林寺中伤人？”

北怪黄炼冷冰冰的答道：“你是觉生老和尚的什么人？”

大方听他一开口提起了故去的师父讳号，微微一怔，道：

“觉生大师乃老衲仙逝的恩师法号。”

南怪辛奇哈哈一阵笑道：“这么说来，你已经是低老夫们一辈了。”

大方禅师从未听师父谈过南北二怪被囚之事，是以，仍然猜不出这两位怪人的来历。

方兆南左手挟着大悲禅师的尸体，右手却对南北二怪挥着手笑道：“两位老前辈且慢动手，容在下问明事情经过再说。”

南北二怪对看了一眼，默然不语。

方兆南目注大方禅师，道：“这位老禅师可是自绝而死吗？”

大方禅师冷冷答道：“本寺门户中事，岂容外人过问，大无师弟，快把这人赶出大殿。”

大无禅师抬起头来，望了大方禅师一眼，缓步向方兆南走了过去。

方兆南道：“老禅师且慢动手，晚辈有几句话说完，咱们再打不迟。”

大无黠然一笑，道：“方施主有什么话，请对敝寺掌门方丈说吧，少林寺门规森严，一切事取决掌门方丈，数百年沿传如一。日，老衲纵然听了，也是白听，作不得一点主意。”

只听大方禅师冷笑一声，举起怀中的绿玉佛杖，高声说道：

“监院长老大元，故违掌门令谕，有背本寺规戒，罪该自绝……”

大元苦笑一下，转过身去，目注大方问道：“不知掌门师兄。

依据那条戒律，判处小弟自绝死罪。”

大方微微一怔，喝道：“单是顶撞掌门师尊一条，已是罪不可恕，本方丈判你自碎天灵要穴……”

旁侧一僧，挺身而出道：“老衲以戒持院主持身分，替大无师弟请命，掌门师弟判处不公，以咱们少林寺中戒律，大元师弟身为监院五老之一，纵然顶撞了掌门，也不应判处死罪。”

方兆南转眼望去，见那挺身说话之人，正是大愚禅师。

大方冷冷的看了大愚一眼道：“本方以绿玉佛令，行判大无师弟自碎天灵要穴。”举起绿玉佛杖一挥。

群僧一瞥那绿玉佛杖，立时垂下头去闭上双目，大愚禅师也合掌过顶，缓缓后退三步。

只听大元禅师高喧一声佛号，凛然说道：“师兄既以绿玉佛令，行判小弟自碎天灵要穴，小弟胆子再大，也不敢违抗佛令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诸位师兄，我要去了。”突然举起右掌，疾快的击在天灵要穴之上。

但闻砰然一声，血花四溅，脑浆迸流，尸体裁倒。

方兆南想不到他说死就死，自己手扶大悲尸体，救援不及。

不禁失声一叹。

大方禅师却是面不改色，视若无睹，一举手中绿玉佛杖，高声说道：“大愚师兄，请接绿玉佛令。”

大愚虽是修为有素的高僧，但目睹这等师兄弟相残之局，也无法按捺下激动之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他合掌应命道：“不知掌门方丈，有何吩咐？”

大方禅师道：“师兄号称本寺三代同门中第一高手，请接绿玉佛令，以五十招击毙擅闯禁地之人！”

大愚禅师接道：“如若小兄不能在五十招内搏毙强敌……”

大方禅师冷哼一声，接道：“如不能在五十招内搏毙强敌，那就以死谢罪。”

大愚忽然闭上双目，满脸庄重的说道：“如若小兄抗拒了绿玉佛令，不知该当何罪？”

大方道：“面北而立，横刀自绝！”

大愚禅师道：“这就是了，横竖不过是一死，小兄斗胆要抗拒一次绿玉佛令了！”

身子一转，面北坐了下去。

大方禅师缓步走了过来，怒声对大愚禅师说道：“师兄竟敢违抗绿玉佛令，实在愧对咱们少林寺历代师尊……”

大愚禅师厉声接道：“掌门师弟，最好别提历代师尊……”

他感慨的长叹一声，又道：“不用提历代师祖，单是咱们师父加诸你的恩德，是何等重大，寄望是何等深厚，小兄不谈，大师兄也为你离寺而去，迄今数十年行踪不明……”

大方禅师似是被大愚禅师的一番话触动了故旧之情，默然不语凝目而思，似是回忆昔年之事，但眉目间却是一片茫然。

大愚禅师双目耸动，突然站了起来。

他缓缓的说道：“师弟素得师父器重，才破了咱们少林门中传统规矩，破格摆为掌门之人，如果师弟不能把咱们少林门户发扬光大，已是有背师恩德意，如再把咱们少林一派，亲手断送，不知何以对恩师在天之灵。……”

大方禅师满脸茫然之色，似是对大愚禅师之言，似懂非懂一般，双目凝注在大愚禅师的脸上，瞧了良久。

忽然一挥手中绿玉佛杖，向大愚头上击去。

大愚禅师似是已看出大方禅师行不由衷，又怕损坏这代表掌门权威的绿玉宝仗，不敢运功抗拒，默然一叹，垂下头去。

但方兆南早已有了准备，那里还容他得手，双肩一晃，欺身而上，右手疾发一掌拍向大方禅师前胸，左手斜斜伸出，直向绿玉佛杖抓去。

大方禅师双脚移动，横向旁侧闪开两尺，让开方兆南的掌势，手中绿玉佛杖一沉，疾向方兆南“丹田穴”上点去。

方兆南身形一错，斜斜向前冲去，闪避开点来的绿玉佛杖，双手齐出，连攻两招。

大方禅师第二次移动身形，才把两招避开。

方兆南停下手来，目光一扫环站四周的少林高僧，只见他们每人面色，都是肃穆中带着错愕，显然对目下情景，有些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大方禅师一扫手中绿玉佛杖，高声喝道：“大愚师兄快把这人逐出大殿。”

大愚沉思了一阵，但他终于缓步而上，沉声喝道：“我们少林门中，一向遵从绿玉佛令，此物一出，有如历代祖师亲临，权威至高……”

方兆南淡然一笑，道：“不过，在下并非是少林门下弟子，对贵派权重生死的绿玉佛令，大可不必遵守……”

大愚道：“但老衲身为少林门下弟子，却不能不遵守绿玉佛令。”

方兆南道：“老禅师之意，可是要把晚辈逐离此地吗？”

大愚道：“老衲难违绿玉佛令，还望方施主海涵一二。”

方兆南目光一掠大方禅师，只见他目光中凶光闪闪，心知自己只要离此一步，这一干大字辈的高僧，只怕无一幸免。

甚至连大殿外面那广阔草坪上的数百僧侣，都将在少林寺历代相传的重重规戒束缚之中，绿玉佛杖的权威之下，以身相殉。

如果不幸的被他猜中，少林寺即将从此在江湖上消失，这千百年来一直主宰着武林命运的正大门派，将于一时三刻之中，瓦解冰消。

这件事何等的重大，何等的震动人心，我纵然得罪了少林门户，也不能撤出大殿。

心念一转，淡淡笑道：“如若晚辈不愿退出此地呢？”

大愚禅师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老衲既不能抗拒绿玉佛令，方施主又不肯离开此地，老衲只有得罪了。”

方兆南回望南北二怪一眼，正容说道：“千百年来，贵寺一直是主宰武林命运的正大门派，江湖上黑白两道中人，对贵派无不敬仰，但此刻形势不同，在下如若退离此地，只怕贵派立时将遭覆灭之运，也许从今之后，武林中再无少林一门的名称了。”

这几句话，字字如刀如剑，深深刺入了大殿群僧的心中，大愚禅师，也不禁为之脸色一变，默然垂下头去，合掌低喧一声：

“阿弥陀佛！”

方兆南眼看群僧已为自己说动，趁机接道：“贵寺向以门规森严，著称武林，但天下事，并非一成不变，眼下情势险恶，关系着贵派的存亡绝续，通权达变，势非得已，想贵寺中历代长老在天之灵，也不致责怪诸位违背门规了。”

这番转弯抹角之言，隐隐暗示群僧，面临这存亡关头之下，大可不必拘泥于绿玉佛令的权威，掌门人身份的尊高……。

大愚禅师暗暗忖道：“大方师弟用心已昭然若揭，确有凭绿玉佛令的权威，和掌门身份的尊崇，要把少林寺一手毁去，这和他以往的性情不大相同，其中必然有什么原因。”

眼下情景十分明显，只有我可以以师兄的身份，起而和他相抗，纵然有背少林门规，但日后亦可以死谢罪，也不能使少林一门，从此消失于武林之中。”

反抗的种子已在他心中萌长，但千百年的传统，森严的门规，也在心中浮动，这两个矛盾的观念，使他沉陷于极端的痛苦中。

大殿中，突然间沉默下来，久久听不到声息。

蓦地里响起了一阵鸟鸣般的怪笑，北怪黄炼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娃儿你在罗罗唆唆干什么……”

方兆南倏然回过头去，说道：“两位老前辈可知道英雄一诺重于泰山这句话吗？两位既然答应了相助于我，那就该言出必践。”

北怪黄炼冷哼一声，道：“兑现了老夫诺言，我再好好的教训你一顿。”

余音未绝，忽然间飘来一阵极刺耳的乐器之声。

大方禅师闻声变色，挥动绿玉佛杖，直向方兆南扑了过去，一面大声对群僧喝道：“快些动手，杀了此人！”

在绿玉佛令的传统权威之下，群僧跃跃欲动。

大愚禅师合掌说道：“诸位师弟且慢动手，这抗拒绿玉佛令之罪，有小兄一人承担，大方师弟性情大变，心神似已受别人控制，事关少林一门存亡不得不追查明白，查明事情之后，小兄自当谢罪历代先师法身之前。”

殿中群僧，眼看大方凭仗绿玉佛令权威，及掌门方丈的身份，逼死了大悲、大元、大成、大虞四师弟，个个心中都极忿怒。

要知大愚禅师乃少林寺大字辈中，身份最高的一个，连掌门方丈也是他的师弟，平日群僧都对他有着几分敬畏。

有他出面阻挡大方禅师行施绿玉佛令，在群僧心理上，先有了几分理所当然之感。

但这时，大方禅师和方兆南，也逐渐打入紧要关头，大方禅师除了挥舞着绿玉佛杖，抢攻之外，不断的以掌指夹杂在绿玉佛杖中攻出。

方兆南却是守多攻少，他心中明白，眼下这般僧侣虽然个个心中痛恨大方禅师，但如大方真的伤在自己手中时，立时将引起这般和尚的公愤。

第三十三回 制自残方丈易人

大愚禅师和殿中群僧，一直冷眼旁观，既不出手相救，亦不劝阻。

群僧已由大方禅师几招攻势中，看出掌门人的武功似是不如以前甚多，杖。指的招术，虽然仍是少林门中武功，但出手缓慢，力道微弱。

是以，均被方兆南闪避开去，就是方兆南也有同感，察觉出此刻的大方禅师，如和主持冥岳英雄大会时相比，武功相差极远。

这时，那尖锐刺耳的乐声已到了大殿外面，声音更显得急促尖锐。

大方禅师手中的绿玉佛杖，也随着那急促的乐声，急如狂风骤雨一般，显然，他和这刺耳的乐声，有着相连的关系。

方兆南听了一阵，忽然觉得这乐声极为耳熟；一念动心，猛的想起这乐声的来处，不觉心头一震，掌势一紧，呼呼劈出两招。

把大方禅师逼退后，大声对群僧说道：“贵寺掌门方丈，已为冥岳中人收服，这刺耳的乐声，就是冥岳中所吹奏，如若各位大师父，仍然拘泥于少林派的门规，甘心听命于绿玉佛杖，贵派覆亡，就在眼前……”

当下掌势一紧，施展出那陈姓老人传授的诡奇手法，掌劈指点，片刻间抢尽先机，大方禅师登时被逼得连连后退。

大愚禅师突然沉声喧了一声佛号，道：“方施主手下留情。”

方兆南高声应道：“大师放心，在下决不致伤害到贵掌门人。”口中慰藉群僧，掌势突然一变，施出“佛法无边”。

掌影闪动，左手五指逼在大方禅师前胸“玄机”要穴之上，右手却斜里疾出，一把扣在大方禅师右腕之上，五指加力，夺过绿玉佛杖，迅疾而退。

群僧同觉心头一震，眼看少林寺权威之杖被人夺去，立时一涌而上，大愚禅师僧袍飘动，当下先攻到，右手一招“拂云摘星”疾向绿玉佛杖抓去。

这一招乃少林寺擒拿手法中一记绝学，突然施展出手，方兆南如何能够避开，手中绿玉佛杖，登时被人抓住。

方兆南眉头一挑，大声喝道：“老禅师如不放手，损坏了贵寺玉杖，可别怪在下失礼。”右手加力，突然向后一夺。

大愚禅师果然怕把绿玉佛杖损坏，松手而退。

方兆南回手一杖，疾扫而出，把扑近身来的三个和尚，逼得疾跃而退。

原来他们都怕损伤到绿玉佛杖，不敢硬接杖势。

方兆南边退群僧之后，高声说道：“这绿玉佛杖，虽然是贵寺中传统的权威之杖，但拿在在下手中，却是毫无用处，各位尽可放心，在下无侵吞此物之心……”

话至此处，大殿外突然传进来一声冷笑，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接道：“但少林寺权威之杖，落在别人手中，岂不一大笑话？”

方兆南转头望去，只见大殿外面，站着七八个短衣劲装的大汉。

在大汉团团环绕之中，放着一顶黄幔垂遮的轿子，黄轿后面并立着两

个少女，一个身着蓝衣，一个身着红装。

南北二怪似是对那小轿甚感兴趣，四道眼神，一直在那小轿上溜来溜去。

方兆南目光一扫群僧，道：“这就是冥岳中人了，看她气魄，可能就是冥岳主亲身驾到了。”

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回顾群僧道：“证据确凿！掌门师弟确已归服冥岳，为了少林寺千百年的基业，咱们不能不通权应变了，今日之事，不论会发生何等差错，事后均由者衲一人承担，但我相求诸位师弟，眼下先听老衲之命。”

这时，大殿上，除了横卧的四具尸体，以及大愚。大方除外，也只不过余下了四个和尚，少林寺十二个大字辈的高僧，数日间死亡过半。

这是少林寺开山以来，从未有过的惨事，群僧无不如负重铅，心情沉重无比。

四僧齐齐合掌应道：“我等恭听师兄之命。”

大愚禅师苦笑一下道：“大道师弟，去保护掌门方丈。”

大道禅师应了一声，缓步走近大方禅师，只见他圆睁双目，怔怔的望着那黄幔垂遮的小轿出神，口中还微作喘息，似乎刚才力战的劳累，尚未恢复。

方兆南突然把绿王佛杖，送到大愚禅师面前，道：“此杖既是贵寺中权威的象征，老禅师就请凭借此杖发令吧！”

大愚恭谨的接过绿王佛杖，回头对左面两个和尚说道：“两位师弟请主持罗汉阵的变化……”

突听北怪黄炼一声怒喝，打断了大愚禅师之言，扬手一掌，直向那黄幔垂遮的小轿劈去。

他功力深厚，又练有玄冰掌奇功，含怒劈出一掌，威势非同小可，一股狂风随手而出。

方兆南暗暗幸道：“不知他因何而怒发此一掌，如那黄幔垂遮的小轿之中坐的是冥岳岳主，这一掌激怒于她，立时将引起一场动天地，惊鬼神的恶战……”

心念未完，南怪辛奇也冷哼一声，骂道：“好小子，敢在老夫面前弄鬼。”扬手也是一掌劈了出去。

那守在黄幔垂遮小轿前的两个黑衣人，不知厉害，挥掌一接，当堂被震的向后退了三步，寒气掠体而过，不自禁打了一个寒颤，身子摇了几摇，栽倒在地上。

环守在那黄轿周围的黑衣人，齐齐举起右手，平胸推出，掌力虽被挡住，但几人脸全全都变了颜色，打了一个冷颤，有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但北怪黄炼的掌力余威仍存，南怪辛奇的赤焰掌又接续而到。

这一掌威势不输上掌，但却挟带着灼肤刺肌的热风。

并立在黄幔垂遮小轿之后，分着蓝红服色的少女，似已看出苗头不对，彼此相望一眼，突然振袂而起，直向殿院外面飞去。

首当其冲的两个，被那强猛绝伦的掌力一震，立时口吐鲜血，倒栽地上，其余的人也被那挟着灼肤刺肌的掌力，震的一个个摔倒在地上。

方兆南目睹二女逃走，心中大急，高声说道：“两位老前辈快请追赶二

女，最好生擒回来，听候晚辈发落！”

北怪黄炼道：“哼！我那里暴躁了？”

南怪忽然纵声大笑道：“不是人家相救你，解开你手足上的天蚕丝索，只怕现在还被困在山腹之中，难出那石室一步。”

北怪黄炼正待发作，方兆南已抢先说道：“两位老前辈已经答应在下，相助我一臂之力，如若两位老前辈没有答允，晚辈天胆也不敢呼请两位出手。”

南怪辛奇接道：“如若老夫失手把那两个女娃儿击毙了，又当如何？”

方兆南道：“最好是能够生擒，必要时不妨打伤她们，以两位老前辈的功力，生擒二女，岂不是易如反掌之事？”

南怪辛奇微微一笑，破袖拂处，忽然凌空而起，一跃四五丈高，起落之间，人已到大殿外面了。

北怪黄炼回头望了方兆南一眼，冷冷说道，“小心那顶黄色小轿……”

余音未绝，人已凌空而起，下面之言随着他划空而去的身影，渐不可闻。

方兆南一皱眉头，忖道：“那黄幔垂遮的小轿之中，如若坐的是冥岳岳主，南，北二怪一去，只怕无人能够挡得住她……。”

忖思之间，忽听一声大叫，大方禅师疾向殿外冲去。

大道禅师急喝道：“师兄到那里去？”

他右手一伸，疾向大方禅师右腕抓去。

大方如疯狂了一般，双目圆睁，赤红如火，听得大道禅师一叫，立时挥臂拍出一掌。

这一掌大出人的意外，大道禅师疾抓向大方禅师的右腕，只好中途改变，易抓为掌，手腕一翻，迎住了大方禅师劈来的一击。

两掌接实，大道禅师仍然静站在原地未动，大方禅师却被那击来的掌力，震的直向前方撞去。

他原本就向殿外奔行，这一来，奔行的速度又加快了甚多。

只见横冲直撞的冲开了一条出路，直向那黄幔垂遮的小轿奔去。

大愚禅师手中绿玉佛杖一挥，举步迫了出去。

大道禅师身躯抢在大愚前面，当先而出。

只见大方禅师直奔那黄幔垂遮的小轿后，突然停了下来，双手垂膝，恭恭敬敬的站在那小轿前面一动也不动。

大道禅师追了上去，举手一把，向大方肩头上面抓去。

这一次大方不再出手还击，也未向一侧让避，被大道禅师一把抓在肩头之上。忽听大方禅师冷哼了声，举拳直击过来。

大方一拳击中大道之后，站在那里怔怔的看着大道，看了一阵，突然举起右手又是一拳击了过去。

这次大道有了准备，那里还容他得手，身子一侧，左手横里疾抄过去。

大方的武功似是突然减弱，连他本身的内功也为之突然消失了甚多，大道横里出手一抄，抓住了大方禅师的右腕。

凝神望去，只见大方面色难看无比，白中透黄，一滴滴汗珠，从他头上滚了下来。

这时，大愚禅师已经赶到，目睹了大方禅师神态心中一阵默然，低声对大道禅师说道：“大道师弟，把他送入戒持院中休息去吧！”

大道道：“师兄似已失去理性，只怕难以静得下来。”

大愚道：“如有必要，你就点了他的穴道吧！”

大道禅师应了一声，右手疾出，点了大方两处穴道，抱了起来，直向戒持院中奔去。

这时，这二重大殿中，突然间变的十分寂然，似是恢复了它过去的宁静。

但这分安谧，立时为大愚禅师打破，只见他回首望了方兆南一眼，问道：“方施主可知道的这黄幔垂遮的小轿中，藏的什么东西吗？”

方兆南摇摇头道：“不知道，看这小轿初来时十分神气，颇似坐有什么重要之人，但眼下看来又觉不像……”

大愚道：“待老衲打开，瞧瞧是什么东西！”伸手向那垂下的黄幔拉去。

方兆南急急说道：“大师且慢动手！”

大愚禅师回头问道：“为什么？”

方兆南道：“冥岳中人，诡计多端，刚才那两个分着红蓝服色的少女，都是冥岳岳主的亲传弟子，武功不弱，前数日禅师已在狭谷中和她们动过手了，当知在下这话，决非过甚其词……。”

大愚点头说道：“不错。”

剂匕南道：“这黄幔垂遮的小轿中，如若是她们辈份尊高的长辈，决不会弃之不顾，如果不是他们的长辈，但又装出极大的气魄，据此推论，这黄幔垂遮的小轿中，可能暗藏着什么阴谋回头对大愚禅师说道：“老禅师快请下令，让那盘坐在院中草坪上的贵门下弟子各归原来岗位，这一阵沉寂，不过是大风暴前的平静，其实目下局势，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对我们少林寺一番恩情，老袖深铭肺腑……”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我是奉命而来，老禅师不用心存感激大愚奇道：“奉命而来，但不知方施主奉的是何人之命？”

方兆南笑道：“这件事，老禅师日后会知道，眼下寸阴如金，咱们争取一寸一分的准备时间……。”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贵寺之中，如有宝剑，请替在下取来一把！”

大愚忽然探手入怀，取出一面长形银牌，递了过去，说道：

“此物乃大悲师侄临死之前，交付老衲，说是施主之物，命老衲交还施主。”

方兆南看那长牌，正是在抱犊岗山腹密洞之中，玉骨妖姬的死骨之下，捡得之物，当时随手取来，也不知它有什么用。

睹物思人，不禁想起了周慧瑛来，黯然一叹，伸手接过，随手放入怀中。

大愚禅师抱着绿玉佛杖，大步走到台阶前面，举起手中佛杖，高声说道：“掌门方丈，为敌所迫，不知眼下了什么毒物，神志已极不清。

老衲为我少林寺万代基业着想，不得不甘冒大不韪，暂代行使掌门方丈之职，待渡过咱们这次空前的大劫之后，老衲自当谢罪于历代祖师之前，恭领寺中长老会的裁决……”

群僧看到他手中高举着绿玉佛杖，一个个相拜。

大愚禅师略一停顿道：“眼下强敌似正在调兵遣将之际，方施主出手相助，似是破坏他们的计划，因此他们不得不另行布署，各位请争取这片刻时光，余下之人，就在此地排成一座罗汉阵，以备拒敌。”

广阔的草坪上，盘坐的群僧，突然一齐站了起来，急急奔去。

少林寺的僧侣们训练有素，身经大变之后，仍然进退有序，一丝不乱，片刻间走去了十之七八，草坪上只余下一百余人。

这时，方兆南已就大殿上死去的僧侣身侧，取过一支铁禅杖，遥遥的挑开那黄幔垂遮的小轿的垂帘。

黄幔挑起，一团白烟，缓缓散出。

原来那小轿正中，放着一座玉鼎，鼎中香烟袅袅，缓缓向上升起。

闪电般的往事，疾从方兆南脑际掠过，不禁心头大震，高声说道：“这鼎中白烟有毒，诸位千万不可走近……。”

少林寺中群僧，已对他十分信服，听得一叫，果然个个闭住呼吸，向一侧走开。

那垂遮的黄幔，一被挑开，玉鼎中火焰，突然大盛，一团团白烟，直冒出来。

方兆南运气闭住呼吸，疾奔台阶，就那草坪中，抓起两把沙土，向鼎中投去，心中却暗暗佩服南。北二怪，耳目灵敏过人。

这小轿刚停下来，他们似已闻到异香之味，才一先一后出手震毙了环守在四周的大汉，如非南，北二怪及早警觉，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出毒烟，那还得了……。”

草坪上的群僧，目睹方兆南连抓沙土，投入玉鼎，立时过来相助。

片刻之间，已把玉鼎埋了起来。

方兆南知毒烟厉害，低声对大愚禅师说道：“大师请率门下弟子，离开此地，就贵寺最重要道上，排成一座罗汉阵，进可以攻敌，退可以守护，此地毒烟，一时间不易散净，各位不宜在此逗留，在下去看看南、北二怪追敌的情形如何。”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暂请留步，老衲还有要事请教。”

方兆南道：“大师不用客气，此地非讲话所在，咱们出去说吧！”

大愚禅师一举手中绿玉佛杖，大步向外走去。

大殿中仅余的两位大字辈中高僧，也急奔出大殿，和大愚会合一起。

方兆南和大愚禅师并肩而行，两人一齐出了大殿。

大愚轻车熟路，带着方兆南绕过几重屋角，到了一个道路交叉的所在。

两人身后相随的少林群僧，已借着这一段行程上，排好了罗汉阵，一停下来，立时阵式伸延开去，有如一座人墙，分堵了各条要道。

大愚轻轻叹息一声道：“今日如非方施主出手相助，提醒老衲，只怕我们大字辈仅余的四人，早已横尸大殿，下三代弟子们，虽然有几个才智过人，武功高强的弟子，但他们对上一辈，决不敢抗违掌门师尊之命。

不用冥岳中一兵一卒，千百年的少林基业，将毁于一时之间，那是何等凄凉悲惨之局，七八百少林弟子，不用人一刀一枪，个个自绝，横尸殿院……”

方兆南道：“眼下事情已过，老禅师必须振奋精神，准备对付强敌。”

大愚道：“就目下情势而论，少林寺的大劫已过，现下不论强敌武功如何，但要想一举把少林寺全数残灭，决非容易之事，八百弟子，同心协力，拼死拒敌，强敌纵然集天下武林道上高手而来。也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方兆南接道：“老禅师豪气凌云，不为强敌先声所慑，晚辈极是佩服。”

大愚道：“老衲已派人替施主取兵刃去了……”

话还未完，只见两个小沙弥疾奔而来，每人手中捧着一柄剑。

大愚禅师取过双剑，送到方兆南面前说道：“这两柄长剑。

虽非我们少林寺中镇山之宝，但已在敝寺存放有百年之久，双剑分则各成一支兵刃，合则共成一剑，一青一白，锋利无比，敝寺中弟子们从不用剑，老衲愿以双剑相赠，略谢施主今日挽救敝寺大危之情。”

方兆南接过双剑，顺手打开。

宝剑出鞘，冷气迫人，闪起了一青一白，两道剑气。

这森森的寒芒，耀眼夺目的光华，不论任何人瞧上一眼，立可认出，这两柄宝剑，不是凡品。

不禁心头一跳，摇头说道：“这等贵重之物，晚辈如何能够接受，但愿有一把平常的剑，用来克敌，就可以了，这两柄宝剑，留作贵寺中弟子用吧！”

大愚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两支剑，确非凡品，数十年前，当年曾经叱咤江湖，武林中人，无不见爱……”

他微微一顿，笑道：“这就是驰名江湖的龙蛟双剑，青剑号龙，白剑号蛟。”

方兆南道：“老禅师这么一说，晚辈越发的不敢领受了！”

大愚正容说道：“方施主对我们少林寺施恩极大，这一双宝剑，不过聊表谢意，施主如若拒受，那就瞧不起老衲了。”

方兆南心中一动，暗道：“冥岳中人阴谋未能得逞，决不会善罢干休，说不定立时将有一场惨烈绝伦的大战，有此一双利器，助益甚大，不如暂时收下，待少林之危解除之后，再归还他们也是一样。”……

心念一转，归剑入鞘，背在身上笑道：“晚辈暂借这一双利器劫敌，事完之后，原物奉还……”——……

大愚接道：“从此刻起，这龙蛟双剑，已是方施主之物了。”

方兆南道：“这个咱们以后再说，老禅师请通令全寺僧侣准备迎敌，晚辈去追南。北二怪的行踪。”

纵身一跃，凌空而起，直向寺外奔去。

方兆南一口气奔到了少林寺外，但仍未发现一个敌踪，也未见南北二怪的踪影，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怀疑。

他暗自忖道：“冥岳中人，鬼计多端，莫非故意把南、北二怪引开，先出全力，把二怪击毙，然后再大举来犯？”正感为难之际，忽觉一股无声无息的功力，撞了过来。

他为人机警，又早已暗中运气戒备，那力道虽然来的无声无息，但微一相触，立时警觉，随着那击来的力道，凌空飘起，落在一丈开外。

他这借势避敌的一击，已先把敌人的掌力卸去了一半，但仍然觉着胸腹之间，气血在翻腾。

他心中暗自惊道：“什么人的掌力，如此雄浑，这周围一丈五尺之内，没有隐身之处，这一股拳风掌力，最近也是来自一丈五尺之外，而且又是来的无声无息，不同于一般的劈空掌力心念电转，灵机忽生，脱口叫道：“无影神拳……”

耳际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正西方两丈外一座大岩石后，缓步走出一位红衣少女。

方兆南一眼之下，立时辨认出正是那冥岳三妹之一，不禁心头一震，暗道：“南北二怪，武功何等高强，怎的竟然被她脱身而去……”

那红衣少女右手仗剑，左手握住一柄拂尘，脸上虽然微现出惊愕之色，但嘴角间，却仍然带着盈盈笑容，说道：“怎么？你还没有摔死？”

方兆南眉头一皱，说道：“你能逃过辛，黄两位老前辈的手下，可也算得命大！”

那红衣少女微微一怔后，忽然笑道：“姑娘化身千百，岂是你能够辨认的？”

方兆南心中一动，暗道：“是呀！南。北二怪所追赶的那两位少女，一定是别人扮装而成的。”

当下冷哼一声，道：“冥岳中人，果然诡计多端……”

那红衣少女冷笑一声接道：“少林寺已陷入我们掌握之中，待家师今夜赶到，立时将展开屠杀……”

方兆南接道：“只怕事实难如你们之愿……”

忽觉一股暗劲，当胸直撞过来。

方兆南已吃过一次亏，早已暗中留心戒备。

那劲道虽然来的无声无息，但在这等四外无人的荒野中，只要稍为留心，自是不难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眼看气流波动立时警觉，右掌一挥，拍出一股掌风。

他似是自知自己的内力，不是那发拳人的敌手，一掌拍出之后，人却疾向那一侧闪去，口中大声喝道：“白作义你隐在暗中发拳，算得什么英雄人物，有种的滚出来，我要领教一下你们西域武学，除了‘无影神拳’之外，还有什么本领？”

他想到以大方禅师的身分，都能变敌降敌，何况无影神拳。

因为除他之外，当今武林之中，还未听到有人会此武功。

但见两丈外的一株巨松之后，缓步走出一个矮胖之人。

在他的身后，鱼贯相随着四五个人。

方兆南看清楚几个人后，不禁呆在当地。

那当先矮胖之人，正是无影神拳白作义，他身后筋着神刀罗……

昆，九星追魂侯振方，三剑一笔张凤阁，和追风雕伍宗义。

这些人的出现，使方兆南意识到局势的严重，以此类推，萧遥子和袖手樵隐史谋遁，都可能已为对方收用。

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一旦为敌所用，后果实在可怕，而且这些人都是雄据一方的霸主。

如果他们被冥岳收用之后，整个江湖形势，亦将为之大变，只恐怕武林道大部分地区，实力尽将为冥岳收用……

一念启发，使他联想到冥岳中那场激烈凄惨的大战经过，那些奇装异服，脸上涂满着五颜六色，装扮各色各样鬼形的人，武功似都不错。

如果那冥岳岳主，把眼下这些人物，脸上涂上色彩，衣服改穿的奇形怪装，岂不是和那些鬼形怪人一般模样？

只听那红衣少女银铃般的娇笑之声，响荡在空阔的山野，道：“这些人你可认识吗？”

方兆南收敛一下震荡的心神，长长吸一口气目光缓缓由白作义脸上扫过，道：“不错，这些人我都认识。”

那红衣少女淡淡一笑，道：“还有袖手樵隐史谋遁，和武当派的萧遥子，你一定也认识了？”

方兆南道：“认识又怎么样？”

红衣少女道：“这些人过去都是你的朋友，可是现在都是你的敌人了……”

她回目缓缓的望了白作义等一眼，道：“你自信武功能胜过五人联手的合击吗？”

方兆南被她问的心头一震，暗到：“是啊！别说这五人联手对付我了，就是他一个个的出手，只怕我也难胜他们……”

忖思之间，忽见那红衣少女素手一扬，九星追魂侯振方，三剑一笔张凤阁，神刀罗昆三人立时拔出兵刃，一涌而上。

方兆南左腕一翻，青龙，白蚊，双剑一齐出鞘。

森森剑芒，冷气逼人。

那红衣少女忽然娇声赞道：“好剑，单为这一双宝剑，今天也不能放你。”

纵身一跃，直飞过来，左手拂尘一挥，低声说道：“你们上啊！”

罗昆抡动手中金背剑，当先出手，一招‘力劈华山’当头劈下。

方兆南双手分握青龙，白蚊二剑。

他初次施用这等宝剑，心中甚多顾忌，眼看罗昆手中金背刀力沉势猛，怕伤了宝剑，纵身一跃，闪让一刀。

那知九星追魂侯振方健腕翻处，蚊筋蛇头鞭、疾如流星般，直点过来，蛇头银芒闪闪，划带着轻微的啸空之声。

方兆南左手青龙剑斜斜推出，画出一片剑影，封住了侯振方的蚊筋蛇头鞭。

九星追魂侯振方看那宝剑挥动之间，带起一大片似云似雾的蒙蒙青光，不敢让蛇鞭和宝剑相触，右腕一挫，把蛇鞭收了回来。

但三剑一笔张凤阁左手的铁笔，却疾施一招“惊鸣离苇”猛向前胸点来。

方兆南右手白蚊剑振腕扫出，跃目的寒芒，幻化成一片剑影，护住身子。

张凤阁铁笔疾收，右手一抖，一道白光电射击到。

他右手同时握着三柄剑，每一柄短剑后面，都有一道很细的银索，连在手腕之上，既可握在手中，当作兵刃使用，亦可当作暗器，振腕击出，叫人防不胜防。

方兆南大喝一声，右手的青龙剑倏然收回，一剑“铁索拦舟”横里扫出。

青龙剑卷带着一片精光冷芒，波然一声轻响，正削在张凤阁那脱手击来的短剑之上。

那百练精钢的短剑，登时被宝剑削作两断，一半断剑，挟着盈耳的啸风之声，掠着方兆南耳畔飞过。

方兆南虽知此剑于一般兵刃，锋利无比，但却没有想到它竟能削铁如泥，不禁一呆。

就在他一愣之间，罗昆的金背刀已然横腰斩来，侯振方的蛟筋蛇头鞭，也疾向前胸点到。

张凤阁的一剑被削，右手中还握有两柄短剑，左手中还握有一支铁笔，略一怔神，欺身而攻上。

方兆南双剑疾展，和三人打在一起，青，白双剑，电奔轮转，舞出一大片冷森森的光华，力战三人。

那红衣少女一侧观战，见三人围攻之势竟然无法胜方兆南。

心念转动，杀机忽生，低声对神拳白作义，道：“这人手中一对宝剑不错，你帮助他们出手，早些把他打死，替我把那宝刃夺来。”

名震西域的无影神拳白作义，对那红衣少女之命，竟然奉若神明，听得吩咐，立时大喝一声，纵身而上，双拳连挥。

倏然之间，无影神拳连出四拳。

方兆南力战三人，初时还恐力难胜任，以守为主，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胆气渐壮，暗道：“三人环攻之势，也不过如此而已。”

正待施展辣手，先伤两人，忽听白作义大喝一声，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直冲过来。

但觉一阵潜力，直逼上身，全身一震，身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三步，手中双剑，也几乎脱手而落地。

幸得方兆南早已知道无影神拳的利害，始终留心戒备他突然偷袭，觉出不对，立时借势向后退去。

他应变虽快，但内腑气血已然浮动不止，受了内伤，只好暗中运气疗息，表面上仍然维持镇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心中很明白，如果环伺四周的强敌，只要看出他受了内伤，立时将全力逼攻。

白作义暗发一记无影神拳之后，紧接着欺身攻上，复攻四拳，逼得方兆南倒退了八九尺之远。

那红衣少女柳眉一扬，娇喝一声，秀眉微晃，疾如流矢，红影一闪，人已到了方兆南的身前。

只见她拂尘一挥，一招“金丝缠腕”疾向方兆南右腕上扫去。

她自见得方兆南手中宝剑之后，立时动了贪念，一心一意想把它夺来。

方兆南左手一招“白云出袖”青龙剑带着一片片青蒙蒙的剑气，疾向那红衣少女拂尘之上扫了过去。

只听那红衣少女娇笑道：“你已经受了内伤，如不及时运气调息，伤势发作起来，决难保得性命，纵然勉强和我动手，也如强弩之末，三十招内，非伤在我的手下不可。”

说话之间，手中宝剑已然连续攻出三剑。

方兆南听得心头一凛，暗道：“她已看出我受了内伤，决然不肯放过我，不如先下辣手，纵然不能伤她，也可一收先声夺人之效。”

身躯连闪过那红衣少女攻来三剑，说道：“我因和令尊有过数日之缘，故而不忍伤害于你，你这般苦苦相迫，难道我还真的怕你不成？”

他想起那云姓老人救命之恩，云夫人那思念女儿之情，不知不觉间，说出了这几句话来。

只听那红衣少女格格娇笑之声，传入耳际，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父母早已死去，由思师教养长大，你想见我父母，那就到鬼门关中去找他们吧！”

唰唰唰又是三剑急攻。

第三十四回 为护寺兆南重伤

方兆南右手白蛟剑一招“野火烧天”，把那红衣少女急攻的三剑封开，左手青龙剑突然施出了一招“西来梵音”，宝剑幻起一片蒙蒙青芒。

这一剑乃觉梦禅师传授他达摩三剑之一，凌厉中隐含着缓和慈悲。

那红衣少女只觉满天剑影，由四面八方拥了过来，虽然有很多破绽，但却有着无从下手招架之感，娇躯一晃，后退八尺。

忽听神刀罗昆大喝一声，抡动手中金背刀，一招“横扫千军”拦腰扫来。

那达摩三剑，虽是旷绝千古的剑术绝学，但运用时，必需提聚真气，方兆南前胸中了一记无影神拳，浮动的气血，尚未平复，再运气击出一剑，人已微作喘息。

眼看罗昆扫来一刀十分猛恶，不敢用剑封架，纵身跃开五尺，心中暗暗忖道：“这两支宝剑，虽有削铁如泥之效，达摩三剑亦是和眼下强敌周旋，但内腑伤势，必得早些运气疗息不可，白作义那无影神拳，更是防不胜防，不如暂时退入寺中，稍作养息，再图克敌。”

心念转动，也就不过是刹那间的时光，不待强敌再出手袭击，突然反身一跃疾向少林寺中退去。

那红衣少女高声叫道：“快点追他，他已受了内伤……”

群豪似是对那红衣少女十分敬佩，听得她大喝之言，立时急急追了过去。

方兆南勉强提着一口真气，急向寺中奔去。

幸得距离不远，眨眼间已到了寺门前面。

四个身披月白袈裟的和尚，分持着方便铲，铁禅杖，一排拦住去路。

方兆南低声喝道：“挡住后面追兵……”

说着话，身子一侧，从四僧之间冲了过去。

少林寺的和尚大都已认识方兆南，立时闪身向旁边一让，放过他去，一横手中兵刃，挡住后面追兵。

方兆南奔入寺门之后，心申忽然一动，暗暗忖道：“白作义无影神拳，伤人于无声无息之中，这四个和尚不知内情，只怕要吃大亏。”

当下停住身子，回头叫道：“四位禅师请谨防对方的无影神拳……”

忽然想到那无影神拳乃西域奇技，少林寺中和尚只怕还不知道世间有这样一种武功。

他赶忙又接着说道：“无影神拳是一种奇异的武功，发时无声无息，暗劲击中后，才能觉到，那人是个又矮又胖的老头子，你们要小心了，注意着他双手的举动……”

他话还没说完，忽听最左面一个和尚哼了一声，向后退了三步，身躯摇了几摇，才站稳了身子。

原来在他说话之时，那人已经中了一记无影神拳。

方兆南心头一震，暗道：“我如为疗自己的伤势，让这四位少林和尚伤在他们手中，不但愧对大愚禅师，而且还被这般人冲入寺中。”

念头一转，重又缓步走了回来，一面运气调息，一面监视观战，以备随时出手相援。

这时，少林寺僧侣，已和敌人动上了手，除了那个先为对方拳势所伤的人之外，三个僧侣挥动兵刃，联手拒敌。

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和神刀罗昆等，虽然用尽了全力抢攻，但三僧手中的方便铲、铁禅杖相配合支持，攻拒之间配合的十分严谨，丝毫找不出一丝破绽、空隙。

三人全力抢攻了三十多招，三僧仍然是从从容容，毫无吃力的样子。

那红衣少女眼看三个少林僧侣门户防守的十分严密，看样子再打下去，一两百招，也难分胜败，心中大感焦急，而且打斗激烈，只见杖影刀光，难分敌我，白作义的无影神拳，也不随便出手。

当下一摆手中宝剑，纵身而上，冲入战圈，举手一剑，向右面一个和尚前脑刺去，左手拂尘回扫，缠击向左面一个和尚手腕。

二僧被迫的向后退了一步。

她一加入之后，局势立时改变，三个和尚被她诡奇的剑招，迫的有些应接不暇，联手之阵逐渐散乱。

这时，方兆南已借机调息复元，眼看着三僧已有些招架不住，立时仗剑一跃而上。

他自服用过觉梦调制的全熊糕后，又被觉梦大师施展内家真力，迫他出全力相抗，只累得筋疲力尽，当场晕倒。

但他却不知不觉梦大师在他晕倒之后，不惜消耗本身真元之气，逐步推拿他身上的经脉，使他的功力大进。

是以，他只要极短的时间调息之后，消耗的体力，便立时复元。

蓦然间，传来了一声宏亮悠长的佛号。

只见大慈禅师带了十二个少林高手，疾奔而来。

方兆南回目一瞥，暗暗忖道：“目下情势险恶，大可不必有什么忠厚之心，群僧赶到之后，就让他们一齐出手，先把眼下这一些强敌制服，也好减少一些威胁。”

心中念头电转，手中青龙剑却疾向那红衣少女点击过去。

那红衣少女每和方兆南动手一次，就觉着他武功比以前进步甚多，是以心中对他已存了甚大戒心。

但方兆南却诚心和她硬拼一场，剑势一紧，把她分攻三僧的招术都接过去。

白作义突然大喝一声，疾冲而上，举手一拳“直捣黄龙”，当胸击来。

他功力深厚，每次出手拳势，都带着啸风之声，威势十分吓人。

方兆南担心他再施展无影神拳伤人，那可是防不胜防，当下闪身避开一击，手中剑势一转，全力向白作义猛攻过去。

那红衣少女摆脱了方兆南后，神威立复，一连三剑又把三僧联手拒敌的阵势冲乱。

幸好大慈禅师已率领群僧及时赶到，挥动手中禅杖，接住了那红衣少女凌厉的攻势。

他乃少林寺中大字辈高僧之一，功力深厚，卓然不同群僧，禅杖挥舞之间，力重势猛，交手数合。那红衣少女已知遇上了劲敌，无暇再向群僧施袭，全神贯注迎敌。

少林僧侣联手拒敌的阵势，又从紊乱中稳定下来。

方兆南一和白作义上手后，立时施展出全力抢攻。他东一剑武当派的

绝学"天河倒挂"，西一剑昆仑派的"万蜂出巢"，再加上那宝刃的挥舞间幻起来的森森剑气，竟然把白作义逼得无暇施展无影神拳。

转眼望去，大局已稳，当下剑势一紧，击出一招"巧夺造化"，青龙剑幻洒出漫天寒星，有如骤雨急落，白作义骇然一震，纵身而退。

方兆南右腕一震，如影随形，疾追而上，不容白作义有喘息运气的机会，已挥剑攻到。

白作义右拳疾起，一招"推出填海"打出一股奇猛拳风，左手却施出擒拿法，疾向方兆南右腕上面扣去。

方兆南左手青龙剑斜出一招"一桥银花"封住了白作义左手擒拿之势，身子一侧避开击来的一拳，白蛟剑却疾出一招"神龙三现"剑势摇曳，幻起三朵银花，逼得白作义又向后退了两大步。

方兆南借势抢攻，青龙剑重演了一招"巧夺造化"，又把白作义迫的向后退去。

片刻工夫，白作义已被逼退了两三丈远。

白作义暗暗忖道：“这娃儿剑招奇奥，而且又没有一定路数，手中双剑，寒气逼人，光华夺目，分明是可断金玉的宝刀。

我这般和他缠斗下去，只怕要吃大亏，强敌相搏，先下手者为强，如再不施展毒手，把他击伤，难免要伤在他的手中。”

心念一转，杀机忽起，暗中提聚真气，身子疾向旁侧跃去。

方兆南怕他施展无影神拳，左腕一振，青龙剑幻出一片青芒疾追过去。

白作义奔行之间，突然回身，右手一扬。

方兆南连番吃到无影神拳的苦头，见他一扬右手，立时疾向一侧闪去。

哪知白作义这一招，不过虚张声势，待方兆南身子站好，才真的发起一记神拳，紧接着疾扑而上。

目睹白作义过来，青龙剑斜斜推出，封住门户，蓄势待敌，忽觉一股暗劲，撞上身来，不禁心头一震，赶忙借势向后跃退。

白作义这一拳，已用出了八成的内力，劲道异常强猛。

方兆南虽然已有了让避他无影神拳的经验，仍然被那袭上身来的暗劲，震得全身气血浮动，眼中金星乱冒。

就在他眼睛一花之下，白作义已疾如电光石火扑到，右手一翻，已搭在方兆南左腕之上。

方兆南但觉左腕一麻，青龙剑已被白作义夺了过去。

他虽内腑重创，神智并未昏迷，大喝一声，有手白蛟剑突然施出了达摩三剑中一招"西来梵音"。

这一招，旷绝千古的奇学，出手之后，白作义登时被笼罩在一片剑影之下。

他欺身夺剑，相距过近，已无法退出方兆南撒出的重重剑影，形势相迫，白作义不得不作死中求生的挣扎，挥动手中的青龙剑，猛向当头罩下的剑影上面扫去。

方兆南这一剑乃达摩三剑起手剑式，凌厉剑势中，仍含着慈悲心肠。

双剑相触，发出一阵龙吟之声，白作义倒提青龙剑，满身鲜血而退，原来他被形势所迫，硬是接一剑，身上受了三处剑伤。

方兆南内腑受伤，腕力已大减，白作义又沾了手青龙剑的光，才勉强把这一剑架开，剑伤白作义后，内腑气血浮动甚烈，不由自主喷出一口鲜血。

那红衣少女正和大慈禅师相搏，听得方兆南大喝一声，不禁转头一瞥。眼见白作义竟把方兆南手中的宝剑夺过一只，不禁心中大喜，高声喝道：“快些把那宝剑送过来……”

她精神一分，立时被大慈禅师手中急如狂雨的禅杖，逼得险象环生。

白作义虽然夺过来一柄宝剑，但身上三处剑伤，却是不轻，鲜血泉涌而出，片刻间湿了半个身子。

他只顾运气止血，无力再发无影神拳，如他此时借机再发出几记无影神拳，方兆南势非被活活击毙不可。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两个人都无能立时再战。

少林群僧们，眼看方兆南受了重伤，立时有四人疾奔过来，一个扶着方兆南向寺中退去，一个手横禅杖相护。

另两个却扑向白作义，想夺回他手中的青龙宝剑。

那红衣少女，虽被大慈禅师纵扫横击的禅杖，迫落下风，但她心中，仍然念念不忘白作义手中夺得的兵刃。

眼看二个少林僧侣冲了上去，白作义却浑如不觉，心中大感焦急，手中长剑突然施出一招“蛛笔点魂”剑尖上颤化出三点银芒，疾刺向大慈禅师右腕。

那红衣少女一剑逼退强敌，振剑斜跃而出，手中拂尘一振，扫向白作义左面一僧，右手长剑“拦江截斗”点击右面一个和尚，她动作迅快，拂尘、长剑虽然发，却和二僧击向白作义的禅杖一齐攻到。

如果二僧不肯放手，白作义固然要伤在二僧禅杖之下，但二僧亦将伤在红衣少女拂尘和长剑之下，形势逼得两人不得不先求自保，齐齐向后退开。

红衣少女突然娇喝一声，右手一振，宝剑化成一道白光，疾向右面一僧投掷过去。

剑势迅快，划起了一股啸风之声，左手拂尘疾挥一招“云雾金光”挡住那左面一僧的攻势，右手却迅快绝伦的向白作义手中的青龙宝剑上抓去。

白作义虽然在运气止血，但他武功并未失去。

那红衣少女纤手将要触及他手中宝剑时，白作义忽然一振手腕，手中青龙剑，疾翻而起，青芒闪起，直刺过来。

这一剑来的十分意外，那红衣少女芳心一震。疾向旁侧闪去，口中却失声喝道：“白作义，你疯了，是我！”

她应变虽然很快，但仍然是晚了一步。

只见青芒闪动，扫中了大腿上的皮肉，鲜血顺腿而下。

白作义剑势出手的同时，微闭的双目，也同时睁开，一见伤了那红衣少女，不禁微微一怔，神智忽然清醒过来。

只听当的一声金铁相击，红衣少女投掷向右面一僧的长剑，被和尚一杖扫开，人也紧随着疾冲过来。

红衣少女急急叫道：“快把手中的宝剑给我。”

白作义脸色微微一变，但他终于依言把手中宝剑，递了过去。

那红衣少女接过宝剑，大慈禅师和两个少林弟子已分由三面攻到。

大慈禅师满脸忿怒之容，一招“五丁劈山”当头直冲而下。

白作义突然大喝一声，神威忽发，双手齐出，连发两记无影神拳。

那左右两面冲上来的两个少林僧侣，忽然觉得前胸一震，似是被人无声无息的用铁锤在前胸击了一下。

但觉一阵气血浮动，身不由己的各自向后退了三步，手中铁禅杖，也随着脱手落在地上。

那红衣少女确有着过人的武功，身陷危境心神不乱，突然一个大翻身，娇躯横向一侧移动两步，手中青龙剑"腕底翻云"疾向大慈禅师下击的铁禅杖削去。

她心中虽然爱惜宝剑，但在生死交关之时，也无法顾及到损伤宝剑了。

只听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大慈禅师下击的杖闪，虽未被弹震开去，但却被那红衣少女利用滑字诀，滑到一侧。

红衣少女勉力封开一杖，立时疾向旁侧闪避开去，大慈禅师也疾向后面跃过。

凝目望去，只见鸭蛋粗细的铁禅杖，竟被那青龙宝剑生生削断了一半。

那红衣少女更是迫不及待，举起手中宝剑查看。

但见全剑一片青蒙的光芒，竟然是毫无损伤，不禁心中大喜，连腿上的伤疼，也忘了，娇喝一声，疾冲而上，一剑"穿云摘月"疾刺向大慈前胸。

白作义双手齐发一记无影神拳，虽然把两个少林弟子震伤，但他刚刚运气止住了流血的伤口，却被他一提真气，震得重新迸裂，登时血如流水面出。

守在寺门几个少林弟子，一看同伴受伤，立时又有四个奔了过来，各挥手中兵刃，齐齐冲了过来。

那红衣少女手中多了一柄斩金切玉的宝剑，如虎添翼，攻势更是凌厉难当，大慈禅师却担心手中禅杖被人削断。

两人武功原来在伯仲之间，大慈多了一层顾虑，登时有一种施展不开的感觉，被那红衣少女一连几剑快攻，逼得手忙脚乱，大有应接不暇之感。

她的武功、剑招、全走偏激诡奇的路子，一占上风，锋芒更健。

但见漫天剑气，挟着手中拂尘的刷刷之声，着着指袭向大慈禅师的要害大穴，五招之后，已把大慈禅师逼得险象环生。

九星追魂侯振方、三剑一笔张凤阁、神刀罗昆、追风雕伍宗义，五和少林寺僧侣们打到生死关头之时，眼看到白作义身处危境，却是无法救援。

突然间响起一声娇喝，一条人影，疾飞而到，一阵红光闪动，四个攻向白作义僧侣手中的兵刃，一齐被弹震开去。

群僧退了两步，定神看去，只见一个身着蓝衣，头挽宫髻秀美绝伦的少女，左手执剑，右手却握着一支形如鹿角，赤红似火的怪兵刃，俏生生的站在白作义的身前。

此女和那红衣少女一般的动人惹眼，只是眉目间有一种威严之肃，看上去比那红衣少女冷酷甚多。

只听她娇喝一声：“住手。”

那红衣少女当先一收剑势纵身而退。

九星追魂侯振方、三剑一笔张凤阁、追风雕伍宗义、神刀罗昆，一齐猛攻两招逼退强敌，向后跃退。

那蓝衣少女目光转动，扫掠了全场一眼，冷冷说道：“你们这些和尚中，那一个能够作主？”

她气度冷漠威严，一派自负不凡的神情。

大慈禅师冷哼一声，道：“年轻的女孩子家，说话要有点分寸，有什么事，只管向老袖说吧。”

他本是仁慈和蔼，修养有素之人，只因目睹寺中惨变，对冥岳中人，已恨之入骨，言词之间，竟也充满着火气。

那蓝衣少女然后微微一笑，道：“这一群和尚数你年纪最大，我该早看出来，就不用多此一问了。”

大慈道：“女施主最好少说废话。”

蓝衣少女柳眉一耸，满脸陡现起一股肃然之气，道：“去告诉你们寺中当家和尚，今夜三更，家师亲率冥岳中高手入寺，三更以前，你们还可以派人求和，只要愿归冥岳，可免一次大劫，三更前不见回音，入寺后鸡犬不留-----。”

大慈禅师道：“少林寺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声誉，你这般信口开河，老袖本该立时教训你一顿……。”

那红衣少女突然格格一笑，道：“就凭你那点武功么？哼！

说话不怕山风闪了你的舌头。”

蓝衣少女素手一挥，道：“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我们走吧！”当先转身而去。

那红衣少女和三剑一笔张凤阁等，紧随那蓝衣少女身后而去。

大慈禅师自和那红衣少女动手之后，已觉出对方武功，实不在自己之下。

一时之间，十分犹豫，不知是否该率领群僧追赶。

正感为难之际，忽听方兆南细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不要追他们！咱们也早些回去，商量一下御敌之策。

大慈禅师心中感激他相救少林群僧之情，对他十分尊敬，当下合掌应道：“方施主伤势未愈，只管安心疗息，老袖就去告诉大愚师兄！”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此刻正在运气，不宜行动，如若能够请得令师兄来此一行最好。”

他内伤不轻，在四个少林僧侣的保护之下，正在运气疗息，但听得那蓝衣少女一番话后，忍不住插口而言。

大慈禅师暗忖道：“大愚师兄，现下代行方丈之权，身分崇高，怎可随随便便的叫他来此相会……。”

忽闻长啸之声，划空传了过来，而且来得迅快无比，倏忽之间，已到了群僧停身之处。

定神看去，只见两条人影，有如离弦流矢一般，疾射而来，啸声顿收，人影骤现，正是南北二怪。

北怪黄炼目光一扫方兆南，说道：“怎么？你受了伤啦！”

方兆南点点头，笑道：“不错，受了伤啦！”

北怪黄炼大步走了过去，伸出鬼爪一般的手来，说道：“老夫助你早些恢复功力，如何？”

方兆南暗暗忖道：“他如想暗中杀我，不用这样出手，亦立时可把我置于死地，如其畏首畏尾的逃避他，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死在他手中。”

当下一笑，道：“老前辈尽管出手。”

北怪黄炼，原本有暗中伤害方兆南之居心，但听他这般豪气的一说，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当下一提真气，缓缓举起手来，顶在方兆南“玄机”要穴之上。

他功力深厚，非同小可，一和方兆南肌肤相触，方兆南立时感觉到有

一股极强的热力，直冲而入，赶忙运气和那攻入内腑的热力呼应。

南怪辛奇眼看北怪黄炼出手相助方兆南疗息伤势，好象很不甘心一般，也大步走了过去，伸出右手，顶在方兆南背后的命门穴北怪一看南怪也跑了上来，冷哼一声，右手突然加力，把方兆南的身子，突然向后一推，借着方兆南的身子传过去一股暗劲。

南怪辛奇冷笑一声，右手突然加力，也借方兆南的身子发出内劲，和北怪黄炼的传击过来的内劲相抗。

这两人借着方兆南的身体，互较内劲，逐渐各加功力，劲道愈来愈强，但却苦了方兆南。

只觉内腑之中，两股互传相击的潜力在激荡冲突，五腑六藏，都快要被翻了过来，气血浮动。

可是黄炼、辛奇，这两个冷僻孤傲的老怪物，生平做事，素来是只管自己的喜怒，不管别人的生死。

两人虽然看出了方兆南受两人内力相互冲击的痛苦，但仍然不肯罢手，似是非得打出一场胜负不可。

方兆南只感到两股力道，在内腑冲突的愈来愈强猛，承受十分痛苦，正待劝请两人住手，忽觉一股奇热，由背后命门上直冲而入。

方兆南微微一笑，也不答话，缓缓闭上双目。

原来那灼热、冰寒的两股暗劲，在他身上经过一阵激烈的冲突后，便逐渐的稳了下来。

方兆南所受内伤，被两人一阵折腾，把积存在肝脏之间的两口淤血吐了出来，伤势霍然而愈，晕过去片刻之后，复生过来。

他觉出南北二怪一冷一热'的暗劲，虽然仍在自己体内冲击，但却不似先前那样激烈，虽然还忽冷忽热，但已勉强可以忍受。

一个本能，使他在不知大觉中，提聚了本身真气，和那在内腑冲击的力量相抗，加上他自行提聚的真气一搅。那两股渐趋稳定的暗劲，突然又加速冲荡起来。

逐渐的他体会到，自己提聚的真气，虽不能左右大局，但觉得灼热时帮助北怪黄炼抵抗辛奇的赤焰掌力，使那灼热减少了不少。

如果在冰寒加重时，他以本身真气相助南怪辛奇抗拒北怪的玄冰掌力，使那冰寒之气，也为之减少了甚多。

这样，使他感觉到，承受的灼热和冰寒已不似先前那样强烈。

要知南北二怪的武功，虽然各走极端，一个焰热，一个冰冷，但两人的内力，却是在伯仲之间，各出全力相搏，半斤八两，僵持不下，寒热中和，两极对消，是以他慢慢觉得那寒热已不怎么厉害。

方兆南逐渐体会出这个道理，南北二怪，也体会出了这个道理，但两人好胜之心极强，形成了骑虎难下之势，谁也不肯先行停手。

鸭蚌相争，渔人得利。方兆南忽然感觉本身真气被南北二怪的寒热之力冲击之势，通得直向生死玄关冲去。

第三十五回 拒冥妖刀光剑影

方兆南这数月以来的际遇，虽是悲惨、凄凉，但也是旷世绝奇，他在感情上遭遇了无比的痛苦，但在武功上却有了幻奇的进境。

北怪黄炼久持不胜，不禁心头火起，冷哼一声，按在方兆南前胸"玄机"要穴上的掌力，突然向前一送，全身功力一齐发出。

方兆南忽觉寒气大增，"命门"穴上攻进来的焰热之力，被那寒气一逼，突然退缩回去，热力消减。

方兆南顿感到一阵冷意，不禁打了两个冷颤。

他提聚的真气经这寒气一激，忽然又向上一冲。

方兆南身躯，也随着那上冲的真气，颤动了一阵。

忽觉热力大增，南怪辛奇的反击之力，像排山倒海一般直冲过来。

方兆南但感一阵灼热，内腑间的寒冷之气，完全被那攻来的热力逐走。

这一冷一热的突变，各尽其极。

方兆南涌在"生死玄关"的真气，被这忽冷忽热之力连翻迫逼，突然直冲而上，冲过"生死玄关"，直上十二重楼。

这当儿，北怪黄炼，又用出全力反击过来，方兆南满身炎热，突然又被一股强大的寒气掩去。

这一阵寒冷，当真是冻肌刺骨，使方兆南的身体起了极大的变化。

不知怎地他内腑忽然僵止不动，一连打了几个寒颤，脸色也成了一片铁青，身上的血液，也似被这寒气冻结起来一般。

除非一个内功修为超过北怪黄炼的人，谁也无法抗拒这一股由极热突变的酷寒。

由寺内赶来的大愚禅师一直静静地站在一侧，两道眼神却盯在方兆南的身上。

眼看他神情大变，脸色铁青，全身一阵颤动后，突然僵直不动，不禁心头大为震惊，再也忍耐不住，大步直奔过去。

只听南怪辛奇大喝一声，按在方兆南后背"命门穴"上的右手，他突然向前一推，一股奇热，疾攻过来。

方兆南僵挺的身子，被这热力一逼，又是一阵颤动，脸上的汗水，滚滚而下。

他冲上十二重楼的真气，再经南怪辛奇这灼人肌肤的热力一逼，一阵激荡，冲过了生死玄关。

方兆南只觉一股极强的力道冲了上去，身子飘飘欲飞，身上又被那股强热灼烧的极难忍受，不自觉的一提真气。

但感身子一轻，忽然离地而起，升飞起六七尺高，飘落到一丈开外。

南北二怪看的微微一怔后，手上力道，齐齐减去。

大愚禅师本待要出手相救，忽见方兆南原姿不变的端坐飞起，脱离了两人双掌挟持，立时停下脚步。

方兆南飘落实地之后，挺身而起，运气一试，不但毫无伤疼之感，反而有着一种爽快轻灵的感觉，心中大感奇怪，暗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

忽听大愚禅师的声音，缭绕在耳际，道：“方施主没有伤着吗？”

方兆南由沉思中惊醒过来，道：“还好。”

他自己也不知是否受了内伤，是以，对大愚之言，无法答覆。只好含糊糊的支吾过去。

大慈禅师好不容易，等待这样一个说话空隙，当下把那蓝衣少女相约之言，一字不漏的转告了大愚禅师。

大愚禅师抬头望望天色道：“现下不过申初光景，诸位连番和强敌相搏，想都已困倦，先请回寺，用上一顿素斋，休息一下体力，晚上好对付强敌。”

南怪辛奇一皱眉头，道：“老夫无酒不餐，偏是你们这和尚庙中，有着甚多规矩-----”北怪黄炼忽然冷笑一声，接道：“三十余年酒未沾唇，你也没有死啊！”

辛奇怒道：“你怎么知道老夫没有酒喝？”

大愚禅师怕两人再吵起来，赶忙接道：“平常之日，敝寺待客，确不备酒，但寺中却存有久年佳酿，两位如若有兴趣，老衲愿供一醉。”说完，合掌肃客。

方兆南抢快两步，走到大愚禅师身侧，低声说道：“晚辈已失去一剑，此剑如果再有失闪，实叫在下愧对禅师----”大愚禅师不待他说完，已听出弦外之音，微微一笑，接道。”

青龙、白蛟，已非少林寺中之物，方施主如何处理，老衲不愿多问。”

方兆南轻轻一叹，道：“今夜之战，不但事关贵寺的安危存忘，整个武林的命运，恐怕也将在这战之中-----”大愚禅师道：“敝寺中三代弟子都甘为武林效命，方施主有何调度，但请吩咐就是。”

方兆南道：“晚辈发觉了一件惊人的事，心中一直为此惶惶不安，今夜之战，胜负之分，虽靠贵寺弟子们同心协力，不避生死，但是南、北二怪，亦将是此一决战中的主要人物。”

两人功力深厚，又练成了特殊的掌力，在晚辈心目之中，正好用作抗拒冥岳岳主的高手，但晚辈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怕这两人忽为强敌收用。”

大愚禅师低声问道：“你是怕他积恶难改，易生动摇.....”

方兆南摇摇头道：“刚才寺门外面和晚辈动手之人，除了那红衣少女之外，其余三人，大都是大江南北的高手、雄主，月前泰山大会中的主要人物，曾几何时，这般人竟然都作了冥岳中的爪牙，这一点，实叫晚辈百思不解.....”

他微微一顿之后，叹道：“以南、北二怪的功力，生擒冥岳中两女弟子，也非什么难事，但竟被敌人免脱，而且事后晚辈发觉那红衣少女，尚非冥岳中女弟子的真身，武功自然尚要逊上一着，南、北二怪见我之后，一直未提二女之事，想必连伤也未伤到敌人，晚辈因此担心-----”大愚禅师道：“老衲就大方师弟情形而论，他似是服用过什么药物！”

方兆南道：“老前辈说的不错，晚辈也想到他们可能用一种绝毒的药物，威胁服药人的生死，或是控制了他们的心神，使对方甘心效命，听候遣派.....”

两人谈话之间，已到了少林寺方丈室外。

南、北二怪和方兆南，早已被视为少林手中贵客，大愚禅师合掌肃容，把三人让入室中。

室中早已摆好了佳酿、素肴。

大愚、大慈、大立、大道、四个仅余的大字辈中高僧，一齐留在方丈室中相陪。

这是一个隆重的宴会，素守清规的大字辈高僧们，破例的开了酒戒。

南、北二怪生具了冷僻的性格，神色间，一片凛然难犯的冷漠。

两个人既不和少林寺僧侣们讲话，也不和方兆南搭讪，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个不停，两个提壶斟酒的小沙弥，一直不能停止。

片刻工夫，两人已各饮了四五十杯。

方兆南暗暗忖道：“看样子这两人又在暗中拼上了酒，纵然量大如海，也禁不住这等手不停杯的哑然猛拼，今夜一战，事关千万武林同道的命运，如放任两人这般相拼下去，势必要喝个烂醉如泥不可了-----”心念一转，赶忙端起案上酒杯说道：“两位老前辈请满饮此杯，晚辈有几桩疑难不解之事请教。”

南、北二怪举杯一饮而尽，齐齐说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今夜三更，由那冥岳岳主，亲率他属下高手，来寺相犯一事，两位老前辈，想已经早知道了吧？”

南怪辛奇冷冷说道：“知道了又怎么样？”

方兆南道：“此事关系着今后的武林大局，并非是少林寺一门存亡之战。”

南怪道：“我也不是少林门下弟子，与我何涉？”

北怪黄炼纵声大笑，道：“不错啊！少林寺和尚被杀光了也于我们无关。”

大愚、大慈等四个少林高僧，脸色一齐大变，正待发作，却被方兆南示意拦住。

他心中很明白，南北二怪在这次决战之中，所占的比重甚大，这不是凭逞血气之勇的时机，开罪了南北二怪，今夜之战，就算先失去一半实力。

当下接口说道：“两位老前辈虽和少林门户毫无渊源，但已，亲口答应相助在下一臂之力。”

南、北二怪互相望了一眼，齐声说道：“答应助你之事，就是助你，不能把别人的事混为一谈。”

方兆南暗暗喜道：“还好，这两人虽是生性冷怪一点，倒还遵守承诺之言。”

但见二人手不停筷的大口吃菜，片刻工夫，满桌素肴被他两人吃个杯盘狼藉，伏案睡去，不久工夫，竟呼呼入梦。

方兆南低声对大愚禅师道：“这两人刚才各以独门奇功相拼，彼此耗去元气甚多，让他们好好的睡一会儿吧！咱们到别处谈谈。”

大愚禅师首先站了起来，走入外面，慈眉耸动，长叹一声，道：“少林寺八百弟子，都有着敌忾同仇之心……。”

方兆南接道：“那就好了，由晚辈带着南北二怪，以游歼强敌高手为主，几位也请各选十二个武功高强的弟子，分组成队，以便随时策应。”

大愚点头说道：“老袖担心南北二怪中途叛离……。”

方兆南笑道：“这个老前辈尽管放心，南北二怪生性虽然孤傲、冷癖，但他们究竟是成名武林的人物，既然答应助我，当不致中途改变……。”

他微微一笑后，接道：“和两人相处，不能以常情、常理对付，晚辈已得个中三昧……。”

大愚道：“如此就好，老袖念念难忘的就是这件事情。”

大慈禅师突然接口说道：“老袖心中有一事不明，得要向方施主请教。”

方兆南道：“晚辈知无不言，老禅师尽管说吧！”

大慈道：“南北二怪各以上乘内功相拼，会把方施主挟在中间，当时看去，施主似是甚为难过，但此刻看来，方施主竟似毫未受伤？”

方兆南点头笑道：“当时情景，确甚难过，也许因南北二怪功力相若，才有此奇迹，晚辈此刻，不但没有受伤之感，且觉真气充沛，获益匪浅。”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吉人天相，因祸得福，老袖为施主庆贺。”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多谢老前辈关注了。”

大愚探身望望天色道：“老袖已派人在此静院，严密戒备，方施主不妨小息片刻，一有动静，老袖立时派人通知。”

说完起身告别。

方兆南送客室外，低声说道：“南北二怪。野性难驯，对贵寺又有一段积忿，此刻正值用人之际，老禅师还请担待一二。”

大愚道：“老袖记下了，施主回房去吧！”

合掌一礼，欠身而去。

方兆南抱拳相送，直待几人走出静院，才回过头来。步回禅室。

抬头看去只见三个斗大的金字“方丈室”横雕在一块千载古松匾上。

想到数月之前，武林中对少林寺是何等的崇敬，视作泰山北斗，高不可攀，曾几何时，自己竟然受尽了少林寺高僧关怀。

以方丈之室让作休息之地，此等荣宠，在数月之前，当真是做梦也难想到。

这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时分。

天际间，晚霞绚烂，一抹夕阳反照，撒在室外的盆花上，云彩幻丽，花色生光，春天的黄昏，景物是这洋的动人美丽。

他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傍花而坐，仰首望着西天变幻的彩霞，神驰无际长空，数日紧张的心情，陡然为之一松。

忽然间一道闪光，划空而过，紧接着一声巨雷，震二欲聋。

一片云气，生自那变幻难测的彩云之下，片刻间，由淡生浓，逐渐扩展，掩遮去西天一片彩霞。

闪光群起，雷如连珠，倏忽之间，满天尽都弥漫着云气。

方兆南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一幕自然景象的变化，不禁黯然一叹，心中暗暗忖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果然不错，刚才那美丽景色，片刻间，尽被乌云遮去，今夜一番大战来势将如这场暴雨一般，挟闪电鸣雷，忽然而至……。”

突然间一个天真无邪的情影，像那闪电一般，由他脑际间掠过，雷电的启发，使他忽然回想到那遗留在山腹密洞中的周蕙瑛来-----。

一念闪起，万念涌来，周蕙瑛的情影尚未在心田间消失，热情如火的陈玄霜，倏又突然泛现在脑际之中……。

心念转动间，又想起了冷若冰霜的梅绛雪来。

三个美丽的少女倩影，都极清晰的印在他的心灵上……。

只觉着满身情孽，无法补偿，不禁失声一叹道：“天啊！我没有存心害他们一个，可是三个都为我牵连而死，唉！这究竟是谁的错呢？”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傍花而坐，不知过了多久。

突闻响动，一提丹田之气，振臂而起。此时，天已黑透，他起落之间，来到了寺门。正待左右查看。

忽然由身后传过来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缓缓接近身后。

他长长吸了一口气，凝聚丹田，暗运功力，霍然转过头去。

星光下只见大愚禅师带着大道禅师走了过来。

夜风吹飘起两僧宽大僧袍的衣角，两人举步落足之间，似是如负重铅，显然，这两少林高僧心情，正有着无比的沉重。

大愚微微一笑道：“眼下时光已是初更过后，敝寺存亡绝续之战，序幕将展，今宵是少林寺创立门户以来，最艰苦的一夜。

方施主以事外之人，为敝寺卷入此是非漩涡之中，此时此情，老袖等如再谈什么感恩图报之言，未免有伤方施主的侠情了，千句总一句，敝寺中上下三代弟子，人人心目之中，都深铭方施主这番相助之情意了……。”

方兆南深受感动，抱拳一揖，说道：“贵寺的存亡，事关武林大局。但眼下却只有贵寺弟子，担负起这付沉重的担子……。”

他仰首望天，长长吸了一口气，黯然接道：“晚辈的看法，贵寺如若不支而溃，整个武林形势，亦将随之发生剧变，九大门派，无一能幸免劫难。

今宵之战，应该是我中原武林同道，一大劫难，九大门派都应该尽出高手而来，共拒强敌，但别人却是袖手不问，由贵派独挡锐锋。”

大愚微微一笑，道：“方施主话虽不错，但冥岳中人来得太过突然，使老袖柬邀助拳之人的时间，也是没有，自是不能怪人。”

方兆南似是对少林寺抱甚大不平之气，冷笑一声，接道：“各大门派，都有弟子在江湖之上走动，似此等重大之事，竟然不知不觉，想来实觉好笑……。”

大愚看他越说越是气忿，合掌接道：“方施主也该休息一下了，趁尚有段余暇，调息一下精神。”

方兆南拱手道：“多谢老禅师关心了。”

说罢，转身大步而行。

这时，少林寺已是勺斗森严，到处人影闪动。

方兆南借星光看去，只见一群群少林僧侣，手横兵刃，结队而立，断断续续，衔接成一座阵图，每一个转角之处，都已装好火把。

方兆南目睹严密布置，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老禅师这等布置，当真是飞鸟也难偷渡。”

大道禅师接道：“三百条火把，都用麻杆和桐油合成，每一个火把，可照五丈方圆，若三百条火把一齐点燃，少林寺一、二两进殿院，光耀如画，除非冥岳中人，杀尽我们少林弟子，否则绝难越雷池一步。”

大愚接道：“老袖决定由大立、大慈两位师弟，主持罗汉阵的调度，并就二三两代弟子中选出四十八个，分组两队，仍由大慈、大立两位师弟各率领二十四人，驰援紧急之处……。”

方兆南道：“老禅师运筹调度有方，晚辈佩服至极。”

大愚接道：“另由老袖和大道师弟，各选十二个弟子，迎战冥岳中人，先礼后兵。”

方兆南道：“正大门派，正当有此风度。”

大愚道：“另由方施主带着南北二怪，和老袖同出迎敌。”

方兆南道：“老禅师布计周密，算无遗策，使人一开眼界。”

说话之间，已到方丈静室之前。

大愚、大道齐齐合掌说道：“方施主请调息养神，一有警讯，老袖等立刻派人相请。”

方兆南抱拳相送，缓步入室。

只见南北二怪对面而坐，各自闭目运气。

方兆南一入静室，两人同时睁开双目四道眼神，齐齐由方兆南脸上扫过。

方兆南微微一怔道：“两位老前辈调息的还好吧？”

南怪辛奇冷哼一声，道：“什么老前辈，老前辈的，你年纪不大，忘性倒不小啊！”

方兆南笑道：“晚辈不知忘了什么？”

南怪道：“你在解我索缚之前，我已筋你说明，咱们要结成金兰，兄弟相称。”

方兆南暗暗忖道：“此刻正值用人之际，我如能和他兄弟相称，或可讨他欢心。”当下拱手一笑，道：“辛老哥，兄弟这里有礼了。”

南怪果然心花怒放，哈哈大笑，道：“兄弟你好啊！”

只听北怪黄炼冷笑一声，说道：“哼！没老没少的，有什么好---”辛奇怒道：“关你屁事。”

方兆南怕两人再打了起来，赶忙劝住两位继续调息养神，约有更余时间，突然听得一阵步履之声，一个面目清秀的小沙弥手提灯笼而来，停身门外，合掌说道：“强敌踪迹已现，小僧各位师伯师叔已然迎敌寺外，小僧奉命来请三位施主……。”

方兆南一挺身，拱手对两人说道：“辛大哥，黄老前辈，请各自运气调息一下，咱们出去迎敌战冥岳中人！”

南怪辛奇突然挺身，道：“还要调息什么，咱们现在就去吧！”

北怪黄炼哪肯示弱，也挺身站了起来。

方兆南急道：“冥岳中人，个个武功不凡，尤以冥岳岳主，武功已入化境，两位还是运气调息一下，恢复体力，才好迎敌。”

南怪辛奇哈哈一笑，道：“兄弟不用替我担心，相信在百步之内，为兄可使消耗的内力复元。”

北怪黄炼冷冷接道：“那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之事，用不着出口夸耀一个后生晚辈之前。”

方兆南怕两人再打起来，赶忙对南怪辛奇说道：“大哥请看在兄弟份上，忍让黄老前辈几句。”

南怪辛奇果然一语未发忍了下去。

北怪黄炼却是火气甚大，冷冷看了方兆南一眼，道：“什么老前辈不老前辈，哼！叫的也不觉得肉麻吗？”

方兆南听得微微一怔，抱拳一礼，笑道：“在下或有礼貌不周，开罪了黄老前辈，还望老前辈大量海涵。”

黄炼冷哼一声，别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

方兆南也不放在心上，微微一笑，大步向前走去。

南北二怪互望了一眼，齐齐举步随在方兆南身后而行，离开了方丈室，直奔寺外而去。

这是个月黑星朗之夜。

山风劲吹，林木萧萧。

大愚禅师带着师弟大道，以及由二三代弟子中选出的二十四位高手，早已恭候在寺门之外，一见方兆南带着南北二怪走来，立时迎了上去，合掌

说道：“有劳三位了。”

方兆南抱拳还礼，连称不敢。

南北二怪却仰首望天，视若无睹，一副傲然不群的冷漠。

大愚禅师心知两人怪僻冷傲，索性也来个故作未见，低声对方兆南说道：“现已三更时分，还未见冥岳的人来。”

方兆南道：“以晚辈的看法，冥岳中人，绝不致失约不来。”

话还未完，耳际间，突然飘传来一阵弦管之声。

这乐声难听至极，音调尖锐有如鬼哭狼嚎一般，深更半夜，听来更使人有一种如置鬼域的感觉。

方兆南道：“来啦！晚辈在冥岳中，也曾听到过这等刺耳的乐器之声。”

目光转动，只见眼前的少林僧侣，装束已自不同。

除了大愚、大道禅师两人，尚穿的宽袖飘飘的僧袍外，那随行的二十四名手中高手，都已改着了深灰色的短装。

每个僧侣的腰间，都还带着不同的暗器，有小型的戒刀，短剑，最奇怪的是有两个二十上下年纪的和尚，一个带着三朵金色的莲花，一个带着七枚铜钱。

少林僧侣一向都不使用暗器，但方兆南今夜所见，除了大愚，大道之外，大部分的人，都带暗器。

显然今夜之战，少林寺已竭尽所能，全力迎敌，平时不肯用以对敌的暗器，也准备施用克敌了。

只听那鬼哭狼嚎的乐声，愈来愈近。

四盏碧绿的灯光，突然由前面松林一角，绕现而出。

大愚禅师举手一挥，身后二十四个弟子，突然散布开去。

方兆南低声说道：“那些吹打乐器的人，一个个奇形怪状，有如鬼魔一般。”

大愚禅师回目一扫方兆南，笑道：“强敌现身之后，由施主和她答话，需要老袖说话之时，我再说话不迟。”

几人谈话的当儿，那刺耳的乐声，忽然停了下来。四盏碧绿的灯光却加速奔行过来。

大愚凝目望去，只见那四盏碧绿的灯光之后，紧随着一顶黄色小轿，由四个身躯高大，脸上分涂着五颜六色的鬼形怪人抬着，奔行如电而来。

眨转之间，已到了丈余之处。

四盏碧绿的灯火，由四个分红、白两色的怪人提着，左手提灯，右手各拿着一枝哭丧棒，夜暗之中看去。更显得鬼气森森。

在那黄色小轿之后，一排并立着数十个人。

小轿左右两侧，分站两个容色绝世的少女，右面一个身着红衣少女，手中拿着拂尘，背上斜插着方兆南失去的青龙宝剑。

方兆南目光扫掠了冥岳中来人，果然不见冷艳绝伦的梅绛雪，想来她跳入火山口中之事，绝然是假不了，不禁暗暗一叹，一缕惜念的悲伤，缓缓由心中泛了起来。

只听那小轿之中，传出一个娇媚动人的声音，问道：“要他们找一个能作主的人，上前来答我的问话。”

声音虽然动人，但言词之间，却是傲然不可一世。

大愚禅师回目望了方兆南一眼，道：“方施主去和她谈吧！”

方兆南道：“老禅师乃此地主人，晚辈怎敢逾越？”

大敌当前，大愚禅师反而变的镇静无比，微微一笑，道：

老袖和小施主一齐去吧！

方兆南正待举步而行，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们不能先被他人的气势所慑。”立时停下脚步，道：“老禅师，可以要她过来说话。”

大愚先是一怔，继而一笑，正待开口，那站在小轿左面的蓝衣少女，突然高声说道：“你们那面，连一个活人也没有吗？”

大愚禅师也提高了声音答道：“女施主不可出口伤人……。”

右面那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骂道：“天亮之前，少林寺别想再有一个活人，反正你们快要死了，骂上你们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此人口齿伶俐，言词咄咄逼人，一向步不出寺的大愚禅师，那里能够说得过她，当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方兆南眼看大愚禅师尴尬之态，心知他是有道高僧，不能和那红衣少女一般的胡言乱语，只好挺身而出，道：“鹿死谁手，还难预料，未见真章之前，姑娘先别把话说得太满。”

那蓝衣少女厉声比道：“死在眼前，还敢这般无礼，谁要和你多费口舌，还不赶快要那老和尚出来答话。”

方兆南仰天大笑一阵，道：“好个利口的丫头，你既然作不了主，最好免开尊口，叫你那师父出来答话。”

小轿中又传出柔媚中隐带冰冷的声音，道：“什么人这样大的胆子？”

那蓝衣少女躬身答道：“就是三师妹偷放的那位野孩子！”

垂帘激活，一个身着黄衣黄裙的艳丽女人，缓缓由轿中走了出来，口中冷然接道：“绛雪一向眼高过顶，对男人素来不假词色，居然能够为这人背叛我，我倒该仔细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

言词之中，隐含对梅绛雪怀念，想来梅绛雪身在冥岳之时，定然甚得她的宠爱。

方兆南只觉心神为之一动，暗暗叹道：“梅绛雪如非释放我和玄霜师妹脱险，绝不致于落得那等凄惨的下场……。”

场中群僧都不禁心头为之一动，原来在他们想象中，那冥岳岳主，定然是一位鸡皮鹤发，丑陋不堪的怪人，生性才会那等惨酷。

想不到竟然是一个艳光夺目的丽人，容色尤胜过那分着红蓝衣的少女。

只见她款移莲步缓缓走了过来，步履移动之间，乳波臀浪，充满无比的诱惑，只看她一眼，谁也忍不住怦怦心动。

她一直走到方兆南身前四五尺处，才突然停下身躯。举手一招，嫣然笑道：“你过来，我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你。”

她的举动，优美无比。举手一招之间，风情万种，使那些排列在大愚、大道身后的少林僧侣，个个为之一怔。

连大道和尚也为之神情一变，只有大愚和尚定力深厚，仍然神色不改。

方兆南也为之心神一动，不自主向前走去。

走了两三步后，突然停了下来。

那艳丽女人看他向前走动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不禁一皱眉头，冷冷说道：“这世间没有抗拒我令谕的活人！我既然叫你过来，绝不会借机伤害于你，对你这种晚生后辈，我还用不着施用机诈手段。”

她看去，只不过二十上下的年岁，但口气却一派老气横秋，托大无比。

方兆南暗中提聚一口真气，使动荡不定的神情，平静下来，肃然答道：“听你的口气，定然是那冥岳岳主了？”

那艳丽女人轻盈一笑。道：“不错！”

方兆南道：“在下冥岳之行。未能一睹岳主真面，想不到今宵得见尊容。”

那艳丽女人一皱眉头，默然不言，似是对方兆南这等人物，多讲上几句话，会失了她的身份一般，方兆南突然放声一阵大笑，道：“在下由冥岳天罗地网之中，死里逃生，早已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了，岳主如以生死作为要挟，那可打错了算盘。”

那艳丽女人星目闪光，一掠南北二怪，冷然说道：“你胆子不小啊！竟然敢这般顶撞于我！”

方兆南道：“岳主言重了……”

那艳丽女人突然向前跨了一步，道：“你叫什么名字？”

方兆南道：“在下叫方兆南。”

那艳丽女人突然又向前跨进一步，冷冷说道：“你认识梅绛雪吗？”

方兆南道：“何止认识，而且她已和区区相订下白首盟约-----”话一出口，立知失言，但也无法收回了。

他只想激起对方怒火，随口说了出来，话说出口已觉有错，但转念一想，梅绛雪已葬身火山口中，今生今世，难得再见----。

只听那艳丽人冷笑一声，道：“你可知道她已经死了吗？葬身在火山之中。”

方兆南道：“想来定然是你把她逼死了！”

那艳丽女人突然微微一笑道：“很多年来，就没有人敢这般对我说话了，你的胆气很够，我要把你活捉回冥岳，投入那火山之中，也好成全你们一对同命鸳鸯。”

她随口一言，却给了方兆南甚多便利。

要知冥岳岳主，令出如山，她说要生擒方兆南，以祭梅绛雪的亡魂，冥岳中人，谁也不敢任意伤他性命了。

大愚禅师借两人谈话的工夫，回头一瞥身后群僧。

只见一个个双目神凝，投注那黄衣丽人身上，不禁暗暗一叹，低声对大道禅师说道：“师弟快请回寺，要他们打起法器，高诵大悲经文，周而复始，直到击退强敌，或是咱们全手中人全数被人诛绝之后，无人诵经为止。”

这几句话，说的沉痛无比。

大道禅师只听得心头凜然震动，低声说道：“小弟遵命。”

原来他也为那黄衣丽人妖冶容光，吸引了心神，不自觉的凝目相注，大愚之言，如雷贯耳，使他登时神智一清，回目一瞥身后群僧，大步直向寺中走去。

这时，那黄衣丽人又向前欺进一步。

方兆南疾退两步之后，霍然翻腕，拔出了背上的白蛟剑。

夜色中闪起了一道白芒。

那黄衣丽人脸上的笑容，已逐渐失去，泛起一片肃杀之气。

目光一掠方兆南手中宝剑，淡淡一笑，道：“想不到白蛟剑落到你的手中了。”

方兆南听她一开口，就叫出白蛟剑名，不禁心头一动，暗道：“这人见

识如此广博，一眼能看出我手中的白蛟剑名，此剑已数十年不在江湖露面，看来倒不是故布疑阵，恐怕是货真价实的冥岳岳主了。

奇怪的是，此人已然出道江湖极久，算年龄至少也该有六十以外，就算她内功精深驻颜有术，也不可能这般的娇若春花-----”心头疑虑不定，不禁多望了对方两眼，冷冷说道：“岳主见识甚广，在下手中之剑，正是白蛟。”

黄衣丽人道：“此剑算得上是一柄锋利之物，借我用上一宵，以诛少林群僧……”

她仰脸望天上的星河，自言自语的接道：“现下距子夜尚有一刻时光，不到子夜三更，我们绝不动手。”

方兆南道：“岳主请留贵步，如再向前逼进一步，可别怪在下……”

黄衣丽人目光一闪，逼视到方兆南的脸上，道：“你要怎么样？”

方兆南只觉她逼视在脸上的目光，有如冷电中挟着霜刃，看得人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不自主向后退了一步，道：“在下要开罪了。”

黄衣丽人淡淡一笑，目光缓缓的移注到南北二怪的脸上，似是根本就听不到方兆南说的什么。

方兆南目光环扫，忽然发现遥远的地方，闪亮起数点碧绿的光芒，有如就在面前所燃烧的那碧绿的火光一样，莹莹绿光，有如鬼火。

只见那闪动的绿火，风驰电掣而行，直扑少林寺前而来。

他乃机智过人之人，心念连翻转动一阵，恍然大悟，暗道：

是啦！每一点绿火，就是冥岳中一队人手，赶来此地助战，想不到在冥岳之中所见那些面涂五颜六色的奇形怪人，竟有如此之多。”

愈想愈觉不错，看那滚滚闪动的绿火，愈近愈多，不禁一皱眉头，高声问道：“那闪奔而来的绿火，可是岳主的属下吗？”

那黄衣丽人的目光一直盯注在南北二怪的脸上，对方兆南喝问之言，只是轻描淡写的答道：“喔！不错。”

突然间，一声鼓响，由寺中传了出来。

余音荡漾山谷，绕耳不绝。

那黄衣丽人柳眉微微一耸，目光转投到大愚禅师身上，问道：“看你的神情大概是接替了大方主持寺务的方丈了？”

大愚禅师满脸肃穆之容，接道：“你不用问老袖是谁，但有关少林寺中之事，老袖能够作得主意就是了。”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只有片刻时光了，你还没有决定吗？”

大愚道：“老袖不解女施主言中之意？”

黄衣丽人道：“这么看来你们倒是甘冒全寺僧侣俱被剑诛绝灭之险，不惜一战了。”

大愚禅师道：“少林寺迄立武林，历数百年，不知见过了多少风浪，但仍安然无恙，老袖坚信女施主虽尽起冥岳精锐而来，少林寺也不致覆灭于女施主的手中。”

黄衣丽人冷漠的一笑，目光扫掠过南北二怪，道：“想来你们是凭仗这两人支持了。”

南北二怪一直未发一言，此刻似是再难忍耐。

北怪黄炼首先冷笑一声，道：“你可以在别人面前，唬唬吓吓，但在老夫面前，最好是规矩一些。”

那黄衣丽人道：“如果我记忆不错，两位好象是南北二怪了？”

南怪辛奇道：“是又怎样？”

黄衣丽人道：“南北二怪素来水火不容，想不到如今倒言归于好了？”

北怪黄炼冷哼一声，道：“后生晚辈，说话竟敢这般放肆！”

那黄衣丽人忽的嫣然一笑，道：“我尊称你们一声老前辈，只不过是两位客气一下罢了，难道我还当真怕你们不成吗？”

方兆南听得心中一动，暗道：“这冥岳岳主的底细、身世，只不过听闻于传说之中，究竟如何，只怕当今武林之中，能够知道的，少之又少，南北二怪，倒像是知道她的来历一般，倒不如借机探问一声。”

当下说道：“辛大哥，你可知道这女人的来历吗？”

他素知北怪黄炼脾气暴躁，而且对自己又无好感，如果问他，定然要碰一个钉子。

只听南怪辛奇纵声大笑道：“好兄弟，算你问对人了，除了老哥哥之外，当今之世，只怕再难找出知道她底细的人……。”

北怪黄炼冷然接道：“你知道又怎么样？”

南怪辛奇拂髯一笑，道：“有我在场，你永远吹不起牛了！”

方兆南急急接道：“辛大哥，小弟急欲了解内情……。”

南怪淡然一笑，接道：“你不用担心我和黄老怪的口角之事，我们已经争吵打闹了几十年啦，哈哈，只要大哥能活一天，哼！

黄老怪永远也别想在武林独树一帜……。”

北怪黄炼大声喝道：“北怪要是不死，你也永远难霸业江湖。”

南怪辛奇道：“反正咱们总要有个先死。”

黄炼道：“只不知那人是谁！”

那久未说话的黄衣丽人，突然冷冰冰的接了一句，道：“如若两位今宵一定要帮助少林僧侣，南北二怪只怕要一齐死亡。”

北怪黄炼怒道：“就算是罗玄复生，也不敢对老夫这等无礼，就凭你这个晚生后辈，竟敢这样对老夫说话？”

那黄衣丽人格格娇笑一阵，道：“昔年你们两人合手，各出绝学，对付那老牛鼻子一人，勉强撑到一百合，今夜我要在百合之内，使你们南北二怪一起横尸当场。”

南北二怪，似已被黄衣丽人激怒，目光闪动，须发怒张，看样子已有出手之意。

方兆南眼看形势已成剑拔弩张之局，南北二怪如出手，定然全力施为，不和那冥岳岳主分出生死，只怕不肯停手。

但这一战，事关武林正邪消长，并非一二人盛名之争，少林寺八百僧侣，已排好罗汉阵式，蓄势待敌；单人决战，倒不如把强敌引入寺中，群策群力，一鼓而歼。

他赶忙接口说道：“岳主断梭代柬，邀请天下英雄，赴会冥岳，想一举歼灭天下高手，以成武林霸业，用心可算毒辣……。”

那黄衣丽人突然举起素手一招，娇声接道：“你再向前走近一步。”

方兆南只觉一股强大的吸引之力，猛的把自己向前一带，不自禁又向前走了一步。

这时，两人相距只不过三四步远，夜风飘送来那黄衣丽人身上浓烈的幽香，扑鼻沁心，醉人如酒。

突然间，梵音袅袅，由那庄严的少林寺中传了出来。

这声音开始时异常低沉，但逐渐高拔。

夜静人稀，空谷传音，满山尽都是一片梵唱之声。

这声声梵音中，似是充满了一片祥和，但又隐隐含着一股悲壮之气。

庄严经文、梵音，使那排列在大愚、大道身后的二十四名少林高僧，神情逐渐的转变成肃然之色。

那黄衣丽人微微一耸柳眉，高声说道：“现在相距子夜三更，只余下一盏热茶工夫了，你们还可在抗拒和投降之间，任选一途。”

她的声音不大，但却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那飘然梵唱声音，钻入人耳鼓之中，听得人人心弦震动。

大愚禅师，急急提聚一口真气，把震动的心神稳住，肃然说道：“少林寺自我达摩师祖，开创之后，沿传数百年，经过了无数风浪，但却从未有过降敌之事。”

那黄衣丽人回目一望，只见那团团碧绿的火光，已到了许里之内，在那碧绿灯光的闪映之下，隐隐可见人影幢幢。

她轻蔑的一阵冷笑，道：“如若没有南北二怪替你们少林寺撑腰，谅你们也不敢妄动抗拒之心，大方和尚在你们手中地位何等崇高，想他的武功，也该是寺中顶尖高手，但他怎么样呢？想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他了。

我很少一口气对人说过这样多话，现在是对你们最后的忠告了，一到三更，屠杀展开，手中大小僧侣，一个活口不留，那时候，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

方兆南冷笑一声，接道：“少林手中，早已摆阵相待……。”

他无限感慨的仰起头来，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这也许是一场惨烈的大战，但鹿死谁手，却是难以预料，少林寺八百僧侣，个个都身负几种绝技，他们舍命相护少林声誉，人人已存必死之心，何况各大门派都已尽出高手，赶来相援……。”

他乃极富心机之人，耳闻目睹，局势已到剑拔弩张之境。大战一触即发，倒不如来个气势夺人，以动摇强敌的锐气和信念。

只见那黄衣丽人轻盈一笑，道：“那很好，各大门派的高手，如果都赶来此地，那倒可省去我一番跋涉之苦。”

素手突然一挥，疾向方兆南握剑右腕之上抓去。

她出手之势，虽然疾如闪电，但此时方兆南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吃她以无上内功吸引之力，便向前走了一步，警惕之心更高，早已全身功力，凝聚丹田。

她一出手，立时飘身向后退退出三四尺远，拔出白蛟剑“划分阴阳”横里推出一剑。

那黄衣丽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你能闪避开我的一击，武功总算不错了。”

方兆南拱手说道：“过奖了，目下已过三更，我们在寺中候驾。”

侧身对大愚禅师，道：“咱们退回寺中去吧！”

他相度敌我形势，不宜在寺外和强敌决战。

大愚禅师也有同感，暗道：“我们如以眼下人手之力，和强敌在寺外展开一场决战，不但难有取胜的机会，而且一旦动上了手，再想回寺中去，只怕不是容易的事，倒不如先退回寺手中，主持大局，退可以守，进可以攻。”

当下点头一笑道：“方施主说的不错。”

这时，大道禅师已传达了大愚禅师的令谕重返寺外。

他警惕于刚才被黄衣丽人容色吸引的失态举措，出寺之后，一直凝气丹田，抱元守一，不敢多望那黄衣丽人一眼。

飘荡在静夜中的梵唱，使那些排列在大愚身后的少林弟子，增长了甚多定力，任那黄衣丽人的轻颦媚笑，动人的冶荡娇态，都无法再使群僧动心，一个个肃然而立。

方兆南手横白蛟剑，低声对大愚说道：“老禅师请带贵寺中人，先行退回寺中，由晚辈和辛、黄两位老前辈断后。”

大愚已知他足智多谋，武功高强，又有南北二怪相助，不致有失，当下举手一挥，道：“老袖恭敬不如从命。”

方兆南微微一怔，道：“老禅师言重了，晚辈当受不起。”

大愚微微一笑，举手一挥，群僧就原位转过身子，缓步向寺中走去。

方兆南机警的向后退了四步，和南北二怪并肩站在一起。

那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你们不用紧张，本岳主一言如山，天河星斗不到三更，绝然不出手。”

方兆南目光环扫了一周，只见那些奔驰而来的碧绿火光，已到了十丈之内，每一盏碧绿的灯光之后，都紧随着五六十人。

这些人分着各色不同的衣服，分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但每人的脸色，仍然和冥岳中所见一般，五颜六色，各呈怪形。

在五盏碧绿的灯光导引之下，停在那黄轿之后。

这些人似是都受那灯光指挥，灯光一停，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方兆南连经奇遇、大变之后，增长了不少见识，已能洞察微细，留心小节。

看那遥奔而来的强敌，共分五队，在五盏碧绿的灯光导引之下而来，而且又分穿不同的五色衣服，壁垒分明，一望之下，立时可以分辨得清清楚楚。

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他们为什么不分作四队、八队暗合四面八方之数，攻守之间，也可以方便不少，何以分作五队，而且每队人数相若，又穿著五色不同的衣服，这期间决非无因……。”

他虽发觉了可疑之处，但一时之间，却是无法想出原因何在。

目光转动，只见南北二怪两人神情肃穆，目光一直怔怔的盯在那黄衣丽人身上，连眨动也不肯眨动一下，似是内心之中，有无比的紧张。

他不禁暗自奇怪，忖道：“听两人刚才说话的口气，这冥岳岳主，分明是罗玄的弟子，而且隐隐之中说出，南北二怪在未被囚禁之前，似是和罗玄比过一次武功，这女人也在场中，两人既以长辈自居，但却对这女人有着惧怕之意，此中之情，实叫人大费猜疑。”

方兆南本想把所见疑虑，提出来，询问南北二怪，但见二人凝重紧张之态，大异平常自负狂傲之情，自是不好再出言相询。

他只好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咽了回去。

袅袅梵唱，渐转嘹亮，彼起此和，响彻云霄。

这声音给予人一种无比的安详定力。

方兆南目光回扫，只见大愚禅师带着群僧，已然隐入那庄严的寺门之中，抬头望天上星斗，高声说道：“少林群僧已在寺内摆下了罗汉阵，等待岳主入寺。”

那黄衣丽人似发觉一向被武林视作泰山北斗的少林寺，果然不容易对付，至低限度，南北二怪突然在此地出现助拳之事，出了她意料之外，凝目而立，半晌未语。

只待听到方兆南大声喝叫之言，才回目一掠，冷冷说道：

大约还有一盏热茶工夫，天色就可到子夜了，我一向言出九鼎，在子夜时分之前，不论你们作何准备，我绝不会出手，既然无胆在寺外迎战，你也快退回手中准备受死去吧！”

方兆南正要逗她如此说，当下一笑，回顾南北二怪，道：

咱们也回到寺中去吧！

南北二怪互相瞧了一眼，一齐转过身子，大步向寺中走去。

这举动和他们怪僻自负的性格，极不相称。

方兆南暗自一皱眉头，忖道：“这两人一见那黄衣丽人之后，狂傲之态，似是减少了不少，看来他们心中已生了怯敌之念，想那罗玄的威名、武功，果然是非同小可，人已消失于江湖数十年之久，但他威名，不但仍然震荡着武林，就是他门下的弟子，也似是得到了他威名的余荫。”

忖思之间，已到了寺门前面。

耳际间，突然响起一个娇脆动人的声音，道：“奏起乐声。”

余音未绝，那鬼哭狼嚎般的乐音，已然大声响了起来。

这刺耳惊人的声音，和那一声发人深省梵唱，混合在一起，交织成一付极不调和的乐章。

方兆南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人影闪动，那五队服色不同的鬼形怪人，已缓步向寺中移动过来。

但那黄衣丽人，却仍然站在原地未动，随她而来的一些人，也静静的停在原地。

大愚禅师，心惦方兆南等的安危，进了寺门之后，立时闪入暗影之中，监视着外面的情形，只要那黄衣丽人一下令施袭，立时将带着二十四名少林高手出寺抢救。

但那黄衣丽人竟然很守信用，没有派人追袭，也未暗中下手。

方兆南站在寺门外面正在相度敌情形势，突然被急探而出的一只手拉入寺中。

耳际间响起大愚禅师慈和的声音，道：“方施主请恕老袖失礼，强敌已然发动攻势，不宜在寺外停留了。”

方兆南回首一笑，道：“贵寺中弟子，都早已分配了工作，不知在下职司何责？”

大愚道：“施主和辛、黄二位前辈，乃今夜迎敌主要之人，胜败关键，大半掌握在三位手中，老袖不才，实难派请职司。”

方兆南目光一掠南北二怪，正容说道：“两位都已答允在下，拔刀相助，眼下大战即将展开，借重两位之处正多，还望两位能够力行承诺，全力以赴。”

南怪辛奇双目一瞪，道：“那是当然，咱们既然有了兄弟之义，全力对敌，自是义不容辞了。”

北怪黄炼却冷笑一声，道：“老夫虽答应了助你克敌之言，但并无全力以赴的限制。”

方兆南一皱眉头，忖道：“今晚之战，虽以少林僧侣的罗汉阵为主体，但到重要关头，搏敌首脑之时，仍是要以武功为主，南北二怪实是这一战成

败关键的重要人物。

如过不设法把北怪黄炼说服，要他全力出手，单是南怪辛奇一人之力，只怕难以抵挡那强敌首脑。”

心念转动，智计忽生，故意冷笑一声，道：“老前辈如是害怕那冥岳岳主，晚辈绝不自强，仍愿把老前辈送回那石室之中。”

北怪黄炼双目一瞪，道：“什么？仍要把老夫送回那石室中？”

方兆南道：“是啊！以老前辈的身份，出尔反尔，实叫晚辈为之心寒。”

北怪黄炼纵声大笑，道：“解缚由你，可是再要老夫就缚返回石室，只怕由不得你了。”

方兆南淡然一笑道：“一个人不守信重诺，活在世上，要受人讥笑，死了之后，也会留给下一代的笑柄……。”

他昂首一阵轻笑又道：“如若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俗凡之人，那也罢了，受人讥笑，也不过是三五个人而已，如若是盛名震动江湖的人，那就不同了，天下武林同道，都要对他嗤之以鼻-----”黄炼大怒接道：“什么人敢讥笑老夫？”

方兆南道：“眼下就有一人。”

黄炼大喝道：“什么人？”

忽的扬手一掌，直劈过去。

方兆南早已暗中运气戒备，看他一举起手，立时举掌护胸，准备硬接他一掌。

只觉一股疾凌的掌风，掠着身侧而过，应手响起了一声惨叫。

转眼看去，只见一个身着奇服，面涂彩色的怪人，摔倒在寺门之内，口鼻之间鲜血急涌而出，但身躯却僵直不动，看样子已经气绝而死。

方兆南心知北怪黄炼已为自己说服，但他生性冷僻，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改口服输，绝不可能。

这一掌劈向冥岳中人，分明已答应相助，赶忙一挥，道：

老前辈耳目灵敏过人，如非发此一掌，我等之中，必有一人，身受暗算了。”

这几句颂扬之言，只说得北怪黄炼心中大感受用，但他生性冷傲，心中虽然快乐，外表之上，仍是一副冷若冰霜之情，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方兆南聪明绝顶，和南北二怪相处，这一些时间，已对二怪性格，了解甚多，对他的冷漠神情，也不放在心上，侧脸对大愚禅师道：“咱们守在门后，看看当先冲进寺中的是什么人。”

南怪辛奇突然接口说道：“那黄衣女人，乃罗玄衣钵弟子，也是他武功唯一的传人，昔年我们和罗玄比武之时，她还不过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娃儿，想不到现在已经这样大了，如非她提起昔年之事，我还当真无法认得出来……。”

北怪黄炼冷笑一声接道：“和罗玄比武之事，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女娃儿也早该两鬓斑白了。”

南怪辛奇道：“她看上去只不过二十几岁之人，难道她不是咱们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吗？”

黄炼道：“罗玄一身武功，完全走的偏激路子，讲求养生驻颜，那女娃儿既然是他唯一的门人，自然已是尽得他的真传，再过上二十年，她还是那般模样。”

南怪辛奇被黄炼数说一顿，但又觉对方言之有理，无法反驳，仰首大笑，自解自嘲的说道：“再过二十年，她也许会更年轻了……。”

第三十六回 兴妖法血雨腥风

只听蓬然一声，两扇半尺厚薄，红漆的木门突然大开……。

方兆南凝目望去，只见一个白发白髯，手横宝剑的独目老人当门而立，正是被人誉为剑圣的一代大侠萧遥子。

在他身后紧随着袖手樵隐史谋遁，无影神拳白作义、神刀罗昆、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一掌镇三湘伍宗汉、追风雕伍宗义、大江南北的豪雄精英。

这些人，从前都是赴会冥岳的主力，如今却倒戈相向，为人所用，变成攻打少林寺的先锋了。

显然那冥岳岳主已存心让这般人先挡少林寺锐锋。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好辣的手段，可诛的用心！”

大愚禅师察颜观色，觉出方兆南和这些人似都相识，忍不住问道：“方施主可认识这些人吗？”

方兆南道：“认识，这些人都是从前参加泰山英雄大会的高手，赴战冥岳的主力，如今却成少林寺的强敌了，唉！不知那冥岳岳主用的什么法子，竟然使这般人一个个俯首听命，甘为所用？”

大愚禅师道：“这么说来，这些都是当今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了？”

方兆南道：“不错，那当先横剑而立的独目老人，就是被誉为剑圣的萧遥子……。”

大愚禅师心头一凛，道：“老袖久闻其名，想不到他竟为冥岳利用。”

方兆南道：“他身后那手提烟袋的樵人模样，就是以冷傲驰誉武林的袖手樵隐史谋遁。”

大愚禅师惊道：“什么？这老樵子竟也归顺到冥岳门下吗？”

方兆南接道：“那第三个又矮又胖的老人，乃西域初来中土的无影神拳白作义，此人发出拳风，强劲绝伦，但却无声无息，最是不易防备。”

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又道：“这般人一个个神情肃然，似是被什么药物控制-----”忽听一声尖锐刺耳，似哨非哨，似啸非啸的声音，突起于梵唱、鬼哭的乐户之中。

此声一起，寺外强敌立时发动。

萧遥子手中宝剑一挥，当先直冲过去。

大道禅师纵身而上，横里扫出一杖，口中说道：“小弟久闻武当派剑圣之名，先接他一阵试试。”

他手中禅杖，足有一丈二尺多长，抡动起来，威势惊人，杖风若啸。

这等威猛的杖势，萧遥子竟然视若无睹一般，手中长剑突然一震，疾点而出。

大愚禅师轻声一叹道：“师弟快退下来，你不是他的敌手，让小兄试他一阵！”

原来萧遥子施出一招上乘剑学"画龙点睛"借力打力，轻轻一拨大道禅杖，使他用出的力量，不受控制，一杖扫空，带动了身子随着转了半圈。

大道禅师面孔一红，疾退而下。

大愚禅师缓缓举起手中禅杖迎了上去。

萧遥子举剑横胸，目光盯注在大愚禅师的脸上，一语不发神情冷漠，有如从冰山里拖出一具冷冻了几十年的尸体，神情之间，一片冰冷。

大愚禅师向前缓缓移动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凝神而立，平胸横杖，不再向前逼进。

他见多识广，一见萧遥子的神色，已知一代剑圣之名，并非虚传，这等冰冷的神情，正是上乘剑术出手前的神态。

赶忙提聚全身真气，凝神而立，蓄势以待。

要知剑术一道，乃武学之中，最难登峰造极的一种武功，全凭一口真气，剑术到了大成之境，攻敌之时，无孔不入，有如水银泻地一般，形而上，则成驭剑之术，以功深浅，可杀人于数丈之外。

大愚禅师虽未习剑，但他对少林一脉正宗武学，却已有极深修为，一眼之下，已看出萧遥子的剑术，进入了大成之境。

方兆南目光一转，只见南北二怪四道眼神，齐齐盯注在萧遥子的脸上，似是两人亦看出萧遥子是个不可轻视之敌。

大愚禅师的神情，也逐渐变的肃穆起来，目光一直盯注在萧遥子的脸上。

高昂的梵唱声，和那刺耳的乐声，混合成极不调和的乐章。

只见萧遥子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突然欺身而进，白光闪了一闪，人已退回原位。

他由极慢，突然间变成极快，剑光一闪，人又重归原位，快得使人无法看清他如何攻敌施袭。

两人一招交接，无声无息，听不到一点剑杖相触之声。

方兆南转脸看去，不禁心头一震。

只见大愚禅师，手中禅杖由横举变成直立，宽大的僧袍上多了一道四五寸长的裂口，隐隐之间，可见血迹。

显然，萧遥子这挥剑一击，已然把大愚禅师轻伤在剑下。

方兆南剑眉一耸，暗道：“我自学得陈玄霜祖父相授剑术之后，又学了觉梦大师传授了达摩三剑，但始终没法找上一个对手试试。

这逍遥子被称为一代剑圣，剑术上的成就，被中原武林中公认为成就最高的一个，倒不如借机会和他试上一阵。”

一股强烈的冲动，使他忘记了凶险。一挥白蛟剑，纵身而上，横移两步挡在大愚禅师前面，高声说道：“老禅师请让晚辈一阵如何？”

大愚禅师微微一皱眉头，道：“此人剑术甚高，方施主-----”方兆南道：“晚辈早已见识过他的武功了，老禅师只管放心。”

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今宵我们是比武定名，老袖已经算落败了。”一收禅杖，向后退开了十几步远。

方兆南一提真气，脚下不丁不八，右手平举白蛟剑，左手一抱拳，说道：“萧老前辈别来无恙？”

萧遥子轻轻哼了一声，但却不答一言。

方兆南冷笑一声，道：“老前辈侠名满武林，被称为一代剑圣，想不到

竟然是这等没有骨气，不惜把一生侠名，尽付流水，甘愿投效冥岳。”

逍遥子似欲反唇相激，但他口齿一激活，竟又闭上不言。

方兆南看他始终不肯开口，心中甚觉奇怪，提高了声音道：“老前辈耳聋了吗？”

萧遥子右手一起，长剑缓缓指向前胸刺来。

方兆南一招“腕底翻云”白蛟剑由下面疾翻而起，横向萧遥子长剑之上削去。

哪知道逍遥子向前推出的长剑，倏然向下一沉，剑势突然由缓变快，冷芒电奔，削想方兆南的右腕。

剑招一变，避敌还击，同时出手，一代剑圣之名，果不虚传。

方兆南双肩一晃，向后疾退三尺。

他应变虽然迅快，但萧遥子剑转如惊霆迅雷，只见一阵冷芒掠腕而过，低头一看，右袖已被剑势划破了，鲜血点点，滴在地上。

南怪辛奇长眉一耸，冷冰冰的问道：“兄弟，伤的很重吗？”

方兆南暗中运气一试，真气仍能贯达握剑手指，心知并未伤到筋骨，当下答道：“多谢大哥关心，兄弟还能战得。”

举手一剑，“冰河开冻”白蛟剑幻起一片剑影，疾刺过去。

这一招乃武当派太极慧剑中一记绝学，萧遥子早已熟知于胸，本可随手破解，但他眼见对方剑招竟是武当派镇山剑法中不传之秘。

不觉心头一震，就这一缓，方兆南剑招威力已发挥出来。

萧遥子再想封架时，已来不及，只好横向旁侧跨了两步，避开一剑。

方兆南一见萧遥子退避开去，白蛟剑斜削而出，剑光闪动横斩过去。

这一招乃昆仑派中一记绝招“落日斜照”专以用作追袭，剑势变动之间，迅捷如雷奔，纵是一流高手，在这一剑攻袭之中，亦有着措手不及之感。

萧遥子一着失机，陷入被动，再加上方兆南手中白蛟剑宝光耀目，一眼之下，立可分辨出是一柄可削金断玉的宝刃。

萧遥子不敢用剑封架，兵刃上已吃了亏，又被迫的向后退了三步。

方兆南反击两剑，已使他消去轻敌之心，不待方兆南第三剑出手，立时振腕反击，长剑挥动，剑风如轮。

倏然之间，连续点出三剑，分袭方兆南三处部位，逼得方兆南回剑自保，抢回先机。

突听方兆南一声大喝，白蛟剑奇学突出，寒光闪闪，反守为攻，一招“巧夺造化”幻起了满天流星。

萧遥子登时被这一剑奇攻，逼得疾向后面退去。

可惜方兆南未把这招剑式学全，眼看玄奇的剑势，逼开了萧遥子重重护身剑影，迫近前胸之际，剑势突然顿挫不前，停了下来。

萧遥子微微一怔，长剑突地一招“分花拂柳”由左侧疾翻而起，削斩方兆南的右腕，又把方兆南逼退了一步。

突然间由身后传来一个清脆冰冷的声音，道：“住手！”

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如泻地水银一般，钻入人们的双耳之中，清晰无比，震人心弦。

萧遥子、方兆南同时停下了手。

只见那身着黄衣，妖艳动人的冥岳岳主，莲步款款走了过来，她走路的姿态，优美至极。柳腰轻摆，衣领飘飘，充满着动人心魄的诱惑。

萧遥子抱剑而退，让到一侧。

那黄衣丽人缓缓走到方兆南身前，星目逼视在方兆南脸上，说道：“你刚才用的一招剑法，是何人传给你的？”

方兆南道：“我如不告诉你呢？”

那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我说出的话，从来无人敢不听从，你如有胆子不妨试试，那时候只怕你要自愿告诉我，已经迟了-----。”

方兆南纵声大笑道：“大不了一个死字，有什么可怕的？”

那黄衣丽人美丽的脸上，突然泛起一股忿怒之容，说道：“想死吗？只怕没有那样轻松？”

方兆南凝目沉吟了片刻，道：“在下也相信，岳主能够把我摆弄到不死不活之境，但我并非在你的威吓之下屈服，岳主既能看出我这一招剑式，自是知道这一招的源出之处。

我如把那传我此一剑招的经过相告，但深望岳主也答复在下几个问题，至于今宵之战，不论如何，都得分个胜败出来，岳主纵然不问此事，咱们也得拼上一阵。

生死胜败已非人力所能主宰，岳主请三思在下之言，当知非岳主的威势，能予迫使在下屈服的。”

那黄衣丽人微一点头，说道：“后生晚辈之中，从未有人敢这般对我说话，你这般抗我令谕，虽已罪该万死，但你讲的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她看去只不过二十几岁，长的娇若春花，这等托大的口气，听来和她的形貌，大不相衬。

方兆南道：“这么说来，岳主是答应了？”

那黄衣丽人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道：“此地之人，都已活不过五更了，纵然让他们听去，也是无关紧要。”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在下刚才施出的一剑“巧夺造化”想来岳主十分熟悉，克敌变化之间，比在下更精妙了！”

黄衣丽人道：“不错，你用那一招“巧夺造化”，不但变化不够精妙，而且这一招下面尚有甚多奇妙变化，也未用出。”

方兆南道：“这一招剑式，不知源出那一大剑派的门下？”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这一招剑式，乃近年来武林中剑术一道中最高成就之学，岂是平常之人所能会得。”

方兆南心念一转，暗暗忖道：“这一剑式，既非当今武林中大剑派之学，那定然是有人创此一剑了。”

黄衣丽人微一点头，继道：“当今武林之世，除我之外，应该已无再会此一剑之人，不知你筋谁学得此剑？”

方兆南忽然想到那埋葬在冰雪之下的老人，由心底泛起一阵凄苦之感，仰脸长长叹呼一口气，道：“有一位姓陈的老人，我不知他的姓名……。”

那黄衣丽人道：“你为什么不问他？”

方兆南道：“那老人很固执，他不愿讲的事，你问他也是无用，他要你作的事，你不做，也不行。”

黄衣丽人道：“那你总该记得他的形貌了。”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他是个很痛苦的老人，满身痼疾，已非任何的药物所能奏效，一副刮风烛残年的形态，不论任何人见到他，都会觉着他随时随地可以气绝而死，但他身负着绝世武功，和那博远的见识。

他告诉我一件事，那就是他已在死亡的边缘上生存了几十年，那是一种非人所能想象的事，他半身已经瘫痪了，每天还要忍受经脉扩大硬化的痛苦……。”

那黄衣丽人突然抬头望着天上闪闪的星河，避开方兆南投注在她脸上的目光，接道：“他的脸上可有着一块很大的疤痕吗？”

方兆南道：“有一块，而且那疤痕似是被兵刃所伤，占了他半个面颊，想他昔年所受的伤，定然十分惨重。”

那冷若冰霜的黄衣丽人，仍然抬头望着天上的星辰，道：

讲下去，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这样耐心的听人说话。

方兆南道：“每天他的伤势要发作一次。发作时就像死去一般，我想纵然是手下无缚鸡之力的人，在那个时间里，也可一刀把他杀死……。”

黄衣丽人轻轻喔了一声，道：“说呀！”

方兆南道：“这一段传奇的际遇，我们萍水相逢，但他传授了我很多武功，这一招“巧夺造化”的剑式，就是他传授的，可惜我还未能把这一招剑式学会，他就突然的死去了。”

那黄衣丽人道：“不知他的尸体，现在何处？”

方兆南沉吟了片刻，道：“这个恕我不能奉告了，他是个谜样的人物，身负着惊世骇人的武功，但武林中却不知有这样一个人。

他有着博深的医学知识，但却无法治疗好自身的疾病，当今之世，知道他身世的人，只怕绝无仅有。”

那黄衣丽人突然一转脸，星目电闪，逼视到方兆南脸上，说道：“不错，知道他身世际遇的人，当今之世，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方兆南道：“在下也有此感。”

黄衣丽人冷漠一笑，道：“你很聪明，可惜你只有片刻生命了，我纵然最后杀你，你也无法看到明天的太阳。”

方兆南淡然一笑，道：“生死之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他微微一顿之后笑道：“现在该我问问你了！”

黄衣丽人道：“你问吧！”

方兆南提高了声音，道：“数十年前用黑纱蒙面，横行在江湖上，被武林中人称作妖妇之人，可是岳主吗？”

黄衣丽人点点头，道：“不错！”

方兆南道：“那陈姓老人可是岳主的同门师兄吗？”

黄衣丽人星目中神光暴射，冷冷说道：“你的联想之力很强。”

方兆南沉声说道：“你们师兄妹可都是罗玄的弟子？”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你全都说中了，不用我再多费唇舌答复你了。”

突然举起素手一挥，立时有数十个人一拥而上。

萧遥子一马当先，举手一剑“平沙落雁”直刺过来。

他的剑术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内力充沛，虽是平平常常的一招，但在他手中施用出来，威势却自不同。

方兆南举手一剑“铁索横舟”白蛟剑横里扫出，一封萧遥子的剑势，人却疾向后面退去。

他低声的对大愚禅师道：“咱们退入罗汉阵中，保全实力，准备对付五更时分，最后一场决战。”

大愚禅师还未及讲话，突觉前兄之上，被人重重的击了一拳，声不由

主的向后连退了五步。

幸得他早已暗中运气戒备，这一拳虽然打的奇重，内腑却未受到伤害。

方兆南长剑突出一招"星河倒挂"绵连八变，一气呵成，迫退抢攻过来的袖手樵隐，急声说道：“老禅师当心白作义的无影神拳，那人长得又矮又胖，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出……。”

话还未完，忽听北怪黄炼冷哼一声，身躯微一晃动，显然也中了白作义遥发的一记无影神拳了。

这一击，激怒了北怪黄炼的野性，大喝一声，劈出了一掌。

强猛的掌力，有如突起猛挟着一股阴寒之气，直撞过去，威势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方兆南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冥岳有备而来，今夜一战，不论胜负，都难免造成一场惨重的杀劫，我如能仗着觉梦大师传授的"达摩三剑"和南北二怪之力，和他们单打独斗几场，以决胜负，或可挽救一场杀劫……。”

忖思之间，那黄衣丽人已自出手，只见素手一挥，一股柔和的暗劲，直通过来，竟然把北怪黄炼的玄冰掌力挡住。

袖手樵隐突然施出"七星遁形"的身法，身子闪了几闪，人已直逼过来，让过方兆南的剑势，直取大愚禅师。

那沉寂的刺耳乐声，重又吹打起来，五队服色不同的鬼形怪人，齐齐向寺中冲来。

南怪辛奇大喝一声，发出一记赤焰掌，击向那黄衣丽人。

那黄衣丽人冷笑一声，左手一挥，接下一掌，右手食二指一并，遥向辛奇点去。

冷傲无双的南怪辛奇，一见那黄衣丽人并指点来，脸色一变，疾向旁侧横跃六尺。

方兆南看在眼里，心头大为凛骇，忖道：“辛奇的功力，何等深厚，为人何等狂傲，但竟然不敢硬接她这遥遥点来的一指，如非昔年吃过苦头，绝不致这等畏怯。”

只听大愚禅师用低声对方兆南道：“咱们退回寺中吧！”

方兆南眼看那五种服色不同的鬼形怪人，已拔出兵刃，大决战的形势已成，惨酷的杀戮，势所难免。

八百少林僧侣，都有着以身卫寺的决心，这一股锐气，已到了高潮之顶，倒不如先让群僧拒挡一阵，然后再随机应变。

心念一转，忽然大喝一声，白蛟剑施出了一招"西来梵音"闪动的剑芒，幻洒出一片剑影，逼退了萧遥子和袖手樵隐。

那黄衣丽人似是方兆南这一招剑势吸引，凝视而观。

方兆南一剑逼退强敌，横里一跃落到南北二怪身侧，说道：

少林寺的罗汉阵驰誉武林，咱们退入寺中去，见识一下此阵的拒敌变化如何？”

冷傲的南北二怪，似是亦看出今夜情势非两人之力所能解决，两人互相望了一眼，当先向寺中退去。

方兆南横剑断后，缓缓向后退去。

突然间，一声悠长的钟声，飘传过来，嗡嗡余音，掩蔽了群僧的梵唱，和那刺耳难听的乐声。

少林寺大门内三丈之处，突然亮起一只火炬，光焰熊熊，照亮了两丈

方圆。

十二个灰衣僧人，排成八字阵，每人的形色，都有着无比的庄严，六个手横禅杖，六个手握戒刀，火炬光芒耀射下，银光闪闪。

群僧迅快的向两侧移动数尺，让开一条通路，放过了大愚禅师和方兆南等。

但见火光连连闪动，片刻间，亮起数十道火炬，光耀如画，绵连四十丈，衔接不断的少林僧侣。

刹那间，无边无际，火炬和那排列的僧侣们，似是都有着一定的距离，人影幢幢，刀光闪烁，壮大的行列，庄严的气氛，交织成一幅杀气腾腾的画面。

以南北二怪那等冷傲自负的人，看到这等气势，也不禁为之暗自叹服。

那黄衣丽人，也似被少林寺这壮大的气势所怯，右手向下一按，五队服色不同的鬼形怪人突然停住。

她凝神仔细打量了一阵，回手一招，那两个分着蓝衣、红衣的少女，突然急奔而上，齐声说道：“师父有什么指示？”

那黄衣丽人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少林寺这等戒备，分明是已存了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想，南、北二怪突然出现于少林寺中助战，更是出人意料。

罗汉阵的变化奇奥，早已驰誉江湖，今宵之战，恐非我事先想的那么容易，你们准备七毒神筒备用，传令下去，只要一入敌阵，立时燃起‘迷神香’展开惨酷杀戮，先挫强敌一真锐气，借势冲破他们的罗汉阵。”

二女一齐躬身说道：“弟子等遵命。”

黄衣丽人未待两人离去，急急接道：“那施剑少年功力虽不足畏，但他诡计多端，而且剑招精奥，隐隐是主持大局的幕后人物，遇上此人之时，不要轻易放过。”

这时，大愚禅师和方兆南等已然深入了四五丈远，仍不闻动手之声，方兆南心中忽然一动，暗道：“怎么他们仍然不发动呢？”

心念电转，停下脚步，回头望去。

火炬光焰强烈，虽有四五丈的距离，景物仍然清晰可见。

只见那些服色不同的鬼形怪人，左手提着兵刃，右手却从背上取下一个粗如鸽蛋，长约两尺的东西拿在手中。

突然间钟声再起，连声鸣警，排列的少林僧侣，闻得钟声，立时开始移动起来。

显然，这三声钟鸣，乃指挥罗汉阵发动的讯号。

但见群僧移动之势，由缓渐快，片刻间行列已散，门户大变，挥动的威力，在火炬照耀下，闪动着夺目的寒光。

方兆南眼珠儿转了两转，低声说道：“大哥请慢行一步，小弟有事请教。”

南怪辛奇霍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说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大哥见多识广，可能看出些鬼形怪人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南怪辛奇凝目一望，道：“似乎是熏香一类之物。”

方兆南道：“这些人可是想用熏香迷倒少林僧侣吗？”

辛奇道：“牛鼻子罗玄，一肚皮古怪精灵的东西，那丫头既然是他的嫡

传衣钵弟子，定然得了他的传授。”

方兆南道：“少林寺数百年来，一直领袖着中原武林，寺中僧侣虽非个个身负绝世武功，但对付冥岳中人，当是个势均力敌之局，再加上罗汉阵的精奇变化，冥岳中人纵然能冲入寺内，亦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如果施用熏香一类的药物，先把人迷倒，今夜之战，我们算败定了。”

南怪辛奇微一沉吟，道：“对于医学一门，我是素无研究-----”方兆南接道：“小弟之意，是想要大哥想一个法子对付他们，使他们无法施用此物。”

南怪摇着长及腰间的须发，说道：“没法子，没法子……。”

这时，大愚、大道，都同时停下了脚步，望着遥在数丈外的鬼形怪人手中升起的缕缕浓烟，满脸愁苦之色。

显然，他们已为方兆南提出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

方兆南凝目沉思了一阵，突然回头对大愚禅师说道：“贵寺这罗汉阵，不知是否可以伸缩移动？”

大愚道：“除了拒敌的方位和攻守的层次变化之外，阵图的大小和移动，均可由主阵人随心所欲。”

方兆南笑道：“那就好了。”

大愚禅师已对方兆南有些莫测高深，将信将疑的问道：“方施主可是已想到拒敌使用熏香的法子？”

方兆南道：“他们定要施用，外人岂能阻止。不过咱们只要想出一个破他的办法就行了。”

大愚道：“事关本寺成败安危，深望方施主早些说出，也好早些准备。”

方兆南略一沉吟，说道：“我这办法是否能行还难预料，但却不妨一试，老禅师先请下令，为免无谓的伤亡，罗汉阵缓向后撤，并尽量抢占上风，借阵法变动掩蔽调息。

另外，一部分僧侣，设法取些水来，以水克火，烧减他们燃起的熏香，这法子是否有用，我不知道，但想来总算是一个克敌的办法。”

大愚禅师叹道：“此法虽非新奇，但方施主能及时想到，非有过人的聪慧莫辨，老袖这就传下令谕，着令两位主持阵势变化的师弟赶办。”

这时，那分着红、黄、蓝、白、黑五色衣服的鬼形怪人，已开始向前移动，大有冲向罗汉阵中的来势。

每人左手高举一根浓烟横生，二尺长短黄色之物，右手仗着兵刃，随着服色的不同，排列成五队，对着一个阵法。

只待那黄衣丽人一声令下，立时将五队并进。

可是那黄衣丽人却似浑然不觉一般，只管扬脸看去，望着那天上半隐半现的星辰，口中不停的低声诵言，右手食指在空间划来划去。

方兆南看了一阵，突然心中一动，道：“老禅师，快些传谕，要那些取水的弟子，尽快赶来，对方分着五色衣服，绝非无因。

那黄衣丽人现下似是在计算什么，料想她那分着五色衣服的属下，定然也是一种变化诡奇的阵法，如若被他们冲入罗汉阵，凭仗那迷香之力，迷倒咱们几个人后，只怕全阵都要受到制-----”说话之间，只见大玄禅师带着数十个少林僧侣，急奔过来这些人手中都捧着一只铜钵，钵中满装清水。

眨眼间，已奔近大愚身侧。

这时，那黄衣丽人也停下了手，两道清澈的眼神，盯住在少林僧侣排成的罗汉阵上，缓缓举起了右手。

大玄禅师欠身向大愚说道：“我已调集二代弟子中高手八十人，担水而来，敬候令谕。”

大愚道：“他们快些上去，那些鬼形怪人，一冲入阵，你就用铜钵中的清水，向他手中冒着浓烟之物上泼。”

大玄道：“小弟记下来了。”

说罢，合掌一礼，直向前面冲去。

但见那高举右手的黄衣丽人，突然一挥，那五队蓄势待发的鬼形怪人，应手而起，直向那罗汉阵冲去。

方兆南道：“几位请走前一步，在下要去帮大玄禅师对付那些熏香。”

大愚道：“他们已经带有清水对付那些鬼形怪人手中燃烧的药物，你上去于事何补，而目下借重之处正多，万一你有了失闪，那就不是少林寺任何损失所能弥补了。”

他说话的神情，诚挚无比。

显然，已把方兆南视作今宵一战中主持大局的首脑人物。

方兆南暗暗想道：“你们少林寺，代代以慈悲相传，对付这等鬼诈的敌人，却必须心狠手辣不可，一着失机，全盘皆输。”

当下故意把脸色一沉，说道：“贵寺中的弟子，虽然个个武功高强，但不善机诈，稳健有余，应变不足，晚辈之意，老禅师尽管力主持阵势变化，由晚辈和南北二怪，机动的应付大局变化。”

大愚禅师略一忖思，道：“老衲恭敬不如从命，一切借仗大力了。”

方兆南回目对南北二怪一拱手，道：“两位先请养息一阵，以便对付冥岳岳主。”

说完，纵身一跃，直追大玄禅师而去。

这当儿，少林僧侣已和冲进罗汉阵中的鬼形怪人短兵相接。

火炬熊熊，光耀如画，刀光如雪，禅杖啸风，这是一场惨烈无比的群斗，一动手间，就是数十个高手相接。

罗汉阵变化奇奥，方位移换之间，有如转动的车轮，动手的僧侣经常变换。

那冲上来的鬼形怪人，也似有着一定的变化。人如分拨，前面动手三人，猛攻上十几二十招后突然分向两侧退去，第二拨立时疾冲而到，展开快攻。

这是用阵势推动的一种车轮群战，交接几招之间，猛烈绝伦。

少林僧侣已得到大愚禅师的令谕，和敌人动手之间，尽量抢上风，闭住呼吸，以免被熏香迷倒。

方兆南闪身在变化莫测的罗汉阵中，只觉全阵发动之后，谨严无比，心中甚是惊服，暗道：“少林寺的罗汉阵果然是名不虚传，数百年来一直被武林中公认为第一奇阵，看来确实是毫无夸张之意。”

他的行动受了阵势变化的影响，显得十分缓慢，四五丈的距离，他足足走了一盏热茶的工夫。

忽听扑通一声，两个少林僧侣，突然栽倒地上，只见两个鬼形怪人手中兵刃一闪，两颗光头，登时飞离躯体，滚开了五六尺外。

原来那冒起的浓烟愈来愈多，少林僧侣虽抢了上风，也无法完全避开扑鼻的异香，只闻少许，便告晕倒。

迷香生效之后，那些鬼形怪人，精神随着大振，个个齐发怪啸，冲击

之势，更见凌厉。

这些怪人的啸声，难听至极，似是受伤的猛禽，发出了阵阵的怒啸之声，动人心魄。

只听扑通之声，不绝于耳，少林僧侣们一个个的倒了下去，血雨喷洒，片刻间，已有十五个少林僧侣伤在那鬼形怪人手中，但却无一个是伤在对方武功兵刃之下，全都是先中迷香，后被杀害。

要知罗汉阵，前排群僧，都是少林寺二三代弟子中选出的高手，个个武功高强，再加上阵势轮转般的变化，虽然伤亡狼藉，血尸遍地，但防守之势，仍是谨严无比。

任那鬼形怪人猛力冲打，却无法攻越雷池一步。

但这连续不断的伤亡，使整个阵势变化，受了极大的影响。

处身阵中，已有着一种迎接不暇的感觉，如非这些少林僧侣们个个存着舍身卫寺之心，只怕罗汉阵早已被强敌冲乱。

方兆南看得心头大急，高声对大玄禅师说道：“老禅师还不快些冲上前去，难道要等到罗汉阵被人攻破不成？”

他那知道，这罗汉阵的奥妙，一处牵动，全阵都随着开始变化，愈是近敌，变化愈快，伤亡愈多，移形换位的速度愈大。

大玄禅师虽然深知此阵变化，但也无法冲得过去，眼看弟子们伤亡重大，心中早已痛苦万分，再听得方兆南大喝之声，心中更是焦急。

当下低声对主持前阵变化一个二代弟子喝道：“快把阵势向后撤去，我先对付他们手中迷香之后，再发动阵势接战。”

要知少林寺的罗汉阵，小由十八人，大到一百零八人组成，但人数如再增加，全阵的运用，即将失去灵活。

这次，大愚禅师为拒强敌，尽出少林僧侣，以八百僧侣，组成少林寺有史以来，最大的罗汉阵，但为求运用灵活，又把全阵分成五段，每一段有一个主持阵势变化的人，五段连接成一个总阵。

那主持第一段阵势变化的僧侣，听得大玄禅师一声低喝。立时把轮转拒敌的变化停了下来，群僧进退攻拒，全部有一定时间路子，主持人一停，全阵立时失去了作用，由两侧纷纷退下，那五队鬼形怪人，亦借机冲了上来。

大玄禅师大喝一声，首先发动，双手一振，手中铜钵存水，疾射而出。

当先两个先至的鬼形怪人，忽觉脸上一凉，手中高燃的迷香，登时被水浇灭。

一动群应，十个僧侣齐挥动手中铜钵，刹那间水气弥漫，空中水滴如雨，三丈内鬼形怪人手中的迷香，尽都被水势浇灭。

方兆南目睹此情，微微一笑，暗道：“想不到这种办法，竟有点效能，可见天下之事，繁简之便，主要取精细二字……。”

忖思之间，两个鬼形怪人已然冲近身前，两柄鬼头刀，分由左右一齐袭到。

方兆南早已握剑在手，身子微一向后撤。挥手一剑扫去。

第三十七回 罗汉阵舍身拒妖

方兆南此时的功力，已然大非昔比，出手一剑，划带起凌厉的剑风。只听一阵金铁交响声后，血光暴洒数尺，两个鬼形怪人，连人带刀，都被他一剑斩断。

方兆南一剑得手，神威大发，挥剑直冲而上。

他已知今宵之战，绝难有两全之策。

心中早存杀机，出手剑招，尽都是各大门派中毒辣异常的剑学，再加上那白蛟剑的威力，和突飞猛进的内功，雄浑的腕力。

但见寒光闪闪，剑风似轮，耳际间一片金铁交鸣暴响之声，混入了喷洒的血雨中，片刻之间被他连伤了十四五人之多。

这时，溃退的少林僧侣，目睹方兆南神勇，战志大增，纷纷停退抢攻，重又组合成拒敌的阵势。

方兆南大喝一声，挥剑又劈了两个鬼形怪人，身躯移动，到大玄禅师身前，低声说道：“今夜之战，形势出了我意料之外，贵寺中僧侣，个个神勇，而且又不畏死，看来阻敌入寺，并非是什么难事，唯一可怕的是怕敌人再烧起迷香，对付咱们……。”

大玄禅师是何等人物，如何还听不懂方兆南弦外之音？当下说道：“老袖再去取一些清水备用。”

当下转身疾奔而去。

那随行的群僧随在大玄禅师的身后，急急而去。

这当儿，冲入阵的鬼形怪人，大都伤亡在方兆南的剑下，余下的人，又被少林僧侣们的快速攻势，迫出阵外。

方兆南眼看少林阵势已经稳住。正想疾退入阵，以便告诉大愚禅师，要他多备一些清水，只要分出一百个僧侣，分成两次送水，就可对付强敌施用“迷香”了。

心念方动，忽听得一声娇叱，一条人影，破空飞了过来。

方兆南心头一震，暗道：“要糟，如若向我施袭的人是冥岳岳主的话，这一击我绝难挡得住。”

心中念头电转，手中并未闲着，白蛟剑盘顶旋飞，划出一片护身光幕。

只听得一声百练精钢相击的脆响过后，嗡嗡之声长鸣不绝。

方兆南吓了一跳，收剑看时，幸好白蛟剑完好无伤。

目光一转，只见一个全身蓝衣的美艳少女，左手握着一只形如鹿角，赤红似火的兵刃，右手握着一柄剑。

她落入阵中，立时遭到群僧内层的围击，但见杖影闪动，刀光翻滚，纷纷向她的身上攻去。

蓝衣少女一面挥动左手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封架那绵连不绝攻袭过来的禅杖，戒刀，一面平举着剑，防备方兆南出手抢攻。

她和方兆南对面而立，虽身处阵中，也有一面受到攻袭，另一面却有方兆南替她挡住。

方兆南冷笑一声，道：“你胆子很大，竟敢跃入阵中……。”

少林僧侣虽只能从一面攻袭，但那轮转的攻势，强猛至极，那蓝衣少女虽身负绝世武功，也有着招架不住之感。

当下说道：“你要他们停下攻势，我有话要对你说。”

方兆南冷冷的说道：“战阵之间，生死一发之际，一着失错，满盘皆输，你想的倒是不错啊！”

那蓝衣少女挥动手中形如鹿角的兵刃，封架开急袭而来的禅杖、戒刀，冷笑一声，道：“我是奉命而来，你不信那也没法子。”

方兆南看她说话时神情庄重，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冥岳妖妇，又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倒不如听她一遍，也好早作准备。”

心念转动，潇洒的一笑，道：“少林寺罗汉阵，乃当今武林中第一奇阵，变化的奇奥，精微，自非常人能解，我纵有让他们停手之心，却无让他们停手之能。”

他这几句话，故意说的很高，而且又正对着主持阵势变化的人。

果然，那主持前阵变化的和尚回过头来，望了方兆南一眼，突然举起右手，斜斜向外一推。

经过那蓝衣少女身后的僧侣们，突然向外移动了三尺，全阵轮转的变化依旧，但已无人再向蓝衣少女施袭。

方兆南目注那蓝衣少女道：“现在姑娘已经有足够的说话时间了，不知有何见教？”

那蓝衣少女星目一阵眨动，道：“家师命我转达一句话。”

方兆南笑道：“幸运的很，不知是什么话？”

那蓝衣少女道：“她要问你，能不能归依到冥岳门下？”

方兆南仰脸一笑，道：“在下也有一句话，要请姑娘转告令师。”

蓝衣少女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你问她能不能剃度出家，跳出红墙，归依佛门之中？”

蓝衣少女道：“我说的字字都是真实之言。”

方兆南笑道：“我说的句句出自肺腑……。”

蓝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道：“你不肯答应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这样讥讽于我……。”

说话之时，已把右手兵刃交左手之中，缓缓向怀中摸去。

方兆南机警无比，右手白蛟剑突然一扬，白芒一闪，寒锋已指在蓝衣少女的手腕之上，冷冷说道：“姑娘最好不要妄动心机！”

蓝衣少女冷笑一声，五指缓缓伸开，食中二指，挟着一条红色绢帕，说道：“你不觉得太紧张吗？”

方兆南肃容说道：“对你们冥岳中人，在下确有着甚高的戒心。”

蓝衣少女道：“事情既然不成，我就要告别了。”

方兆南道：“姑娘请先把取出的绢帕放入怀中，咱们再谈不迟。”

那蓝衣少女虽然生性冷傲，但此刻双方已然正值动手相搏的当儿，方兆南剑尖已指罩住她三处大穴，手腕推送之间，立可把她重创在剑下。

情势所迫，她虽有倔强之心，也不能不屈服在白蛟剑下，缓缓把手中绢帕，放入怀中，冷然说道：“天亮之前，咱们总要有一场生死之搏。”

方兆南手腕一挫，收了剑势，笑道：“当得奉陪。”

蓝衣少女道：“我要出去。”

方兆南道：“请便，请便！”

蓝衣少女道：“四周人转如轮，要我如何个走法？”方兆南道：“你怎么来的？”

蓝衣少女道：“我飞跃人墙而来。”

方兆南道：“是啊！你再飞跃人墙而去。”

蓝衣少女冷笑一声道：“罗汉阵有号称武林第一奇阵，但却未必就能困

得住我。”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鬼丫头飞入此阵，绝非无因而来，我虽已提高了警觉，使她无法施展其技，但冥岳中人，阴险鬼诈。

无孔不入，眼下已然翻脸动手，战阵伤亡累累，大可不必再留什么情面。”

一振手中白蛟剑，说道：“在下绝不信姑娘只为令师一句鬼话，冒险闯入罗汉阵来，你既然觉得出阵不易，那就不用去了。”

蓝衣少女听他竟然不肯中自己激将之法，心中大感焦急，暗暗忖道：“此人这般难以对付，只怕我要弄巧成拙了……。”

只听方兆南冷冷说道：“眼下局势，姑娘大概已经看到了，鹿死谁手，只怕姑娘也不敢预作断言，姑娘如肯听在下相劝---”蓝衣少女嫣然广一笑，接着道：“怎么样？你可是想劝我归依少林，弃剑投降？”

方兆南道：“天下各大门派，都已经得到了少林传出邀请之柬，估计最早的一批援手，明日天亮之前，就可以赶到，令师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大概此时，她已经明白了武林霸业，并非如她想的那般容易。”

蓝衣少女冷笑道：“现在天到什么时候了？”

方兆南头也不抬的答道：“你自己不会望望天色吗？”

他心中警觉之心，特别高强，纵是抬头看看天色，也是不肯。

蓝衣少女倒吸一口凉气，暗道：“这人如此机警，只怕我今夜难出这罗汉阵了，看来只有冒险一拼了。”

方兆南目光转也不转的，一直盯在那蓝衣少女的脸上，看她眼睛乱转，立时一推白蛟剑，寒芒闪动，直向那蓝衣少女刺去。

那蓝衣少女一身武功，实非等闲，方兆南剑势一动，娇躯立时左面移开两尺，剑已然交到右手，横里一挡，一阵龙吟之声，封开了方兆南的剑势。

方兆南挫腕收回白蛟剑，第二剑还未及攻出，蓝衣少女左手中那赤红如火，形似鹿角的怪兵刃，已抢先点到，直袭前胸。

此物通体晶光，而且散出很多枝尖，一招点来，分袭前胸数处要穴。

方兆南右腕一振，一招“横扫五岳”，白蛟剑疾挥，向那蓝衣少女怪兵刃上扫去。

但闻当的一声，如击在坚石之上，那形同鹿角的兵刃，虽然被震开去，但竟然未被削伤分毫。

方兆南心头一震，暗道：“这是什么东西作成的兵刃，这等坚牢？”

方兆南杀机已动，大喝一声，又是一剑“孔雀剔翎”白蛟剑斜斜的划出了一道银虹，横斩过去。

蓝衣少女青龙剑一沉，不退反进，突然向前欺进了两步，左手中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迅快无比的疾向方兆南胸前“玄机”要穴之上点去。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打法，方兆南如果不回剑自救，固然可以把那蓝衣少女伤在白蛟剑下，但那蓝衣少女手中形如鹿角的兵刃，势必要点在方兆南制命要穴之上不可。

形势逼得方兆南不得不先求自保，健腕一挫，收回白蛟剑，身随剑转，向左侧横跨了两步，让避开去。

那蓝衣少女借此一缓之机，突然疾快无伦的反击三剑，这三剑招数诡辣，着着指袭向人身要害大穴，足可制人死命。

方兆南被逼得退了两步，但立即又挥剑反击过去。

两个人在罗汉阵中，展开了一场生死绝于瞬间的惨烈搏斗。

那蓝衣少女身置险地，别存用心，尽展所学，一味抢攻，她想借此紧张惨烈的搏斗，使群僧无法插手相助。

这时，那力攻罗汉阵的鬼形怪人，愈来愈攻势愈猛，罗汉阵的轮转之势，也随着转变得更为迅快。

方兆南担心蓝衣少女施展什么诡计，白蛟剑绝学频出，一剑紧接一剑不让对方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那蓝衣少女却担心身后少林僧侣轮转群攻之势，丝毫不敢松懈，尽展本身所学，和方兆南打在一起。

在两人各出全力的猛烈拼搏之中，交织成一片严密的剑网，那轮转的少林僧侣，虽有助战之心，但却有无从下手之感。

正在激斗之中，突听一声振耳的长啸之声，传了过来。

这时，那蓝衣少女已呈现不支状态，方兆南愈战愈勇，他心中很明白，得觉梦大师之助及南北二怪借身体相较掌力的奇遇，使自己的功力，在数日之间，大进甚多，所以，他对自己这耐战之力，丝毫不觉得惊奇。

但那蓝衣少女听得长啸之声后，精神却突然一振，连出三剑奇招，扳回劣势。

方兆南天赋聪明，过人一等。

一见那蓝衣少女闻得长啸声后，精神忽然大振，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长啸声，不知是何人所发，但其声的高昂尖亮，非有上乘内功莫办，双方激战正烈，互有伤亡，这一声长啸，只怕和战局大有关连……。”

心念一转，立时全力运剑，封开蓝衣少女三招快攻之后，突然疾出一招“巧夺造化”。

那蓝衣少女目睹方兆南的剑势疾快攻到，若点若劈，带起一片流动银芒，来势奇幻，无法封架，但又觉这一剑奇学，似曾相识。

匆忙之间，双手齐举，剑和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齐齐推出，一道白光中混着一片晶莹夺目的红光，护住了身躯。

她的武功，得自冥岳岳主亲自传授，和罗玄一脉相承，这一招巧夺造化，乃罗玄手创剑学中，最毒辣的一剑。

虽是独立的一击，但和罗玄剑法因因相成，她虽未学过此招，但一眼看去，却又似相识。

只听一阵金铁相触之声，方兆南的白蛟剑，有如泻地水银一般，乘空抵隙而入，疾沉而去。

眼看闪闪白芒，就要刺中那蓝衣少女的咽喉，白蛟剑却突然停顿下来。

原来他变化至此，不会下面的变化，剑势骤然一顿。

耳际间突听得一阵连续的惨叫，那疾转如轮的罗汉阵，忽然大乱。

蓝衣少女惊魂略定，青剑忽然斜划而出。

方兆南闪身避开，转眼一顾，只见三四十具少林僧侣的尸体，横卧在地上，也不知被什么东西所伤。

五队鬼形怪人，行列鲜明的直向阵中冲来。

少林僧侣们阵势已乱，那主持阵势的和尚，似是也已死去，大局已无人主持，群僧虽然在自行分头迎敌，但步调杂乱无章，忙成一团，已无法阻止那疾冲入阵的五队奇形怪人。

那蓝衣少女忽然大奋雌威，娇喝一声，剑一挥之间，登时把一个少林

僧侣斩作两段。

她一剑得手，杀机大起，不再攻袭方兆南。左手挥动那形如鹿角的奇形兵刃，右手挥舞剑，单找人多之处冲去。

红光青虹，交互闪转，片刻之间，又被她连伤七个少林僧侣。

方兆南目睹少林僧侣们惨重的伤亡，不禁黯然一叹，提聚声气大声喝道：“各自停在原地拒敌，不可乱动，以待援手。”

说完，长剑一挥，疾向那蓝衣少女冲了过去。

这一击凌厉无比，白光闪闪，直向那交互闪转的红光、青虹冲去。

那蓝衣少女目睹方兆南疾冲而来，顾不得再杀群僧，反手一招“海市蜃楼”幻起了一层青芒的剑影，护住了身子。

方兆南一击之后，剑势立变，绵绵绝招，有如长江大河一般，全都是天下各大门派中精奇之学。

这一轮急攻，尽展了他胸中所学，势道之猛，甚是少见，那蓝衣少女登时被迫落下风，只除下招架之力，没有了还手之能。

她的武功，虽是以诡奇见称，但在先机全失之下，诡奇的剑招，已无法发挥出诡变的威力，再加上方兆南近日内功的进境，运剑击出的雄浑腕力，更迫使那蓝衣少女剑势疲缓无力。

这是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方兆南虽然占尽了优势，但他已用了全力，那蓝衣少女虽然被迫落下风，但她诡奇的剑招，支撑住她暂时还不致落败。

双剑轮转如飞，凌厉的剑风，划起嘶嘶破空之声。

不大工夫，两人已交手了四十余合。

方兆南愈战愈勇，发出的战招力道愈强，那蓝衣少女却已渐呈不支，形势已到了将要分出生死胜败的关头大局。

只要方兆南能够保持他抢尽先机的攻势，再有十合，那蓝衣少女势非伤在方兆南的剑下不可了。

就在胜败即将分晓的当儿，突听一声娇叱传入耳际，一团红影，疾射而至，一缕剑风，直扫后背。

方兆南身子一转，横向旁侧让开三尺，凝目望去，只见那红衣少女右手仗剑，左手握着拂尘，和那蓝衣少女相对而立。

七尺之外，站着那黄衣丽人，她身后一排横立着萧遥子、袖手樵隐、白作义和三剑一笔等武林群豪。

显然，那黄衣丽人，忽然改变了主意，改以那五队鬼形怪人作为攻打罗汉阵的身躯，而把中原武林群豪，留作后队，作为最后的决战之用。

那蓝衣少女，红衣少女并未再出手抢攻，形成了相对立的僵持之局。

连经大敌，已使方兆南变得十分沉着，目光转动，环扫了一周，已不见一个少林僧侣，只余下遍地的尸体，大约一顾间，尸体多达四五十具，几乎尽都是少林僧侣。

这时，那发人深省的梵唱，和那音如鬼啸的乐器之声，都已经停了下来，隐隐间可闻兵刃相触的激斗之声。

转目回顾，少林僧侣，已后撤十丈开外，高照的火炬，熊熊的火光照耀之下，清晰可见十丈外正展开激烈的拼搏。

第一环节的罗汉阵，在惨重的伤亡之下，已然完全崩溃了。

那黄衣丽人忽然举手一挥，排立她身后的中原群豪，迅快的散布开来，团团的把方兆南围了起来。

方兆南长长呼一口气，纳入丹田，凝聚真气，准备迎接一场群攻。

哪知群豪布成了包围之逝，但却不立刻出手。

那黄衣丽人却突然举步而行，穿过群豪，且向方兆南走了过来。

方兆南心头微微一震，暗道：“她把身随精锐高手，布置在四周，防我逃走，却亲自出手对付我，显然是有了制我于死的决心。”

当下一横白蛟剑，封住门户，准备以“达摩三剑”，作孤注一掷的一战。

黄衣丽人，姗姗行来，不慌不忙，相距方兆南还有三步左右时突然停了下来，目睹方兆南，冷冷的说道：“现在你该相信我在天亮之前，能够把少林僧侣完全歼灭了吧！”

方兆南抬头望望天色，还不到四更时分，以这片刻间少林寺惨重的伤亡而论，天亮前一鼓尽残少林僧侣，似是并非什么难事。

他觉得这问题甚难答复，沉吟了片刻，道：“似鬼谋毒计取胜，纵然胜得，那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黄衣丽人笑道：“战阵之间旨在伤敌求胜，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无关宏旨，兵不厌诈，愈诈愈好……”

方兆南接道：“武林之中，江湖之上讲求的是真功实学，正大光明，才能使天下，武林同道，心服口服。以你岳主的身份，暗施算计，未免有损英名。”

黄衣丽人笑道：“少林僧侣，不下千人，就算他们个个束手手戮，也要杀上一阵工夫……”

方兆南虽善机变，但他天性之中却带有一种侠情之心，眼看少林僧侣惨重的伤亡，心中大感不忍。

当下心中一动，暗忖道：“这妖妇不知用什么手段，一瞬之间伤了数十个少林僧侣，使这赖以拒敌的罗汉阵完全解体。”

以此推论，天亮之前，尽伤少林僧侣，并非什么难事，虽然不能完全斩尽杀绝，但那惨重的伤亡，也足以使少林寺为之解体。

这些可怜与世无争，常伴青灯黄卷的和尚们，为了维护少林寺的存续，却付出了宝贵的性命，这些人大都和十丈红尘，无干无涉……”

心念转动，也就不过眨眼之间的工夫，武断的作了重大的决定。

他仰脸望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严肃的说道：“岳主说的不错，如若少林寺千余僧侣，个个用命，今夜这一场血战，不论谁胜谁负，都将是武林中一次空前的浩劫……”

他凄冷的叹息一声，接道：“这些人既无领导江湖霸业，亦无争名武林的宏愿，他们只不过是岳主一念错动的牺牲之人。”

纵然让岳主心愿得偿，一夜之间尽残少林僧侣，但天下九大门派中人，也不甘雌服在岳主之下，这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搏斗，古往今来，从没有一个人，能在武林中缔造出一统天下的局面……”

他突然提高了声音，神情肃然的接道：“你自信比令师如何？”

但令师并没创造武林一统霸业的野心，至低限度，他没有这等狂妄的行动……”

那黄衣丽人似是被方兆南滔滔不绝的言词所动，两道秋水一般明亮的秋波，怔怔的盯住在方兆南的脸上。

方兆南重重的咳了一声，接道：“令师的成就，虽然留给了天下武林同道无比的敬重，但他的成就，也并非武林中唯一之一人，如若把令师和少林

派开山鼻祖的达摩禅师相比，声誉的高低，岳主的心中，亦必有分寸，不用在下多说了。

手创武当派的张三丰，只怕也不会在令师之下。这些人，天份之高，胸罗之广，被天下武林同道，公认为一代宗师之才，但他们也只不过造成武林中一大门派而已……。”

那黄衣丽人星目微一眨动，冷然说道：“此刻时光，寸阴如金，你这般滔滔不绝的大发宏论，说给那一个听啊！”

方兆南道：“在下不惜唇干舌焦，无非希望岳主能够稍存慈悲……。”

黄衣丽人笑道：“你要少林僧侣们放下手中之兵刃，束手就缚，我就网开一面，全部免死。”

方兆南听得打了一个冷颤，说道：“这么说来，我这一番相劝之言，完全是自说了，岳主既然存了誓不两立之心，在下倒有一个办法，可免除甚多杀劫。”

黄衣丽人道：“删繁从简，扼要说明，不要再罗罗嗦嗦叫人听得不耐。”

方兆南道：“打蛇打头，打鸟打翼，岳主如若能把少林寺几个首脑人物制服，群僧失去了主宰之人，当无再战之能。”

黄衣丽人道：“你言中之意，可是要少林僧侣们选出几个高手，作最后一胜负？”

方兆南道：“在下正是此意。”

黄衣丽人道：“这办法不错……。”

她右手一摆，那包围在方兆南四面的群豪，登时让出一条路来，接着道：“你去对他们说吧！”

方兆南左手搭在右手白蛟剑上，微一欠身说道：“岳主也请实时下令，要那些奇装异服的怪人，暂时停攻，”黄衣丽人道：“这个不难。”

方兆南一收白蛟剑，大步闯出群豪包围，走了几步，突然又过头来说道：“在下还有一事，想请岳主答允。”

黄衣丽人怒道：“你这人太烦人了，我要杀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快些说吧！”

方兆南手大声说道：“我想请岳主答允不用暗器，不许下毒，大家凭皆着真功实学，一分生死。”

黄衣丽人略一沉吟，说道：“就依你之言。”

方兆南道：“岳主身份尊高，一言九鼎，咱们就此一自为定了。”

说完之后，转身疾奔而去。

那蓝衣少女目睹方兆南背影逐渐远去，回头对黄衣丽人道：“此人武功不弱，师父何以不借机会把他除去？”

黄衣丽人道：“他说的不错，少林千余僧侣，如果个个用命，不但咱们要造成极大的伤亡，而且天亮之前能否尽歼群僧，实无把握。

借他之言，让少林寺挑出一些精锐高手，一战而定，对咱们也是大大有利的事，只要几个少林寺的首脑被擒，群僧势将形成群龙无首之状，那时，咱们或以他们生死要挟，迫使少林群僧就范，或是尽情杀戮一番，尽其在我了。”

站在右侧的红衣少女道：“师父答允他不用暗器，不许下毒，岂不便他们占去便宜不少？”

黄衣丽人冷峻的目光，横扫了二女一眼，道：“如果你们三师妹还活在

世上，这些话，她一定不会问我，纵然你们会提出来，也用不到我来答复你们-----。”

二女虽然狂傲，但对这黄衣丽人却有着无比的敬畏，当时一齐垂下头去低声说道：“弟子愚蠢，万望师父见恕。”

黄衣丽人缓步向前移动身子说道：“快去招呼他们停下手来，咱们的五行奇阵，绝不是罗汉阵的敌手。”

那蓝衣少女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银色的哨子，放入口中，一阵尖厉惊心的哨声，划空而起，飘落全寺。

那分着红、黄、蓝、白、黑五队鬼形怪人，听得那尖厉的哨声之后，立时停下了强攻之势，齐齐向后撤退下来。

少林僧侣们轮转拒敌的罗汉阵，也随着停顿，夜风吹摇着高燃的火炬，激烈的恶战停下之后，恢复了夜的沉寂。

满地溅飞的鲜血，横卧的尸体，使沉寂的夜又增加无限的凄凉。

那黄衣丽人的目光缓缓环扫了四周一眼，低声对那蓝衣少女说道：“你留心听我号令，等我制服了少林寺首脑，立时挥队冲杀，一面放火烧寺，造成最恐怖、最凄凉的景象，以瓦解少林寺僧侣的战志。”

那蓝衣少女垂首应道：“弟子遵命。”

黄衣丽人素手一挥，带着那红衣少女和萧遥子等群豪，缓步向前走去。

对面少林群僧中，忽然冲出一队月白僧袍的和尚。当下一个面貌清瘦的老僧，右手横着禅杖，左手托着铜钵，慢步而行。

那老僧左面，并肩而行着南北二怪，右面紧随着手横长剑的方兆南鱼贯而行，相随在身后。

双方都走的十分缓慢，但气氛却有着无比的严肃，两方面都尽出精锐高手，这一战乃双方存亡所系，每人的脸色上，都显得异常严肃紧张。

双方的距离，逐渐的接近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似乎是每一个人，在举步落足之间，都有着无比的谨慎。

那黄衣丽人柳眉一耸动，突然加快了速度，疾步向前奔行，眨眼之间，已到了群僧前面。

那当先而行的老僧，正是少林寺“戒持院”的主持，代行方丈大权的大愚禅师。

只见他一顿手中禅杖，恭敬的揭开那合盖的两面铜钵。

凝目望去，只见那双钵合口之间，端放着一座白玉佛像，玉像口鼻之间，缓缓冒出一丝淡蓝的烟雾。

黄衣丽人眉头一皱，冷冷喝道：“那是什么东西？”

大愚禅师肃然答道：“岳主尽管放心，少林寺屹立江湖数百年，沿传数十代，从未暗算过人，更未用过毒物害人，这玉佛像冒出的青蓝色烟雾，乃本寺精炼禅香，此物不但对人无害且可解各种熏香之毒。”

黄衣丽人怒道：“咱们讲好以武功相搏，大可不必再用此物。”

大愚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香在我们少林寺，已染最后一枝，如非老衲敬重乐主的身份，也不致动用到它。”

言辞之间，已隐隐说出，不相信黄衣丽人不用迷药的承诺。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你这话叫我如何能信？”

虚空一指，直向那铜钵点了过去。

大愚心知眼下强敌，武功高不可测，哪敢怠慢，暗运功力，僧袖疾拂

而出，打出了一股强猛的潜力。

那黄衣丽人冷然一笑，突然向前欺去，举步一跨，腿不屈膝的向前行进三尺。

大愚拂出的劲力，虽然刚猛绝伦，但一和那黄衣丽人点来的指力相较，登时觉出不对，只觉对方那点来的指风，有如一柄尖椎般，打入那一片强劲力之中，不禁心头大骇。

南怪辛奇似是看出不对，右手一举，借拂长髯之势，暗中发出内功，挡住了那黄衣丽人点来的一指。

方兆南眼看双方已经暗中较量上内功，赶忙急奔而出，高声说道：“在下已把岳主之言，转告了大愚禅师，为了千余无辜的生命，大愚禅师同意岳主之见，咱们自双方人手之中，选出一部分高手，代表双方作一决战……。”

他抬头望望天色，说道：“眼下时光，已经不早，岳主快请立个规矩，咱们也好早些动手。”

黄衣丽人冷冷说道：“主意是你出的，规矩就由你来订。”

方兆南笑道：“规矩不论谁立，但总得双方同意，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道：“动手之时，我先杀了你。”

方兆南道：“如以岳主杀人之多，在下倒是信得，不过在下极不愿束手待毙，岳主纵然能杀得了我，只怕也得费上一点工夫。

黄衣丽人道：“举手之劳而已。”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回头一瞥排立在大愚身后七十二个少林寺精锐高手，转移话题说道：“如若岳主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这些人全都杀死，少林余下僧侣，个个束手就缚不再抗拒，听凭岳主发落。”

黄衣丽人冷笑道：“那也不算什么英雄。”

方兆南道：“只怕岳主天亮之前，无法把我们全部杀完，不知那该当如何？”

黄衣丽人虽然明知中了方兆南激将之计，但仍然冷冷漠漠的答道：“天亮之前，杀不完你们，我就立时撤走，三年内不再问鼎武林霸业。”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岳主约赌之法，虽嫌轻了一点，但三年时光，不算太短，那时武林形势，不知会有何等变化，也许令师未死，重现仙踪，也许少林寺还有长辈出面主谋大事，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黄衣丽人缓缓举起雪白的玉掌，说道：“第一个我先杀了你。”

方兆南道：“岳主既然这般看得起在下，敢不舍命奉陪，但动手之前，在下还有两句话要说。”

黄衣丽人举起的手掌，不得不放了下来，说道：“什么话？快说！”

方兆南道：“咱们动手相搏，不知是单打独斗呢？还是一齐混战？”

黄衣丽人道：“主意是你出的，规矩由你立，单打群战，也由你选择吧！”

方兆南道：“在下之意，单打最好……。”

那黄衣丽人似已想通，单打独斗，拖延时间甚长，对自己大是不利，樱唇激活，话还未来得及出口，方兆南已抢先说道：

“这第一阵，由在下奉陪岳主。”

黄衣丽人怒道：“便宜让你们占尽……。”

方兆南不容她再接下去，一挥手中白蛟剑道：“岳主留神，在下就要出手了。”

大愚禅师高声叫道：“方施主乃客位身份，这第一阵该老衲出手……。”

方兆南早有了预谋，先不理睬大愚禅师之言，举手一剑，“西来梵音”疾向那黄衣丽人刺去。

这一招杀机中隐藏慈悲的剑招出手，那黄衣丽人神色一变，娇躯微微一晃，人已避到四尺开外。

方兆南心中有数，知道只要一给对方出手的机会，自己恐怕将再无还手之能，当下一提真气，连人带剑疾冲而上。

但那黄衣丽人的身法，太快、太奇，方兆南虽然紧追而上，但对方仍然有着足够的还手时间，奇怪的她并未立时出手还击，只静静的站着不动，像是在等待方兆南的第二招剑势出手。

他聪明过人，一看那黄衣丽人的神情，立时猜出对方心意，想默查自己的剑势来路，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此刻时光，拖延愈久，对己方愈是有利。”

当下一沉丹田真气，收住疾冲之势，说道：“在下还有几句，不得不事先说明。”

黄衣丽人眉宇间，泛现出一抹杀机，冷冷说道：“这是你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了。”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咱们这场相搏，是以性命相拼呢？还是点到为止……。”

黄衣丽人接道：“自然是以性命相搏，不死不休！”

方兆南怕她抢先出手，自己的功力，本已不如强敌。如再让人抢去先机，更是无法抗拒，立时一振长剑，说道：“岳主小心，在下这第二剑，要较第一剑强凌多了。”

他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拖延时间的机会，纵是一句话，一寸时光，也不肯轻易放过。”

黄衣丽人道：“你就不觉得说话太多了吗？”

方兆南道：“不敢！不敢！在下只不过是先把话说得清楚，免得事后有什么怨言。”振腕一剑‘一柱擎天’疾攻过去。

这一招大气磅礴，有如君王临朝，百官齐拜。剑势出手，高涨起经丈银虹，山立波翻一般倒泻下来。

这等惊人的剑势，世所罕见。

双方观战之人，都看的不禁为之一呆，那黄衣丽人也似被这惊人的剑势所怯，双肩晃动，人又向一旁闪开八尺。

她的身法虽然快速绝伦，但仍然被那倒泻而下的暴涨银虹扫中了身着的黄裙，划破了一片衣袂。

方兆南实未想到这一剑竟有着如此惊人的威势，而且一剑出手，胆气也随着大增，肃然说道：“在下的第三招，毒辣无比，岳主要小心了。”

那黄衣丽人惊魂未定，听得方兆南这几句话，心中果然为之一震，暗道：“看他这前两招的剑势，似非夸大之言，如若再试他一招，坐让先机，万 伤在他的剑下，那可算一件大不上算的事。”

她翠眉微耸，突然举手拍出一掌。

这一击虽是轻描淡写，但随着那挥动的玉掌，疾冲一股强猛的暗劲，裂空成风，直撞了过来。

方兆南早已暗中提聚了全身功力准备，目睹那袭身掌风的凌厉之势，

自知难以硬接，但如纵身闪避，势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念转慧生，忽的一举手中白蛟剑，暗劲贯注剑身之上，左右一摇，颤出三朵剑花，迎着疾撞而来的暗劲点去。

一阵丝丝轻响，白蛟剑上突然感受到万钧压力。

方兆南一面运气贯注剑身，一面疾侧身躯，以减承受那撞来劲力的幅面。

那黄衣丽人暗发出的真气，凝成的掌风虽然强固，但在这等绝世的利器之下，亦被那剑芒穿破。

方兆南忽觉全身一震，如被人高高举起，摔在地上一一般，内腑血液，都起剧烈波荡，全身血液，忽然加速流行，眼睛昏花，耳际间长鸣不绝，手中的白蛟剑不自觉的垂了下来。

这一击，已使他全身受到震荡，好的是那白蛟剑裂穿击来的暗劲护住了前胸要害，人还未晕倒过去。

那黄衣丽人发掌时虽然轻描淡写，若无其事，其实已暗中凝聚了六成功力，目睹方兆南承受一击之后，还没晕倒，心中暗自赞道：“想不到此人的功力竟然这等深厚。”

举步一跨，疾如闪电欺了上来，扬手一指，疾向方兆南前胸点去。

这时的方兆南，已是毫无抗拒之能，眼看那点来一指，即将近身，他仍然不知闪避。

眼看那黄衣丽人纤纤的玉指，即将和方兆南前胸相触之际，忽见他的身子一仰，直向后面倒去。

表面上看起来，他似是被那黄衣丽人的指力所伤，应手而倒，但那黄衣丽人，心中却极明这一指点击之中，含劲未吐，强猛的劲力，完全蕴藏指上，还未发出，方兆南应手而倒，心中甚感奇怪。

方兆南背脊着地之后，突然向旁侧一个翻滚，紧接着—挺而起，跃起了七八尺高，口中大声喝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说话之间，手中白蛟剑已施出“达摩剑法”中最凌厉毒辣的一招“天罗地网”，洒下漫天剑影，直罩下来。

那黄衣丽人看他突然跃起，心中微微—愕，念头还未来得及多转，那漫天剑影，已若剑山倒塌—般，直罩下来。

势道的凌厉，生平未见，心头为之大骇，仰身—跃，疾向后面退去。

—则方兆南身受重伤，无法把这招剑势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再者他初度用此招和人动手，还未熟悉这招变化。

那黄衣丽人的身法、武功，又是当今武林中—等—的高手，进退举动，灵快如电，竟然被她倒飞的疾退，逃出了—招千古奇学的笼罩之下。

如若方兆南武功再高—些，剑招的变化，再熟悉—些，悬空运气追袭，那黄衣丽人虽身负傲视尘寰的武功，也无法逃出剑下。

原来方兆南身挡那黄衣丽人掌风—击，已知内腑受到了剧烈的震荡，只要对方再及时遥发—掌，自己非伤在对方的强猛掌下不可。

唯一的求生之望，就是让对方误认为自己已受伤不支，大意轻敌，出其不意挥剑—击，他七分真伤，三分装作，竟然把那黄衣丽人骗了过去。

方兆南挥剑—击未中，人重落实地，哇的—声，张嘴吐出两口鲜血。

大愚禅师沉声说道：“阿弥陀佛，方大侠请稍微养息—下，让老衲试试这位女施主的强劲掌力。”

方兆南重伤之后，又勉力挥剑攻敌，全身真气浮动不稳，逼出内腑鲜血，但他心中仍然明白，除非自己伤势，尽快复元，凭仗达摩三剑的精奇变化，或可一阻那黄衣丽人之外，只有南北二怪亲自出手，或可凭借本身深厚的功力，和那岳主一拼。

他心中虽然明白，但却又不好直接了当的说出口来，沉吟了一阵，道：“大师乃主持大局之人，最好不要亲身临敌……。”

他突然放低声音，接道：“我和那黄衣丽人这一战，凭借贵派中奇奥绝世的剑招，已挫了她的锐气，我虽受伤，但目的已达，可设法激劝南北二怪出手。

当今武林之世，能够和这妖妇抗拒的人，只怕难以找得出三五个来，南北二怪联手，或可和那妖妇成一场势均力敌的拼搏。

要知对方心地阴诈险恶，绝不会遵守和咱们相订之约，但不到必要关头，以她的身份，当不致赖去承诺。

老禅师心地忠厚，光明磊落，或不屑在下之言，但今宵之战并非老禅师一人的生死荣辱，而是贵派在武林上沿传数百年的基业存亡，不是争一时之长短，而是千秋的延续，老禅师大可不必拘泥于一两句相约之言。”

大愚禅师肃容说道：“老衲记下。”

他心中对方兆南所说的凭借贵派奇奥绝世的剑招之语，虽不甚解，但见他嘴角间鲜血汨汨而出，显示他已说话够多，不忍再相追问，只好闷在心中。

方兆南口在和老愚禅师说话，两道眼神却一直紧紧的盯注在那黄衣丽人的身上，怕她突然率众疾冲过来，以防措手不及。

哪知黄衣丽人似已被方兆南剑招所惊，竟然不敢轻进，低语吩咐相随身后的红衣少女，和萧遥子，似在变更原定的攻敌计划。

显然，方兆南这达摩三剑，已使那傲视群伦的冥岳岳主，收敛轻敌之心。

回头望去，只见相随出战的少林高僧，已自动排成了一座罗汉阵。

方兆南扶剑而退，直向南北二怪走去。

两个昔年威震江湖的魔头，相距有三四尺远，一排而立，覆面及腰的长发长髯，随着夜风飘拂，两人的面孔，一般的冷漠肃穆，似是对刚才一番凶险相搏，全然未睹。

方兆南强提真气，走近两人，望着南怪说道：“辛大哥，刚才小弟和那冥岳岳主动手相搏，所用的几招剑法如何？”

南怪辛奇皮笑肉不笑的一例嘴巴，道：“奇幻有余，功力却不足，伤敌紧要关头，变化迟滞，不够灵活，如果那剑招是我出手，早已把她活劈剑下。”

方兆南笑道：“大哥的武功、内力？早已使小弟仰慕，但不知剑术一道，是否也有成就？”

南怪辛奇道：“剑为兵刃之祖，自是早已通达。”

方兆南伸手将白蛟剑递了过去，道：“小弟刚才和那妖妇相搏，功力不敌，内腑已然被她震伤，恐怕再难出手，此剑暂交大哥，出马挡她一阵如何？”

南怪辛奇回目望了北怪一眼，缓缓接过白蛟剑，道：“我已六十年未用过兵刃和人动手了。”

方兆南已从他言词之中，隐隐听出怯敌之意，心中暗暗忖道：“我如不设法激起他求胜之心，只怕未曾出敌，心里已败。”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昔年大哥和罗玄动手，可曾用过兵刃吗？”

南怪辛奇道：“凭借一双肉掌。”

方兆南道：“如今辛大哥有剑在手，难道还怕罗玄女弟子不成？”

南怪辛奇怒道：“谁说我怕她了？”

说罢，横剑大步而上。

方兆南眼看南怪已然被激起豪气，横剑而上，目光一转，投注到北怪黄炼脸上，道：“老前辈可也和罗玄动过手吗？”

北怪黄炼道：“自然打过了。”

方兆南道：“你和他单打独斗，还是有我大哥助你？”

北怪黄炼道：“我们双双斗他一人。”

方兆南道：“那时候，你和我大哥，交情定然甚好了？”

北怪黄炼道：“我们一直未曾好过！”

方兆南道：“那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北怪黄炼怒道：“你罗罗嗦嗦问个不停，也不觉得讨人厌吗？”

方兆南道：“这次你还要不要帮他？”

北怪黄炼冷冷一笑道：“那要看老夫高兴不高兴了。”

方兆南道：“你最好不要帮他，让他伤在那黄衣妖妇手中，你岂不是当今江湖上第一位高手了？”

北怪黄炼脸色一变，道：“怎么？你认为我打他不过吗？”

方兆南道：“据在下之见，南北二怪，半斤八两，谁也无法胜谁……。”

他微微一顿，接道：“就和你们的威名一般，并驰江湖，人们一提南怪辛奇，必然也联想起北怪黄炼……。”

北怪哈哈大笑，道：“这话说的不错……。”忽然笑声顿住，默默不语，两道目光，凝神相注。

方兆南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只见南怪辛奇横剑而立，那黄衣丽人也缓步向场中走去，两人相距，只不过余下了一丈多远的距高。

偷眼回顾北怪黄炼，只见他两脚不自主的向前缓缓移动，关注之情，洋溢于行动之间。

方兆南目睹其情，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

他暗道：“看来他们南北二怪，明虽格格不入，实则相互关切，只因两人全都生具冷癖孤傲的性格，言词行动之间，谁也不愿吃亏，谁也不肯相让，动不动就打了起来，但暗地之中，却是倾心相交，生死一体，我不用这一番言语相激，只怕北怪黄炼也不会坐视不管……。”

他这月余时光，虽然有很多的奇遇，使他的武功大进，但比起那冥岳岳主，自是相差了极远。

刚才身受那黄衣丽人一记劈空掌风，内腑已受到剧烈的震荡，中掌之后，又未能及时运气调息，反而运剑击敌，致使伤势更重。

但他心中一直紧记觉梦大师之言，以南北二怪之力合手，或可抵挡冥岳岳主，为了少林寺千百僧侣的安危，他勉强提聚了一口真气，激劝南怪辛奇出手，又用言词说劝北怪黄炼，眼看二怪双双出敌，心头得偿，精神随之懈，再也提不住残余的真气，仰身栽倒地上。

大愚禅师急急奔了过来，从怀中摸出一个磁瓶，倒出两粒白色丹丸，放入方兆南的口中，一面运气，在他命门穴上推拿。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方兆南才长长的缓过来一口气，睁眼望

过去，场中已经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

南怪手中一柄白蛟剑，幻起重重剑光，裹着一团黄影，翻滚在丈余见方之中。

两人攻守之势，大概过于迅快，已无法看清出手的详细情形。

北怪黄炼，仍然静静的站在一侧，袖手旁观。

显然，南怪辛奇尚未遇上凶险的招数。

方兆南长长吐一口气，道：“南北二怪的威名，果非虚传。”

他这几句话用尽了刚刚恢复的体力，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那站在一侧观战的北怪黄炼听到。

大愚禅师低声说道：“方施主气血尚未平静下来，不宜大声说话。”

方兆南淡然一笑，回过头望了望那排成的罗汉阵一眼，低声说道：“这些人可都是贵派中的精锐高手吗？”

大愚禅师道：“每人都有二十年以上的火候……。”

方兆南急急接道：“那很好，大师请把大道、大玄两位禅师请过来吧！咱们要尽全力守住此地，战死不退寸步……。”

大愚肃然接道：“方施主但请放心，不得老衲之命，他们绝不致畏死避命。”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道：“如若南北二怪，和在下以及贵寺群集此地的高手，不幸战死，只怕贵寺中余下的人手，也无法抵挡得住冥岳中人的攻势。”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有何吩咐，但请直说，老衲无不遵办。”

方兆南道：“老禅师心地磊落，可比日月，不善江湖机诈，需知今夜一战，关系着贵派命脉的绝续，如若贵寺高手联合了南北二怪之力，仍然无法拒挡得住强敌的猛锐之势，似乎大可不必再让他们作无谓的牺牲。”

在下之意，是想请大师把后队中所有的高手，连同大道、大玄禅师，一齐调集，以作保护贵寺的决战。

余下之人尽放出寺，要他们准备逃命，一见讯号，立时分头离开嵩山，这样一来，贵寺纵然被强敌所毁，但散布在江湖上的弟子不下数百之多，日后自有重建嵩山本院之日。”

他刚才目睹少林寺僧侣们惨重的伤亡，心中大生不忍之感，这些人日夕常伴着青灯黄卷，毫无是非恩怨牵缠，一缕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大愚禅师低声说道：“阿弥陀佛，方施主仁心侠胆，实叫老衲敬佩，老衲立刻吩咐他们遵办。”

方兆南淡然一笑，接道：“老禅师手中磁瓶，装的什么药物？”

大愚禅师道：“是我们少林寺镇神继命金丹。”

方兆南道：“此药有何功用？”

大愚道：“疗伤镇神，强命健身，奇药难寻，炼制不易。”

方兆南道：“不知有没有提神之效？”大愚道：“自然是有。”

方兆南伸手说道：“这瓶金丹，可否送给在下？”

大愚道：“方施主对我们少林寺施恩如山，岂是这区区一瓶金丹能报万一？”

当下把手中磁瓶，交到了方兆南的手中。

方兆南也不客气，接过磁瓶，打开瓶盖，一连吞服四粒之多，然后合上瓶盖，揣入怀中说道：“老禅师快去调集人手，天色已然四更过后，那妖

妇大概快要发动了。”

大愚禅师道：“发动什么？”

方兆南道：“大概是一种绝毒的暗器，一出手间，可伤数十人之多。”

大愚略一忖思，道：“不是施主提起，老衲倒忘怀了，我们少林寺中，有一种专门破解暗器的巨型铜钵……。”

方兆南道：“那好极了，可有人会施用吗？”

大愚道：“寺中二代高手，大都会用此物，只是不常用它罢了……。”

方兆南喜道：“那是最好不过，快些把那铜钵取来，如果那铜钵能克制对方的暗器，在下再仗这药物之力支撑，凭借那达摩三剑之力，或可拒挡冥岳岳主！”

大愚道：“达摩三剑？”

方兆南道：“此刻无暇奉告，老禅师快去调集人手。”

大愚合掌说道：“方施主最好能运气调息一会。”

僧袍一挥，转身而去。

但见人影闪动，八个身披灰袍的和尚，急急奔了过来，并肩站在方兆南的身前，排成了一堵人墙，保护他不致受到伤害。

方兆南默算以南北二怪之力，最少也要和那冥岳岳主力搏个数百招，那黄衣丽人腾不出手，料想不致发动，倒不如借此片刻时机，运气调息一下。

当下闭上双目，运行真气。

他心悬南北二怪胜负，那里能坐得住，勉强把真气运行一周，立时挺身而起。

排开群僧望去，只见北怪黄炼已加入战圈，不禁心头大骇，暗道：“黄炼加入助战想是南怪辛奇已经显出不支之势。”

他回头问群僧道：“他们搏斗几个照面？”

右侧一僧欠身答道：“至少在百招以上。”

方兆南一挥手道：“诸位请归原位。”

大步向前走去。

这当儿，南北二怪已经和那黄衣丽人打到了生死关头，只见人影闪闪，翻翻滚滚，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

这是抢制先机的快打，双方都把真力蓄蕴在掌指兵刃之上，不击中对方，不肯发出，是以看去人影翻滚，但却不闻声息。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长啸，北怪黄炼忽然跃出战圈，双手齐挥，连发两掌。

一股激旋的气流，划带起啸风怪响，直向那黄衣丽人涌撞过去。

他不耐久战，当先发出了玄冰掌。

卧龙生系列绛雪玄霜第三十八回锁二怪少林蒙难风起云涌的狂，挟带着浸入肌肤的阴寒之气，周围七尺内，都隐隐觉得寒意袭人。

那黄衣丽人独斗南北二怪，甚感吃力。

二怪数十年的石室囚禁，终日以调息运气，排遣寂寞岁月，内力大进，招术上虽不及那黄衣丽人诡奇辛辣，但浑雄的内力，却弥补了招术上的奇变不足。

北怪黄炼似是看出了那黄衣丽人弱点，立时闪身退出，然后以雄厚的内力，和她硬拼，是以用尽了全力，双掌连环劈击出手。

那黄衣丽人娇叱一声，疾发两指，逼得南怪辛奇回剑自保，人却借机

跃退，双掌平胸，并腕推出。

南怪辛奇虽然兼通各种兵刃技击之术，但用剑终非所长，虽然宝刀在手，但仍有着碍手碍脚的感觉。

那黄衣丽人，纵身而退，南怪立时也借机停手，回头喝道：

兄弟接剑。

手腕一抖，白蛟剑疾射而出，啞的微响，插在方兆南身前数尺之处的坚地上，直没及柄。

南、北二怪，搭挡半生，虽然因生性孤傲，从未和颜悦色欢洽相处过一日，但彼此心意，却是早已相通。

昔年二怪双斗罗玄，不过百招，双双伤在罗玄的手下。

那时冥岳岳主，还不过十一二岁，头梳双辮，一片天真，看双怪伤在师父手中，心中甚觉好玩，她童心未泯，曾经出言讥笑二怪，南北二怪心畏罗玄，不敢出手伤她，但是两人气度狭小，虽对三尺之童，亦有着极强的记恨之心。

当时曾把那女童特征、面貌，默记在心，数十年来这女童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盘旋在两人的脑际之中。

她虽已由天真烂漫的女童成人，但面形特正并未改变，是以两人见那黄衣丽人，立时认出正是昔年追随罗玄的女童。

在南北二怪的心中，仍留着罗玄曾力败过两人的往事印象，那是他们生平之中最惨的一次失败。

在二怪心地之处，潜在着矛盾的结，两人都深恨罗玄，但也畏怯罗玄，因这矛盾的死结作祟，使两人初见那黄衣丽人时，心中又恨又怕。

怕的是她继了罗玄武功的衣钵，恨的是受她讥笑之辱，尚未一雪，这心理使一向自负的南北二怪，迟迟不敢出手。

方兆南巧言激动，使南怪在无法下台的情势下，勉强出手，斗了几十个照面之后，怯敌之心大减。

原来他发觉了这位继承罗玄衣钵的黄衣丽人，在招数上，虽然和罗玄一般奇诡辛辣，但掌指之间，却没罗玄那股凛厉的劲道。幻奇而不够扎实，辛辣而不够犀利，胆气大增。

北怪黄炼出手之后，形势更是一变，但因那黄衣丽人忽掌忽指，变化莫测的招数，使得南北二怪亦有胜敌不易之感。

黄炼默查敌势，最弱的一环，是内力不足，当机立断，跃退发掌，想以深厚的功力和她硬拼。

但见那黄衣丽人缓缓推出的掌势，接触到北怪黄炼波翻浪涌般的玄冰掌之后，有如撞击在一堵无形的坚壁之上，去势受到了强力的阻挡，激荡排空的阴寒之气，突然倒卷回来。

黄衣丽人心头一震，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她赶忙凝神运掌，准备硬接那强大的反震之力。

南怪辛奇投却了白蛟剑，回过身形，倏然疾发一掌。

赤焰掌力，挟着灼人肌肤的热风，紧接着北怪黄炼的玄冰掌力，直撞过去。

那黄衣丽人娇躯微一颤动，向后退了两步，但却仍然把南怪辛奇这一掌接下。

那停在丈外观战的红衣少女，似是看出师父不敌，高举右手长剑一挥，

带着萧遥子等疾冲而上。

只听那黄衣丽人冷漠娇脆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站住！

谁要你们乱出手了？”

那向前奔的红衣少女，听得这声喝叱之言后，立时停下脚步。

北怪黄炼大喝一声，又是一掌劈了过去。

这一掌的势道，比起第一掌更加凌厉，随手涌起一股狂，直撞过来。

这等真功实力的硬拼，那黄衣丽人极显然的难敌二怪，但她却有着无比的镇静，似是早已胸有成竹。

南怪辛奇紧随着北怪黄炼的玄冰掌，又发出一记赤焰掌。

掌风竦然，寒热交集，南怪的赤焰掌，衔接着北怪的玄冰掌后，重叠击去。

北怪二次发出玄冰掌力，已激活了南怪辛奇的杀机，想以两人合击之力，一举之力，把冥岳岳主震毙。

但见那黄衣丽人娇躯一侧，右腕一甩，突然撒出一片形如云彩的白影。

二怪排山倒海的掌风潜力，一和那白云般的绢布接触，那白绢突然向上升去，呼啸而去的掌风，尽在那白绢之下，疾冲而去。

原来，她自知难以硬接南北二怪双掌合击之力，立时把预藏在袖中的天丝绢，振腕抖开，默算了和二怪相隔的距离，取准角度，暗运真气，布满那天丝绢上。

此绢薄如蝉翼，但却光滑坚韧，世无其匹。二怪掌力击在丝绢上，强猛的掌风碰到柔软光滑的天丝绢，登时被挡，向下滑撞过去。

那黄衣丽人手中的天丝绢，早已取好了一定的斜度，那滑落之势，甚是迅快，直待那滑落的强猛掌力，撞击在地上之后，一部分反弹而起，一部分掠地而过。

南北二怪合力强猛的一击，就这般轻易的被人解去。

但见黄影闪动，那黄衣丽人有如踏云而降，由天丝绢上一跃而下，疾快绝伦的扑向南怪辛奇，左手一挥，一道金芒，横削过去。

南怪辛奇内功耳目灵敏，听得衣袖飘风之声，立时警觉，匆忙之间急向一侧跨了两步避开了一旁。

黄衣丽人杀机已起，那还容南怪轻易逃出，手腕一送，手中金芒，忽的脱手而出，直向那南怪辛奇追击过去。

这一击，迅快无比，南怪虽然身负绝世的武功，也未料到对方竟肯把兵刃当作暗器，投掷出手。

北怪黄炼横里疾发出一掌，一股强猛劲力，应手而出，把那疾袭辛奇的黄芒撞得向一侧斜飞过去。

那黄衣丽人，一击未中，立时欺身而上，一掌拍向南怪前胸。

她发掌极快，掌指攻取之处，又是人身要害大穴，逼得南怪辛奇没有运气发掌的机会。

北怪黄炼虽可遥发掌力，但那黄衣丽人，却借南怪辛奇的身子，掩挡自己身躯。

南怪辛奇在那黄衣丽人掌指交互迫攻之下，只有挥掌拒敌。

转瞬之间，两人又对拆了三十余招。

那黄衣丽人一出手抢去了先机之后，招招紧迫，着着逼进，南怪辛奇始终被迫处于下风，只有拆解招架之功，没有还击之能。

北怪双目圆睁，注视着两人动手的情形，运集了功力，蓄势以待，只要有机会，全力发出掌力击敌。

但那黄衣丽人乖巧异常，始终以辛辣凌厉的近身相搏招数，和南怪辛奇缠在一起，不肯离开半步。

方兆南冷眼旁观，发觉那冥岳岳主以抢得先机争取到的主动，有意的把南怪辛奇向北怪黄炼停身之处相逼。

他不禁心中一动，高声叫道：“黄老前辈留心，那妖妇定有什么阴谋……。”

黄炼冷笑一声道：“你不用担心，辛老怪虽失先机，也不致伤到她的手中，今夜之战，他们绝难讨得便宜！”

余音未绝，忽听那黄衣丽人娇叱一声，右手拼指如箭，直向南怪前胸点去。

辛奇一直在招架防守之下，无法还手回击一拳一掌，心中憋着一腔怒火，看那黄衣丽人点来这一指，势道虽狠，但招数甚慢，只要硬把她这点来的一指避开，当可把失去的先机争回。

当下一吸真气，突然向后退了两步，正待举手反击，忽见那黄衣丽人点击过来的右手之中，疾飞出一道青芒，电射而到。

这一击不但出人意料，而且随指而出，快捷无伦，南怪辛奇的身子还未站稳，掌势还未举起，那青芒挟着一缕尖风，已到胸前。

南怪辛奇虽身负绝世武功，但也无法闪避开这意外的一击，慌忙之间，身子突然向旁一闪，避开了“玄机”要穴。

只觉左肩一阵剧疼，那青芒直刺入左肩之上，穿透肩骨而过。

北怪黄炼冷哼一声，疾欺而上，一掌劈出，口中还大声喝道：“牛鼻子罗玄，专以创出这鬼鬼祟祟的东西伤人，你这小娃儿，真实本领没有学到，这方面倒承继了他的衣钵。”

那黄衣丽人身子一侧，避开一掌，反手一指疾点过来。

这一击乃罗玄生死绝技之一的天罡指，全身功力凝集于一指之上发出，威力十分强大，虽有上乘护身气功，也是难以抵挡。

昔年北怪黄炼，曾经吃过这一指的大亏，心中余悸犹存，听指风破空击来，赶忙横向一侧跨去。

那黄衣丽人不待北怪黄炼还手，左腕一挥间，又是一道青芒，疾飞而出，直刺过来。

北怪黄炼大声喝道：“鬼丫头就只会暗箭伤人。”

说完，呼的劈出一掌，把那一道青芒震飞。

却没料到那黄衣丽人之左手发出袖藏短剑的同时，右手疾抢，撒出一道极细的丝网，罩了下来。

方兆南旁观者清，高声喊道：“老前辈留心了……。”

北怪黄炼目光一瞥，看那落下丝网，笼罩了数丈方圆大小，不论何等高强轻功，也无法逃得出去。

当下大喝一声，用尽全力发了一掌。

一股奇猛的掌风，直向那黄衣丽人击去。

双方相距，不过八九尺远近，那黄衣丽人如想闪身避开，势非松手丢网不可，不丢网，就只有硬接对方这一击。

她微一犹豫，北怪发出的暗劲挟带的掌风，已袭上身。

只见那黄衣丽人长长吸一口气，身子突然随着北怪黄炼击来的掌风，飘飞起来。

在一侧观战的方兆南和大愚禅师，都已看出了情形不对，北怪黄炼全身的功力，凝聚发出的一掌，显然已无法再击中那黄衣丽人，而漫天疾落的丝网，却已将要罩落在北怪黄炼的身上了。

北怪黄炼似是也看出这种情势，忽然一伏身子，疾快绝伦的滚到了南怪辛奇身旁，右手同时向上发出一掌，想挡一挡那丝网下落之势。

但那丝网细如蛛丝，也不知是何物编成，其间空隙甚大，着力之处极小，北怪黄炼然发出的一掌，虽极强猛，但却无法挡住那丝网下落之势。

方兆南目睹其情，心中忽然一动，一振手中白蛟剑，纵身而起，直向那黄衣丽人冲击过去。

他忽然想到这白蛟剑能够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或许能削破这蛛丝般的怪网。

那黄衣丽人眼看南、北二怪尽已被罩在网下，突然一松手，施出“八步登空”上乘轻功，人如海燕掠波，直向少林群僧之中飞去，避开方兆南连人带剑的冲击。

方兆南一击落空，疾坠实地，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来那细如发丝的怪网，一经那黄衣丽人松手之后。突然紧紧收缩，把南北二怪齐齐紧罩在网下。

在这危亡生死之间，才看出了南北二怪半生相处深厚的交情，只见北怪黄炼双手张紧，把那逐渐紧收的丝网，撑了起来。

北怪黄炼低声说道：“老怪快把肩上暗器拔出来，赶快运气疗息一下伤势，咱们合力把这丝网震断。”

大愚禅师横举禅杖，急急对方兆南道：“方施主设法照顾辛、黄两位，这妖妇由老衲等对付。”

说完，他举起手中禅杖，一招“风起云涌”用足劲力，向那黄衣丽人扫击过去。

在他举杖扫击出手的同时，少林群僧，突然散布开去，中间空出丈余见方的一块地方。

那黄衣丽人突然一沉真气，疾如苍鹰束翼，疾快的落着实地，也避开大愚禅师的一击。

她不过刚刚站稳了身子，少林僧侣的罗汉阵已开始了疾快的轮转，阵势显然已经发动。

她冷冷的环顾了疾转的群僧一眼，厉声喝道：“停下来！”

大愚禅师目睹罗汉阵已摆出冲击之势，当下举手一挥，全阵登时停了下来，肃容说道：“岳主有什么话，快些请说，老衲洗耳恭听”那黄衣丽人冷漠一笑道：“你们凭仗的不过是南北二怪，不错，这两个老魔头，确是我一大劲敌，被你们请出来助战，大出我意料之外，可是眼下两人都已为我罩在天蚕网下，自身已然难保，自无余力为你们助战……。”

她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束手听命，尚可勉强，如再一味顽抗，可别怪我心狠手辣，放火屠杀了。”

大愚禅师慈和的脸上，泛起一片悲壮之情，肃然说道：“老衲和本寺中千余名弟子，都存下了宁作玉碎之心，岳主想放火烧寺，势非先把老衲等杀完诛绝！”

那黄衣丽人冷然一笑道：“我先试试你们驰名武林的罗汉阵，究竟有多大威力？”

说话之间，随手向上一抛，一点黑影，破空而上，直升起七八丈高，呼的一声，爆散出一片火花。

只听北怪黄炼的声音，由那丝网中传了出来，道：“！罗玄那牛鼻子老道，最是爱弄玄虚，你们要小心一点了。”

这时，方兆南正手举白蛟剑，面对着南北二怪发楞。

原来那细如发丝，空间极大的丝网，眨眼之间，已收缩得十分紧密，包紧了南北二怪的身躯。

似是那刚才大张的丝网，有着极大的收缩之力，那细如发，肉眼难见的网丝，此刻已根根可见，而且粗壮了甚多，有如打鱼的网般，撒开时暴张数丈方圆，收缩时却只余下几尺大小，紧紧的贴在南北二怪身上。

方兆南发觉其中有着一种原理，但一时间，却是想它不出。

他手中虽有着削铁如泥的白蛟剑，但因那丝网紧贴南北二怪身上，却无法下手把它斩断。

只听南怪辛奇冷冷的说道：“她袖中藏剑之上，早有剧毒，此刻我已感受剑下之毒，十分猛烈，如若拔出短剑，只怕将促使毒性提早发作。”

这时，北怪黄炼凭借着双手之力，支撑着那迅快收缩的丝网，以便南怪辛奇有着舒适的休息了。

方兆南一直被那张大丝网，突然会收缩起来一事困扰，心神集中在思索此事，直待听到那黄衣丽人投出的流星火炮，在高空暴响之后，神智才忽然一清。

他暗道：“不论这丝网如何能暴张收缩，我手中现在锋利无伦的宝刀，先试试看能否把这细丝斩断，只要能够斩断，就不难设法使他们脱出此网之困。”

心念一转，举剑向那丝网之上划去。

那白蛟剑一和那丝网相触，那丝网收缩之势，突然加速起来。

方兆南怔了一怔，暗运腕力，猛的向外一挑，一个网结应手而断。

只听北怪黄炼冷哼一声，那丝网突然又向里收缩了甚多。

方兆南不敢挥剑再斩，立时停了下来。

他聪明绝顶，发觉手中白蛟剑虽有斩断那丝网之能，但必须极大的腕力才行，而且白蛟剑每一和那丝网相触，那丝网收束之势，必然加快了甚多。

如若挑断一个结，丝网会强力的收缩甚多，似乎每个细小的网结，都和整个网子有着极大的连带关系，动一结而牵全网。

这丝网之上，小结孔洞，近干近万，如若把每个小结个个挑断，势非要需对其久，而且那一股迅快的收缩，只怕也不是南北二怪所能承受。

因为那丝网太过细微，收缩起来，锋利如刃，虽有着极上乘的内功，也是不能长久抵受。

那黄衣丽人倒十分轻松，连回头望那丝网一言也没有，似是她心中已成竹在胸，方兆南有斩铁如泥的白蛟剑，也是无法斩开那一片紧快收缩的丝网。

这时，罗汉阵已正式发动，禅杖、戒刀一波接一波的攻向那黄衣丽人。

这些和尚，无一不是少林寺中选了又选的高手，出手的攻势，不但力道强猛，招术上亦极辛辣，阵势又是变化最为灵活的一百零八人组成。

大立、大道分据南、北斗之位，主持阵势变化，更增加了这阵势的威力。

大愚禅师横握禅杖，监视着远距数丈的萧遥子，和那五队鬼形怪人。

他预料那黄衣丽人放出的流星火炮，定然有她的用意。

果然那五对鬼形怪人，每人手中多了一把碧光闪闪的绿火。

那红衣少女一摆手中拂尘，带着逍遥子等群豪，疾向前面冲来。

刹那间，庄严的少林寺中，闪起了片片绿火，佛门胜地，被那莹莹碧光一照，变成了人间鬼域。

方兆南迅快的从怀中取出磁瓶，打开了瓶盖，一连吞下了三粒续命金丹，大喝一声，急跃而上。

右手白蛟剑一招“西来梵音”撒出点点寒芒，挡住了那红衣少女和群豪冲进之势，紧接着移剑换掌，一招“佛法无边”欺入人群，一掌击在萧遥子的前胸之上。

这一掌蓄势而发，劲道极是强大，萧遥子被那一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

方兆南一掌击伤了萧遥子，白蛟剑一挥，疾向无影神拳白作义刺去。

忽听袖手樵隐冷哼一声，施开“七星遁形”身法，疾快无伦的闪了过来，斜里一掌，劈向方兆南握剑右腕。

方兆南左腕一沉，白蛟剑忽然变了一招“巧夺造化”仍然攻向无影神拳白作义，左手一挥，硬接了袖手樵隐的一掌。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方兆南被袖手樵隐深厚的内力，震得身体乱晃，刺向白作义的剑势，不自主的一偏。

森森剑锋，划破了白作义的右臂，鲜血泉涌而出。

但方兆南也被袖手樵隐震得血翻气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只听袖手樵隐冷哼一声，掩面疾退，已近方兆南前胸的掌势，也突然收了回去。

原来方兆南一口鲜血，正喷在袖手樵隐的脸上，迷了他的双目，逼得他不得不收掌而退，如非这一口鲜血及时喷出，方兆南势必将伤在袖手樵隐的掌下。

喷出一口鲜血后，方兆南的神志一清，疾快的向后退了五步，又吞服了两粒丹药。

大愚禅师此刻才了了方兆南讨药之心，不禁黯然一叹，暗道：“他中那妖妇一掌之时，已知内腑受了重伤，只怕再无拒敌之能，才讨去这瓶灵丹，借灵丹的药力，助他迎敌……。”

忖思之间，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已又向方兆南扑了过去。

那红衣少女却悄无声息的绕过方兆南，直向南北二怪走去。

大愚高喧一声佛号，纵身而起，僧袍飘处，人已到了方兆南的身前，暗运真力，铁禅杖一招“力扫五岳”横轮了半周。

杖风如啸，逼得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急急避开。

方兆南低声说道：“老禅师快去保护南北二怪，这里有晚辈对付。”

大愚沉声说道：“方施主小心了，你的伤势……。”

方兆南一挥手道：“快去吧！”话未完，又张嘴喷出一口鲜血，振腕一剑“一柱擎天”直攻过去。

但见白光暴张，有如无际大海中，翻涌起一片波涛，直向群豪倒压下

去，剑势威力遍及一丈方圆。

群豪之中被尊为剑圣的萧遥子，前胸被击，内腑受伤，正在运气调息，无影神拳白作义，右臂剑创极重，无法再发无影神拳。

群豪人手虽众，从未见过方兆南这等凌厉奇奥的剑招，个个被吓得倒跃而退。

精奇的剑招，必须要以深厚的内力为佐，才能把剑招上的威力，发挥出来。

方兆南内腑已受重伤，勉强运剑击敌，已尽了最大之力，虽然一击骇退了强敌，但已无追袭之能，勉强收住剑势。

扶剑而立，只觉内腑之中气血翻滚，背上如负千斤重铅，眼前黑影乱闪，摇摇欲倒。

但他神智仍然十分清楚，心知只要自己摔倒下去，强敌必将一涌而上。

他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才站稳了脚根。

圆睁星目，逼视着强敌，神威凛凛，其实他已到了精疲力竭之境，双目凝注着强敌，只不过看到一团团黑影而已。

这时，只要对方有人冲了上来，方兆南都无法挡得一击。

可借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等，都已被方兆南的剑势所震慑，看他怒目而立的威武神态，竟然无人敢当先冲上。

耳间杖风如啸，大愚禅师也和那红衣少女展开了激烈绝伦的搏斗。

仗着少林寺续命金丹之力，方兆南经过片刻调息之后，体力稍复，眼前闪动的黑影也逐渐的消去，已可看清楚人体形貌。

他长长吸一口气，缓缓提起白蛟剑，横在胸前，封住门户，右手迅速的探入怀中，摸出磁瓶，倒出两粒续命金丹，吞了下去。

少林寺这续命金丹本有益神补气之效，乃疗治内伤的奇药，但因几味主药难寻，配治极是不易。

方兆南却借这灵丹，作了压制伤势发作之用，一瓶奇药，在片刻之间亦被他吃下了一半之多。

方兆南心知难以拒强敌之势，头也不回顾，一提白蛟剑，冷冷喝道：“站着，再要前进一步，当心宝剑无眼。”

逼近群豪，果然都依言停了下来，只有袖手樵隐，仍然向前逼近。

方兆南提聚真气，准备把所有的力量全用了出来，作同归于尽的一击。

蓦地，又响起一声暴震，半空中散起一片火花，流星横飞。

方兆南和袖手樵隐，似是都被那一声巨响所动，齐齐抬头望去。

那空中暴散的火花未熄，少林寺挑选出精锐高手摆成的罗汉阵，突然一阵大乱。

隐隐的，听出了几声闷哼。

那尖锐刺耳，鬼哭一般的乐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方兆南闻声惊心，那隐隐的闷哼，似是一个人身受了极重的剑伤之后，勉强忍耐而又忍耐不住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声音，他已非第一次听到。

他意识到那黄衣丽人，又施出绝毒的暗器，不知有多少少林和尚，送命在她的手中。

袖手樵隐抹去了脸上的血迹之后，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看那黄衣丽人，纵横在罗汉阵中，和群僧搏斗。

那红衣少女和大愚禅师放单独斗，那蓝衣少女带领着五队鬼形怪人，每人手中举着一把碧光莹莹的绿火，静站不动，不知在干什么。

除了那黄衣丽人之外，冥岳中人，还没有第二个冲入罗汉阵中。

他自负武功领袖群豪，当下冷笑一声，举手一挥，道：“咱们冲过去吧！”说罢，当先向前走去。

他举步行动，十分缓慢，但落足却十分有力，一步一个脚印。

原来他借着逼进的机会，暗中提聚功力。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此人功力深厚，我又在重伤之下，只怕无能挡他一击。”

回头望去，只见南北二怪，紧紧的被那丝网捆绑，动弹起来也十分吃力，别说让他们震脱丝网，脱捆而出了。

目下的情景，除了向罗汉阵中的僧侣们求援之外，已然别无可想之法。

但闻沉重的步履之声，自远而近，逐渐到了身前不远之处。

一股忿怒之气，由胸中直冲上来，激发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潜力，大喝一声，挥剑直向袖手樵隐劈去。

袖手樵隐听得那大喝之声，已警觉到方兆南挥剑攻来，头也未转的纵身一旁闪避开去。

他的“七星遁形”乃举世独步之学，奇奥无比，方兆南这一击虽然凌厉无比，但仍被袖手樵隐轻巧的一闪，让避开去。

方兆南一击未中，赶忙一沉丹田真气，运气调息。

耳际间传来一声娇笑道：“老和尚武功不错，可惜大势已去了，回头看看你们的罗汉阵吧！”

方兆南目光微转，首先看到那红衣少女已被大愚禅师困在铁禅杖之下，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

但罗汉阵却显出了零乱迹象，那黄衣丽人飘飘衣袖，纵横在罗汉阵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卧在地上。

显然，那罗汉阵已快被那黄衣丽人冲乱。

这一座驰誉天下，传言数百年来从未被人冲破的奇异阵势，在那黄衣丽人连番冲击之下，已经处处流露出破绽。

此阵如若被破，少林僧侣最后一道拒敌阵线，亦将随之瓦解，因为全寺的精英高手，都已集中此一阵中。

忽然间，钟声震耳，连鸣三响，悠悠余音，绕耳不绝。

方兆南心中轻叹一声，忖道：“这三声钟响，大概就是指示其余僧侣逃亡的信号了，一座屹立于武林数百年的名刹，片刻之后，即将烟消云散了……。”

已被黄衣丽人将要冲散的罗汉阵，在三声钟鸣过后，忽然又疾转起来，那横卧在阵中的尸体，纷纷被挑摔出阵。

原来这三声钟鸣，启发少林僧侣们卫寺之心，把横卧阵中，有碍阵势的尸体，纷纷的挑摔出来。

有些僧侣虽然未死，但亦被用禅杖挑摔出来。

这些人平日同堂学艺，一室礼佛，彼此间情意是何等深切，但形势逼得这些和尚们，不但不能对伤残的师兄们施以救护，而且还得残忍的用兵刃把他们挑摔出来，以免他们妨碍阵势的变化。

群僧似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个个勇猛绝伦，挥杖冲打，只求

伤敌，不顾自保。

这一来，那黄衣丽人奇猛无比的攻势，又被压制下来。

方兆南又探手入怀，摸出磁瓶，一口气把瓶中所余的续命金丹，完全吞了下去，长长吸一口气，挥剑疾冲而上。

他似是已知自己这等饮鸩止渴之法，已把用以保心护命的精力，完全发挥了出来，纵有起死回生的灵丹也难以保得性命，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轰轰烈烈战死的好。

他已存下必死之心，剑折上也没有了顾忌，每一剑式，都发挥出十二成的威力，寒芒闪烁，充满着杀机。

袖手樵隐等群豪，竟然被他凌厉的剑势挡住，难越雷池。

这时，那蓝衣少女却悄然无声的率领五队鬼形怪人，绕过罗汉阵，扑熄了那高燃的火炬，火光熊熊，光耀如画的少林寺，片刻间恢复了一片夜暗，一团团碧绿的火光，到处闪动，景象忽然转变得十分恐怖。

双方激斗间，忽听那黄衣丽人一声娇喝，双臂一振，凌空而起。

就在她跃飞而起的同时，两手一挥，两蓬银芒，随手而出。

十个少林僧侣，应手而倒。

那黄衣丽人却借机冲了出来。

大愚禅师眼见全寺中选出来的精锐高手，伤亡近半，心知大势已去，不禁轻轻一叹，他低声的对大道说道：“三师弟请整理残余，再排罗汉阵，准备再战，小兄单人去斗一下那冥岳岳主。”

要知罗汉阵乃是群斗阵式，攻拒之间，全阵一体，武功过于高强，处身阵中，也不易全部施展出手。

大玄禅师眼看寺中弟子伤亡惨重，激起了拼命之心，未等大愚禅师出手，一见那黄衣丽人，冲出了罗汉阵，便大步直追了过去那黄衣丽人飞出罗汉阵后，高声喝道：“住手。”

袖手樵隐和那红衣少女等，首先停下手来，纵身而退。

那黄衣丽人清脆的声音，响荡在耳际，道：“这是你们最后机会了，如若再不束手就缚，全寺僧侣，一体诛绝。”

大愚禅师环视四周一眼，看那选出的高手，已然伤亡过半，不禁暗暗一叹，高声说道：“岳主尽管下令出手，若不把我们少林寺中的僧侣悉数诛绝，只怕你也难动少林寺中的一瓦一木。”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突然举手一掌，遥遥推出。

她劈出的掌力，未显出强猛的威势，也没有一点啸风之声，但那疾奔而来的大玄禅师，却闷哼一声，身躯向后倒退了四五步远。

忽听砰的一声轻响，大玄禅师，倒了下去。

大愚禅师暗提一口真气，大步而上，满脸肃穆之色，说道：

“老袖先和岳主绝一死战……。”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接道：“你们既是至死不悟，我只有一体诛绝了。”

大愚禅师一挥禅杖，道：“老衲先行领教，岳主请亮兵刃。”

少林寺的僧侣们，虽已经伤亡累累，但大愚禅师仍然不肯有失身份。

扶剑站在一侧的方兆南，突然插口说道：“老禅师请退开两步，这第一阵就让给在下打吧！”

黄衣丽人环顾四周一眼，笑道：你们已被困入了五鬼阵中，只要我一声令下，同时有三十二种不同见血封喉的淬毒暗器，一齐发出，在这暗夜之

下，纵然有着过人的眼力，也是无法避开，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你们都将与世长辞了。”

大愚流目四顾，果然发觉已被困入重围，原来那些鬼形怪人，借着四下闪动的碧火，掩人耳目，大部分却悄无声息地把群僧包围起来。

方兆南仔细的打量了几眼，发觉那些鬼形怪人，都选了一定的方位，如若他们当真的齐齐发出暗器，场中所有的少林僧侣，都无法避开那交叉射出的暗器。

心知那黄衣丽人并非恫吓之言，心中暗暗忖道：“眼下之策，只有缠住那冥岳岳主，使她不能下令，让那些鬼形怪人们发出暗器……”

心念一转，立时大喝一声，挥剑向那黄衣丽人攻去。

他未出手前，已觉内腑伤势，有了急剧的变化，目下所以能支持着不倒下去，全靠那一瓶续命金丹的药力。

当那药力耗尽之前，他即将随着那恶化的伤势，离开人间。

第三十八回 锁二怪少林蒙难

风起云涌的狂，挟带着浸入肌肤的阴寒之气，周围七尺内，都隐隐觉得寒意袭人。

那黄衣丽人独斗南北二怪，甚感吃力。

二怪数十年的石室囚禁，终日以调息运气，排遣寂寞岁月，内力大进，招术上虽不及那黄衣丽人诡奇辛辣，但浑雄的内力，却弥补了招术上的奇变不足。

北怪黄炼似是看出了那黄衣丽人弱点，立时闪身退出，然后以雄厚的内力，和她硬拼，是以用尽了全力，双掌连环劈击出手。

那黄衣丽人娇叱一声，疾发两指，迫得南怪辛奇回剑自保，人却借机跃退，双掌平胸，并腕推出。

南怪辛奇虽然兼通各种兵刃技击之术，但用剑终非所长，虽然宝刀在手，但仍有着碍手碍脚的感觉。

那黄衣丽人，纵身而退，南怪立时也借机停手，回头喝道：“兄弟接剑。”

手腕一抖，白蛟剑疾射而出，啞的微响，插在方兆南身前数尺之处的坚地上，直没及柄。

南、北二怪，搭挡半生，虽然因生性孤傲，从未和颜悦色欢洽相处过一日，但彼此心意，却是早已相通。

昔年二怪双斗罗玄，不过百招，双双伤在罗玄的手下。

那时冥岳岳主，还不过十一二岁，头梳双辮，一片天真，看双怪伤在师父手中，心中甚觉好玩，她童心未泯，曾经出言讥笑二怪，南北二怪心畏罗玄，不敢出手伤她，但是两人气度狭小，虽对三尺之童，亦有着极强的记恨之心。

当时曾把那女童特征、面貌，默记在心，数十年来这女童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盘旋在两人的脑际之中。

她虽已由天真烂漫的女童成人，但面形特正并未改变，是以两人见那

黄衣丽人，立时认出正是昔年追随罗玄的女童。

在南北二怪的心中，仍留着罗玄曾力败过两人的往事印象，那是他们生平之中最惨的一次失败。

在二怪心地之处，潜在着矛盾的结，两人都深恨罗玄，但也畏怯罗玄，因这矛盾的死结作祟，使两人初见那黄衣丽人时，心中又恨又怕。

怕的是她继了罗玄武功的衣钵，恨的是受她讥笑之辱，尚未一雪，这心理使一向自负的南北二怪，迟迟不敢出手。

方兆南巧言激动，使南怪在无法下台的情势下，勉强出手，斗了几十个照面之后，怯敌之心大减。

原来他发觉了这位继承罗玄衣钵的黄衣丽人，在招数上，虽然和罗玄一般奇诡辛辣，但掌指之间，却没罗玄那股凛厉的劲道。幻奇而不够扎实，辛辣而不够犀利，胆气大增。

北怪黄炼出手之后，形势更是一变，但因那黄衣丽人忽掌忽指，变化莫测的招数，使得南北二怪亦有胜敌不易之感。

黄炼默查敌势，最弱的一环，是内力不足，当机立断，跃退发掌，想以深厚的功力和她硬拼。

但见那黄衣丽人缓缓推出的掌势，接触到北怪黄炼波翻浪涌般的玄冰掌之后，有如撞击在一堵无形的坚壁之上，去势受到了强力的阻挡，激荡排空的阴寒之气，突然倒卷回来。

黄衣丽人心头一震，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她赶忙凝神运掌，准备硬接那强大的反震之力。

南怪辛奇投却了白蛟剑，回过身形，倏然疾发一掌。

赤焰掌力，挟着灼人肌肤的热风，紧接着北怪黄炼的玄冰掌力，直撞过去。

那黄衣丽人娇躯微一颤动，向后退了两步，但却仍然把南怪辛奇这一掌接下。

那停在丈外观战的红衣少女，似是看出师父不敌，高举右手长剑一挥，带着萧遥子等疾冲而上。

只听那黄衣丽人冷漠娇脆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站住！谁要你们乱出手了？”

那向前奔的红衣少女，听得这声喝叱之言后，立时停下脚步。

北怪黄炼大喝一声，又是一掌劈了过去。

这一掌的势道，比起第一掌更加凌厉，随手涌起一股狂，直撞过来。

这等真功实力的硬拼，那黄衣丽人极显然的难敌二怪，但她却有着无比的镇静，似是早已胸有成竹。

南怪辛奇紧随着北怪黄炼的玄冰掌，又发出一记赤焰掌。

掌风竦然，寒热交集，南怪的赤焰掌，衔接着北怪的玄冰掌后，重叠击去。

北怪二次发出玄冰掌力，已启动了南怪辛奇的杀机，想以两人合击之力，一举之力，把冥岳岳主震毙。

但见那黄衣丽人娇躯一侧，右腕一甩，突然撒出一片形如云彩的白影。

二怪排山倒海的掌风潜力，一和那白云般的绢布接触，那白绢突然向上升去，呼啸而去的掌风，尽在那白绢之下，疾冲而去。

原来，她自知难以硬接南北二怪双掌合击之力，立时把预藏在袖中的

天丝绢，振腕抖开，默算了和二怪相隔的距离，取准角度，暗运真气，布满那天丝绢上。

此绢薄如蝉翼，但却光滑坚韧，世无其匹。二怪掌力击在丝绢上，强猛的掌风碰到柔软光滑的天丝绢，登时被挡，向下滑撞过去。

那黄衣丽人手中的天丝绢，早已取好了一定的斜度，那滑落之势，甚是迅快，直待那滑落的强猛掌力，撞击在地上之后，一部分反弹而起，一部分掠地而过。

南北二怪合力强猛的一击，就这般轻易的被人解去。

但见黄影闪动，那黄衣丽人有如踏云而降，由天丝绢上一跃而下，疾快绝伦的扑向南怪辛奇，左手一挥，一道金芒，横削过去。

南怪辛奇内功耳目灵敏，听得衣袖飘风之声，立时警觉，匆忙之间急向一侧跨了两步避开了一旁。

黄衣丽人杀机已起，那还容南怪轻易逃出，手腕一送，手中金芒，忽的脱手而出，直向南怪辛奇追击过去。

这一击，迅快无比，南怪虽然身负绝世的武功，也未料到对方竟肯把兵刃当作暗器，投掷出手。

北怪黄炼横里疾发出一掌，一股强猛劲力，应手而出，把那疾袭辛奇的黄芒撞得向一侧斜飞过去。

那黄衣丽人，一击未中，立时欺身而上，一掌拍向南怪前胸。

她发掌极快，掌指攻取之处，又是人身要害大穴，迫得南怪辛奇没有运气发掌的机会。

北怪黄炼虽可遥发掌力，但那黄衣丽人，却借南怪辛奇的身子，掩挡自己身躯。

南怪辛奇在那黄衣丽人掌指交互迫攻之下，只有挥掌拒敌。

转瞬之间，两人又对拆了三十余招。

那黄衣丽人一出手抢去了先机之后，招招紧迫，着着逼进，南怪辛奇始终被迫处于下风，只有拆解招架之功，没有还击之能。

北怪双目圆睁，注视着两人动手的情形，运集了功力，蓄势以待，只要有机会，全力发出掌力击敌。

但那黄衣丽人乖巧异常，始终以辛辣凌厉的近身相搏招数，和南怪辛奇缠在一起，不肯离开半步。

方兆南冷眼旁观，发觉那冥岳岳主以抢得先机争取到的主动，有意的把南怪辛奇向北怪黄炼停身之处相逼。

他不禁心中一动，高声叫道：“黄老前辈留心，那妖妇定有什么阴谋……。”

黄炼冷笑一声道：“你不用担心，辛老怪虽失先机，也不致伤到她的手中，今夜之战，他们绝难讨得便宜！”

余音未绝，忽听那黄衣丽人娇叱一声，右手拼指如箭，直向南怪前胸点去。

辛奇一直在招架防守之下，无法还手回击一拳一掌，心中憋着一腔怒火，看那黄衣丽人点来这一指，势道虽狠，但招数甚慢，只要硬把她这点来的一指避开，当可把失去的先机争回。

当下一吸真气，突然向后退了两步，正待举手反击，忽见那黄衣丽人点击过来的右手之中，疾飞出一道青芒，电射而到。

这一击不但出人意料，而且随指而出，快捷无伦，南怪辛奇的身子还未站稳，掌势还未举起，那青芒挟着一缕尖风，已到胸前。

南怪辛奇虽身负绝世武功，但也无法闪避开这意外的一击，慌忙之间，身子突然向旁一闪，避开了“玄机”要穴。

只觉左肩一阵剧疼，那青芒直刺入左肩之上，穿透肩骨而过。

北怪黄炼冷哼一声，疾欺而上，一掌劈出，口中还大声喝道：“牛鼻子罗玄，专以创出这鬼鬼祟祟的东西伤人，你这小娃儿，真实本领没有学到，这方面倒承继了他的衣钵。”

那黄衣丽人身子一侧，避开一掌，反手一指疾点过来。

这一击乃罗玄生死绝技之一的天罡指，全身功力凝集于一指之上发出，威力十分强大，虽有上乘护身气功，也是难以抵挡。

昔年北怪黄炼，曾经吃过这一指的大亏，心中余悸犹存，听指风破空击来，赶忙横向一侧跨去。

那黄衣丽人不待北怪黄炼还手，左腕一挥间，又是一道青芒，疾飞而出，直刺过来。

北怪黄炼大声喝道：“鬼丫头就只会暗箭伤人。”

说完，呼的劈出一掌，把那一道青芒震飞。

却没料到那黄衣丽人之左手发出袖藏短剑的同时，右手疾抢，撒出一道极细的丝网，罩了下来。

方兆南旁观者清，高声喊道：“老前辈留心了……。”

北怪黄炼目光一瞥，看那落下丝网，笼罩了数丈方圆大小，不论何等高强轻功，也无法逃得出去。

当下大喝一声，用尽全力发了一掌。

一股奇猛的掌风，直向那黄衣丽人击去。

双方相距，不过八九尺远近，那黄衣丽人如想闪身避开，势非松手丢网不可，不丢网，就只有硬接对方这一击。

她微一犹豫，北怪发出的暗劲挟带的掌风，已袭上身。

只见那黄衣丽人长长吸一口气，身子突然随着北怪黄炼击来的掌风，飘飞起来。

在一侧观战的方兆南和大愚禅师，都已看出了情形不对，北怪黄炼全身的功力，凝聚发出的一掌，显然已无法再击中那黄衣丽人，而漫天疾落的丝网，却已将要罩落在北怪黄炼的身上了。

北怪黄炼似是也看出这种情势，忽然一伏身子，疾快绝伦的滚到了南怪辛奇身旁，右手同时向上发出一掌，想挡一挡那丝网下落之势。

但那丝网细如蛛丝，也不知是何物编成，其间空隙甚大，著力之处极小，北怪黄炼然发出的一掌，虽极强猛，但却无法挡住那丝网下落之势。

方兆南目睹其情，心中忽然一动，一振手中白蛟剑，纵身而起，直向那黄衣丽人冲击过去。

他忽然想到这白蛟剑能够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或许能削破这蛛丝般的怪网。

那黄衣丽人眼看南、北二怪尽已被罩在网下，突然一松手，施出“八步登空”上乘轻功，人如海燕掠波，直向少林群僧之中飞去，避开方兆南连人带剑的冲击。

方兆南一击落空，疾坠实地，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来那细如发丝的怪网，一经那黄衣丽人松手之后。突然紧紧收缩，把南北二怪齐齐紧罩在网下。

在这危亡生死之间，才看出了南北二怪半生相处深厚的交情，只见北怪黄炼双手张紧，把那逐渐紧收的丝网，撑了起来。

北怪黄炼低声说道：“老怪快把肩上暗器拔出来，赶快运气疗息一下伤势，咱们合力把这丝网震断。”

大愚禅师横举禅杖，急急对方兆南道：“方施主设法照顾辛、黄两位，这妖妇由老衲等对付。”

说完，他举起手中禅杖，一招“风起云涌”用足劲力，向那黄衣丽人扫击过去。

在他举杖扫击出手的同时，少林群僧，突然散布开去，中间空出丈余见方的一块地方。

那黄衣丽人突然一沉真气，疾如苍鹰束翼，疾快的落着实地，也避开大愚禅师的一击。

她不过刚刚站稳了身子，少林僧侣的罗汉阵已开始了疾快的轮转，阵势显然已经发动。

她冷冷的环顾了疾转的群僧一眼，厉声喝道：“停下来！”

大愚禅师目睹罗汉阵已摆出冲击之势，当下举手一挥，全阵登时停了下来，肃容说道：“岳主有什么话，快些请说，老衲洗耳恭听”

那黄衣丽人冷漠一笑道：“你们凭仗的不过是南北二怪，不错，这两个老魔头，确是我一大劲敌，被你们请出来助战，大出我意料之外，可是眼下两人都已为我罩在天网下，自身已然难保，自无余力为你们助战……。”

她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束手听命，尚可勉强，如再一味顽抗，可别怪我心狠手辣，放火屠杀了。”

大愚禅师慈和的脸上，泛起一片悲壮之情，肃然说道：“老衲和本寺中千余名弟子，都存下了宁作玉碎之心，岳主想放火烧寺，势非先把老衲等杀完诛绝！”

那黄衣丽人冷然一笑道：“我先试试你们驰名武林的罗汉阵，究竟有多大威力？”

说话之间，随手向上一抛，一点黑影，破空而上，直升起七八丈高，呼的一声，爆散出一片火花。

只听北怪黄炼的声音，由那丝网中传了出来，道：“！罗玄那牛鼻子老道，最是爱弄玄虚，你们要小心一点了。”

这时，方兆南正手举白蛟剑，面对着南北二怪发楞。

原来那细如发丝，空间极大的丝网，眨眼之间，已收缩得十分紧密，包紧了南北二怪的身躯。

似是那刚才大张的丝网，有着极大的收缩之力，那细如发，肉眼难见的网丝，此刻已根根可见，而且粗壮了甚多，有如打鱼的网般，撒开时暴张数丈方圆，收缩时却只余下几尺大小，紧紧的贴在南北二怪身上。

方兆南发觉其中有着一种原理，但一时间，却是想它不出。

他手中虽有着削铁如泥的白蛟剑，但因那丝网紧贴南北二怪身上，却无法下手把它斩断。

只听南怪辛奇冷冷的说道：“她袖中藏剑之上，早有剧毒，此刻我已感受剑下之毒，十分猛烈，如若拔出短剑，只怕将促使毒性提早发作。”

这时，北怪黄炼凭借着双手之力，支撑着那迅快收缩的丝网，以便南怪辛奇有着舒适的休息了。

方兆南一直被那张大丝网，突然会收缩起来一事困住，心神集中在思索此事，直待听到那黄衣丽人投出的流星火炮，在高空暴响之后，神智才忽然一清。

他暗道：“不论这丝网如何能暴张收缩，我手中现在锋利无伦的宝刀，先试试看能否把这细丝斩断，只要能够斩断，就不难设法使他们脱出此网之困。”

心念一转，举剑向那丝网之上划去。

那白蛟剑一和那丝网相触，那丝网收缩之势，突然加速起来。

方兆南怔了一怔，暗运腕力，猛的向外一挑，一个网结应手而断。

只听北怪黄炼冷哼一声，那丝网突然又向里收缩了甚多。

方兆南不敢挥剑再斩，立时停了下来。

他聪明绝顶，发觉手中白蛟剑虽有斩断那丝网之能，但必须极大的腕力才行，而且白蛟剑每一和那丝网相触，那丝网收束之势，必然加快了甚多。

如若挑断一个结，丝网会强力的收缩甚多，似乎每个细小的网结，都和整个网子有着极大的连带关系，动一结而牵全网。

这丝网之上，小结孔洞，近干近万，如若把每个小结个个挑断，势非要需对其久，而且那一股迅快的收缩，只怕也不是南北二怪所能承受。

因为那丝网太过细微，收缩起来，锋利如刃，虽有着极上乘的内功，也是不能长久抵受。

那黄衣丽人倒十分轻松，连回头望那丝网一言也没有，似是她心中已成竹在胸，方兆南有斩铁如泥的白蛟剑，也是无法斩开那一片紧快收缩的丝网。

这时，罗汉阵已正式发动，禅杖、戒刀一波接一波的攻向那黄衣丽人。

这些和尚，无一不是少林寺中选了又选的高手，出手的攻势，不但力道强猛，招术上亦极辛辣，阵势又是变化最为灵活的一百零八人组成。

大立、大道分据南、北斗之位，主持阵势变化，更增加了这阵势的威力。

大愚禅师横握禅杖，监视着远距数丈的萧遥子，和那五队鬼形怪人。

他预料那黄衣丽人放出的流星火炮，定然有她的用意。

果然那五对鬼形怪人，每人手中多了一把碧光闪闪的绿火。

那红衣少女一摆手中拂尘，带着逍遥子等群豪，疾向前面冲来。

刹那间，庄严的少林寺中，闪起了片片绿火，佛门胜地，被那莹莹碧光一照，变成了人间鬼域。

方兆南迅快的从怀中取出磁瓶，打开了瓶盖，一连吞下了三粒续命金丹，大喝一声，急跃而上。

右手白蛟剑一招“西来梵音”撒出点点寒芒，挡住了那红衣少女和群豪冲进之势，紧接着移剑换掌，一招“佛法无边”欺入人群，一掌击在萧遥子的前胸之上。

这一掌蓄势而发，劲道极是强大，萧遥子被那一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

方兆南一掌击伤了萧遥子，白蛟剑一挥，疾向无影神拳白作义刺去。

忽听袖手樵隐冷哼一声，施开“七星遁形”身法，疾快无伦的闪了过来，斜里一掌，劈向方兆南握剑右腕。

方兆南左腕一沉，白蛟剑忽然变了一招“巧夺造化”仍然攻向无影神拳白作义，左手一挥，硬接了袖手樵隐的一掌。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方兆南被袖手樵隐深厚的内力，震得身体乱晃，刺向白作义的剑势，不自主的一偏。

森森剑锋，划破了白作义的右臂，鲜血泉涌而出。

但方兆南也被袖手樵隐震得血翻气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只听袖手樵隐冷哼一声，掩面疾退，已近方兆南前胸的掌势，也突然收了回去。

原来方兆南一口鲜血，正喷在袖手樵隐的脸上，迷了他的双目，迫得他不得不收掌而退，如非这一口鲜血及时喷出，方兆南势必将伤在袖手樵隐的掌下。

喷出一口鲜血后，方兆南的神志一清，疾快的向后退了五步，又吞服了两粒丹药。

大愚禅师此刻才了了方兆南讨药之心，不禁黯然一叹，暗道：“他中那妖妇一掌之时，已知内腑受了重伤，只怕再无拒敌之能，才讨去这瓶灵丹，借灵丹的药力，助他迎敌……。”

忖思之间，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已又向方兆南扑了过去。

那红衣少女却悄无声息的绕过方兆南，直向南北二怪走去。

大愚高喧一声佛号，纵身而起，僧袍飘处，人已到了方兆南的身前，暗运真力，铁禅杖一招“力扫五岳”横轮了半周。

杖风如啸，迫得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急急避开。

方兆南低声说道：“老禅师快去保护南北二怪，这里有晚辈对付。”

大愚沉声说道：“方施主小心了，你的伤势……。”

方兆南一挥手道：“快去吧！”话未完，又张嘴喷出一口鲜血，振腕一剑“一柱擎天”直攻过去。

但见白光暴张，有如无际大海中，翻涌起一片波涛，直向群豪倒压下去，剑势威力遍及一丈方圆。

群豪之中被尊为剑圣的萧遥子，前胸被击，内腑受伤，正在运气调息，无影神拳白作义，右臂剑创极重，无法再发无影神拳。

群豪人手虽众，从未见过方兆南这等凌厉奇奥的剑招，个个被骇得倒跃而退。

精奇的剑招，必须要以深厚的内力为佐，才能把剑招上的威力，发挥出来。

方兆南内腑已受重伤，勉强运剑击敌，已尽了最大之力，虽然一击骇退了强敌，但已无追袭之能，勉强收住剑势。

扶剑而立，只觉内腑之中气血翻滚，背上如负千斤重铅，眼前黑影乱闪，摇摇欲倒。

但他神智仍然十分清楚，心知只要自己摔倒下去，强敌必将一涌而上。

他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才站稳了脚根。

圆睁星目，逼视着强敌，神威凛凛，其实他已到了精疲力竭之境，双目凝注着强敌，只不过看到一团团黑影而已。

这时，只要对方有人冲了上来，方兆南都无法挡得一击。

可借三剑一笔张凤阁、九星追魂侯振方等，都已被方兆南的剑势所振

怯，看他怒目而立的威武神态，竟然无人敢当先冲上。

耳间杖风如啸，大愚禅师也和那红衣少女展开了激烈绝伦的搏斗。

仗着少林寺续命金丹之力，方兆南经过片刻调息之后，体力稍复，眼前闪动的黑影也逐渐的消去，已可看清楚人体形貌。

他长长吸一口气，缓缓提起白蛟剑，横在胸前，封住门户，右手迅速的探入怀中，摸出磁瓶，倒出两粒续命金丹，吞了下去。

少林寺这续命金丹本有益神补气之效，乃疗治内伤的奇药，但因几味主药难寻，配治极是不易。

方兆南却借这灵丹，作了压制伤势发作之用，一瓶奇药，在片刻之间亦被他吃下了一半之多。

方兆南心知难以拒强敌之势，头也不回顾，一提白蛟剑，冷冷喝道：“站着，再要前进一步，当心宝剑无眼。”

逼近群豪，果然都依言停了下来，只有袖手樵隐，仍然向前逼近。

方兆南提聚真气，准备把所有的力量全用了出来，作同归于尽的一击。

蓦地，又响起一声暴震，半空中散起一片火花，流星横飞。

方兆南和袖手樵隐，似是都被那一声巨响所动，齐齐抬头望去。

那空中暴散的火花未熄，少林寺挑选出精锐高手摆成的罗汉阵，突然一阵大乱。

隐隐的，听出了几声闷哼。

那尖锐刺耳，鬼哭一般的乐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方兆南闻声惊心，那隐隐的闷哼，似是一个人身受了极重的剑伤之后，勉强忍耐而又忍耐不住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声音，他已非第一次听到。

他意识到那黄衣丽人，又施出绝毒的暗器，不知有多少少林和尚，送命在她的手中。

袖手樵隐抹去了脸上的血迹之后，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看那黄衣丽人，纵横在罗汉阵中，和群僧搏斗。

那红衣少女和大愚禅师放单独斗，那蓝衣少女带领着五队鬼形怪人，每人手中举着一把碧光莹莹的绿火，静站不动，不知在干什么。

除了那黄衣丽人之外，冥岳中人，还没有第二个冲入罗汉阵中。

他自负武功领袖群豪，当下冷笑一声，举手一挥，道：“咱们冲过去吧！”说罢，当先向前走去。

他举步行动，十分缓慢，但落足却十分有力，一步一个脚印。

原来他借着逼进的机会，暗中提聚功力。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此人功力深厚，我又在重伤之下，只怕无能挡他一击。”

回头望去，只见南北二怪，紧紧的被那丝网捆绑，动弹起来也十分吃力，别说让他们震脱丝网，脱捆而出了。

目下的情景，除了向罗汉阵中的僧侣们求援之外，已然别无可想之法。

但闻沉重的步履之声，自远而近，逐渐到了身前不远之处。

一股忿怒之气，由胸中直冲上来，激发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潜力，大喝一声，挥剑直向袖手樵隐劈去。

袖手樵隐听得那大喝之声，已警觉到方兆南挥剑攻来，头也未转的纵身一旁闪避开去。

他的“七星遁形”乃举世独步之学，奇奥无比，方兆南这一击虽然凌厉无比，但仍被袖手樵隐轻巧的一闪，让避开去。

方兆南一击未中，赶忙一沉丹田真气，运气调息。

耳际间传来一声娇笑道：“老和尚武功不错，可惜大势已去了，回头看看你们的罗汉阵吧！”

方兆南目光微转，首先看到那红衣少女已被大愚禅师困在铁禅杖之下，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

但罗汉阵却显出了零乱迹象，那黄衣丽人飘飘衣袖，纵横在罗汉阵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卧在地上。

显然，那罗汉阵已快被那黄衣丽人冲乱。

这一座驰誉天下，传言数百年来从未被人冲破的奇异阵势，在那黄衣丽人连番冲击之下，已经处处流露出破绽。

此阵如若被破，少林僧侣最后一道拒敌阵线，亦将随之瓦解，因为全寺的精英高手，都已集中此一阵中。

忽然间，钟声震耳，连鸣三响，悠悠余音，绕耳不绝。

方兆南心中轻叹一声，忖道：“这三声钟响，大概就是指示其余僧侣逃亡的信号了，一座屹立于武林数百年的名刹，片刻之后，即将烟消云散了……。”

已被黄衣丽人将要冲散的罗汉阵，在三声钟鸣过后，忽然又疾转起来，那横卧在阵中的尸体，纷纷被挑摔出阵。

原来这三声钟鸣，启发少林僧侣们卫寺之心，把横卧阵中，有碍阵势的尸体，纷纷的挑摔出来。

有些僧侣虽然未死，但亦被用禅杖挑摔出来。

这些人平日同堂学艺，一室礼佛，彼此间情意是何等深切，但形势迫得这些和尚们，不但不能对伤残的师兄们施以救护，而且还得残忍的用兵刃把他们挑摔出来，以免他们妨碍阵势的变化。

群僧似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个个勇猛绝伦，挥杖冲打，只求伤敌，不顾自保。

这一来，那黄衣丽人奇猛无比的攻势，又被压制下来。

方兆南又探手入怀，摸出磁瓶，一口气把瓶中所余的续命金丹，完全吞了下去，长长吸一口气，挥剑疾冲而上。

他似是已知自己这等饮鸩止渴之法，已把用以保心护命的精力，完全发挥了出来，纵有起死回生的灵丹也难以保得性命，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轰轰烈烈战死的好。

他已存下必死之心，剑摺上也没有了顾忌，每一剑式，都发挥出十二成的威力，寒芒闪烁，充满着杀机。

袖手樵隐等群豪，竟然被他凌厉的剑势挡住，难越雷池。

这时，那蓝衣少女却悄然无声的率领五队鬼形怪人，绕过罗汉阵，扑熄了那高燃的火炬，火光熊熊，光耀如画的少林寺，片刻间恢复了一片夜暗，一团团碧绿的火光，到处闪动，景象忽然转变得十分恐怖。

双方激斗间，忽听那黄衣丽人一声娇喝，双臂一振，凌空而起。

就在她跃飞而起的同时，两手一挥，两蓬银芒，随手而出。

十个少林僧侣，应手而倒。

那黄衣丽人却借机冲了出来。

大愚禅师眼见全寺中选出来的精锐高手，伤亡近半，心知大势已去，不禁轻轻一叹，他低声的对大道说道：“三师弟请整理残余，再排罗汉阵，准备再战，小兄单人去斗一下那冥岳岳主。”

要知罗汉阵乃是群斗阵式，攻拒之间，全阵一体，武功过于高强，处身阵中，也不易全部施展出手。

大玄禅师眼看寺中弟子伤亡惨重，激起了拼命之心，未等大愚禅师出手，一见那黄衣丽人，冲出了罗汉阵，便大步直追了过去

那黄衣丽人飞出罗汉阵后，高声喝道：“住手。”

袖手樵隐和那红衣少女等，首先停下手来，纵身而退。

那黄衣丽人清脆的声音，响荡在耳际，道：“这是你们最后机会了，如若再不束手就缚，全寺僧侣，一体诛绝。”

大愚禅师环视四周一眼，看那选出的高手，已然伤亡过半，不禁暗暗一叹，高声说道：“岳主尽管下令出手，若不把我们少林寺中的僧侣悉数诛绝，只怕你也难动少林寺中的一瓦一木。”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突然举手一掌，遥遥推出。

她劈出的掌力，未显出强猛的威势，也没有一点啸风之声，但那疾奔而来的大玄禅师，却闷哼一声，身躯向后倒退了四五步远。

忽听砰的一声轻响，大玄禅师，倒了下去。

大愚禅师暗提一口真气，大步而上，满脸肃穆之色，说道：“老袖先和岳主绝一死战……。”

黄衣丽人冷笑一声，接道：“你们既是至死不悟，我只有一体诛绝了。”

大愚禅师一挥禅杖，道：“老衲先行领教，岳主请亮兵刃。”

少林寺的僧侣们，虽已经伤亡累累，但大愚禅师仍然不肯有失身份。

扶剑站在一侧的方兆南，突然插口说道：“老禅师请退开两步，这第一阵就让给在下打吧！”

黄衣丽人环顾四周一眼，笑道：你们已被困入了五鬼阵中，只要我一声令下，同时有三十二种不同见血封喉的淬毒暗器，一齐发出，在这暗夜之下，纵然有着过人的眼力，也是无法避开，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你们都将与世长辞了。”

大愚流目四顾，果然发觉已被困入重围，原来那些鬼形怪人，借着四下闪动的碧火，掩人耳目，大部分却悄无声息地把群僧包围起来。

方兆南仔细的打量了几眼，发觉那些鬼形怪人，都选了一定的方位，如若他们当真的齐齐发出暗器，场中所有的少林僧侣，都无法避开那交叉射出的暗器。

心知那黄衣丽人并非恫吓之言，心中暗暗忖道：“眼下之策，只有缠住那冥岳岳主，使她不能下令，让那些鬼形怪人们发出暗器……”

心念一转，立时大喝一声，挥剑向那黄衣丽人攻去。

他未出手前，已觉内腑伤势，有了急剧的变化，目下所以能支持着不倒下去，全靠那一瓶续命金丹的药力。

当那药力耗尽之前，他即将随着那恶化的伤势，离开人间。

第三十九回 梅绛雪再救夫君

方兆南的心目中，认为这是自己生平最后的一战，无论胜败，都得尽出全力，留给后人一份追慕凭吊。

是以，他出手就用出了达摩三剑。

这三招旷古绝今的剑学，乃一代人杰，达摩祖师九年面壁中静悟而成，威势凌厉，世无与伦比。

那黄衣丽人虽然身负绝世武功，但也无法破这等奇异之学，登时竟被圈在剑光之下。

剑势刚变到“天罗一网”人已不支，喷出一口鲜血，由空中跌摔到地上。

那黄衣丽人用尽了本领，连招架带闪避，才算把两式剑招避过，正感手忙脚乱，应付不暇之际，忽见方兆南自行摔倒地上。

心中暗叫一声侥幸，口中却冷笑一声，道：“萤火之光，也妄敢和日月争辉。”言下之意，似是她把方兆南伤在手下。

南北二怪被那丝网所困，自顾不暇，方兆南重伤卧地，奄奄一息，遍地死尸，尽都是少林寺僧侣中的高手。

鬼火般的碧光，流动闪烁，横躺的尸体，和满地鲜血，使这凄凉的夜，增加了无限的恐怖。

大愚禅师长长吸一口气，平横禅杖，大步而上，悲壮的说道：“岳主要把沿传数百年的少林寺，夷为平地，看来已非什么难事了……。”

方兆南的呈死，已使这位德高望群的老和尚，感觉到再无能抗拒强敌，少林僧侣们惨重伤亡，使他豪气顿消。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但岳主在将少林寺夷为平地之时，必需先把老袖杀死。”

黄衣丽人道：“杀你并非难事。”边说边缓缓举起右掌。

这当儿，突然飘传来一缕袅袅的笛声。

这声音似是由老远处飘传域来，又似近在身边。

那黄衣丽人举起的右手，突然放了下来，凝神静听。

笛声渐高，金声玉振，悲壮中隐含着一种飘逸不群的气概。

那黄衣丽人听了一阵，突然举手掩面。大叫一声：“快走。”

说完，当先转过身子，疾向前面奔去。

这突然的变故，使大愚禅师，为之一呆，想不通强敌何以在大胜之下突然撤走。

那黄衣丽人的急奔而去，立时使剑拔弯张的局势大变，只见那鬼形怪人和萧遥子等群豪转身而奔。

这般人来的如潮水骤至，去的也似电闪风飘，片刻工夫，走的一个不剩。

大愚禅师长长呼一口气，急步奔到方兆南的身侧，只见口鼻之间，向外流着鲜血，一息奄奄，若继续续，不禁黯然神伤。

伸手摸去，只觉他心藏还是微微有些跳动，但也是弱不胜力，频将断绝。

只听大道禅师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大师兄，这位方施主还有救吗？”

大愚禅师缓缓抬起头，两行老泪，滚下面颊，摇头叹道：“希望很小，但愿我佛有灵，能保他重伤得救。”

大道禅师伤感的说道：“大玄师兄，伤势也很惨重。”

大愚禅师抬头望去，只见大道抱着身躯僵硬的大玄，满面愁苦之色，不觉又是一声长叹，仰面长长吸一口气，道：“这一战，可算得尽伤了咱们少林寺精锐……。”

大道禅师似是忽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道：“罗汉阵中的弟子，也不知被那妖妇施展的什么歹毒暗器，连伤了六十余人，全阵已溃不成军，眼看咱们就要全军覆没，不知她为何忽然撤走，难道还有什么诡计不成？”

大愚道：“就目前形势而论，咱们败象已呈，大可不必再用什么诡计求胜了。”

大道禅师道：“这就使人糊涂了。”

大愚沉思了片刻，说道：“那妖妇撤走之前，师弟可听见什么异声吗？”

他那时运集全身功力，准备和那黄衣丽人作生死的一搏，全神贯注，耳目也失去了灵敏，虽然那笛声激昂高拔，但在他记忆之中，却无法肯定是什么声音。

大道禅师若有所思的接道：“不错，好像是一种笛声，吹的悲壮动人，那妖妇听到那声音之后，立时就仓惶逃走。”

大愚禅师道：“那妖妇武功卓绝，全身又都是用之不尽的奇毒暗器，一阵笛声，竟能使她惊慌而去，这期间定有着什么隐密……”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你代我传谕下去，要大家清扫尸体，凡是殉职弟子，一律记下名号，合葬在一起，三日之后，由全寺弟子为他们佛事百日，以慰亡魂，重伤弟子一律移送达摩院，从速救治。”

他微微叹息一声，又道：“少林寺能逃得覆亡之劫，这位方施主功德最大，不论他伤势是否还有救，咱们也得为他一尽心力。”

大道禅师低声说道：“南北二怪仍然被困在那丝网之中，不知要如何处理？”

大愚道：“用这白蛟剑斩断丝网放他们出来。”

大道禅师道：“两人心中对咱们少林寺似有着一股积恨甚深的怨忿，大劫之后，元气未复，如若放出两人，他们万一要记恨前嫌，不清红皂白，动手伤人，那就麻烦了，小弟之意……。”

大愚禅师摇头说道：“南北二怪，为咱们少林手中事才和那妖妇动手，纵然他心记前嫌，咱们也不能坐视不救，快些去吧！”

大道禅师肃然说道：“师兄教诲的不错。”

探手捡起白蛟剑，正待转身而行，突听一个娇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冥岳岳主，狡狠无比，虽然被我笛声吓走，但我料她不会就此甘心而去，一顿饭工夫，定会先带部分高手，暗中潜返寺内，企图查明真象……。”

那娇细的声音，说到此处，忽然停顿，似在忖思措词，又像在筹谋对策，半晌之后，才接着说道：“此时此地，我还不便现身，本来我要以解开南北二怪被困的天丝网，让他们帮同你们拒敌。

但两人心中既然和你少林寺有着前嫌，释放之后，未必能为你们所用，不论他们倒戈相向，或是袖手旁观，对贵寺都是大为不利的事，还是暂时不放的好。

好在两人武功高强，内功深厚，那天丝网，虽有着强大的缩收之力，

但凭两人武功，足可抵挡一阵，只要他们自知无能挣脱之后，一时之间，绝不致被那收缩的活结勒毙……”话到此处，又是一顿。

大愚禅师高声说道：“那位高人，既肯相助，何以不肯-----”

那娇细的声音急急传来，打断了大愚禅师之言，接道：“我现在用的传音入室工夫，和两位说话，因那冥主，随时可能潜返回寺，暗中观察真象，两位最好能暂时听我吩咐，不要答话。”

声音又一停顿，又道：“那姓方的伤势好像很重，最好能把他移送到一处密室，别让他再受到什么惊。”

大愚禅师满腹欲吐之言，不便出口，急的来回直踱方步。

那娇细的声音重又传入耳际，道：“两位最好要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了，贵寺中高手甚多，虽然伤亡极重，足有重排罗汉阵的能力，为防万一，最好能再调集一部分人手，重整残阵，以备迎敌，一面派人点燃火炬，防敌暗中偷袭。”

大愚、大道，虽然都是修为甚深的高僧，但在这等大败大挫之后，也有些心神无主，思虑不周之感，听人一提，觉得甚有道理，立时由大道传谕下去，一面再选高手，原地重布罗汉阵，一面派人燃起那些被鬼形怪人弄熄的火炬。

耳际间又响起那娇细的声音，道：“那些鬼形怪人，大部是武林中的高手，被那冥岳岳主网罗手下，割去舌头，服下迷药，受她遣差，是以这般人个个都有着极好的武功……”

大愚只听得全身一颤，不自禁的合掌当胸，口喧一声佛号。

但听那娇细的声音继续说道：“你们快些把那姓方的移到一处隐密的地方去吧！那冥岳岳主虽然狡猾如狐，但她生性多疑，查不出真相，绝不致胡乱出手，只要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纵然有发觉，也漠然视之，启动她的疑心，可保无事，我不宜再和你们交谈了。”

那声音突然隐去，久久不再听到。

大愚禅师低声对大道说道：“师弟可把这位方施主，护送回方丈室去。”

大道应了一声，带着两个少林僧侣，抱起奄奄一息的方兆南，急步而去。

这时，那熄去的火炬，重行点燃，少林寺光耀如昼，一片通明。

残缺的罗汉阵，重又整排完全，百具以上的尸体，整齐的排列在罗汉阵前，肃煞的画面中，泛生起一股悲壮凄凉之情。

大愚禅师缓缓移动脚步，绕着那些尸体走了一周，目光移注到群僧脸上。

每一个僧侣的脸上，都泛现出肃然的神色，沉痛中隐见庄严。

大愚轻轻叹息一声，闭上双目，暗中运气调息，准备再迎接一场惨烈的搏斗。

广大的草坪中，虽然站满了少林僧侣，但却鸦雀无声，听不到一点声息。

大愚的焦虑心情，使他生出寸阴难度之感，好不容易斗转星移，过去了一个更次，仍不闻有何动静。

他缓缓的睁开眼睛，望望天色，不过才四更过后，距天亮还有一个更次左右。

火炬闪耀下，忽然瞥见一条人影，疾如流星，直向群僧飞驰而来。

大愚禅师暗暗的叹息一声，忖道：“终于来了，这一战，又不知将折伤多少少林寺弟子了……。”

忖思之间，那疾奔而来的人影，已到丈余处停下了脚步。

大愚凝目望去，只见来人一身黑色劲装，背插长剑，遥遥抱拳作礼，朗声说道：“大师父请了。”

大愚慈眉一皱，单掌交胸答道：“施主有何见教？”

那人一听大愚回答之言，缓步向前走来，直到相距三四步远，才停了下来，目光一扫那排列的少林僧侣的尸体，突然一个长揖。

大愚禅师豁然叹息一声，道：“尊驾何人？”

那劲装少年神态十分恭谨，垂首而立，恭恭敬敬的答道：“在下乃青城门下，弟子张雁，大师怎么称呼？”

大愚道：“老衲大愚，张施主连夜来此，有何见教？”

张雁道：“家师因练一炉灵丹，未克亲赴泰山英雄大会，但对武林中形势变幻，一直十分关心，近闻江湖上出现了一批行踪可疑之人，昼夜赶来中原，家师炉火功行已满，闻讯生疑，亲率本派中十二弟子下山，一路追查到此，现在在贵寺门外，未得贵寺中人接迎，不敢擅闯……。”

大愚轻轻叹道：“令师可是当今青城派的掌门之人青云道长吗？”

张雁道：“正是家师。”

大愚叹道：“多年的故友了……。”

他微微一顿，又道：“就请张施主上复令师，说我们少林寺正值空前大劫，强敌虽退，但极可能去而复返，老衲不便出寺迎接……。”

张雁接道：“看贵寺伤亡累累，想必是大战方过，晚辈就此上复家师，请命裁夺。”

说完，也不容大愚禅师接口，立时转身向前疾奔而去。

大愚禅师原想让他转告青云道长，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免得惹火上身，那知那张雁不容话完，就转身出去。

在他的预想之中，少林寺罗汉阵难阻强敌，青城纵然出手相助，也不过是徒增伤亡而已。

张雁去势奇快，人影闪了几闪，便已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入寺的大道上，出现了十数条人影，风驰电掣般，直奔过来。

看来人的身法，就可知道这般人中，个个都有极佳的上乘轻功。

当先一人，长蜀长袍，头挽道髻，背插长剑，手执拂尘，仙风飘飘，正是青城派掌门人青云道长。

他目光一掠那排列的尸体，轻轻叹息一声，道：“贫僧助拳来迟，心中甚是不安……。”

大愚合掌接道：“有劳道兄鹤驾，老衲感铭五中。”

青云道长缓缓把目光移注到群僧排列的罗汉阵上，拂髯问道：“这可是贵寺中驰名的罗汉阵吗？”

大愚道：“见笑道兄。”

青云道长道：“敌人想已为贵派逐退了？”

大愚沉吟了一阵，道：“强敌来势凌厉，敝寺伤亡惨重，目下虽退，但甚可能去而复返。”

青云道长脸色一整，肃然说道：“大方道兄所召集的泰山大会，适因贫

道炼丹炉中火候正紧，不克分身。未能亲身赶往参加，指派了门下两位成就最高的弟子，松风、松月赶往应命-----”

大愚道：“道兄两位高足，可都回去了吗？”

青云道长道：“去如黄鹤，久无讯息，贫道为此，还派了门下精明弟子数十人，赶往泰山附近，寻访两人行踪，近据弟子飞鸽传讯，泰山附近，忽然而现了一群行踪诡秘，奇装异服的怪人，贫道虽已久不下山，但对江湖上的形势变幻，始终不敢稍有疏察。

这般人似是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因此引起了贫道的疑心，日夜推索此事，一日夜后又接得门下弟子飞鸽传书，说这般奇装异服的怪人昼伏夜行，算计行程，直对中岳而来。

贫道愈想愈觉事情不对，匆匆决定赶来中岳一查究竟，行色过急，来不及召集门下弟子，仅就护寺弟子中，挑选了十二个高手，兼程赶来此地，想不到仍是来得晚了一步。”

大愚合掌说道：“道兄的盛情，老衲和敝寺弟子，无不感戴---”

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转头望去，只见大道禅师满头大汗，急急奔了过来。

大愚急急替两位引见道：“师弟快来见礼，这位是青城的青云道长，跋涉千里，风尘仆仆，特地赶来替我们助拳来了。”

大道合掌欠身，说道：“贫僧大道，拜见道兄。”

青云道长道：“不敢，不敢。”单掌平胸，欠身还礼。

大愚似是已看出大道慌急的神色，忍不住问道：“师弟，可是方施主出了事情？”

他已看出方兆南的惨重伤势医救不易，但这位慈善的老僧，却一直不敢去想那凄凉悲惨的后果。

只听大道禅师豁然叹息一声，说道：“方施主三度昏去，两次断气，小弟已尽我之能，用本身真气助他复生……。”

大愚似是突然被人在前胸处，重重的击了一拳，全身一阵颤动，接道：“他现在可好些了吗？”

他低沉的声音中，充满了凄凉。

青云道长看两个老和尚紧张的神色，心中甚是奇怪，忍不住问道：“那一位姓方的受伤很重吗？”

大愚叹道：“敝寺能保持现下这等局面，全亏了那位方施主之力了……。”

大道禅师激动的道：“他不但为我们少林尽了最大的心力，就是对整个武林而言，也是功不可没。”

青云道长道：“不知是哪路英雄？有此能耐，也许贫道听过他的盛名？”

大愚道：“他是个年轻人，当今武林上，也籍籍无名，但他这次的事功，不但保留了少林派基业，而且也为武林同道尽了心力，他的名字，将因此永留我们少林弟子的心目之中。”

青云道长心中虽然不服，但口中却不好出言反驳，轻轻的咳了一声，道：“两位大师这般称赞于他，那自然是才气纵横的非凡之人。”

大道禅师接道：“他死而复生，念念不忘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的安危。”

南北二怪之名，早已传播江湖，大江南北，以至远至关外的白山黑水

的武林道上，年纪稍长的武林人物，大都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青云道长以一派掌门宗师之尊，对近百年江湖中事，无不知晓，当下听得一怔，道：“怎么，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还活在世上吗？”

大愚道：“除了那方施主外，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对我们少林寺施恩最大-----”

青云道长道：“贫道对两位心慕已久，不知现在何处？能否替贫道引见一下？”

大愚道：“阿弥陀佛，这个……”

南北二怪仍被困在天丝网之中，以两人的威名，大愚甚不愿让青云道长见到两人尴尬之相，但他又素来不说谎言，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青云道长，这个半天，仍然是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听一声冷笑，遥遥传了过来，道：“老黄和辛老怪，已被人困在天丝网之中，不见也罢。”

另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紧接着传过来，道：“那天活结丝网，虽然厉害，但我和黄老怪，都已有过适应之能，一两天内，大概还可以撑得过去，倒是我那方兄弟的性命，却是极为紧要的。”

哼！他为你少林寺身受重伤，如若你们不能救了他的性命，等我脱出此网之后，要用你们整个少林和尚的心肝，奠祭他的亡灵。”

大愚接道：“两位老前辈但请放心。虽然天劫难逃，但老衲总要尽到最大心力。”

青云道长转头望去，只见数丈外一棵古树下，白色丝网中网着两人，那丝网已收缩成了四尺大小，网困两人，想来极是难过。

只听那先一个冷冰的声音，重又响起，道：“牛鼻子老道，瞧什么？那冥岳妖妇的师父罗玄，也是你这般装束，哼！我看到你们牛鼻子的衣服，心里就有些生气。”

青云道长乃一派宗师的身份，几时受过人这等羞辱，一口一个牛鼻子的乱骂，身后排列的弟子们，登时一个个怒形于色，但青云道长却是神态如常，毫无不悦之色。

他淡淡一笑，道：“江湖之上，品流混杂，岂能只论衣冠取人？”

大愚禅师接道：“南北二怪两立老前辈，生性素来高傲，道兄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青云道长笑道：“老禅师只管放心，贫道对两位老前辈心慕已久，言词纵有伤到贫道之处也不致放在心上。”

只听另一声冷笑，接道：“一群和尚，专爱谈些不着边际的事，我那方兄弟命在旦夕之间，你们不早些赶去相救，尽管谈些无用的话。”

青云道长微微一笑道：“咱们赶快去瞧瞧吧！贫道身上现带有我们青城派疗伤灵丹，不妨试试看，是否有助于他。”

大愚抬头看看天色，已是五更过后黎明将至，估算那冥岳岳主，大概不会再来。

当下低声吩咐了几个年长的弟子，要他代为主持罗汉阵，再派遣八个僧侣，保护南北二怪，一有动静，立时飞报方丈室去，自己和大道禅师、青云道长，赶往方丈室中探望方兆南的伤势。

青云道长令随来的十二个弟子，一齐留在罗汉阵外，一遇事故，立时帮同少林僧侣拒敌，单带张雁一人，随着大愚禅师，同往方丈室去。

穿过了几重殿院，到了一处幽静的跨院中。

百竿修竹，满地奇花，环绕着一座禅室。

房门大开，里面灯火通明。

大愚禅师回首肃容，合掌说道：“道兄请。”

青云道长单掌立胸，欠身说道：“方外人不拘俗礼，贫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步直向方丈室走去。

转眼瞧去，只见那铺着黄缎的木榻上，仰卧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双目紧闭，僵挺的躺着，动也不动一下，两个面色愁苦的僧侣，守在一侧。

大愚禅师急步奔了过去，低声问那两个僧侣道：“方施主醒过没有？”

左首一僧，合掌答道：“他曾二度气绝，均为大道师叔以本身真气，推活他的穴道，使他得能断气复续……。”

大愚禅师急急的接道：“你们大道师叔去后，他可曾复生过来？”

两个和尚齐齐摇头说道：“没有，他未再睁动过一次眼睛，但也未断气。”

大愚禅师缓缓伸出手来，向他的前胸按去。

他的手微微颤动，显然他内心还有无比的激动，而且缓慢，生怕一触在方兆南前胸之后，会给他极深的惊惧和痛苦……。

虽然他的手伸动很慢，但仍然触到了方兆南的前胸之上。

只觉他的心脏跳动微弱，若似即将停止，不禁心头大为震动，眉头一皱低声对青云道长道：“道兄请过来瞧瞧吧！看看他是否有救。”

青云道长自进了禅室之后，两道目光一直盯汪在方兆南的脸上，但他为了保持一代宗师的身份，未得到大愚禅师相请之前，始终不肯过去。

直待听到大愚相请，才缓步走近木榻。

他缓缓地放下手中拂尘，抓起方兆南的左腕。在他脉穴上按了一阵，低声说道：“脉息微弱，内伤极重。能否救活，贫道无甚把握，先给他眼下两粒本门护心灵丹，使他晕迷神志复生片刻，再查详情，看看是否有救。”

大愚合掌躬身说道：“望道兄能尽全力，挽救他一劫，少林寺所有弟子，都将感激不尽。”

青云道长道：“大师放心，贫道绝不隐术自秘。”

探手入怀，摸出一个黑色的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两粒白色丹丸。

大愚禅师双手齐出，轻轻撬开方兆南的牙关，青云道长顺势把两粒丹丸，投入到方兆南的口中。

金丹生玉液，沥沥下咽喉。

大愚禅师缓缓放开了双手，忽然想起那暗中传语的清脆口音的人来，回首低声对两个僧侣说道：“有人来过吗？”

他这突然的一问，听得那两个僧侣微微一怔，才齐齐应道：“没有。”

大愚禅师为人沉稳，不再追问，但大道禅师却被师兄一言撩起了心中记忆，不自禁的脱口说道：“这就奇怪了。”

两人一问一答，只听得青云道长莫名奇妙，目光在两人脸上转了一转，欲言又止。

禅室中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注在方兆南的身上，青云道长的脸色尤显得凝重。

大愚禅师的谆谆相托之言，使青云道长感到自己已负重甚大。

如若这两粒护心丹，不能使方兆南昏迷的神志转醒，不但觉得颜面难下，而且对青城一派的威名，也有着甚大的影响，因此他较别人尤为关心。时光在沉重的气氛中溜走，窗外已现出了一片鱼白，天色已经大亮了。青云道长轻轻的叹息一声，举手一掌，拍在方兆南前胸的“玄机穴”上。

只听方兆南长长呼一口气，眼皮眨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双目。

大愚禅师心头一喜，道：“我佛有灵，方施主醒过来了。”

方兆南眼睛一阵眨动后，说道：“那冥岳妖妇，退走了吗？”

大愚道：“天已大亮，未见再来，想已离去。”

方兆南勉强一笑道：“南北二怪可好？”

大愚道：“他们虽被困在天丝网之下，但一时之间，尚不致受到损伤，天亮之后，老衲自然设法破网，方施主但请放心。”

方兆南口齿启动，似是还要说话，却被青云道长出言阻止，道：“方小英雄的元气未复，不宜多用气力说话，最好能忍耐一会。”

方兆南吃力的转过脸来，两道毫无神彩的目光，凝注在青云道长脸上，瞧了半晌，声音十分微弱的说道：“道长何人？”

青云道长道：“贫道青云……。”

大愚禅师接口说道：“青云道兄乃当今青城掌门人，精通医术，才博天人，应老衲之请，来为方施主治伤来了。”

青云道长脸色凝重，肃然说道：“老禅师不用夸奖贫道，贫道只能尽我心力。”

大愚禅师听得心头一寒，默默不语，他已从青云道长的口中，听出了方兆南生机极小。

低头看去，只见方兆南重又紧紧的闭上双目。

青云道长举手一招，低声对大愚禅师道：“老禅师请过这边讲话。”

大愚禅师转过身子，和青云并肩行出禅室。

他似是已从青云道长凝重的脸色上，看出了方兆南凶多吉少，不待青云道长开口，抢先说道：“他的伤势，没救了吗？”

青云道长叹道：“贫道甚感惭愧，在我半生疗伤的经验之中，很少见到这等惨重的伤势，他早该死去了，但他却仍然活着……”

大愚禅师接道：“他在重伤之下，借重我们少林寺续命金丹之力，强提精神，又和强敌动手，一瓶金丹，被他在片刻之中服完。”

青云道长道：“是了，也是灵丹的药力尚未消失，他才能保持着一息不绝……。”

他仰起头，望着大亮的天色，接道：“贫道无能为力了，纵然能够疗治好伤势，不但一身武功尽将废去，恐还将落个残废之身，而且这希望也不太大。”

大愚双手合十，垂头叹道：“只有请道兄一尽人事了。”

青云道长道：“据贫道相他脉息，预料难过午时，别说奇药难求，纵然是有处可寻，时间上也赶不及了，大师已尽心力，无愧于人，不可因一人之死，影响我武林大局，尚望自惜身体，议拒强敌。”

大愚道：“冥岳妖妇，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全身都是使人无法防备的歹毒暗器，一出手必有数十人应手而倒。”

言词之间，似是对昨夜惨烈一战，余悸犹存。

青云道长正容接道：“冥岳妖妇虽然武功绝世，但如联合当今各大门派，各出一二精锐高手，合力围歼，当不致再让她横行于江湖之上，由大师和贫道具名，柬邀天下九大门派，以及各方雄主，齐聚嵩山，共议拒敌之策，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大愚心中暗忖道：“我们少林寺罗汉阵何等威力，但仍然无法拒挡那冥岳妖妇，纵然召集了九大门派中人，只怕也未必能胜强敌。”

但又不好出言反驳青云道长，一时间，想不出适当措词，只好沉吟不语。

青云道长乃当今九大门派中，年岁最轻的掌门大师，年轻奋发，雄心正长，一看大愚禅师久久不言，正待开口劝说，忽然瞥见一个白衣飘飘，风华绝世的少女，缓步由花丛中走了过来，不禁微微一怔，沉声喝道：“什么人？”

那素衣少女似是浑然不觉一般，仍然缓步直行过来。

青云道长乃一代宗师之尊，如何能受得此等冷落之气，当下脸色一变，缓缓举起左掌。

但他究竟是一派掌门之才，虽然年轻气盛，但也不肯轻率，一面提聚真气，运集劈空掌力，但却蓄势不发。

回头对大愚禅师道：“大师可识得此女吗？”

大愚道：“老衲不识……”忽然心中一动，急急接道：“道兄且慢出手，待老衲问明她的来历之后再说！”

青云道长劈空掌力，蓄势不发，说道：“大师请问。”

大愚缓缓向前行了两步，合掌说道：“女施主请了。”

那白衣女虽然生的美艳绝伦，容色如花，但那匀红的嫩脸之上，如罩着一层寒霜般，另有一种冰冷之气。

她冷凌的目光，轻轻一掠大愚禅师，应口道：“老禅师请了。”

口中答话，人并未停，话说完，人已到了禅室门口。

大愚道：“佛门净地，禁律甚严，女施主不可擅闯，快请止步。”

白衣少女冷冷的答道：“不是为了探看一人，你们请我也请不到，到处殿院佛像，有什么好看的？”

身子一侧，直向禅室之中闯去。

大愚僧袖一拂，道：“女施主自重，老衲不愿无礼。”

说完，一股暗劲，直撞过去。

那素衣少女娇躯一闪，横跨两步，让避开去。

她冷冷说道：“快让开路，我要看看他伤势如何？”

大愚道：“女施主探望何人？”

白衣少女道：“方兆南。”

大愚道：“女施主是他的什么人？”

白衣少女道：“未过门的妻子。”

在那时代中，男女间的礼防，十分严厉，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这等之言，竟能从一个少女口中说出，而且脸不红气不喘，行似无事。

大愚楞了一楞，道：“姑娘贵姓？”

白衣少女道：“我姓梅，你这老和尚，罗罗嗦嗦的问不绝口，也不觉厌烦吗？”

大愚忽觉得她的声音，十分熟悉，似是在哪里听过。

当下退后两步，让开一条路，道：“本寺禁例，向不准女子进入二殿，更何论方丈室，但方施主对我们少林一派施恩如山，老衲愿面壁一年，替你担待……。”

白衣少女冷笑一声，截住了大愚禅师之言，接道：“那冥岳岳主，也是女子之身，不知老禅师何以不把她拒挡寺门之外？”

词锋凌厉，有如柄利剑，刺入大愚禅师前胸，登时觉得脸上一热，呐呐答不出话。

但这白衣少女几句话，却启发了他的记忆，忽然想起了眼下的白衣姑娘，就是那暗中传话之人。

心念一转，登时合掌当胸，说道：“女施主可是刚才传话于老衲的人吗？”

白衣少女道：“是又怎样？”

大愚禅师早已有心，问话之后，极留心的分辨她的声音，果然和那暗中传话的声音，一般模样，立时向旁侧闪开一步，道：“女施主请。”

青云道长早已把全身的功力，运集在右掌之上，只要那白衣少女再向前进一步，立时以雷霆万钧之势，拍击出手。

但见大愚禅师闪身让路，神色间还十分恭谨，自是不好出手，不自禁的也向后退了一步。

那白衣少女冷傲异常，望也不望青云道长一眼，旁若无人的大步直向室中走去。

室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白衣少女的身上。随着她移动的身形转动。

只见她缓步走近卧塌旁，低头望着倒卧在塌上的方兆南一阵，轻轻一皱眉，缓缓伸出一只手来，按在方兆南的顶门之上，良久之后，才放了下来。

她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道：“他的伤很重吗？”

大愚禅师道：“不错，但这位青云道兄告诉老衲并非完全无救，只是方施主的一身武功，恐怕要遭废去，今生今世，难再习武。”

他听那白衣少女自称是方兆南未过门的妻子，怕她听得方兆南生望极少之后，大为悲伤放声而哭。言词之间，说的十分婉转。

哪知白衣少女听完之后，面上毫无表情，仍然是一派冷漠，既无欢愉之色，也无悲戚之容，冷冷的说道：“他是为救你们少林寺的劫难，受此重伤，如果他不幸死了，你们要怎么办？”

这一问，大出大愚意外，怔了一怔，道：“方施主对我们少林寺，可算得施恩如山，如若老衲之寿，能够折算于他，老衲把以后的寿命尽皆奉赠，祈祝他长命百岁。”

大道禅师接道：“我们少林寺自开创门派迄今，从未受过人这等大恩，少林寺上下三代弟子，无不感铭五中。只要当今之世，能有救得方施主的方法，少林寺数百弟子，均将全力以赴。”

白衣少女冰冷的脸上，忽然泛现出一丝笑容，说道：“你们这般心意对他，他纵然死了也可以瞑目九泉了。”

她冰凉的声音，也忽然变的甜柔起来，声音婉转，如闻笙簧。

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但愿我佛相护，能使方施主重伤痊愈。”

白衣少女忽然转过身子，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白色绢包，异常小心的打开，一层又一层解下七八层，取出一个白色的玉瓶。

她缓缓的打开瓶塞，登时有一股清香之气，散布满室。

青云道长双眉一耸，向那玉瓶之上望去。

目光一和那玉瓶相触，全身一震，脸色大变。

大愚禅师看的十分奇怪，但却不好出言追问，只好闷在心头。

白衣少女目光一瞥青云道长，双手暗运劲力，玉瓶应手而碎，一粒赤红色的丹丸，闪闪耀目，清香之气，更是浓烈。

白衣少女右手用食中二指，捏着那红色丹丸，左手轻轻捏开方兆南的牙关，把那粒红色的丹丸，投入了方兆南的口中。

青云道长望了那碎瓶一眼，说道：“敢问女英雄，这粒灵丹，可有个名字吗？”

白衣少女又恢复那冷若冰霜的神情，答道：“你自己不会瞧吗？”

青云道长道：“贫道之见，这丹丸颇似大有来历之物？”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有来历，平平常常的丹药，岂能有起死回生之效？”

大愚心中一喜，合掌问道：“这么说来，方施主有救了。”

白衣少女眼睛中奇光一闪，似是平静的心潮中，忽然泛起了一阵波动，但她却迅速的闭上了双目，以掩饰内心流露出波动之情。

她缓缓说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丹药又不是我炼的，他如若不该死，自然会药到病除了。”

大愚禅师听得微微一怔，暗道：“如若他不该死，不用服你那丹丸也会好转。”但表面之上，却是毫无怒意。

他合掌诵道：“阿弥陀佛，但愿我佛相佑。”

白衣少女霍然睁开双目，冷冷看了大愚禅师一眼，说道：

“你们都出去吧！我一个人守在这里等他醒来。”

第四十回 悔既往二怪同心

方兆南微微一笑，若无其事的说道：“四大剑派的剑招变化既在伯、仲之间，那教出来的弟子，武功也是一样的了？”

大愚禅师听他尽说些不着边际之言，忍不住轻轻的咳了一声，道：“方施主……”

方兆南淡淡一笑，接道：“老禅师有什么指教之言，咱们以后再谈不迟，此刻寸时如金，在下想多向天星道长讨教讨教。”

天星道长脸色一变，沉忖了良久，说道：“方大侠是存心要难倒贫道了……”

他为了保持一派宗师的身份，故意笑了一下，接道：“学武之道，首重天赋，次重师承，虽然同出一师，亦有强弱之分，贤与不肖之别。”

方兆南道：“近百年来，四大剑派之中，可有过杰出的人才弟子么？”

天星道长道：“你可是审问贫道么？”

方兆南道：“晚辈诚心讨教。”

天星道长道：“昔年四派比剑争名时，贫道正值功候要关，故而缘慳一面。”

方兆南长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躬身一个长揖道：“四大剑派比剑结果如何？”

天星道长道：“互有伤亡！”

方兆南道：“起因为何？”

天星道长心中虽然不满方兆南问话的神情，但看他礼貌周全，只好淡然一笑，道：“意气之争。”

方兆南道：“盛明累人，如若四大剑派的创招变化，不是在伯、仲之间，也不会引起这一场比剑的事了。”

天星道长是何等人物，似是已听出了方兆南言词中弦外之言，不禁一皱眉头。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道：“道长的武功盛名，和南北二怪并举江湖。因此，彼此都觉得极难忍受对万的冷讽热讥，一两句口舌之争，即演变成一场火拼之战……”

天星道长脸色肃穆，望了大愚禅师和方兆南一眼，默然不语。

方兆南又躬身一揖，说道：“如若道长能退让一步，这一场势均力敌的火拼，当可免去。”

天星道长脸上禅情屡变，显然他内心，正有着无比的激动，但他仍然默不作声。

方兆南继续说道：“老前辈请恕晚辈饶舌，这是一场谁也难以预料结果的搏斗，老前辈没有必胜的把握，北怪黄炼，亦无决胜之心，不论胜负如何，但定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天星道长肃然接道：“你来见贫道，就只为这件事么？”

方兆南道：“一来慕名拜见，二来想求老前辈赐给晚辈一个薄面，免去这场意气之争。”

大愚禅师听他绕了半天圈子，由四大剑派比剑之争，转到劝免天星道长和南北二怪的争斗之上，其间借天星道长之口，说出那次比剑之害，用心深刻，词锋尖锐中不失谦和，不禁暗中大加赞赏。

只等天星道长沉吟了良久，缓缓说道：“这等口舌意气之争，贫道原不放在心上，但昆仑派在武林中的威名，却不能断送在贫道的手中，如若南北二怪心存和解之意。贫道自是愿以息事宁人之心，免去这场无谓的是非之争，但如让贫道向他们求和，那就不如彼此在武功之上分个高下出来。”

方兆南笑道：“老前辈如赏给在下一个薄面，南北二怪之处，自有晚辈劝阻。”

天星道长眉头一耸。还未来得及答话。方兆南又抱拳一揖，抢先说道：“道长一言九鼎，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南北二怪那里由晚辈予以劝说，老前辈正在行功时间，晚辈不再打了，就此别过。”

说完，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大愚禅师合掌一笑，低声对天星道长道：“道兄为我们少林的事，千里跋涉，大驾亲来，老衲感激莫铭……。”

天星道长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似是十分尊敬，赶忙手掌立胸说道：“冥岳妖妇志在独霸武林，贵派只不过首当其冲而已，贫道赶援来迟，心中已十分不安，老禅师再这般客套，当真是叫贫道无地自容了。”

大愚禅师道：“道兄高瞻远瞩，老衲佩服的很。”

说完转过身子，紧随方兆南身后而去。

天星道长送到跨院门口，说道：“两位慢走，贫道不远送了。”

大愚禅师回过身子，合什答道：“道兄请回。”

就这一瞬工夫，方兆南已到了数丈之外。

大愚禅师突然加紧脚步，追了上去，说道：“方施主灵舌慧心，淡淡几句话，竟然把一场杀劫化解开去！”

他微一停顿，接道：“辛、黄二位老前辈处，尚请施主费上一番口舌，代为解说，老衲不去打他们了。”

方兆南道：“老禅师不去也好，这两个人生具冷怪的性格，言语犀利，极是难听，而且也不能单刀直入的劝说他们，目下天下英豪和各大门派中人，纷纷赶来嵩山助阵，老前辈身代掌门之职，自当周旋于诸位嘉宾之间。

南、北二怪处，自由晚辈全力去劝说，天星道长处，还得老前辈再费一番口舌，消去这一场杀劫，”

大愚禅师道：“方施主年少英俊，机智卓绝；又无少年人的骄横之气，老衲阅人多矣，但像施主这般少年持重之人，绝无仅有。”

他这推崇之言，似是字字出自肺腑，不待方兆南答话，急急的转身而去。

方兆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长长吁一口气，想到昨夜的惨烈之战，不禁泛升一种凄凉之感，他缓缓转过身子，慢步向前行去。

幽静的禅室中，南北二怪盘膝对坐着，两人同时微闭双目，似是都正在运功调息。

方兆南怕影响了两人行功，小心的放轻了脚步，走近木榻。

北怪黄炼突然睁开了微闭的双目，凝注方兆南的身上，笑道：“小兄弟。”

他这忽然改变称呼的口气中，充满着慈和、热情，反使方兆南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他回顾了黄炼一眼，道：“老前辈……”

北怪黄炼急急摇头说道：“我和辛老怪相处的数十年中，恩怨纠缠，各自心怀鬼胎，一直无法分辨出是友是敌，得你一番话，消除了我们数十年无法消除的心病，只此一点，老夫就感激不尽……”

南怪辛奇微微一笑，接道：“数十年来，咱们相扶相助，情谊早生，只是彼此心目中，都无法消除名气之争，视对方如生平中唯一劲敌，才不断演出相搏相斗之局……”

他扫掠了方兆南一眼接道：“方兄弟几句话，点破了你我之间的一层隔阂，使那在暗中滋长数十年的情谊，陡然间泛现在心头，想想我们相处的这段岁月中，除了斗气动手以外，所作所为，那一份不是相扶相助的事？”

北怪黄炼长长叹一口气，道：“如若能够早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坦坦诚诚的相互切磋武功，对你我两人都将有着甚大的收益……”

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方兆南的脸上，道：“老迈了，我们相遇的太晚了些，此事如若提早了数十年，当今的武林局势，当又是一番形态。”

南怪辛奇也把右手慢慢的伸了出去。

这两个被人们视为怪物的老人，终于把两双手紧紧的握着，相视而笑。

方兆南偷眼望去，只见两人笑意中，流露出无比的凄凉，同时滚下了几滴老泪。

方兆南道：“一年之前，晚辈殷殷期望正和老前辈昔年用心一般，如何能在武林之中扬名，但这不足一年的时间之中，晚辈身历目睹诸多惨变，深

深的体会盛名得之不易保名更难，早已雄心消散，只望能仗凭所学，做一点武林之事，早日息隐，落个数十年清静岁月，心愿已足了！”

北怪黄炼哈哈一笑，说道：“辛老怪，咱们不能再为往事悲伤，老迈感叹了口气，影响所及，害得这位年纪轻轻的方兄弟，也受了咱们感染，意志消沉，雄心不长。”

南怪辛奇突然一跃而起，目注方兆南笑道：“我和黄兄，数十年江湖行踪，只知为私人争名争气，不辨是非，全以自己的好恶之念，到处胡作非为。

我们生平之中，经历了无数凶险，但件件都不能流传后世，传诵百代，是以才有老怀落寂，不胜仟悔之感……。”

他微微一顿，接道：“那牛鼻子老道的丹药，倒是很灵，我经过这半日运功调息，已觉得伤势好了大半，看来三五年内，还不致老迈而死……。”

方兆南接道：“大哥武功精纯，再活上三五十年，也不算什么难事。”

南怪辛奇微微一笑道：“三五十年，我老哥哥倒不敢想，除非被人家打死之外，活上个三五年，大概还有希望，不论能活好久，但我将尽我风烛残年之力，助你成就一番事业。”

方兆南揖拜道：“这个叫小弟如何敢当，大哥千万别再提它了。”

北怪黄炼道：“我也有此心意，已相辛老怪商量过了……。”

他们两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我们南北二怪，大半生江湖岁月，也都是留给人们可怕可畏之事，除了两人各怀鬼胎相处在一起，别人对我们，无不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暮年晚景遇得你这样今年轻之人，不但对我们有着相救之恩，而且还替我们南北二怪，消除了数十年一直相互猜忌之心。

因此一点，已够我们受用不完，何况感恩应回报，理所当然，兄弟如再推拒，那就是清浊不分，不愿交我们这两位老哥哥了！”

方兆南呆了一呆，说道：“小弟薄德能鲜，如何能当得二位这等深情的爱意，只怕要有负两位的期望了！”

辛奇哈哈一笑，道：“咱们就一言为定，老弟也不用作谦词，南北二怪一生行恶，坏事作完，暮年老迈之时，也该作几件有益世人的事情，给他们看看，也好给当代之人一新耳目，武林后辈有个借镜。”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两人一生孤僻，彼此相处了大半生，一直相互猜忌，不敢信任，自然是再不会有其他的朋友，他们般的对待我，我如果拒不相受，只怕要激起他们愤怒之心了----”

心念一转，肃然说道：“两位这般相待小弟，我方兆南感激不完，但我既不存争霸武林之心，又无意自立一派门户，两位要相助我在武林做件大快人心的事，也就够了……。”

南怪辛奇接道：“不论你要做什么，我等均将全力以赴，助你成功。”

方兆南突然转脸望着北怪黄炼，打铁趁热的说道：“小弟现有一事，想求黄兄赐允。”

北怪黄炼微微一笑，道：“可是我和昆仑派牛鼻子老道订的比剑之事么？”

方兆南道：“不错，昆仑派乃当今江湖上正大门派，一两句意气之言，引起一场杀劫，太过不值，请看小弟面上，免去这场约斗算了！”

黄炼略一沉吟，笑道：“兄弟既然觉得不值，那就不用比了。”

方兆南抱拳一揖，“多谢大哥赏脸。”

黄炼突然转脸望着南怪辛奇说道：“辛老怪，你今年几岁了，方兄弟年轻最小，排行最低，那是不用说，咱们两个抢谁大谁小，倒是该先行算算，免得他叫起大哥来，咱们两个抢着答应。”

南怪辛奇笑道：“不用算了，就算你是老大如何？人说咱们南北二怪，我一直在你前面，你当老大，咱们就两不吃亏了。”

黄炼仰脸沉思了片刻，道：“大约算来，我大概一百零一岁了。”

南怪辛奇看他神色之间一片认真之情，心中甚是感动，当下低头默算了一阵，道：“我大概九十九岁了，如果你算的不错，那就长我两岁。”

黄炼道：“如此说来，在下是老大了？”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两个一生孤寂的老人，数十年中造了无数的杀孽，想不到临老之际，竟然幡然悔悟，这两人已到了善恶的边缘，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此时此刻，必需激动他们向善之心。”

心念一转，立时长揖说道：“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说完，真的拜倒地上，大礼叩见。

北怪黄炼正襟而坐，竟然受了方兆南大礼参拜。

方兆南抬头望去，只见北怪黄炼一双隐在花白长眉下的环目中，泪光莹然，簌簌欲滴。

他伸出干枯的右手，摸在方兆南的头上，说道：“兄弟，我这一生之中，从未接受过别人这般的敬意，虽然常常受人参拜。

但那些拜我之人，内心之中，都对我充满着怨恨，他们是乞求我饶了他们的性命……”

他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大哥老迈了，不知那一天会突然死去，我这一生中，双手沾满了杀孽、血腥，早该死去了。上天却让我年登古稀，大概就是要在临死之前，遇上你这么一位小兄弟。

我不愿回顾既往忏悔昔年之错，但却愿将以残余之生，助兄弟在武林中创出一番事业，南北二怪的行动，一向是只有好恶之念，没有是非之分，兄弟，今日老哥哥受你这一拜，日后的岁月里，将全力以赴助你成名江湖。”

方兆南道：“大哥这般垂顾小弟，真叫我不知如何报答。”

黄炼笑道：“快去拜见过你二哥吧！南北二怪数十年江湖行踪，从来就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合我们二人之力，大概不难使你扬名武林，雄视江湖。”

方兆南道：“小弟只望得二位兄长助力，作几件有益于人间之事，怎敢妄图称霸武林……”

说着转过身子，又对南怪辛奇拜了下去。

辛奇也和黄炼一般的正襟而坐，接受了方兆南的大礼。

禅室中洋溢着和蔼的气氛，素来冷酷的南北二怪，脸上都泛着一片慈祥的微笑。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大愚禅师突然出现在禅室门口。

方兆南欠身一礼道：“老禅师。”

大愚禅师合掌笑道：“施主的身体可好些么？”

方兆南道：“多谢挂念，晚辈精神很好。”

大愚禅师笑道：“天下各大门派，不知如何知道了冥岳妖妇相犯我们少林之事，纷纷赶来助拳，老衲在接风酒宴之上，谈起敝寺能得保存，方施主居功第一，辛、黄两位老前辈仗义勇为，出手相助，才使敝寺脱出这次劫难。”

方兆南道：“主要的还是贵寺中弟子用命，晚辈何敢居功？”

大愚禅师微微一笑道：“老衲谈起了方施主勇拒强敌之事，与会之人，无不心生敬慕，特命老衲赶来相请一见。”

方兆南道：“老禅师这般的夸奖晚辈，叫我如何敢当？”

大愚禅师道：“老衲原不敢打 施主，但施主如若精神甚好，那不妨请去一见。”

方兆南略一沉吟，道：“老禅师这般抬举晚辈，晚辈如再推辞，就有些矫情了。”

大愚禅师望了南北二怪一眼，低声对方兆南说道：“辛、黄两位老前辈盛名早已传遍江湖，与会之人大都早已闻名，不知可否也把两位请去一见？”

方兆南还未及答话，北怪黄炼已抢先说道：“不用了，南北二怪已经老迈了，让我们这位小兄弟代表去吧！”

大愚禅师合什答道：“两位既然不愿露面，老衲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回顾了方兆南一眼，道：“当今九大门派，已有五派掌门人亲自赶到，均在酒席筵前等待施主，咱们走吧！”

方兆南应了一声，轻轻带上禅室木门，紧随在大愚禅师身后而行。

